SDE UNIVERSES
德麦国际专著 · 第 419 号

这次谁去

写给每一位母亲



刘春华　著
王德生　指导

德麦国际出版社

德麦国际专著 · 第 419 号

这次谁去

写给每一位母亲

刘春华　著
王德生　指导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 Singapore

出　版　信　息

书名	《这次谁去——写给每一位母亲》
著者	刘春华
指导老师	王德生
执笔	复合主体：刘春华著，王德生指导立题、裁定母题与文风；Claude 十路并行执笔，经质检、统稿与三审成书
出版	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新加坡
编号	德麦国际专著第 419 号
ISBN	979-8-90690-987-9
定价	US$20.00
开本	170 mm × 240 mm
字数	约 20 万字
版次	2026 年 10 月第 1 版

AI 协作声明：本书的书名、篇幅、母题与文风，由指导老师王德生给出并裁定；文字在其指令下由 AI（Claude）分十路并行执笔，再经独立质检、统稿与三审成书。本书由论文《无人安排的照料：母亲劳动如何被预记为本分》扩写而来。

本书的故事人物与场景都是设想的，是许多母亲合在一起的样子，不指任何真实的人、单位与地方，不是采访；书中不用统计数字。本书不诊断、不给医疗建议；书中写到孩子生病、产后的低落与长久的疲惫，讲的是理解与相处，医疗上的事请听医生的；心里的难受如果持续很久，请去找医生，找一个信得过的人说一说。

全书结构：出版信息、作者介绍、序、目录；五辑二十四章；结语、附录二件、后记。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你醒，是因为你爱他；不是因为你应该。

本书第1章

作者介绍

刘春华，《三律心理学：意识、人格与学习的本体论革命》（德麦国际专著第 48 号）合著者，《亲近母亲》（德麦国际专著第 132 号）作者。生命成长的探索者与实践者，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2016 年起投身教育行业，至今致力于践行个性化智慧教育；2018 年成为王德生老师的终身学员。

指导老师王德生，SDE（显露 Show · 差异序列 Difference · 特征纠缠 Entanglement）本体论思想体系的创立者，德麦国际（Demai International Pte. Ltd.，新加坡）创始人、董事长。生长于中国农村，1990 年进入湘潭大学数学系，后获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博士学位，并在中国科学院做博士后研究，曾任职于英国斯旺西大学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这一本写给母亲。它从一篇讲「母亲劳动怎样被预先记成本分」的论文长出来，把论文里的判断都藏进了二十四个母亲的故事里：一本谁也没看见的账，「做了不算，错了算」；它是怎样一天一天顺成了你的；它最先在哪里裂开；以及一句平平常常的话，怎样让它第一次需要有人回答——「这次谁去？」书里的故事都是许多母亲合在一起的样子，不是作者自己家的事。

序

写给深夜还醒着的你

凌晨三点四十，厨房的灯没开。

她只开了抽油烟机上那盏小灯。黄黄的一小圈光，落在灶台上，刚好照得见手里的奶瓶。

孩子是三点二十醒的。没有哭，只是哼了两声，小手在被子外面抓。她就起来了。她已经很久不用闹钟了。

奶粉罐放在微波炉旁边。她拧开盖子，舀一勺，用罐口那道边刮平，倒进奶瓶。再舀一勺，再刮平。第三勺舀到一半，她停了一下，想不起来刚才是第二勺还是第三勺。她把奶瓶举到小灯底下看了看刻度，又倒回去一点粉，重新数。

温水壶一直插着电，四十五度。她倒水，摇奶瓶，摇的时候用手掌捂住奶嘴，怕甩出来。然后挤一滴在手腕内侧。

不烫。刚好。

她没有马上走。孩子在卧室里已经不哼了，大概又迷糊过去了。她想，等一分钟，要是还没动静，奶就先放着。

她靠着冰箱站着，冰箱是凉的，嗡嗡地响。

手机在灶台上亮着。屏幕上是一个购物网站，购物车里有一包纸尿裤、一罐奶粉、一支宝宝用的指甲剪，还有一件她自己的外套，放了快两个月了，一直没付款。

她点开微信。工作群最后一条消息是晚上十一点多，领导发的，说明天的材料早上九点前要交。她回了一个「收到」，是十一点半回的，那时候她正在给孩子拍嗝。

家里的群没有新消息。她妈妈的头像是一朵荷花，上一次说话是前天，问孩子打针了没有。

她翻了一会儿朋友圈。有人在晒夜宵，有人在转一篇讲职场的文章，有一个大学同学在国外，那边是下午，发了一张海边的照片。

没有一个人知道她醒着。

卧室里，丈夫睡在靠窗那边。他明天要早起赶高铁，出差两天。睡前他说：「晚上她要是闹，你叫我。」

她没有叫他。

不是在赌气。她只是觉得，叫醒他，他也要先问「怎么了」，她还得说「要喝奶了」，他还得问「奶粉在哪」。说完这三句，奶早就冲好了。

还不如自己来。

孩子又哼了一声。她拿起奶瓶，把手机扣在灶台上，屏幕朝下。厨房那一小圈光里，只剩下一个空了的奶粉勺。

◆

她没开卧室的灯，靠着床头坐下，把孩子抱到臂弯里。

孩子闭着眼睛找奶嘴，找到了，就用力吸。吸得很急，喉咙里咕咚咕咚地响。她把奶瓶抬高一点，怕进气。

窗帘没拉严，对面楼有一扇窗户也亮着。她不知道那家是谁，只知道那扇窗户常常在这个点亮。有时候是一盏白灯，有时候是一盏黄灯。她想，那边大概也有一个孩子。

奶喝了一大半，孩子的嘴松开了。她把孩子竖起来，下巴搁在自己肩膀上，一下一下轻轻拍背。拍了很久，才听到一个小小的嗝。

她不敢马上放下。上次放得太快，孩子吐了一身，床单、睡衣、她的头发，全换了一遍。

丈夫在旁边翻了个身，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几点了？」

「四点。睡吧。」

「嗯。」他又睡过去了。

她抱着孩子，等到孩子的呼吸又匀又长，才弯下腰，一点一点把孩子放进小床里。先放屁股，再放背，最后放头。手从孩子脖子底下抽出来的时候，慢得像在拆一个很怕响的东西。

孩子没醒。

她站直，腰咯噔响了一下。

◆

五点五十，丈夫的闹钟响了。

他起得很轻，怕吵醒孩子。她闭着眼睛听他在黑里摸衣服，拉箱子的拉链只拉了一半，剩下的拿到客厅才拉。门锁咔的一声，很轻。

她没睁眼。她想再睡一会儿，哪怕半个钟头。

六点十分，手机震了一下。

是她妈妈。「醒了没？今天降温，孩子出门多穿一件。」

她看着这条消息，愣了一会儿。她妈妈六点十分就醒了。不对，她妈妈大概五点多就醒了。她想起小时候，每天早上睁开眼，厨房里就已经有稀饭的味道。她从来没问过，妈妈是几点起来的。

她回了一句：「醒了，知道了。」

想了想，又加了一句：「妈你也多穿点。」

然后她把手机放在枕边，听着小床那边细细的呼吸声，又闭上了眼睛。

天快亮了。没有人知道她这一夜起来过几次。

包括她自己，到了中午，也记不太清了。

◆

这个画面，你大概不陌生。

也许你不是在厨房，是在卫生间给孩子洗弄脏的床单。也许不是三点四十，是一点、是五点。也许你冲的不是奶，是一杯温水，一块湿毛巾。也许你手机上亮着的，不是购物车，是孩子班级群里老师晚上十点发的一条通知，你怕早上忘了，正在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总之，是那样一个时刻。整个家都睡着，只有你醒着。你在做一件很小的事，小到第二天早上不会有人问起。

你也不会说。说什么呢？说「我昨晚三点四十起来冲奶了」？听起来像在邀功。冲个奶而已，哪个当妈的没冲过。

所以你不说。日子一天一天过去，这样的时刻越来越多，多到你自己也不再数了。

这本书，就是从这样的时刻开始写的。

◆

我想先说清楚，这本书不打算做什么。

它不教你怎么当一个更好的妈妈。

市面上这样的书已经够多了。怎么喂、怎么哄、怎么陪写作业、怎么不吼孩子、怎么平衡工作和家庭。每一本都有道理，每一本读完，你都会觉得自己又有好几处没做到。

你不需要再多一张清单了。

你已经够好了。我说这句话，不是为了安慰你。你看看你自己：孩子哼两声你就醒，奶粉一勺一勺刮平，水温挤在手腕上试。这些没有人教过你那么细，你是自己一次一次摸索出来的。一个能把这些都做到的人，不缺方法。

它也不打算教你怎么跟丈夫吵架，或者怎么让婆婆闭嘴。

这本书里，没有坏人。你会读到很多个丈夫，他们大多不是不爱妻子，不是懒，也不是故意装睡。你会读到婆婆、妈妈、同事、老师、邻居，他们说的话常常让人心里一硌，可他们说的时候，多半是好心。

我不想让你读完一章，就去跟谁算账。

那它到底想做什么？

它只想把一本账摊开给你看。

◆

这本账，你每天都在上面写，可你从来没看过它。

上面记着什么呢？

记着谁去开家长会，谁记得疫苗哪天打，谁知道孩子的鞋子小了，谁半夜听见了那一声咳。

记着这些事是怎么一件一件，到了你手上的。

最奇怪的是，这本账有一个规矩：你做了的，不往上记；你没做好的，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

你冲了一千次奶，没有人记得。你有一次把奶冲烫了，孩子哭了，婆婆会说到孩子上幼儿园。

你天天记得给孩子带水杯，没有人提。你忘了一次，孩子回家说「妈妈你忘了」，全家都知道。

做了不算，错了算。

所以你心里老像欠着什么。明明做了那么多，还是怕不够，怕出错，手上这件没做完，心里已经在惦记下一件。

我想告诉你，这种感觉不是你的毛病。

不是你太要强，也不是你太敏感，更不是你不够爱孩子。是这本账，从一开始就是这么记的。

你做的那么多，没有一件算数，因为它们在你做之前，就被记成了「应该的」。

「应该的」，就是不用说谢谢的，不用商量的，不用问「这次谁去」的。它们在你还没动手之前，就已经被放进了一个格子里。那个格子，叫「当妈的本来就该做」。

放进去的东西，就不会再拿出来算了。

你自己大概也说过这三个字。

亲戚夸你「把孩子带得真好」，你笑着摆摆手：「应该的。」丈夫难得说一句「这阵子辛苦你了」，你说：「有什么辛苦的，应该的。」你妈妈在电话里心疼你瘦了，你说：「当妈的，不都这样。」

说的时候，你是真心的，也是客气的。你不想让人觉得你在诉苦。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三个字一说出口，事情就结了。对面的人点点头，放心了，话题就转走了。你做的那些夜晚、那些电话、那些一勺一勺刮平的奶粉，也就跟着这三个字，一起翻过去了。

别人这么记，你自己也这么记。这本账，有一半，是你亲手合上的。

这不怪你。那是你从小听到大的话。你妈妈也这么说，你外婆也这么说。只是今天，我想请你在这三个字后面，停一停。

◆

那这些事是怎么进了那个格子的？

没有人开过会决定。没有一个丈夫在结婚那天说「以后夜里孩子哭都归你」，也没有一个婆婆当面说过「这些都是你的事」。

它是顺过去的。

谁离孩子最近，事情就顺给谁。谁醒得最快，事情就顺给谁。谁知道得最多，事情也就顺给谁。

你休产假的那几个月，你在家，他上班。孩子哭了，你在，你去了。这很合理。

你夜里一听见就醒，他要哭第三声才醒。等他醒了，你已经抱起来了。这也很合理。

你知道奶粉冲几勺，知道哪个牌子的纸尿裤不红屁股，知道哪家医院的儿科晚上有号。他问一句，你答一句，比他自己去查快多了。所以下一次，他就直接问你。再下一次，他连问都不问了，直接等你去办。

每一步都很合理。每一步都没有人做错。

可是走着走着，「这次谁去」这句话，就再也没有人问了。

再过几年，大家回头一看，说：你看，孩子还是跟妈妈亲，妈妈就是细心，妈妈天生就会。

好像这一切，本来就是这样的。

这本书想做的，就是陪你倒回去看一看：它不是本来就这样。它是一天一天，一次一次，顺成这样的。

◆

为什么要看这个？看清楚了，日子还不是一样过？

是一样过。孩子还是会半夜醒，奶还是要冲，作业还是要盯。

可是有一件事会不一样。

你会知道，你心里那一点说不出来的委屈，是有来由的。它不是你想多了。它也不是你不知足。它是你的身体比你的脑子更早发现了：这本账，记错了。

知道这一点，你会松一口气。至少不用再怪自己了。

还有，如果有一天你想说点什么，你会知道从哪一句开始说。

很多妈妈都有过同一种感觉：想开口，又不知道说什么。他也没做错什么，你也没法怪他，可就是憋着一口气。一开口，好像就是在抱怨，在计较，在不懂事。

那是因为，那些事从来没有被当成「事」。一件不是事的事，你没法谈。

这本书会一章一章，把这些事重新变成「事」。变成了事，就能说了。

◆

读到这里，你心里可能会冒出几个念头。

一个是：「我家那位其实还行。他也会做饭，也会带孩子出去玩，周末也陪着。」

我信。现在很多丈夫都比上一辈做得多。这本书不是写给「什么都不管的丈夫」的。恰恰相反，它写的是另一种更常见的情况：他做了不少，你也做了很多，可是有一些事，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是你的。他做饭，可买菜清单在你脑子里。他带孩子出去玩，可出门前背包里装什么，是你收拾的。孩子病了，他会陪着去医院，可哪天该复查，是你记着的。

你们中间不缺爱，也不缺勤快。缺的是一句从来没被问过的话。

还有一个念头是：「说这些有什么用，我妈那一辈不也这么过来的。」

是这么过来的。你妈妈那一辈，你外婆那一辈，都这么过来的。她们比你更苦，也更不说。

可是过来了，不等于那本账就记对了。你妈妈六点多发来的那条「多穿一件」，背后也有一本没人看过的账。也许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顺带着，替她也翻一翻。

最后一个念头，可能是一点不好意思：「我是不是太计较了？带个孩子而已，还要算账？」

这本书说的「账」，不是要你拿着本子去跟谁要钱，也不是要你把每一件事都分得清清楚楚、一人一半。后面会有一章专门讲，账要是算过了头，家就成了一个法庭，那也不对。

我说的账，只是想让你看见：哪些事是你在做，它们是怎么到你手上的，做了以后有没有人知道。看见，不等于计较。你连自己做了什么都看不见，才是真的吃亏。

◆

下面说说怎么读这本书。

这本书一共二十四章，分成五辑。

第一辑，讲那些没人看见的事。夜里起身，脑子里记着的一整个家，别人一句「当妈就是这样」，你说不出口的那句累。还有一种累更说不清：他已经分走了一半的活，你还是累。

第二辑，讲为什么做了不算、错了算。为什么做了一百件也没人记得，忘了一次全家都记得；为什么一句「辛苦了」听着不暖；为什么外婆接孩子有人说谢谢，你自己接了那么久，没人提；为什么被夸「伟大」的时候，心里反而空了一下。

第三辑，往回看，看事情是怎么一件一件变成你的。从产假第一周，到谁先醒，到「这次谁去」再也没有人问，再到大家都说你「更细心」。家里人的一句话、学校的一张表、老师的一个电话，也在帮着把这件事说定。

第四辑，讲最撑不住的时候。孩子四点半放学、你六点下班的那种时候，两头都在同一分钟等你的时候。两边的老人来帮忙，有了老二，账也会跟着变样。这一辑里，有一章写一位说自己不累的妈妈，也有一章是写给父亲的。

第五辑，讲一句话可以带来的改变。先说为什么吵过、谢过、列过表都没用，再说那一句话，也讲这句话用过了头，会是什么样子。最后一章，是写给女儿的。

每一章的样子都差不多。先是一位母亲的故事，她有名有姓，住在一个具体的城市，有一个具体的孩子。然后我会转过来，跟你说说故事里那本账。再然后，是一件很小的事，你今天就可以试试。最后，是一段写给你的话，像一封短信。

你不用从头读到尾。

翻开目录，哪一章的题目让你心里动了一下，就先读那一章。读到一半读不下去了，就放下。孩子醒了，就放下。累了，就放下。

这本书不怕被放下。它会一直在那里。

每一章快结尾的那件小事，你可以试，也可以不试。试了一半做不下去，也没关系。我在每一章都会跟你说一遍：做不到也没关系。不是客气话，是真的。你的日子已经排得够满了，不需要一本书再给你派任务。

◆

有一件事，我得跟你交代清楚。

这本书里的每一位母亲，李静、周敏、吴佳、赵晓燕，还有后面的很多人，都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

她们是许多母亲合在一起的样子。

有一个妈妈半夜坐在地上守着发烧的孩子，有一个妈妈在银行柜台后面接到丈夫的第三个电话，有一个妈妈跟乡下的老母亲说了一句「好累」，我把她们的夜晚、她们的电话、她们没说出口的话，放在了一起。

所以，如果你在某一页上看见了自己，那不是我偷看了你的日子。那是因为，你们过的，本来就是差不多的日子。

只是你们彼此都不知道。

每个人都以为，只有自己是这样。只有自己会在洗碗的时候突然很想哭，只有自己会因为一句「当妈就是这样」难受好几天，只有自己累了还说不出口。

不是的。很多很多人，都在同一个深夜里醒着。

◆

还有几句话，想说给几种人听。

如果你是一位刚当妈妈不久的读者，孩子还小，你还在一天一天摸索。那这本书也许能帮你提前看见一些事。有些事，在它还没有顺过去之前，问一句「这次谁去」，比以后再问容易得多。

如果你的孩子已经大了，这些夜晚早就过去了。那你读的时候，大概会想起很多从前的事。也许会有一点难过。这不要紧。那些年你做的事，就算当时没有人记，现在你自己可以记得。

如果你是全职在家的妈妈，你可能会担心，这本书是不是只写给上班的人。不是。你在家做的事，比谁都多，也比谁都更容易被看成「应该的」。第6章和第19章里的妈妈，都是全职在家的。

如果你跟老人住在一起，婆婆或者你妈天天在家里帮着带，你可能会想：我有人帮，还说什么累。有人帮是真的，帮得辛苦也是真的。可是家里多了一个人，账不会少一本，只会多一本：谁帮了谁，谁该谢谁，谁说了算。第7章和第15章的家里，都住着老人。

如果你觉得自己过得挺好，带孩子不累，也心甘情愿，那也很好。这本书里也有一章，写的就是这样的妈妈。我不想说服任何一位母亲觉得自己委屈。你是怎样，就是怎样。

如果你是一位父亲，偶然翻到了这本书。谢谢你翻开它。这本书不是在骂你。你可以先读第20章，那一章是写给你的。你会看到，这本账也会落到男人身上，只要他刚好是离得最近、醒得最快、知道得最多的那一个。

◆

最后，还有一句。

如果你读这本书的时候，发现自己不只是累。是那种很久很久都提不起劲，睡不着，或者睡了也不想醒，看什么都灰的那种难受。

那我想很轻地跟你说一句：如果这种难受持续很久了，去找医生，去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说一说。

这不丢人，也不说明你不是好妈妈。就像孩子发烧要看医生一样，大人心里难受了，也是可以去看的。

这本书可以陪你，但它代替不了一个能坐在你对面、听你说话的人。

◆

好了。

现在，你可以合上这一页了。

如果你是在深夜读到这里的，孩子刚喝完奶，又睡着了，那就把手机放下，把书放下，去躺一会儿。

这本账，我们明天再翻。

它已经记了很多年了，不差这一晚。

而你，已经醒得够久了。

◆

书里的每一位母亲，都是许多母亲合在一起的样子。她们的名字是借来的，她们的夜晚，是真的。

目 录

作者介绍 iv

序　写给深夜还醒着的你 v

第一辑　那些没人看见的 1

第 1 章　夜里两点，你起身了 2

第 2 章　你脑子里装着一整个家 19

第 3 章　「当妈就是这样」 37

第 4 章　你说不出口的那句累 54

第 5 章　分担了一半，为什么还是累 73

第二辑　做了不算，错了算 93

第 6 章　做了一百件，没有一件算数 94

第 7 章　忘了一次，全家都记得 111

第 8 章　「老婆辛苦了」为什么不暖 129

第 9 章　外婆接送有一句「谢谢妈」 147

第 10 章　被夸「伟大」的时候 164

第三辑　它是怎么变成我的 183

第 11 章　产假第一周 184

第 12 章　谁先醒，谁就成了醒的那个 202

第 13 章　「这次谁去」，后来没人问了 220

第 14 章　「你更细心」 238

第 15 章　婆婆的一句话，老师的一个电话 255

第四辑　两头都在等我 273

第 16 章　四点半放学，六点下班 274

第 17 章　两边的妈 291

第 18 章　有了老二以后 308

第 19 章　不觉得累的妈妈 326

第 20 章　他也累：写给父亲 344

第五辑　一句话的改变 **363**

第 21 章　吵过、谢过、列过表，为什么都没用 364

第 22 章　「下周二我接不了」 381

第 23 章　别把家过成法庭 399

第 24 章　写给女儿 417

结语　下一次出门之前 435

附录 445

附录一　两周小本子 446

附录二　给研究者的说明 449

后记　这本书是怎么想出来的 456



第　一　辑

那些没人看见的

辑　序

这一辑的五章，写的是那些没人看见的时刻：夜里两点的起身，脑子里装着的一整个家，一句「当妈就是这样」，一句说不出口的累，还有分担了一半以后仍旧消不掉的那种累。

这一辑先不讲道理。先把看不见的，一样一样摆到看得见的地方来。

读这一辑，只要带着一个问题：我的累，是真的吗？

01

第 1 章

夜里两点，你起身了

这一章的问题

为什么熬了一整夜，第二天却连一句话都说不出口？

◆ 她的故事

凌晨两点十分，乐乐咳了一声。

只是一声，很轻。李静就醒了。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醒的。好像身体里有一根线，一头拴在她心口，一头拴在隔壁那张小床上。线一动，她就睁开了眼。

她摸黑过去，用手背贴了贴孩子的额头。烫。不是有点热，是烫手的那种烫。

她回头看了一眼大床。丈夫也醒了，她知道。他的呼吸停了一下，又接上了。然后被子窸窸窣窣地响，他翻了个身，背对着这边。

没有人说话。

她没叫他。他也没问。这件事好像早就定好了，就像天黑了要开灯一样，用不着商量。

体温计在电视柜第二个抽屉，药箱左边。她不用开灯就摸到了。腋下夹五分钟，她借着手机的光看：38.9。

退烧药在冰箱门上那一格。该吃多少，她记得清清楚楚。上次发烧时问过医生，又对着说明书看过两遍。她拿量杯倒药，手有点抖，倒多了，又倒回去一点。

乐乐不肯喝。哭，扭着头，药洒了一点在她睡衣领口上，黏黏的，有一股橙子味。她抱着孩子哄：「喝一口，就一口，喝完妈妈抱。」

喝下去了。乐乐哭累了，脸贴着她脖子，呼出来的气是热的。

她抱着孩子在客厅里走。从沙发走到阳台，再从阳台走回沙发。窗外有一辆外卖电动车开过去，车灯在天花板上划了一道。整栋楼都黑着，只有她家亮着一盏小夜灯。

三点半，再量，37.8。降了。

她把孩子放回小床，自己没回去。她坐在小床边的地板上，背靠着墙，手搭在床栏上。她不敢睡。上次就是这样，她以为退了，一睡着，四点多又烧上来，孩子抽了一下，把她吓得半个月没睡好。

坐在地上，她想起明天上午十点的部门例会。她要汇报三季度的数据，PPT还差两页没做完。本来打算今天早点起来做的。

她又想，明天孩子不能送幼儿园了。得跟婆婆说一声，让婆婆过来带。还得交代清楚：几点再量体温，多喝水，不能吃凉的，药放在哪，隔几个钟头才能再吃。

她在手机备忘录里一条一条打下来，怕早上忘了。

五点多，乐乐睡沉了，额头摸上去是温的。她轻手轻脚回到大床，躺下，盯着天花板。刚有点迷糊，六点半，丈夫的闹钟响了。

他起床，走到小床边看了一眼。

「退了吧？」

「退了。」

「那就好。」

他去刷牙，洗脸，换衣服。七点十分，门关上了。

门一关，屋里静下来。冰箱嗡地响了一声，又停了。

她给婆婆打电话。婆婆接得很快，声音里还带着早饭的热气：「又烧了？昨晚怎么不打电话给我？」

「半夜打什么电话，那个点也没有车。」

「陈伟呢？」

「上班去了，他今天有个早会。」

「那我坐八点那趟车过来。你别急，给他多喝水。」

挂了电话，她把笔记本电脑搬到餐桌上，插上电。餐桌上还有昨晚没收的半碗剩饭，她推到一边。屏幕亮起来，三季度的表格还停在昨天下班时的那一格。

她一只手打字，一只手端着凉掉的白开水。差的那两页，一页是费用对比，一页是下季度预算。数字她都核过，只是没排进去。她把柱状图拉大，又拉小，颜色换了两次，看着都不对，最后就用了原来那个蓝色。

七点五十，小床那边传来一声：「妈妈。」

她把电脑合上一半，过去。乐乐坐起来了，头发睡得翘着，脸还有点红，但眼睛是亮的。

「妈妈，我不想去幼儿园。」

「今天不去。奶奶来陪你。」

「那你呢？」

「妈妈要上班。」

乐乐想了一下，说：「那你早点回来。」

她把他抱到餐桌边的儿童椅上，给他冲了一碗米糊。他吃两口，看她打字。她又敲了两行字，存了盘。

八点二十，婆婆还在车上。她点开幼儿园的班级群，找到严老师，发了一条私信：「严老师，乐乐昨晚发烧，今天请一天假。」

严老师回得很快：「好的乐乐妈妈。退烧满二十四小时再回园哦，回园那天带一张家长写的情况说明，写清楚体温和吃药的时间。」

她截了图，存进相册。又打开备忘录，在给婆婆的那几条底下加了一行：每次量完，记一下几点、几度。

她想了想，把这条备忘录转给了陈伟。

过了十分钟，陈伟回了一个字：「好。」

她看着那个「好」，不知道他是看完了，还是只看了第一行。乐乐在旁边用勺子刮碗底，刮得当当响。她把手机扣在桌上，去给他擦嘴。

◆

上午十点的例会，她是撑着去的。婆婆八点半到的，她把手机里那几条又念了一遍，婆婆说：「知道了知道了，我带过的孩子比你多。」

会开到一半，她没忍住，打了个哈欠。主任看了她一眼：「小李，昨晚没睡好？」

「孩子发烧了，折腾了一夜。」

坐在她对面的张姐笑了一下，很和气地说：「当妈就是这样。」

大家都点了点头。有人说「是啊是啊」，有人说「孩子小，都这样」。然后主任说：「那我们继续。」

会就继续了。

中午在食堂，她端着餐盘找位置，听见隔壁桌在聊天。说的是另一个组的老刘，上礼拜老婆出差，他一个人带孩子去医院挂急诊，排队排到半夜。

「老刘真不容易。」

「是啊，真是个好爸爸。」

李静的筷子停了一下，又接着吃饭。

她说不上来哪里不对。人家说得也没错，老刘确实不容易。张姐说的也没错，当妈确实就是这样。每一句话都对。

可就是有一个地方，硌了她一下。

◆

下午三点，手机在桌上震。是婆婆。

她拿着手机走到楼梯间，把门带上。楼梯间有一股灰尘和消毒水混在一起的味道，窗台上不知道谁放了半瓶没喝完的绿茶。

「你跟他说两句，」婆婆在那头说，「他要吃冰淇淋，我不给，哭了二十分钟了。」

电话那头换成了乐乐的声音，抽抽搭搭的：「妈妈，奶奶不给我吃冰淇淋。」

「乐乐，等你好了，妈妈带你去楼下买，买草莓的，好不好？」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天黑了就回来。」

「天现在就黑。」

她笑了一下。长沙这几天一直阴着，她抬头看楼梯间的窗户，外面确实灰蒙蒙的。

婆婆又接过电话：「下午量了，三十七度二，没事。就是午觉不肯睡，非要等你。」

「辛苦您了，妈。」

「辛苦什么，自家孙子。」

挂了电话，她顺手点开家里的群。中午婆婆发了一张照片，乐乐坐在儿童椅上吃面条，嘴边一圈汤。陈伟在下面回了一个竖大拇指，后面跟了一句：「乐乐真乖。」

她看了一会儿那张照片，把手机揣回口袋，回工位改上午被主任圈出来的那页表格。

五点四十，她关了电脑。主任还在办公室打电话，她没进去打招呼，在门口站了两秒，走了。

地铁上人挤人。她一只手拉着吊环，一只手在手机上给乐乐买了一盒他爱吃的小米糕，明天送到。出了地铁口，小区门口的水果店老板娘认得她：「今天这么早啊？」

「孩子病了。」

「哎哟，那快回去。」老板娘往她袋子里多塞了两个橘子，「给宝宝的。」

她到家的时候六点二十。婆婆已经穿好了外套，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等她。乐乐一看见她，从沙发上滑下来，跑过来抱她的腿。

婆婆一边换鞋一边说：「我跟你讲，你现在算好的。我那时候带陈伟，他爸在外地跑车，一年回来两趟。陈伟发烧，都是我一个人背着走到卫生院，四里路。」

「是，多亏有您。」

「你也别太累了。」婆婆拉开门，又回头说了一句，「晚上留点神。」

门关上了。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一下，又灭了。

◆

晚上七点，丈夫回来了。换鞋的时候问：「乐乐今天怎么样？」

「好多了，下午没烧。」

「那就好。」他走过来，拍了拍她的肩膀，「昨晚辛苦你了啊。」

「没事。」

他去洗澡了。

她站在水池前洗碗。水哗哗地流。她想说点什么。她想了很久，想从哪一句开始说。

可是从哪一句开始呢？

昨晚什么也没发生。没有人吵架。他没有推她，也没有说「你去」。他甚至还说了「辛苦了」。她要是现在开口，说什么？说「你昨晚为什么不起来」？他会很奇怪地看着她：「你不是已经起来了吗？」

他说的也是对的。她确实已经起来了。

她把最后一个碗放进碗架，擦干手，什么也没说。

八点多，她给乐乐洗澡。乐乐坐在澡盆里，拿一个洗干净的布丁杯舀水，一杯一杯往自己肚皮上浇，浇一下，笑一下。她怕他再着凉，水调得比平时热一点，洗得很快，浴巾早早搭在了暖风机下面。

陈伟洗完澡出来，在客厅接他妈的电话。浴室门没关严，她听得见。

「好多了，下午没烧……嗯，静静在弄……昨晚？昨晚还好吧，她没说……没事，小孩发烧正常。」

她给乐乐擦头发，擦得很慢。

乐乐仰着脸问：「妈妈，你明天还在家吗？」

「明天妈妈上班。你要是不烧了，就去幼儿园。」

「我不想去。我要你陪我。」

「那你今天晚上好好睡觉，不踢被子，好不好？」

乐乐把布丁杯扣在头上，很认真地点头。

她把他裹进浴巾抱出来，从陈伟身边走过。陈伟已经挂了电话，正在沙发上回工作群的消息。他抬头说：「我妈问你累不累。」

「你怎么说的？」

「我说你还好啊。」他想了想，又补了一句，「你还好吧？」

「还好。」

她抱着乐乐进了小房间，给他换上长袖睡衣，又找出一双薄袜子套上。乐乐睡前要听故事，今天要听的是那本讲小熊找妈妈的，她讲到第三页，他就睡着了。她把书合上，在床边又坐了一会儿，用手背贴了一下他的额头。温的。

十点半，乐乐睡了。她回到卧室，陈伟靠在床头刷手机，声音开得很小，是一个讲钓鱼的视频。

她把体温计从抽屉里拿出来，放在自己这边的床头柜上，旁边摆了一杯水。又拿起手机，定了一个一点半的闹钟，调成了震动。

陈伟看了一眼：「还定闹钟啊？」

「怕它半夜又烧上来。」

「下午不是没烧了吗。你也睡会儿，别太紧张。」他把手机放下，关了床头灯，「睡吧，明天还要上班。」

不到十分钟，他的呼吸就变长了。

她侧着身子躺着，脸朝着小床那边。她想，要不要推他一下，说一句「今晚你也听着点」。话到嘴边，她又想，他明天也有会，他也累。况且体温计在她这边，药在哪她知道，乐乐半夜要的也是她。

她把手机塞到枕头底下，闭上了眼睛。

一点半，枕头底下震了起来。

她按掉闹钟，在黑里坐了几秒，才想起来自己为什么醒。她下床，光着脚走到小床边。乐乐侧着睡，一条腿压在被子外面，袜子掉了一只。她摸了摸他的额头，又摸了摸后颈，有一点汗，不烫。

她没拿体温计。手背摸得出来，她信自己的手。

她把那只袜子从床尾找出来，给他套上，把被子拉到他下巴底下。乐乐哼了一声，咂了咂嘴，又睡过去了。

回到大床上，陈伟没动。窗帘缝里漏进来一条路灯的光，落在他的肩膀上。她看了他一会儿，想，他睡着的样子跟乐乐有点像，嘴也是这样微微张着。

她躺下，把闹钟往后挪了一个钟头，又塞回枕头底下。

那天夜里，乐乐又咳了一声。

她又先醒了。

◆ 说破那件事

那一夜，最累的不是熬夜。

熬夜很累，可是熬夜你熬过很多次了。真正压在你心上的，是第二天你想说点什么，却发现什么都说不出来。

因为那一夜，连一件「事」都不算。

你想想看。如果那天夜里，你们俩商量过，「你去还是我去？」「我去吧，你明天要早起。」那它就是一件事。有人做了决定，有人让了一步。第二天你累，你可以说：「昨晚是我起的。」他会记得，他欠你一次。

可是没有。没有人问，没有人答。你起身，他翻身。像天黑了开灯一样自然。

一件从来没被商量过的事，就是一件「本来就该你做」的事。

本来就该你做的事，做了，就不算。

◆

再看看第二天早上那三句话。

「退了吧？」「退了。」「那就好。」

他问的是结果。从两点到五点，量了几次体温，药洒了多少，你在客厅走了多少个来回，地板有多凉，这些在他那里都没有。三个钟头，到了早上，只剩下一个字：退。

这不是他不关心。他是真的关心，所以才走到小床边去看。只是在他那里，夜里发生的事，是一件已经办完的事。办完了，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可你知道，那三个钟头是一个一个分钟过来的。你还记得三点半那个37.8，记得自己松的那口气。那口气，只有你一个人知道。

◆

再想想张姐那句话，和食堂里那句话。

同样是孩子生病，同样是熬了一夜。你的，叫「当妈就是这样」；老刘的，叫「真是个好爸爸」。

没有人说错。张姐不是坏人，她自己也是这么熬过来的。夸老刘的同事也不是坏人，老刘确实辛苦。

问题不在哪一句话说错了。问题在于，同一件事，放在你身上，和放在他身上，被记在了两个不一样的地方。

他的，记在「难得」那一栏。难得，就要被夸，被记住，以后谁说老刘不顾家，会有人替他说一句：「人家上次一个人带孩子去医院呢。」

你的，记在「应该的」那一栏。应该的，就是没有那一栏。它不会被夸，也不会被记住。你熬了一百个夜，账上还是零。

这本书想说的，就是这一件事：你做的很多很多，在你做之前，就已经被记成了「应该的」。

做了，不算。

◆

可是你也知道，反过来不一样。

如果那天夜里你没醒，孩子烧到四十度才被发现；如果你把药量弄错了；如果你第二天忘了跟婆婆交代哪一条。那所有人都会记得。婆婆会说，丈夫会说，过了很多年，亲戚聚会时还会有人提起来。

做对了，不算。做错了，全算。

所以你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你明明一直在付出，可你总觉得自己欠着。总觉得做得不够，总怕出错。

不是你太敏感。是这本账，本来就是这么记的。

◆

还有一句话，是你自己说的。

他说「昨晚辛苦你了啊」，你说「没事」。他妈在电话里问累不累，他说「她还好啊」，回头问你，你也说「还好」。

你为什么这么说？大概是因为，说「有事」又能怎样呢。说累，好像在抱怨；说委屈，又说不清委屈什么。一句「没事」最省力，说完就过去了。

可是你也看见了，这一句「没事」，账就合上了。他听到的是：这件事，已经结了。他妈听到的是：儿媳妇挺好的。连你自己，过两天也会觉得：嗯，那一夜，其实也没什么。

这不怪你。一件从来没被当成「事」的事，你很难开口说它是件事。你只能顺着说没事。

只是你要知道，那句「没事」，不是真话，是这本账教你说的话。

◆

那你会问：是他不爱我吗？

不是。

他翻身的那一刻，心里想的大概是：「她已经醒了。」「她比我会。」「她知道药放在哪。」这些都是真的。他没有恶意。他甚至真心觉得，说一句「辛苦了」，就已经很体贴了。

他可能还想过：两个人都起来，第二天两个人都垮，不如一个人去。这话也不算错。一个孩子发烧，确实一个人就够了。

只是，那一个人是谁，从来没有人问过。

你回头想想，乐乐第一次半夜发烧，是谁起的？大概也是你。那时候你还在休产假，他第二天要上班，你起，有道理。第二次，你已经知道体温计放在哪了，你起，也有道理。第三次，药是你买的，剂量是你问的，你起，更有道理。

每一次，都有一个很好的理由。理由一个一个摞起来，摞到今天，就没有人记得，最开始，其实是可以问一句的。

那是你太傻了吗？

也不是。

你起身的那一刻，心里什么也没想。你只是醒了，孩子烫，你就去了。那是爱，是本能，是你身体比脑子更快的那一部分。

问题不在他，也不在你。问题在于，你们中间有一条规矩。这条规矩，谁也没说过，谁也没签过字，可它每天夜里都在被执行一遍。

规矩是：孩子的事，是妈妈的事。妈妈做了，是应该的；妈妈没做好，是她的错。

你看它执行得多顺。婆婆临走那句「晚上留点神」，是对你说的，不是对他。体温计放在你这边的床头柜上，不是他那边。一点半的闹钟，没有人叫你定，你自己就定了。就连婆婆讲起她当年一个人背孩子走四里路，也是在安慰你：你比我那时候好多了。

每一个人都是好意。每一个好意，都把这件事往你这边又推了一点。

这条规矩没有写在任何地方。所以你没法跟它吵架。你一开口，就像在跟空气较劲。

这就是为什么，那天晚上你站在水池前，想了很久，也不知道从哪一句开始说。

不是你嘴笨。是那条规矩，把你所有的话，都提前收走了。

◆ 你可以试试

今天晚上，孩子睡了以后，如果你还有一点力气，打开手机的备忘录。

写下今天你做过的三件事。不是随便哪三件，是那种「没有人知道」的事。

比如：

- 发现孩子的袜子小了，在网上下了单。
- 记得明天要交照片给老师，提前打印好放进了书包。
- 半夜给孩子盖了两次被子。

就三件。不用写得好，不用写感受，记下来就行。

这件事不是为了给谁看。不要拿给丈夫看，不要发朋友圈，也不要拿它去吵架。它只给你自己看。

怎么开始呢？新建一条备忘录就行。标题随你，写今天的日期也可以，写两个字「看见」也可以。以后每天就在这一条下面接着往下写，不用每天新开一条，免得找不到。

如果你怕忘，可以把它放在手机里你每天睡前一定会点开的那个地方。比如闹钟旁边。你定第二天闹钟的时候，顺手就写了。

◆

写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几件事。

第一件，你会觉得「这也算一件事吗」。给孩子剪指甲，算吗？把他第二天要穿的衣服放在床头，算吗？算。你犹豫的那一下，正好说明它平时连你自己都不算。

第二件，你会想不起来。一天过完，脑子是空的，好像什么都没做。那就从现在往回倒着想：睡前、晚饭、下班路上、中午、早上出门前。倒着想，比顺着想容易。

第三件，他可能会看见你在打字，问一句「写什么呢」。你说「记点琐事」就行。不用解释，也不用心虚。等你哪天想给他看了，再给他看。

如果你能坚持两个星期，大概会有三四十条。到那时候，你再从头翻一遍。

你可能会吃一惊。原来这么多。原来每一天，都有这么多事是你一个人在记、在做、在操心，而它们一件都没有被说出口过。

你也可能会发现，有些事，你自己都快忘了是你做的。它们太顺手了，顺手到连你自己都不觉得那是「一件事」。

这就是这一章想让你先做到的：在别人看见之前，你自己先看见。

◆

如果今天太累了，一件也行。

如果连一件都写不动，那就算了。明天再说。

中间断了三天，也不要紧。不用补，从今天接着写。

如果你写着写着，心里堵得慌，那就停一停。不是每一条都要写完。有时候光是看见，就已经够沉的了。

这不是作业。没有人给你打分。你已经被打了太多年分了。

◆ 写给你

亲爱的，

我知道你是在什么时候读到这一页的。

也许是孩子终于睡着的晚上十点。也许是午休时，在工位上偷偷翻两页。也许是在医院走廊里，等着叫号。

不管是什么时候，我想先跟你说一句：你辛苦了。

不是那种随口一说、说完就去洗澡的辛苦了。是我真的知道，你那一夜是怎么过的。你坐在冰凉的地板上，背靠着墙，手搭在小床的栏杆上，一边怕自己睡着，一边在脑子里排明天的事。

我也知道第二天是怎么过的。你在会上忍住了第二个哈欠。你在楼梯间里，压低声音哄一个要吃冰淇淋的孩子。你在地铁上拉着吊环，想的还是他下午有没有再烧。

我知道那一刻没有人看见你。

你起身的那一下，是爱。这一点，谁也拿不走。你身体里那根拴着孩子的线，是真的，是你的，是这世上最珍贵的东西之一。

可是我也想告诉你，那根线，不应该只拴在你一个人身上。

你起身，不代表你答应过「以后都是我」。你从来没答应过。只是日子一天一天，顺着顺着，就成了这样。

你也不用回头去怪谁。他翻身的时候没有想伤你，婆婆说「留点神」的时候是真的心疼你，同事说「当妈就是这样」的时候，是把她自己的那些夜晚也一起说进去了。他们都没错，你也没错。

你也不用急着改变什么。今天读完这一章，明天的日子还是一样过。孩子还是会在半夜咳，你还是会先醒，早饭还是要做，会还是要开。我不想让你读完一本书，又多出一件「应该做到」的事。

我只想你在下一次起身的时候，心里能有一个小小的声音，跟你说：我知道，这是一件事。

所以，如果你心里有一点委屈，有一点说不出来的硌，那不是你不知足，不是你矫情，也不是你不够爱孩子。

那是你比别人先感觉到了：有一本账，记得不对。

这本书接下来的每一章，都会陪你一起，把这本账一页一页翻开来看。下一章，我们从你脑子里那些没人知道的事说起。

我们不急。今晚，你先睡。

如果孩子又咳了一声，你又先醒了，那也没关系。

只是这一次，你可以记住：你醒，是因为你爱他；不是因为你应该。

故事里的李静，是许多母亲合在一起的样子。如果你在她身上看见了自己，那不是巧合。

> 带走的话
>
> **没被商量过的事，就成了「本来就该你做」的事；做了，也不算。**

◆

02

第 2 章

你脑子里装着一整个家

> 这一章的问题
>
> 记住家里的一切，为什么不算一件活儿？

◆ 她的故事

早上六点四十，周敏站在玄关，往豆豆的书包里塞东西。

语文书、数学书、拼音本、铅笔盒。铅笔盒她打开看了一眼，四支铅笔，削了三支，还有一支是秃的。她拿到茶几上用卷笔刀削好，放回去。橡皮只剩半块了。她记得上周买过一盒，在电视柜下面的抽屉里，拿了一块新的塞进去。

水杯灌满温水，拧紧，侧过来晃一晃，不漏。

今天周三。周三有体育课，要穿运动鞋，不能穿那双带扣子的皮鞋。她把运动鞋从鞋柜里拿出来，摆在门口。鞋头那里已经顶出一个小鼓包，她用手按了按，豆豆的脚趾头大概已经抵到头了。

三十一码，该换三十二了。她在心里记了一笔。

卫生间里，刘强在刮胡子，剃须刀嗡嗡地响。响声停了，他探出头来：「我那件浅蓝的衬衫呢？」

「阳台，左边第二个衣架。昨天收的时候还有点潮，你摸一下。」

「哦。」

豆豆坐在餐桌边，一边喝牛奶一边用勺子敲碗。她从厨房端出煎蛋，顺口问：「昨天易老师说什么了没有？」

「说了。」

「说什么？」

豆豆想了半天：「说……说要带一个东西。」

「带什么？」

「一个瓶子。」

「什么瓶子？」

「就是……喝完酸奶剩下的那个。」

「哪天带？」

「星期五。」

她拿起手机，翻到班级群。往上划了很久，昨天晚上九点四十，易老师发了一条：本周五手工课做笔筒，请每位同学带两个洗干净的空酸奶瓶、一把儿童剪刀、一支胶棒。下面一排「收到」，四十多个。

她昨晚九点四十在给豆豆洗澡，没看到。

家里的空酸奶瓶，前天刚跟纸箱一起卖给了楼下收废品的，阳台上只剩一个。她拉开冰箱看了一眼，还有一瓶没开的。她想，今天晚上让豆豆喝掉，或者先倒出来。

刘强穿着衬衫出来了，领子没翻好。他抓起车钥匙：「我先走了，今天下午那个事你别忘了跟我说。」

「什么事？」

「打疫苗啊。你不是说今天下午吗？」

她愣了一下。是的，今天下午。社区医院约的是两点半。上礼拜她就跟刘强说好了，她这周排班走不开，他请半天假带豆豆去。

「我中午发给你，」她说，「要带的东西我写好。」

「行。」

门关上了。豆豆的煎蛋只吃了一半。

七点二十，她把豆豆送到校门口。校门口卖煎饼的阿姨照常在喊。豆豆背着书包往里跑，跑到一半又跑回来：「妈妈，我的跳绳！」

跳绳在车后座上。她拿给他。这是昨天晚上她想起来、特意放进车里的，因为易老师上周在群里说，每天大课间要跳绳。

豆豆接过去，挥挥手，跑进去了。

◆

株洲这几天开始热了。银行大厅的空调刚开，风口那儿吹得人后颈发凉。

周敏是三号窗口。八点半开门，门口已经排了七八个人，大多是来办养老金、交水电费的老人。

她把工号牌别好，打开系统，把印泥盒子摆到右手边。旁边二号窗口的小龚一边整理凭条一边打哈欠：「周姐，你今天下午不是请假吗？」

「没请成。下午人手不够。他爸带去。」

「那你放心啊？」

「有什么不放心的，」她笑了一下，「打个针而已。」

十一点五十，午饭前最后一个客户走了。她拿出手机，打开和刘强的对话框，一条一条打字：

疫苗本在书房书柜第三格，蓝色文件袋里，和户口本放在一起。疫苗本是绿色封面的，别拿错成体检本。

带上豆豆的身份证明，户口本整本带上。

社区医院在二楼，上楼左拐，先到登记台取号。

打完要在留观室坐半个小时，别急着走。

打针那只胳膊今天别沾水。

他怕打针，你别说「不疼」，你就说「一下就好了，比蚊子咬疼一点点」。他信这个。

书包里有一包小饼干，打完给他。

她看了一遍，又加了一句：如果医生问上次打完有没有不舒服，你就说没有，上次很好。

发出去了。刘强回了一个「OK」的手势。

她把手机扣在桌上，拆开饭盒。是昨晚剩的辣椒炒肉，热过一次，有点干。

◆

下午两点四十，手机在抽屉里震了。

她正在给一位老爷子办存折补登。老爷子耳朵不好，她说一句，要大声重复一遍。她用眼角看了一眼屏幕：刘强。

她没接。手上的事做完，老爷子拄着拐杖走了，她才拿起来回拨。

「疫苗本找到了，」刘强在那头说，「可是登记台这边要一个什么码，说是要在手机上预约过的那个。」

「预约是用我手机约的。你等一下，我截图发你。」

她打开那个小程序，找了半天，找到预约记录，截图，发过去。这时候窗口前已经站了下一位客户，一个穿工装的年轻人，手里拿着一张卡，有点不耐烦地看着她。

「不好意思，」她说，「您办什么业务？」

三点过五分，手机又震了。

她这回接了，压低声音，侧过身：「怎么了？」

「医生问，豆豆有没有对什么东西过敏。」

「没有。他就是吃芒果嘴边会起一点红，别的没有。」

「那要不要说芒果？」

「说吧，说一下。」

「好。还有，他问上一针是哪天打的。」

「疫苗本上有，你翻到最后一页，上面有个章，章旁边写着日期。」

那边窸窸窣窣地翻了一阵：「哦，看到了。」

她挂了电话。大堂的胡经理正好从她窗口后面走过去，脚步慢了一下，没说话，又走过去了。

小龚从隔板那边探过头：「没事吧？」

「没事。问点东西。」

三点四十，第三个电话。

她看了一眼屏幕，按掉了。窗口前正在办一笔转账，金额大，要核对的东西多，她不能分心。她给刘强发了一条：在办业务，什么事打字。

过了一会儿，消息来了：

「打完了。他哭了一下，现在好了。他问能不能吃冰棍。还有，那个留观是坐满半小时吗？我们坐了二十分钟了，他闹着要走。」

她一只手在键盘上敲客户的卡号，一只手在桌子底下回消息：

「冰棍今天别吃，给他饼干，在书包侧面那个口袋。坐满半小时再走，还差十分钟，你给他看会儿动画片。」

发完，她把手机放回抽屉。客户在玻璃那边签字，她把凭条撕下来，盖章。

印泥有点干了，章盖得不太清楚。她又补了一下。

五点，大门拉下来一半。她们开始轧账，点现金，一沓一沓过点钞机。点钞机哗啦哗啦地响，屏幕上的数字一跳一跳。

胡经理拿着排班表过来：「下周四下午，你能顶一下柜面吗？小龚那天要去培训。」

下周四。她脑子里过了一遍：周四，没有体育课，豆豆下午三点四十放学，有一节课后托管，五点半接。周四……她想不起周四还有什么，就说：「应该可以。」

「那就这么定了。」

胡经理走了。小龚把一捆钞票用纸条扎好，在纸条上盖了个章，说：「周姐，你脑子真好使，什么都记得。我们家那个，连我儿子读几年级都要想一下。」

「你儿子读几年级？」

「三年级。」小龚笑起来，「你看，我自己都要想一下。」

她也笑了。她把点好的钱码进钱箱，锁上。

◆

晚上六点半，她到家的时候，刘强和豆豆已经在了。

豆豆坐在沙发上看动画片，袖子挽得高高的，胳膊上贴着一小块圆形的创可贴。看见她进来，他把胳膊伸给她看：「妈妈，我打针了，我只哭了一下下。」

「这么厉害。」

「爸爸给我买了一个会变形的小汽车。」

刘强从厨房探出头来，手里拿着锅铲。他下午没回单位，在炒一个西红柿炒蛋。

「今天还挺顺的，」他说，「就是排队排了一会儿。其实也不难，下次还我去。」

「好啊。」

她换了鞋，走进书房。书柜第三格，那个蓝色文件袋还在，可是里面只有户口本。

「疫苗本呢？」

「啊？」刘强在厨房里想了一下，「应该在车上吧，我顺手放副驾驶那个格子里了。」

「明天拿回来，放回原处。下次还要用的。」

「好，好。」

她在饭桌边坐下，拿过豆豆的书包，拉开拉链。拼音本里夹着一张通知，是今天发的：下周四下午家长会，请家长准时参加。还有一张小纸条，铅笔写的歪歪扭扭的字，是豆豆自己抄的：明天带彩笔。

她把通知拍了照，把纸条放进笔袋。

下周四。她下午刚跟胡经理说了「应该可以」。

她拿起手机，给小龚发了一条：下周四我可能顶不了，孩子家长会，我明天跟胡经理说。小龚回了一个捂脸的表情。

她又看了一眼刘强。他在盛饭。她想，要不要让他去开这个家长会。可他今天刚请过半天假。她把这个念头先放下，没说。

吃饭的时候，刘强说起下午在社区医院碰到一个同事，也带孩子去打针。「人家老婆也没去，」他说，「我们俩在留观室聊了半个钟头。」

「聊什么？」

「聊孩子啊，聊打针。他说他家那个，上次打完发烧了，他老婆半夜起来弄的。」

她嗯了一声，夹了一筷子菜给豆豆。

「对了，」刘强说，「下一针是什么时候？医生好像说了一下，我没太记住。」

她放下筷子，看着他。

「你没问吗？」

「问了，他说本子上写了。本子在车上嘛。」

她没再说什么。吃完饭，她从门口的挂钩上拿了刘强的车钥匙，下楼去了一趟，拉开他那辆车副驾驶的格子，把绿色的疫苗本拿出来。翻到最后一页，章旁边，医生用圆珠笔写着下一针的日期。

她站在车边，借着车里那盏小顶灯，把日期输进手机日历。设了一个提前一周的提醒，又设了一个提前一天的。

◆

九点，豆豆洗完澡，穿着睡衣趴在床上，忽然抬头喊：「妈妈，明天是不是要穿校服？」

「明天不用。校服是周一穿，升旗。」

「哦。」他又趴下去了。

刘强坐在客厅沙发上，听见了，回过头来：「你怎么连这个都记得？」

「开学的时候群里发过课表，我存在相册里了。」

「我也在群里啊。」他拿起手机，往上翻。翻了一会儿，班费的、接龙的、表扬小红花的、提醒带口罩的，一条压着一条。他翻到上个月去了，还没找到课表。

「太多了，」他把手机放下，「这谁看得过来。」

她没接话。她把豆豆明天要穿的衣服从衣柜里拿出来，叠好，放在他床头的椅子上，袜子塞在裤腰里。

◆

夜里十一点，豆豆早就睡了。刘强也睡了，他今天说请半天假比上一天班还累。

周敏躺着，眼睛闭着，脑子停不下来。

明天要带彩笔。彩笔在哪？上个月画画用过，应该在他书桌的第二个抽屉，可是有几支没水了，红色那支和绿色那支。明天早上来不及买，先凑合，周末去文具店。

周五的酸奶瓶。还差一个。豆豆晚上说打了针肚子胀，冰箱里那瓶没喝。剪刀他有，是那把绿色手柄的，在笔袋里。胶棒，家里那支用完了没有？好像还剩一点。

班费。上周群里说这周五前交，一百二。易老师要现金还是转账？她记得说的是转给家委会的那位妈妈，那位妈妈姓什么来着，头像是一只猫。

下周四家长会。她要请假，得跟胡经理提前说，最好明天就说。

豆豆说同桌借了他的橡皮一直没还，那块是恐龙形状的，他很喜欢。要不要跟易老师说？算了，小事，再买一块就是了。可是他回来说的时候，眼睛红红的。

运动鞋，三十二码。

刘强那件浅蓝的衬衫，领口有一道黄印子，要用牙刷蘸着洗衣液刷一下再丢进洗衣机。

下一针的日期，已经记了。

她翻了个身，又翻回来。

想起来了，家委会那位妈妈姓詹。不对，姓展。她拿起手机想翻群确认，又觉得翻了更睡不着，放下了。

十一点四十，她掀开被子，下了床。

她走进厨房，开了冰箱。冰箱里的灯一下亮起来，她眯着眼睛，把那瓶酸奶拿出来，撕开封口，倒进一只小碗里，蒙上保鲜膜，放回冷藏那一格。

她把空瓶子拿到水龙头底下，冲了三遍，倒扣在沥水架上控了一会儿，又用厨房纸把瓶口擦干。

然后她拿着两个瓶子走到玄关，拉开豆豆的书包，把它们塞进了最外面那个口袋。

◆ 说破那件事

那天下午，刘强打了三个电话，发了一条消息。

你要是问他，他会说：「我今天带孩子去打针了。」

他说得没错。他请了假，开了车，排了队，陪着孩子挨了一针，在留观室坐满了半个钟头。这些都是实打实的，他做了。

可是你再看一看那三个电话。疫苗本在哪，预约码在哪，孩子过敏什么，上一针哪天打，打完能吃什么。

这些他都不知道。知道的人，在银行三号窗口，正在给一位耳背的老爷子补登存折。

这一章想跟你说的，就是这件事：记住，也是活儿。

而且是最不像活儿的那一种。

◆

为什么说它不像活儿？

因为它没有样子。

洗碗有样子。碗从脏变干净，摆进碗架，谁都看得见。接孩子有样子。你站在校门口，孩子跑出来，别人知道你去了。连熬夜都看得出来，第二天你眼睛是肿的。

可是记住，什么样子都没有。

你记得豆豆的鞋是三十一码，脚趾头快顶到了。这件事从外面看，就是一个女人站在玄关，用手按了按鞋头。一秒钟，没人会注意。

你记得酸奶瓶周五要带，阳台上只剩一个，冰箱里那瓶还没喝。这件事从外面看，是你开冰箱的时候多站了一会儿。

你记得疫苗本是绿色的，在书柜第三格，跟户口本放在一起，别拿成了体检本。这件事从外面看，什么也没有。

可是那天下午，所有这些「什么也没有」，都在等你一个一个调出来。

刘强在社区医院里做的事，大家都看得见。你在银行窗口后面，一边盖章一边回消息，那才是那天下午最要紧的部分。

◆

你再想想，家里有多少句话，是这么开头的。

「妈妈，我的跳绳呢？」

「老婆，我那件蓝衬衫呢？」

「那个本子你放哪了？」

「下一针是哪天来着？」

家里每一个人，丢了东西，忘了事情，第一个念头都是问你。问你，比自己找快多了。你一说，他们就找到了。

你就像家里的一个查询台。不用排队，随时开放，二十四小时有人。

查询台平时没人觉得它是在干活。只有哪天你答不上来了，大家才会愣一下：「你也不知道？」

那一下愣，你听得出来是什么意思。好像你不知道，是一件奇怪的事。

◆

那刘强是怎么想的？

他大概真心觉得，自己在分担。

你看，他请了假。他带孩子去了。他回来还炒了一个菜。他说「下次还我去」，那是真心话，不是客套。

他打那三个电话的时候，心里想的大概是：问一下最快，她都知道，省得我在那里瞎找，耽误事。

这个想法也对。在那一刻，打电话问你，确实是最快的办法。

他也不觉得打电话有什么。不就是问一句吗？你说一句，他听一句，前后半分钟。

他不知道的是，那半分钟，在你那边是什么样子。你要在一个客户和下一个客户之间停下来，把脑子从存折、卡号、金额里拔出来，转到家里，想到书柜第三格，想到疫苗本最后一页，看清上一次打针的日子。说完了，再转回来，接着盖章。

你的手在银行，你的脑子一直在家。

他请了半天假，那半天他是不用上班了。可是你那半天，等于同时上了两份班。

◆

还有一件事，你可能都没留意。

那天晚上，疫苗本在车里。下一针的日期，他没记住。

不是他笨。是他心里，这件事已经办完了。打了针，回了家，孩子没事，这就完了。下一针是以后的事。以后的事，自然有人管。

那个「自然有人管」的人，是你。

你下楼去车里拿本子，站在车边，借着那盏顶灯，把日期输进手机。这件事没有人叫你去做。你要是不去，也不会有人发现。直到哪天，下一针过了日子，社区医院打电话来，大家才会想起来。

到那时候，大概不会有人说是刘强忘了。

◆

你再想想中午那张单子。

疫苗本在哪，带什么证明，上楼往哪拐，留观坐多久，胳膊别沾水，怎么哄他不怕打针，饼干在哪个口袋。七八条，你在饭盒还没打开之前，一口气打完了。

那张单子，也是活儿。

你可能还写过更长的。你去外地培训三天，走之前给家里写过一张：几点送，几点接，周一要穿校服，周三有体育课，周四下午的兴趣班别忘了，零花钱放在哪，哪个老师的电话是多少。你写了半个晚上，写完拍照发到家里的群。

那三天，家里过得挺好。他说：「你看，我也能带。」

他说得对，他能带。可是那三天是照着谁的单子过的？

单子发出去，事情就从你手上「交」出去了。看上去是这样。可是脑子里那张原件，还在你这里。单子上漏了一条，回头还是你的。

◆

还有一种时候，你一定也碰到过。

有一件事你忘了说。比如家长会改了时间，你知道，他不知道，他那天下午照样去开会了。晚上他说：「你怎么不早跟我说？」

这句话不重，也不是在吵架。可你听着，心里会沉一下。

因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件事，本来就该由你来告诉我。我不知道，是你没说。

他不会去想，自己也在那个班级群里。他不会去想，那条通知也发到了他的手机上。在他心里，家里的事，是从你那里「出来」的。你没说，就等于没有。

这不是他推卸。他是真这么觉得。因为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

◆

所以你会累。

不是那种扛了一袋米的累。是一种很说不清的累。好像一整天也没干什么重活，可是到了晚上，躺在床上，脑子停不下来。彩笔、酸奶瓶、班费、家长会、鞋、衬衫领子。一件接一件，像一台关不掉的收音机。

你身边那个人，十分钟就睡着了。

不是他不累。他上了半天班、带孩子打了一针，他也累。可是他的累，到了床上就放下了。你的那些事，没有地方放。它们只有你一个人记着。你要是不记着，就没有人记着了。

一个家，要记的事有那么多。老人的药，孩子的课，水电费的日子，亲戚的生日，冰箱里哪样东西快过期了，阳台上哪件衣服还没干透。

这么多事，都压在一个人的脑子里。

这不是你记性好。是你一个人，撑着全家的记性。

◆ 你可以试试

找一张便利贴，或者随便一张小纸条。

挑一件只有你知道的事，写上去，贴在冰箱门上。

只挑一件。不要挑最重要的，也不要挑最难的，挑一件小的、具体的、明天就可能有人要问你的。

比如：「豆豆的鞋，三十二码。」

比如：「疫苗本，书柜第三格，蓝色文件袋。」

比如：「班费周五前交，转给家委会展妈妈。」

写得越短越好。字写大一点，站在厨房门口也看得清。

贴好以后，什么也不用说。不用跟他讲「我贴了个东西你看看」，不用提醒，也不用考他。它就贴在那里。

◆

接下来，可能会发生几种情况。

一种是，好几天都没人看它。他每天开冰箱拿牛奶，那张纸就在他眼前，他没看见。这很正常。人对天天在眼前的东西，往往是看不见的。你不用着急。

一种是，他看见了，问你：「贴这个干嘛？」

你可以就说一句实话：「我怕只有我记得。」

不用多说。不用解释成一场谈话。他可能会愣一下，也可能就「哦」一声走开了。都没关系。这句话说出来，就够了。

还有一种是，孩子先看见了。六七岁的孩子，会一个字一个字念出来：「豆、豆、的、鞋……」然后跑去告诉爸爸。这样也很好。

过几天，也许有一次，有人来问你：「那个本子在哪？」你可以不马上答，而是说：「冰箱上写着呢。」

就这一句。看他会不会去看。

如果这一件事慢慢有人会自己去看了，你可以再换一件。一次只贴一件，不要贴满一冰箱。贴满了，就又变成你一个人在管一面墙了。

◆

如果家里不方便贴，比如和老人住，你怕老人觉得你在摆脸色，那也可以换个地方。家里的微信群里有一个「置顶」，可以把这一件事写成一句话，置顶在那里。

如果你连挑哪一件都觉得累，那就先不挑。只是在心里想一想：今天，有哪一件事，只有我知道？

想到了，就算做了。

做不到也没关系。冰箱不会跑，这张纸，哪天想贴再贴。

◆ 写给你

你上一次什么都不用记，是什么时候？

我是说，从早上睁眼到晚上睡觉，脑子里没有一件「别忘了」。不用想明天要带什么，下周要交什么，谁的药快吃完了，谁的鞋子小了。

你可能想不起来了。

也许是生孩子以前。也许是更早，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妈妈帮你记着。

我想跟你说，你脑子里装着的那一整个家，是很重的。

它比你每天提回家的菜重，比你抱着的孩子重。只是它放不到秤上，所以谁也不知道它有多重。连你自己，也常常不知道。你只是觉得累，又说不出累在哪里。

现在你知道了。累在这里。

你记着的每一件事，都是一件活儿。你没有在偷懒，没有在发呆，你一直在干活。站在玄关按那一下鞋头，是。夜里十一点四十站在水龙头底下冲那个酸奶瓶，也是。在银行窗口一边盖章一边回消息的时候，你同时干着两份。

这些活儿，没有工资，没有工时，没有下班的点。可它们是真的。

你也不用怪那个打了三个电话的人。他不是在偷懒，他是真不知道。他不知道，是因为这些年，一直有你知道。你知道得太快、太全了，快到他还没开始找，你已经说出了答案。

这不是你的错。你只是比他先一步，然后一步一步，先成了习惯。

我不想劝你从今天起什么都不记了。你做不到，孩子也等不了。我只想你能在心里，给自己记上一笔：这些，是我在做的。

哪怕只有你一个人知道。

至少，有一个人知道了。

下一章，我们来说说另一句话。那句话你一定听过很多次，每次听，都觉得哪里不太对，又说不出来。

那句话是：「当妈就是这样。」

周敏不是某一位具体的妈妈。她是很多在柜台后面、在办公桌前、在灶台边上，脑子里同时转着一整个家的人。

> 带走的话
>
> **记住也是活儿，而且是最不像活儿的那一种。**

◆

03

第 3 章

「当妈就是这样」

这一章的问题

同一件事，为什么放在她身上叫「应该」，放在他身上叫「难得」？

◆ 她的故事

早上七点四十，吴佳把朵朵塞进婴儿车。

塞，是真的塞。两岁的孩子不肯坐，腿蹬得笔直，像一块硬木板。吴佳一只手按住她的肚子，一只手去扣安全带。扣子「咔」一声扣上，朵朵哇地哭了。

「去托班，去找小鱼老师，好不好？」

不好。朵朵哭着把手里的米饼扔了出去。米饼滚到鞋柜底下。吴佳没去捡。她看了一眼手机，七点四十三。八点前要把孩子送到小区门口的托班，八点十分要挤上地铁，九点要在公司打卡。

她把电脑包挂在婴儿车把手上，水杯塞进车底的篮子，钥匙咬在嘴里，用屁股顶开门。

电梯门一开，里面已经站着两个人。一个穿校服的初中生，一个拎着菜的阿姨。阿姨往里让了让，婴儿车的前轮卡在电梯缝上，吴佳往上一提，才推进去。

没有人说话。初中生在看手机，阿姨在看楼层数字。

到了一楼，门一开，深圳早上的潮气就扑过来了。昨夜下过雨，地砖还是湿的，婴儿车的轮子碾过去，有一点吱吱的声音。左前轮早就响了，响了一个多月。她一直想买点润滑油，一直没顾上。

小区中间有一个凉亭，凉亭边上是一棵凤凰木。每天这个时候，凉亭里都坐着几个阿姨，有的在带孙子，有的刚买菜回来歇脚。她们说的是潮汕话、客家话、湖南话，混在一起，很热闹。

吴佳推着车从凉亭边走过去。

一个阿姨抬了一下头，又低下去，继续跟旁边的人说话。

朵朵已经不哭了，在车里看凤凰木上掉下来的红花。

托班在小区门口那栋楼的二楼。没有电梯，要走楼梯。吴佳把朵朵抱出来，一只手抱孩子，一只手把婴儿车折起来，夹在胳膊底下，一级一级往上爬。爬到二楼，后背的衬衫已经贴在身上了。

小鱼老师在门口接：「朵朵早上好！妈妈今天又是一个人送呀？」

「嗯。」

「辛苦辛苦。」小鱼老师笑着接过孩子，「当妈都这样的嘛。」

吴佳也笑了一下，把婴儿车靠在墙角，下楼，往地铁站跑。

地铁上没有座位。她拉着扶手，低头才看见衬衫袖口上粘着一块米饼渣，是朵朵早上蹭上去的。她用指甲一点一点刮，刮到第三站才刮干净，袖口上还是留了一小块白印子。

◆

晚上七点，她到家。

黄凯比她早到一点，正在厨房煮面。朵朵是他六点半去托班接回来的，这是两个人说好的，他公司近，晚上他接。

吃完饭，八点，朵朵开始闹。在家里转来转去，拍门，喊「下去，下去」。

「我带她下去转一圈吧。」吴佳说。

黄凯在洗碗，回头说：「好，我洗完碗还要回个邮件。」

吴佳又把朵朵放进婴儿车。这一次朵朵很乖，自己爬进去，自己坐好，等着扣扣子。

晚上的凉亭比早上人还多。路灯亮了，飞虫绕着灯转。阿姨们摇着扇子，孩子们在空地上骑扭扭车。吴佳推着车绕着凉亭走，一圈，两圈，三圈。

朵朵要下车，她就把她抱下来，让她去追别人家的小狗。朵朵摔了一跤，膝盖上蹭破了一点皮，没哭，自己爬起来又跑。吴佳跟在后面，蹲下，起来，蹲下，起来。

一个穿碎花衫的阿姨坐在凉亭边上，看了一眼，说：「这么小的孩子，跑得蛮快哦。」

「是啊，追不上了。」

「我孙子也是，一刻都停不下来。」阿姨说完，转回去跟别人聊了。

九点，吴佳推着车回家。左前轮还在吱吱地响。路过物业门口的时候，她想起来，润滑油又忘了买。

回到家，黄凯还坐在电脑前。他抬头问：「回来啦？」

「回来了。」

她给朵朵洗澡，换睡衣，讲故事，关灯。十点半，她自己去洗澡。热水冲在后背上，她才觉出来，腰是酸的。

这样的晚上，一个星期有五个。

◆

星期四下午，公司在开项目会。

会议室的空调开得很低，吴佳把外套披在肩上，记着甲方的修改意见。坐在她旁边的是邱志远，做三维效果图的，儿子刚上幼儿园小班。

四点五十，邱志远看了一眼手机，站起来。

「不好意思啊，我得先走，今天我老婆加班，我去接孩子。」

组长抬头：「去吧去吧。顾家好男人啊。」

几个同事都笑了。有人说「志远现在是二十四孝老爸」，有人说「我老婆要是看到，又要拿你来说我了」。邱志远一边收电脑，一边不好意思地摆手，说「没有没有，偶尔一次」。

他走了，会接着开。

吴佳低头看自己的本子。本子的角上，有一个小小的铅笔字：「润滑油」。是她前天写的，提醒自己。

她想起上个月有一天，托班的小鱼老师下午三点打电话来，说朵朵有点发烧，三十七度八，要家长来接。她跟组长说了一声，组长说：「去吧，当妈的嘛，孩子要紧。」

她背着包就走了。

第二天她回来，那个连锁面包店的项目，组长交给了另一个同事。组长跟她说：「你最近家里事多，这个急，先让小栾跟。你别有压力。」

组长说话的语气很温和。她当时还说了一声「谢谢组长」。

会开到六点。散会的时候，组长拍了拍她的椅背：「佳佳，那个门头，周末辛苦再改改啊。」

「好的。」

◆

那个星期六，吴佳要在家改一份稿子。

是一个奶茶店的门头设计，甲方周五晚上十点发来消息，说颜色还是不对，周一一早要。她在电脑前坐着，朵朵在旁边扒她的椅子，扒一下，她的鼠标就歪一下。

黄凯说：「我带她下楼吧，你安心改。」

「好，谢谢。」

她说完谢谢，自己愣了一下。可她没时间多想，甲方又发来一条：「能不能再活泼一点？」

黄凯推着婴儿车出去了。

一个半小时以后，他回来了，脸上带着笑，一进门就说：「楼下那几个阿姨，太好玩了。」

「怎么了？」

「我推着朵朵绕凉亭走，那个穿碎花衫的阿姨叫住我，问我是不是朵朵爸爸。我说是。她就跟旁边的人说：『你们看，这个年轻人带孩子，好难得哦。』」

他一边换鞋一边学，学得还挺像：「另外一个阿姨说，『现在这样的爸爸少咯，我儿子就从来不推。』她们还让我坐下来歇歇，给朵朵剥了一个荔枝。」

「荔枝？」吴佳回头，「她才两岁，荔枝核会卡的。」

「我知道，我把核去了才给她的。」他说，「那个阿姨还夸我细心。」

朵朵在旁边，手上黏黏的，嘴边还有一点荔枝的甜水。

「她们还说，」黄凯笑着说，「说我是这个小区最好的奶爸。」

吴佳看着他。他是真高兴。他不是在显摆，他就是觉得这件事有意思，像出门捡了个小彩蛋，回来要分给她听。

「挺好的。」她说。

她转回去看电脑。屏幕上是那个奶茶店的门头，一片橙红色。她盯着那片橙红色看了很久，鼠标一动没动。

◆

那天晚上，黄凯发了一条朋友圈。

一张照片，他推着婴儿车，背景是凉亭和那棵凤凰木，朵朵在车里举着半个荔枝。配的字是：「周末奶爸上线。」

不到一个小时，三十几个赞。

评论里，他的同事说：「黄哥可以啊。」他大学同学说：「好爸爸！」他妈妈在老家，评论了一个大拇指，又补了一句：「我儿子长大了。」

吴佳躺在床上，一条一条往下翻。

翻完了，她打开自己手机的相册，往上划。

凉亭。凤凰木。婴儿车的车篷。朵朵在车里睡着了，口水流到下巴上。朵朵在车里吃米饼。朵朵在凉亭边上追小狗。雨天的凉亭。晴天的凉亭。凤凰木开花的时候，凤凰木叶子掉光的时候。

几百张。一张一张，都是她拍的。

没有一张里面有她。

她没有发过朋友圈。她从来没想过要发。推孩子下楼，有什么好发的呢？就像没有人会发一条「今天我刷牙了」。

黄凯在旁边已经睡着了，手机还亮着，屏幕上停在那条朋友圈的页面。

她伸手把他的手机按灭了。

◆

星期天下午四点，婆婆打来视频。

婆婆住在湛江，一个星期打两次。每次都是先找朵朵，朵朵不肯对着屏幕，就找黄凯，最后才轮到吴佳。

这一次婆婆一接通，先找的是黄凯。

「哎呀，我看到你发的照片了。推得像模像样的嘛。」

黄凯抱着朵朵坐在沙发上，笑：「那当然。」

「你小时候，你爸一次都没背过你。那时候哪有这种车，都是我背着。」婆婆在那边说，声音有点感慨，「现在好了，现在的男人都会带了。」

吴佳在厨房切西瓜。刀落在砧板上，一下，一下。

「佳佳呢？」

「在这儿呢，妈。」吴佳端着西瓜过去，凑到屏幕前。

「佳佳啊，朵朵是不是又瘦了？我看照片里，下巴尖尖的。」

「没有吧，上个月体检，体重是正常的。」

「你们年轻人，上班忙，饭要按时给她吃的。」婆婆说，「当妈的，这些事要多上心。」

「嗯，知道的，妈。」

婆婆又跟朵朵说了几句，朵朵对着屏幕喊了一声「奶奶」，就跑开了，去拿她那朵蔫了的红花。婆婆在那边笑得很开心。

挂了视频，黄凯拿起一块西瓜，说：「我妈就是爱操心。」

「嗯。」

吴佳把西瓜皮收进垃圾桶。她想起上个月带朵朵去社区医院体检，是她请了半天假去的。排队，量身高，称体重，抽指尖血。朵朵哭得嗓子都哑了，护士让她按住孩子的手，她按住了，自己的手心全是汗。体检本上的数字，她拍了照，发在家里的群里。

婆婆当时回了一个「好」。

她把垃圾袋扎好，放在门口，等着晚上下楼的时候带下去。

◆

星期一早上七点四十五，她又把朵朵塞进婴儿车。

这一次朵朵没哭。她手里抓着一朵凤凰木的红花，是昨天捡的，已经蔫了，她不肯放。

电梯，一楼，湿地砖，左前轮吱吱地响。

凉亭里坐着那个穿碎花衫的阿姨。她看见吴佳推着车过来，眼睛亮了一下，往她身后看。

看了一眼，没看到人。

「哦，」阿姨笑着说，「今天是妈妈啊。」

吴佳推着车，从她面前走过去。

◆ 说破那件事

那位阿姨说「今天是妈妈啊」的时候，语气里没有一点坏意思。

她甚至有一点失望。她在等那个「最好的奶爸」。等来的是你。你每天都来，所以你来，不算新闻。

你想反驳她。可是反驳什么呢?

她夸黄凯，是真心的。在她年轻的时候，男人推婴儿车下楼，整个村子都要看两眼。她心里那把尺子，男人推车，是从零开始量的。推一次，就是一次。推两次，就是两次。每一次都多出来一点。

你的那把尺子不一样。你的尺子，是从「应该」开始量的。

你推车，量出来是零。你推一百次，还是零。那不是你推得不好，是你的尺子，一开始就把这一百次划进了「本来就该」。只有你没推的那一次，才会被量出来，变成「这个妈妈今天怎么没下来」。

同样一件事，放在两个人身上，用了两把尺子。

◆

这种事，不只发生在小区的凉亭里。

你想想家长群。老师在群里发通知，几十个家长回「收到」，绝大多数是妈妈。偶尔有一个爸爸回了一句「收到，谢谢老师」，过两天接孩子的时候，老师可能会特意说一句：「朵朵爸爸很关心孩子哦。」

你也想想会议室。邱志远四点五十站起来去接孩子，组长说「顾家好男人」，大家笑。你那天三点接到托班的电话，组长说「当妈的嘛，孩子要紧」，也很体贴。可是第二天，项目换了人。

两句话都是好话。一句给他加了一个名声，一句替你把一件事悄悄拿走了。组长不是坏人，他是真怕你累着，也真怕项目耽误。在他心里，邱志远去接孩子是「偶尔一次」，你去接孩子是「以后还会有很多次」。他说得也没错，因为在你们家，确实大多是你。

可正是这个「大多是你」，让别人从一开始就按「你会走」来给你排事情。

再想想过年回家。你在厨房里忙了一上午，端出一桌菜，大家吃，说好吃，然后去聊别的。他进厨房洗了一次碗，亲戚会说：「你看你看，现在的女婿都会洗碗了。」

每一次，被夸的那个人都没做错什么。他确实洗了碗，确实推了车，确实回了老师的消息。夸他的人也没做错什么。他们夸的是一件真实的事。

可是每一次，你都会被那句夸奖轻轻地碰一下。

因为那句夸奖的背面，写着另一句话：你做这件事，不用夸。

◆

还有更细的一种。

婆婆在视频里，对着儿子说的是「推得像模像样」，对着你说的是「朵朵是不是又瘦了」。

她没有偏心。她是真心疼孙女，也是真心为儿子高兴。可是你听，她对两个人说话，用的是两种口气。对他，是在看他多做了什么；对你，是在看你少做了什么。

他推一次车，是加分。你孩子下巴尖了一点，是你没上心。

你请了半天假带孩子去体检，按住哭得发抖的孩子，把数字拍下来发到群里。那一次，换来一个「好」字。这个「好」，意思是「知道了」。不是「辛苦了」，更不是「你真难得」。

你也别怪她。她那一辈人，是背着孩子下地、背着孩子做饭过来的。在她的日子里，女人带孩子，就像女人要吃饭一样，没有人会多看一眼。她丈夫当年一次都没背过孩子，所以她儿子推一次，在她心里就是天大的进步。她用的尺子，是她自己这一辈子量出来的。

那把尺子，后来就递到了你手里。

◆

你为什么找不到话反驳？

因为每一句都是对的。

阿姨说他难得，他确实难得，小区里推车的爸爸是不多。他说阿姨夸他，阿姨确实夸了。他发朋友圈，配的字也没有一个是假的。

你要是说「我天天推，怎么没人夸我」，听起来像什么？

像跟自己的丈夫抢功劳。像嫉妒。像小气。你自己都会觉得这话说出来不好看。

所以你说了一句「挺好的」，然后转过头去看电脑。

那个「挺好的」，不是假话。你确实觉得他推孩子下楼是好事。你只是说不清楚，为什么一件好事，落在你心上，会有一点凉。

那一点凉，不是你小气。

那是你感觉到了，在同一个家里，同一件事，有两种记法。他的那种记法，叫「难得」。难得的事，会被看见，会被说出来，会被记住。下次有人说「黄凯这个人怎么样」，会有人说「他会带孩子，周末推车下楼的」。

你的那种记法，叫「当妈就是这样」。这句话听上去像安慰，像体谅。可是你仔细听，它其实是在说：这件事不用记了。

当妈就是这样，那就是本来就这样。本来就这样的事，是没有地方记的。

◆

那黄凯呢？他是怎么想的？

他推车下楼那一个半小时，是真的累。孩子要下车，要追狗，要吃荔枝，要人抱。他是第一次这么完整地带孩子在外面待这么久。对他来说，这是一件事。是一件需要花力气、需要打起精神的事。

所以阿姨夸他，他是真的被夸到了。他回来学给你听，也不是在跟你比。他是想跟你分享：你看，我做到了，还有人说我做得好。

他可能从来没想过：你一个星期推五个晚上，从来没有人这样夸过你。

他没想过，不是因为他不在乎。是因为在他眼里，你推车，就像你喝水、你走路。你本来就会，你做得那么顺，顺到他看不出你在使劲。

一件你做得越熟练的事，在别人眼里就越不像一件事。

这就是这一章想说的那一点：「应该」不是一个人说出来的。它是一把尺子。量你的时候，从满分往下扣；量他的时候，从零往上加。你们俩用的，从来都不是同一把。

◆ 你可以试试

下一次，你听到有人对你说「当妈就是这样」，或者「妈妈都这样的嘛」，或者「这不是应该的吗」——

先别急着点头，也别急着反驳。

在心里，把这句话里的人换一下。

换成爸爸。

如果是孩子爸爸做了同一件事，同一个人，会怎么说？

比如：

- 「妈妈一个人送孩子，当妈都这样」——换成爸爸一个人送孩子，小鱼老师会说什么？
- 「当妈的，晚上带孩子下楼转转，很正常」——换成爸爸，楼下的阿姨会说什么？
- 「孩子病了妈妈请假，应该的」——换成爸爸请假，他的领导会说什么？

你不用把答案说出来。你只是在心里过一遍。

◆

刚开始做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别扭。

好像在跟人较劲，好像在挑刺。你会想：人家只是随口一说，我干吗这么认真。

没关系。你不是在挑刺，你只是在看清楚。看清楚了，你心里那一点凉，就有了个名字。它不再是一团说不清的东西。

你也可能换完了发现，两边差不多。比如有的老师对爸爸妈妈都一样客气，有的邻居谁推车都打招呼。那很好。那说明在那个地方，尺子是平的。你可以记住这个人，记住这种平，下次心里发凉的时候，想想原来也有人是这样看的。

更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两边差得很远。差到你自己都想笑。别急着生气，先记住那个差距的样子：同一件事，一边是「应该的」，一边是「好难得」。你看清一次，下一次就不会再被那句话轻轻碰一下，还以为是自己多心。

做了几次以后，你可能会有另一种发现：这句话，你自己也说过。

你也许跟别的妈妈说过「当妈就是这样」，你也许在黄凯洗完碗的时候，脱口而出过一句「哎哟，今天这么勤快」。那也没关系。这把尺子在每个人手里，也在你手里。你发现了，就已经很好。下一次，换一句话就是了。比如他洗了碗，你就说「碗洗好了」，不加「难得」，也不加「勤快」，就像他平时说你做饭一样平常。

◆

还有一种情况：你换完了，心里很不舒服，想说出来。

如果你想说，可以说得轻一点。不用跟阿姨讲道理，也不用跟老师讲道理。可以笑着接一句：「他推得是挺好，我也天天推呢。」说完就走，不用等对方回应。

如果是跟丈夫，可以挑一个不累的时候，把那条朋友圈拿出来，跟他说：「你知道吗，我手机里有几百张这样的照片，都是我拍的。」不用说后面的话，他会自己去想。

他也可能回你一句：「那你也发嘛。」

这句话听着像在推开你，其实他多半是真这么想的。他以为问题出在没发朋友圈上。你不用跟他争发不发，可以接一句：「我不是想被夸。我是想你知道，这件事我也天天在做。」说到这里就停。剩下的，留给他慢慢想。

如果你不想说，那就不说。在心里换过一遍，就够了。

◆

如果你连在心里换一遍的力气都没有，那就先放着。

这件事，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做。想不起来，也不会少什么。

◆ 写给你

婴儿车的把手上，有一层海绵。

推得久了，海绵会被手心磨得发亮，发黑，有的地方会掉一块，露出底下的铁管。你低头看看你家那辆车，大概也是这样。

那块被磨掉的地方，是你的手。是一个早上接一个早上，一个晚上接一个晚上，你推着它进出电梯、碾过湿地砖、绕着凉亭，一点一点磨出来的。

没有人拍过这个。也没有人会想到要拍。

我说这些，不是要你去跟谁比。那位夸黄凯的阿姨没有错。黄凯推车下楼，被夸了，高兴了，也是应该高兴的。这本书不想从任何一个爸爸身上，把他应得的那一点点夸奖拿走。

小鱼老师说「当妈都这样的嘛」，是想安慰你。组长把项目交给小栾，是怕你两头顾不过来。婆婆问朵朵是不是瘦了，是真惦记孙女。他们每一个人，手里拿的都是自己这辈子用惯了的那把尺子，没有一个人是故意要量轻你。

我只是想把另一件事说出来：你的那些早上和晚上，也是事。你把扭成木板的孩子塞进车里，一手抱孩子一手夹着车爬楼梯，在凉亭边上蹲下、起来、蹲

下、起来，这些都要力气。你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记着左前轮该上油了，那也要。

这些力气，没有因为你是妈妈，就变得不费力。你不用去夺谁手里的尺子，只要知道，那把尺子量出来的数，不是你的真数。

◆

你可能会问：那我能怎么办？我总不能每天推完车下楼，也去发一条朋友圈吧。

你不用。你不需要变成一个到处讲自己有多辛苦的人。那不是你。

你只需要在心里，给自己留一个位置。在那个位置上，你推的那一百次，不是零，是一百。没有人给你记，你就先自己记着。等哪天你觉得可以了，也可以轻轻地告诉身边的人：这一百次，是一百次。

说到记着，我想起你笔记本角上那三个字，「润滑油」。写了多久了？

左前轮响了一个多月。你天天推着它走，听它吱吱地叫，想着要买，又总没顾上。家里的尿不湿、米饼、牛奶、托班要的湿巾，你一样都没断过。只有这一瓶，一直排在最后。

它排在最后，是因为它只关你自己的耳朵。孩子坐在车里，听不见那点响。别人路过，也听不见。只有推车的那个人，一路都听得见。

所以信写到这里，我想多叮嘱你一句：这个星期，把它买了吧。下班路过小区门口那家五金店，进去带一小瓶，十几块钱的事。不为推得更多，也不为推得更好，只为你推着车经过凉亭的时候，耳边能安静一点。这周要是又忘了，也不要紧，它还会再响几天，等你。

◆

如果下一次，那位阿姨又说「今天是妈妈啊」，你可以对她笑一笑，也可以不笑。

都行。

你不欠她一个笑。你也不欠这辆车什么。

明天早上七点四十，你大概还是会把孩子放进车里，扣上安全带，推着它出门。那是因为你爱她，你想让她早上看看凤凰木上的红花。

不是因为当妈就是这样。

故事里的吴佳，不是哪一个具体的人。她是很多个推着婴儿车经过凉亭的妈妈，被拼在了一起。

> 带 走 的 话
>
> **不是谁说错了话，是同一件事被记在了两个地方。**

◆

04

第 4 章

你说不出口的那句累

这一章的问题

那一句「好累」，为什么这么难说出口？

◆ 她的故事

早上六点五十，赵晓燕已经站在超市后门了。

娄底十一月的早上，风是湿的，往脖子里钻。送菜的货车还没到，她把工作服的拉链拉到下巴，跺了跺脚，掏出手机看了一眼。

家里的群里有一条消息，是孙涛六点二十发的：「甜甜的袜子在哪？」

她回：「衣柜第二层，左边那个蓝盒子。粉色那双有洞，别穿。」

又补了一条：「早餐的馒头在冰箱，蒸五分钟，别放微波炉，会硬。」

货车的灯从巷子口照过来了。她把手机揣进兜里，迎上去。

一筐一筐的青菜、萝卜、红薯卸下来，她拿着单子一样一样对。白菜少了两筐，司机说是早上装车的时候漏了，下午补。她在单子上写了一行字，让司机签名。签完，她搬起一筐萝卜往冷库走。

「店长，我来我来。」

理货员覃小雅从里面跑出来，接过筐子。她二十出头，扎个马尾，手上还戴着昨天的创可贴。

「你手怎么了？」

「昨天拆箱子划了一下，没事。」

「去拿个手套戴上，柜台下面那个抽屉有。」

七点半，超市开门。门口已经等着几个老人了，是来抢特价鸡蛋的。鸡蛋一个人限两板，她站在旁边看着，帮一个拄拐的爹爹把鸡蛋放进他的小推车里。

八点，收银台的小滕打电话来，说孩子昨晚吐了，今天来不了。

赵晓燕说：「好，你在家照顾孩子，别急。」

挂了电话，她自己坐到了二号收银台。

◆

中午十二点四十，她才吃上饭。

饭是从超市熟食区打的，一份辣椒炒肉，一份青菜，饭有点凉了。她坐在仓库门口那张塑料凳上吃，旁边是一摞纸箱，上面印着「洗衣液」。

吃到一半，区域的伍经理打来电话。

「晓燕啊，你们店上个月损耗有点高，生鲜那块，你写个情况说明，下班前发我。」

「好的，伍经理。」

「还有，下周一公司来人巡店，卫生你要盯一下。」

「好。」

她把剩下的饭扒了两口，盖上盒子，回办公室。办公室其实就是仓库隔出来的一个小间，一张桌子，一台旧电脑，墙上贴着排班表。她打开电脑，开始写情况说明。

写到一半，幼儿园老师发消息来：「甜甜妈妈，明天上午园里有活动，需要孩子穿红色上衣，麻烦准备一下。」

她回了一个「好的，谢谢老师」。

然后在手机备忘录里，「明天」那一栏，打了四个字：「红衣服。」

那一栏里已经有好几条了：「交伙食费」「给妈打钱」「洗衣液促销牌」「甜甜指甲」。

◆

晚上八点半，她到家。

甜甜扑过来抱她的腿：「妈妈，你身上好香，是苹果味的。」

是下午在水果区帮着码苹果，沾上的。

孙涛在厨房。他在一家汽车修理厂上班，今天轮到早班，所以接孩子、做饭是他。灶台上一盘番茄炒蛋，一盘小白菜，一碗汤。

「吃了没？」他问。

「吃过了，中午吃得晚。」

她其实没吃晚饭。可是她不想吃了。她去翻衣柜，找红衣服。

甜甜的衣服分三个格子，她一个一个翻。红色的有两件，一件是去年过年买的毛衣，袖子短了；一件是夏天的短袖，上面有一块洗不掉的西瓜汁印子。

她站在衣柜前想了一会儿。毛衣套在里面，外面再穿一件红马甲？红马甲在哪里？好像是上个月送给邻居家的小孩了。

她拿起手机，下单了一件红卫衣，同城，明早九点前送到幼儿园。

然后给甜甜洗澡。甜甜在澡盆里玩水，把一只塑料鸭子塞进她手里：「妈妈，鸭子说它也要洗头。」

她给鸭子洗了头，又给甜甜洗了头。甜甜闭着眼睛，眼皮上沾着泡沫，问她：「妈妈，你今天是不是很累？」

她愣了一下。

「不累呀。」

「那你为什么不笑？」

她笑了一下，捏了捏甜甜的鼻子：「现在笑了。」

◆

九点四十，甜甜睡了。

孙涛在客厅看手机，刷短视频，声音开得很小。

赵晓燕去阳台晾衣服。洗衣机刚停，里面是甜甜的园服、孙涛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一股机油的味道，洗了两遍还在。她一件一件抖开，挂上衣架。

晾到一半，她妈妈的视频打过来了。

妈妈住在涟源乡下，一个人。爸爸前年走了以后，妈妈一个人守着老屋，种一点菜，养几只鸡。她不肯来城里住，说住不惯楼房，「上上下下的，像关在笼子里」。

视频里，妈妈坐在灶屋里，背后是熏黑的墙，墙上挂着一串干辣椒。灯泡很暗，妈妈的脸一半在光里，一半在黑里。

「吃了饭没？」妈妈问。

「吃了。」

「甜甜睡了？」

「睡了。」

「你那里冷不冷？我这里下了一天雨，菜地里的萝卜都泡了。」

「冷，不过还好。」

母女俩说了一会儿家常。说隔壁的四婶住院了，说鸡又被黄鼠狼叼走了一只，说堂哥的儿子考上了县一中。

说着说着，赵晓燕手里拿着一件湿衣服，靠在阳台的栏杆上，忽然说了一句：

「妈，我好累。」

说完她自己也吓了一跳。她不知道这句话是怎么出来的。它好像一直在喉咙那里等着，刚才一松，就掉出来了。

视频那头，妈妈停了一下。

然后妈妈说：「谁不是这样过来的。」

她说得很平常，不是责怪，也不是不耐烦。就像说「今天下雨了」一样平常。

「我那时候，你还没满周岁，我背着你去插秧。你在背上哭，我在田里插。一天插下来，腰都直不起来。晚上回来还要喂猪，还要给你爸做饭。」妈妈说，「那时候哪有什么累不累的，日子就是这样过的。」

「嗯。」

「你现在好多了，有工作，有房子，孙涛也勤快。」妈妈说，「女人嘛，有了孩子就是这样。熬过这几年，甜甜大了就好了。」

「嗯，我知道。」

「早点睡，别熬夜。」

「好。」

挂了视频。

她手里那件湿衣服还在滴水，滴在她的拖鞋上。她把它抖开，挂好，夹上夹子。

那是甜甜的园服，胸口绣着幼儿园的名字。

◆

第二天早上七点，她又站在超市后门。

雨停了，风还是冷的。货车准时到了，白菜一筐都没少。

覃小雅搬着一箱牛奶从她身边经过，看了她一眼：「店长，你脸色好差，昨晚没睡好啊？」

「睡了，就是睡得晚。」

「要不你今天中午去休息室眯一下，我帮你看着。」

「不用，下周一要巡店，卫生还没弄。」

覃小雅「哦」了一声，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店长，你也是人，不是铁打的。」

赵晓燕笑了一下，没接话。

八点五十，手机响了一下。是同城快递：「您的红色卫衣已送达幼儿园门卫处。」

她把这一条截了图，发给孙涛：「甜甜的红衣服在门卫那里，你跟老师说一声，让老师帮她换上。」

孙涛回：「好。」

过了一会儿，他又发来一条：「你昨晚怎么那么晚才睡？」

她看着这条消息，拇指在屏幕上停了很久。

她打了两个字：「好累。」

看了一会儿，删掉了。

又打了两个字：「没事。」

发了出去。

◆

星期五，她轮休半天。

说是休，中午十二点交了班，她先去菜市场买了排骨，又去幼儿园把伙食费交了，回家把甜甜的被套拆下来洗了，晾好，五点去接甜甜。路上甜甜要吃炒栗子，她买了一小包，剥一颗给甜甜，剥一颗揣进兜里，想着留给孙涛。

晚上九点多，孙涛才进门。厂里下午来了三台急修的车，他一直修到天黑，手上的机油用洗手液搓了三遍，指甲缝里还是黑的。他往沙发上一倒：「今天累惨了。」

「你歇着，」她说，「碗我来洗。」

她给他倒了一杯热水，把兜里那几颗栗子放在茶几上。孙涛喝了一口水，说：「还是你好。你今天休息，在家舒服吧？」

「嗯。」

她端着碗进了厨房。热水器的水要放一会儿才热，她站在水池前等，两只手先泡在冷水里。

◆

那个星期天，她调了休，带甜甜回涟源。

坐了一个多钟头的班车，又走了二十分钟的田埂路。甜甜走不动，她背着。甜甜趴在她背上，手里抓着一根狗尾巴草，一下一下扫她的耳朵。

老屋的门开着。妈妈在禾坪上晒红薯片，看见她们，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迎上来。

「哎呀，怎么不打个电话，我好去路口接。」

妈妈先抱甜甜，又摸了摸她的胳膊：「瘦了。店里事多吧？」

「还好。」

「上班的人是辛苦。」妈妈说，「你坐着，我去杀只鸡。」

她要跟着去，妈妈不让：「你在城里上一个礼拜的班，难得回来，歇着。」

她就坐在灶屋门口的矮凳上，看妈妈烧水、褪毛。甜甜在禾坪上追鸡，追得鸡满地跑，妈妈在灶屋里喊：「慢点，莫摔了！」

吃饭的时候，甜甜不肯吃青菜，把菜吐在桌上。赵晓燕夹起来，哄着她再吃一口，甜甜扭头，碗打翻了，汤洒了她一裤腿。

她起身去拿抹布，擦桌子，擦凳子，擦甜甜的嘴，再去灶屋找一条干裤子。

妈妈在旁边看着，说：「你小时候也是这样，不肯吃菜。当妈的，就要有耐心。」

下午，甜甜在老屋的木床上睡着了。妈妈坐在床边，手里拿着一把旧蒲扇。天已经凉了，用不着扇，她就把扇子搭在甜甜的被子上，隔着被子一下一下轻轻地拍。

赵晓燕坐在门槛上，看着禾坪上的红薯片。太阳很好，红薯片晒得卷了边，一股甜香飘过来。

她想起妈妈刚才说的那两句话。

一句是「上班的人是辛苦，你歇着」。

一句是「当妈的，就要有耐心」。

一句让她坐下，一句让她站起来。

傍晚走的时候，妈妈往她包里塞了一袋红薯片、一罐霉豆腐，还有一小袋自己剥的花生米。花生米装了两层塑料袋，袋口用橡皮筋扎了三道，怕路上撒了。

「店里的事，别太拼了。」妈妈送到路口，又说，「甜甜的事，你多上点心。」

「嗯。」

班车来了。她抱着甜甜上车，回头看，妈妈还站在路口，手里攥着那块围裙。

◆ 说破那件事

你有没有发现，「好累」这两个字，是很难说出口的。

不是嘴说不出来。是你一说出来，好像就没有地方放它。

你跟妈妈说，妈妈说「谁不是这样过来的」。你跟婆婆说，婆婆可能会说「带孩子哪有不累的」。你跟同事说，同事说「当妈都这样」。你跟丈夫说，丈夫说「那你早点睡啊」。

每一个人的回答都没有错。每一个人都不是在推开你。

可是每一句回答，都像把你的那句累，轻轻地放回了你自己手里。

◆

先看妈妈那句话。

「谁不是这样过来的。」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

她想的是她自己。她背着女儿插秧的那些日子，腰直不起来，晚上还要喂猪做饭。那时候，她有没有跟谁说过累？大概没有。就算说了，她的妈妈大概也会说：「谁不是这样过来的。」

她一辈子都是这么熬的。熬过来了，女儿长大了，读了书，进了城，当了店长。在她看来，日子是越过越好了。女儿现在的累，比她当年的累，轻多了。

所以她那句话，在她心里其实是一句安慰。意思是：「你别怕，这是正常的，大家都这样，会过去的。」

她是真心想让你好过一点。

可是这句安慰，落在你身上，变成了另一个意思。

它的意思是：你的累，不是一件特别的事。

◆

为什么会这样？

你想想看，什么样的累，是说得出口的？

一个人出差，坐了一夜的硬座回来，进门说「累死了」，没有人会说「谁不是这样过来的」。家里人会说：「快去躺一下，饭我给你热。」

一个人加班赶项目，熬了三个通宵，交了差，说「累垮了」，老板会说「辛苦了，放你两天假」。

那个星期五，孙涛在厂里连着修了三台车，回来往沙发上一倒，说「今天累惨了」。你自己脱口就说：「你歇着，碗我来洗。」

这些累，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是「额外」的。是本来不用做、这次多做了的。多做了，就有人欠你一点。欠了，就要还：一杯水，一句辛苦，两天假。

你妈妈其实也懂这一点。你回乡下那天，她说「上班的人是辛苦，你歇着」，她让你坐下，自己去杀鸡。店里的累，在她眼里是一件事，是你在外面多出的一份力，所以可以歇。

可是碗打翻了，你起身去拿抹布，她说的是「当妈的，就要有耐心」。

同一个下午，同一个你。上班的累，她看得见；当妈的累，她看不见。不是她偏心，是在她那一辈人心里，带孩子从来就不是「活儿」，是「本来就是」。本来就是的东西，你怎么能说它累呢？就像没有人会说「呼吸好累」。

而你的累，大半都在那一边。

你的累，是从早上六点五十站在超市后门开始的，是从找一件红衣服、给鸭子洗头、晾一件有机油味的工作服里一点一点攒起来的。这些事，没有一件是「额外」的。它们都是你「应该」做的。

应该做的事，做了不算多做。

没有多做，就没有人欠你。

没有人欠你，你的累，就找不到一个可以放下的地方。

◆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你越是每天都累，你的累就越没有人当回事。

偶尔累一次的人，累是新闻。天天累的人，累就成了背景，像墙上的颜色，没有人会多看一眼。

你女儿四岁，她都看出来你不笑了。可是家里的大人们好像都没看出来。不是他们不关心你，是他们早就习惯了你这个样子。习惯了，就看不见了。

还有更难的一层。

这个「看不见」，后来连你自己也学会了。

甜甜问你「妈妈你是不是很累」，你第一句说的是「不累呀」。覃小雅说你脸色差，你说「睡得晚」。孙涛问你怎么那么晚睡，你打了「好累」，又删了，换成「没事」。

你自己也在替那本账说话。

为什么？

因为你心里也有一个声音在说：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凭什么喊累？别人也是这么过的。我妈当年比我苦多了。我有工作，有房子，丈夫也勤快，我还有什么好抱怨的？

这个声音，不是你自己生出来的。是从小到大，你听过太多次「谁不是这样过来的」，听着听着，它就住进了你心里。

◆

那孙涛呢？

他看到「没事」两个字，大概会放下手机，继续上班。他心里想的也许是：「她说没事，那就没事。」

他不是不在乎你。他是真的不知道。

你想想，他什么时候见过你说累？你一直都是那个把事情安排好的人。袜子在哪个盒子，馒头蒸几分钟，红衣服怎么办，你全都有答案。一个什么都有答案的人，在他眼里，就是一个不累的人。

他要是知道你昨晚在阳台上说了一句「好累」，他可能会很惊讶：「你累怎么不早说？」

可是你怎么早说呢？

你每说一次，就有人告诉你，这是正常的。

◆

那一个星期里，只有一句话是落到了你心上的。

是覃小雅说的：「店长，你也是人，不是铁打的。」

她二十出头，没结婚，没带过孩子。她不知道你晚上在阳台上说了什么，也不知道你找红衣服找了多久。她只是看见了你的脸色。

她那句话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她没有拿任何人来跟你比。她没说「谁不是这样」，没说「我妈当年」，也没说「当妈都这样」。她手里还没有那把量「应该」的尺子。她看你，就是看一个早上七点站在冷风里、脸色发白的人。

一个人累了，就是累了。她只看见了这一层。

你当时笑了一下，没接话。可你大概记住了这句话。

有时候，最能接住你的，反而是一个还没学会那本账的人。

◆

再想一个场景。

你跟几个也当了妈的朋友吃饭，有人先开了个头：「哎，我最近真的好累。」

一桌人都会接话。「我也是。」「我家那个晚上也不睡。」「我上礼拜差点在公交车上睡着。」大家越说越热闹，最后笑成一团，说「当妈的命」。

那是一个很好的晚上。可你回家的路上，心里还是有一点空。

因为大家说了一晚上累，最后落脚在「当妈的命」。累被说出来了，可是又被一起收了回去，变成了一件大家都认的、改不了的事。

说累，和让累有个地方放，是两回事。

◆

这就是这一章想说的那一点：

你的累说不出口，不是因为你不够坚强，也不是因为你身边的人不够好。

是因为在这本账上，你做的事都是「应该的」，而「应该的」事，是没有喊累的位置的。

没有位置，不等于没有累。

◆ 你可以试试

找一个人，只跟她说累。

不要找会劝你的人。

什么样的人会劝你？会说「谁不是这样过来的」，会说「你想开一点」，会说「那你让他多做一点啊」，或者「累就辞职啊」的人。这些人都是好人，都是真心为你。可是今天，你不需要办法。你只需要有一个地方，把累放下。

想一想，你身边有没有这样一个人：

· 一个也在带孩子的朋友，她听你说话的时候，会说「嗯」，会说「我懂」，不会急着教你怎么做。

· 一个以前的同学，很久没联系了，但你知道她不会评判你。
· 一个同事，像覃小雅那样，会说一句「你也是人」。

找到了，给她发一条消息，或者打一个电话。

开头可以这么说：「我今天不要你帮我想办法，我就是想说一说，我好累。」

先把这句话说在前面，对方就知道该怎么接了。

◆

说的时候，你可以说很具体的事。

比如：「我今天早上六点五十就到店里了，中午十二点四十才吃饭，饭是凉的。晚上回来找一件红衣服找了半个钟头。」

说具体的事，比说「好累」更容易被听懂。对方不用猜你累在哪里，她能看见。

你也可以什么具体的都不说，就说「累」。说完，听她说一句「嗯，听着就累」，就够了。

◆

可能会遇到的情况：

你说了，她还是开始劝你了。她说：「你要不跟你老公好好谈谈？」

没关系。你可以笑着说：「我知道，以后再说。今天我就是想跟你吐个槽。」她大多会明白的。

你说了，她说：「我比你还累呢。」然后讲了二十分钟她的事。

也没关系。那说明她也一直没有地方放她的累。你们俩可以一起累一会儿。那也是一种放下。

你想了一圈，发现最想说的那个人，其实是你丈夫。

那也可以。只是要换个时候。不要在他刚下班进门的时候，也不要在你们刚为一件小事别扭的时候。挑一个两个人都不赶的晚上，孩子睡了，你可以说：「我想跟你说一件事。你先别帮我想办法，就听我说。」

他可能会不习惯。很多男人听见一个难处，第一反应就像孙涛修车那样，找哪里坏了、怎么修。你说累，他也会想马上修好它：「那我明早送孩子吧。」「那你周末别加班了。」

他这么说，是心疼你。你可以收下，然后告诉他：「谢谢，这个我们以后再说。今天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累。」

你说了，心里反而更难过了。

那也是正常的。一个憋了很久的东西，刚拿出来的时候，往往会更疼一点。过两天，再看看自己，大概会轻一些。

◆

如果这种累，已经不只是身上的累了，是很长时间心里都是沉的，晚上睡不着，早上不想起，对什么都提不起劲——

那不是你不够坚强。如果这种难受持续很久，去找医生，找一个信得过的人好好说一说。这不丢人。

◆

如果你今天找不到这样一个人，也没关系。

你可以先跟自己说。在手机备忘录里，或者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句：「我今天好累。」

不加「但是」。

不加「谁不是这样」。

就这一句。

◆ 写给你

晚上九点四十，阳台上。

你手里拿着一件湿衣服，靠着栏杆。楼下有人在遛狗，远处有一家店的招牌一闪一闪。你刚挂了一个电话，或者刚放下手机，或者什么也没做，只是站在那里，等手里的衣服不滴水了，再把它挂上去。

我想跟你说的，就是那一刻。

那一刻，你累了。

这件事是真的。

它不需要谁来批准。你妈妈不必说「是啊，你是该累了」，你丈夫不必说「你辛苦了」，领导也不必说「给你放个假」。你的累，在你说出口之前，就已经在那里了。在你说出口之后，不管别人怎么接，它也还在那里。

它是真的，因为你的身体是真的。早上六点五十站在风里，你冷；中午十二点四十那口饭，是凉的；晚上翻三个格子找一件红衣服，费的是实打实的神。

这些都不会因为「谁不是这样过来的」，就变成假的。

◆

你的妈妈，她也累过。

她背着你插秧，腰直不起来，那是真的累。她那时候大概也没有地方说。说了，也会有人告诉她：谁不是这样过来的。

所以她这样回答你，不是不心疼你。她只是把她听过的那句话，又传给了你。她不知道还有别的话可以说。

你不用怪她。

可是你也不用接着这句话往下传。

也许有一天，甜甜长大了，也当了妈妈。某一个晚上，她在电话里跟你说：「妈，我好累。」

那时候，你会怎么接？

你可以不说「谁不是这样过来的」。

你可以说：「嗯，听着就累。你先歇歇，说给我听。」

你现在就可以先对自己这么说一次。

◆

你也不用因为喊了一声累，就觉得自己不知足。

你知足的。日子比你妈妈那时候好，孙涛勤快，甜甜懂事，有工作有房子不容易。这些你心里都有数，也都感激。

可是知足和累，是可以同时在的。

一个人可以过得不错，同时也很累。这两件事不打架。

你不用先证明自己够苦，才有资格说累。

今晚，衣服晾完了，你就进屋吧。

把阳台的门关上，把手搓热一点。

如果你还想说点什么，就对着窗户，小声说一句。

没有人听见也没关系。

你自己听见了。

赵晓燕这个名字，是借来的。她身上的那些早上和晚上，是很多位妈妈的。

> **带走的话**
>
> **你的累是真的，它不需要谁来批准。**

◆

05

第 5 章

分担了一半，为什么还是累

这一章的问题

活儿分出去了一半，为什么人还是累？

◆ 她的故事

早上六点四十，郑丽醒来的时候，厨房里已经有声音了。

锅铲碰着锅沿，油在锅里滋滋地响。是王磊在煎蛋。

她躺在床上听了一会儿。成都十一月的早上，天总是阴的，窗帘缝里透进来一点灰白的光。楼下有人在倒垃圾，塑料桶「咚」地放回原处。

这是王磊做早餐的第三个月。

三个月前，暑假快结束的时候，两个人吵了一架。也不算吵，是她在饭桌上哭了。那天她刚从学校回来，开了一下午的新学期备课会，又被教务处叫去，说她带的班上学期期末英语平均分在年级排倒数第二。她进门的时候，小宇在客厅看电视，作业一个字没动，王磊在沙发上打游戏。

她什么也没说，进厨房做饭。做好了，端上桌，坐下来，眼泪就掉下来了。

王磊吓了一跳。那天晚上，他们谈到十二点。王磊说：「以后早饭我来做，下午我去接小宇。我们一人一半。」

他说到做到。

三个月来，他每天六点二十起床，煎蛋，热牛奶，有时候还煮一碗抄手。下午五点，他从单位出来，开车去学校门口接小宇，带回家，给他削个苹果。

郑丽起床，走进厨房。王磊系着她那条蓝格子的围裙，围裙有点短，系在他身上像个肚兜。

「早。」他说，「蛋快好了。」

「嗯。」

她走到冰箱前，拉开门。牛奶在第二层，鸡蛋在门上，昨晚剩的半碗凉粉在最下面。她伸手把凉粉拿出来，倒进垃圾桶，那个碗拿去泡上水。

「小宇的数学练习册签了没？」她问。

「什么练习册？」

「昨晚老师在群里说了，今天要交，家长签字。」

「哦，我没看群。」王磊铲起蛋，放进盘子，「在哪？我去签。」

「在他书包里吧，蓝色封面那本。」

王磊去小宇房间翻书包了。郑丽站在灶台前，看了一眼锅里剩下的油，又看了一眼窗台。窗台上那盆绿萝的叶子黄了两片，她顺手摘了，扔进垃圾桶。

王磊在里面喊：「没找到啊，蓝色的是语文吧？」

她走过去。数学练习册在书包最里面那一层，夹在一个文件袋里。她抽出来，翻到最后一页，递给他。

他签了名，「王磊」两个字签得很大。

「好了。」他说。

◆

七点十分，小宇坐在饭桌前吃煎蛋。

他吃了两口，抬头：「妈妈，我的红领巾呢？」

郑丽正在穿鞋。她七点半要到学校，今天她带早读。

「阳台上，昨天洗了，晾在第二根杆子上。」

小宇跑去阳台，又跑回来：「没有！」

「左边，挨着你的袜子。」

「没有！妈妈你来找！」

王磊坐在小宇对面喝牛奶，说：「你自己再找找，别什么都喊妈妈。」

小宇不动，看着郑丽。

郑丽一只脚穿着鞋，一只脚光着，走到阳台上。红领巾就在第二根杆子上，被一件衬衫的袖子挡住了。她取下来，走回去，给小宇系上。系的时候，她发现红领巾的一个角上，有一块洗不掉的圆珠笔印。

「上课别拿笔在上面画。」

「我没画。」

她亲了一下他的脑门，拎起包出门了。

王磊在后面说：「路上慢点。」

◆

下午四点四十，郑丽在办公室改卷子。

初二三班的单元测验。她用红笔一道一道地勾，勾到第十七份，手机震了一下。是小宇班主任在家长群里发的：「请各位家长今晚督促孩子完成语文第三单元的背诵，明天抽查。」

后面跟着一串「收到」。她往下翻了翻，小宇家还没有人回。

她回了一个：「收到，谢谢鲍老师。」

然后在工作群里，教研组长洪亚萍发来一条：「郑老师，下周公开课的教案，周五前发我看一下哦。」

她也回了：「好的。」

五点二十，王磊发来一张照片：小宇坐在车后座，嘴里咬着一根棒棒糖，对着镜头比了个剪刀手。配的字：「接到了。」

她回了一个笑脸。

六点半，她到家。小宇在客厅地毯上搭积木，王磊在厨房洗菜。

「作业写了没？」她问小宇。

「还没。」

「几点了？」

「爸爸说先玩一会儿。」

王磊从厨房探出头：「他说累了，让他歇半个钟头。」

郑丽看了一眼墙上的钟，没说话。她把包放下，去卫生间洗了个手，出来，蹲在小宇旁边：「先搭完这一层，然后去写作业。」

小宇一下子抬起头，积木也不搭了：「妈妈，今天体育课测五十米，我跑了第二！还有，下礼拜五要交三十块钱，买运动会的班服，老师说要家长签回执。」

「第二啊，好厉害。回执呢？」

「在书包里，夹在语文书里。」

王磊端着洗好的菜走出来，愣了一下：「他在车上一路吃糖，一句都没跟我说。」

「你没问他今天怎么样？」

「问了。他说没什么。」

小宇已经跑去翻书包了，翻出那张回执，直接递到她手上。

◆

吃完饭，七点四十，小宇开始写作业。

他的书桌在他房间靠窗的地方。台灯是去年买的，护眼的，光是白的，照得桌面很亮。

郑丽在厨房洗碗。王磊做饭，她洗碗，这也是三个月前说好的。

王磊在客厅，把茶几上的东西收拾了，然后坐下来，打开电视，声音调得很小，在看一场球。

七点五十二分。

「妈妈——」

郑丽关了水，擦了擦手，走进小宇房间。

「这个字怎么读？」

是一个「穗」字。她教了他，又让他组了个词。他组了「麦穗」。

她回厨房，打开水，接着洗。

八点零五分。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她又关了水。

是一道数学应用题，一个水池两根管子，一根进水一根出水。她看了一会儿，在草稿纸上画了一个水池，两根管子，箭头一个朝里一个朝外。小宇看了半天，懂了。

她回厨房。锅里的水已经凉了，油花浮在上面。她把水倒了，重新放热水。

八点二十。

「妈妈——」

这一次，王磊在客厅里先说话了：「你喊你妈干吗，问我啊。」

小宇说：「你不会。」

「我怎么不会？我大学学的是工科。」

「你上次教的跟老师不一样，老师打了叉。」

王磊没声音了。

郑丽擦干手，走进去。是一道英语填空题，她一眼就看出来了。她没直接说答案，让他把句子读一遍。他读到第三遍，自己读出来了。

她出来的时候，王磊正看着她，有点不好意思：「他就认你。」

「嗯。」

「那我去把碗洗完吧。」

「快洗完了。」

◆

九点，作业写完了。

还有语文背诵。第三单元，一篇课文，两首古诗。

郑丽坐在小宇床边，拿着书，听他背。背错了，她提一个字；背卡了，她等一会儿。小宇背了四十分钟，打了七个哈欠。

王磊在外面喊：「差不多就行了，让他睡吧，明天早上再背。」

「明天早上要抽查。」

「那抽到了再说嘛。」

她没接话。小宇背完了最后一首，她合上书，在书的封面上写了一行小字：「第二首第三句，易错。」

然后她去看书包。明天有体育课，要穿运动鞋；明天有美术课，要带水彩笔。水彩笔的红色没水了，她从抽屉里找出一支新的换上。

十点十分，小宇睡了。

她走到客厅，拿起茶几上的手机。电量只剩百分之十二。她一整天没怎么玩手机，除了回群里的消息，就是看了两眼课表。

王磊还在看球，回头说：「今天怎么样？累不累？」

她坐到沙发另一头，想了想。

「还行。」

「我觉得现在好多了，」王磊说，「早饭我做，接送我管，你轻松不少吧？」

她看着他。他是认真在问。他眼睛里有一点期待，像小宇拿着画来给她看的时候那样。

他确实做了。三个月，一天都没落下。早上六点二十，煎蛋、牛奶、抄手；下午五点，学校门口，棒棒糖，剪刀手。

她想说「是，轻松多了」。

可她张了张嘴，发现这句话卡住了。

她不知道怎么说。早餐确实不是她做的了，接送确实不是她去了。可是她还是每天十点多才坐下来，还是觉得脑子里嗡嗡的。就像那部手机，屏幕一直是黑的，后台却开着十几样东西，电一格一格往下掉。

「怎么了？」王磊问。

「没什么。」她说，「是轻松了一些。」

她起身去洗澡。路过小宇房间的时候，她推开门看了一眼。他睡得很沉，一只脚伸在被子外面。台灯忘了关，白色的光照着桌上那本摊开的数学练习册。

她走过去，关了台灯，把他的脚塞回被子里。

◆

星期六早上，郑丽要去学校补一节课。

她出门前，在餐桌上压了一张纸条：「小宇十点钢琴课，琴谱在钢琴上。十二点前回来吃饭。冰箱里有排骨，炖一下就行。下午记得让他练半小时琴。」

王磊说：「你放心去吧，我搞得定。」

上午十点零八分，王磊打来电话。

「琴谱是哪一本？钢琴上有三本。」

「黄色那本，第二十三页。」

十点二十，又打来。

「钢琴老师说今天要交上个月的课时费，多少钱？」

「八百，你转她微信。」

十一点四十，是小宇用王磊的手机打来的。

「妈妈，爸爸把排骨炖糊了。」

她站在学校走廊上，下课铃刚响，一群初二的学生从她身边跑过去。她握着手机，听见那头王磊在喊：「没糊！就是底下有一点焦！」

「那你们先吃点别的，」她说，「冰箱里有饺子，冻的那一袋，水开了再下。」

她挂了电话，靠着走廊的窗台站了一会儿。窗外是学校的操场，有几个男生在打篮球，球砸在篮板上，砰的一声。

她这才发现，今天上午这节课，她讲到一半走了两次神。一次在想琴谱，一次在想课时费。

◆

星期天中午，王磊的妈妈来家里吃饭。

婆婆住在青羊区，坐地铁过来四十分钟。她进门就拎着一袋自己做的冒菜料，说是给王磊的，「他从小就爱吃我炒的这个」。

王磊下厨，炒了一个回锅肉，煮了一锅冒菜，还烧了一条鱼。郑丽在旁边打下手，剥蒜，洗葱，收拾台面上的鱼鳞。

婆婆坐在客厅，看着厨房里的儿子，笑眯眯地说：「哎哟，我们家王磊现在出息了，还会烧鱼。」

又转过来对郑丽说：「小丽，你好福气哦。现在这样帮屋头的男人，不好找。」

郑丽笑了笑：「是，他做得蛮好。」

吃饭的时候，婆婆问起小宇的学习。小宇说语文老师表扬他背诵背得好。

婆婆说：「那是你妈妈教得好。你妈是老师嘛。」

又问：「数学呢？」

小宇低头扒饭：「上次单元考了七十八。」

婆婆看了郑丽一眼：「小丽，数学你也要多盯一下。你一天到晚管别人家的娃娃，自己的娃娃也要管好嘛。」

「嗯，晓得的，妈。」

王磊在旁边给婆婆夹了一块鱼肚子：「妈，你吃鱼。小宇的数学是我在管，最近好多了。」

婆婆「哦」了一声，夹起鱼，说：「你管得好，你管得好。」

吃完饭，婆婆在阳台上跟郑丽说话。阳台上晾着小宇的校服，红领巾挂在第二根杆子上，被风吹得一飘一飘。

婆婆伸手摸了摸那条红领巾：「这个角上怎么有墨水？」

「他上课拿笔在上面画的，圆珠笔印。」

「你要跟他讲嘛，这样不像样。」婆婆说着，叹了口气，「王磊小时候，他的东西都是我收拾的，干干净净。当妈的，就是操不完的心。」

郑丽把那条红领巾取下来，叠好，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她想着，晚上再拿去用牙膏搓一搓。

◆ 说破那件事

王磊做的，是真的。

这一点要先说在前面。他每天早上六点二十起，三个月一天没落。他开车去接孩子，给孩子削苹果，也愿意被拉去签字、去洗碗。在很多家里，能做到这样的丈夫，不多。

所以你心里那一点「怎么还是累」，你自己都不太好意思说出口。

他都做了一半了，你还要怎样？

可你确实还是累。这不是你贪心，也不是你不懂得知足。是因为他分走的，和你还背着的，不是同一种东西。

◆

你看早上那十分钟。

王磊煎蛋，你去冰箱里倒掉剩的凉粉，泡碗，摘掉绿萝的黄叶子，然后问「练习册签了没」。

王磊做的是早饭。早饭是一件事，看得见，有开头有结尾。蛋煎好了，端上桌，这件事就完了。

你做的是什么？你自己都说不出来。好像什么都没做，又好像什么都做了。你在一个早上里，把冰箱、植物、练习册、班级群、孩子的书包，挨个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他找不到练习册。不是他笨，是他不知道它在那里。他不知道，因为他从来不用知道。练习册要签字这件事，昨晚就已经进了你的脑子，没有进他的。

然后小宇喊「我的红领巾呢」，喊的是「妈妈」。

王磊就坐在对面。可孩子没有看他。

◆

晚上那一个多小时，更清楚。

洗碗的是你，看球的是他。你们俩说好的，他做饭你洗碗，很公平。

可是从七点五十二分到八点二十，你关了三次水龙头。你的碗洗了四十分钟，锅里的水都凉了。每一次，都是一声「妈妈」。

王磊说「问我啊」。孩子说「你不会」。

孩子说得也不完全对。王磊未必不会那些题，他是工科毕业的。可是孩子知道一件事：上次爸爸教的，老师打了叉。妈妈教的，不会打叉。

妈妈知道老师怎么讲。知道这个单元讲到哪里。知道小宇哪个字老写错，哪种题老卡住。这些不是天生的，是你一个晚上一个晚上坐在那张书桌旁边攒下来的。

所以孩子遇到事，第一个喊的，总是那个知道得最多的人。

◆

这就是分担了一半，你还是累的原因。

王磊分走的，是「活儿」。早饭、接送、做饭，每一件都有名字，有时间，可以说「这个归我」。

可是还有另一样东西，没有名字，没有时间。它叫：「这件事，最后是谁的。」

练习册签没签，红领巾在哪，明天抽查背诵，钢琴课交多少钱——这些，是谁的？

这些都是你的。

不是因为谁说了「这是你的」。是因为孩子喊妈妈，老师在群里找的是你，纸条是你写的，电话也打到你这里。

王磊每做一件事，都是在「帮你」。他做早饭，是帮你做了你的早饭；他接孩子，是帮你接了你的孩子。他做得越好，越像一个好帮手。

可帮手的意思就是：这件事本来是你的，他来搭一把手。

他做了一半的活儿，你还背着一整份的「是谁的」。

◆

他是怎么想的？

他是真的觉得，你们已经一人一半了。他把自己做的事数了一遍：早饭，接送，做饭。三件，每一件都很实在。你那边呢，洗碗，辅导作业，背书。也是三件。

他看到的账，是平的。

他看不到的，是那些夹在中间的东西：冰箱里该倒掉的凉粉，红领巾上的圆珠笔印，练习册夹在哪个文件袋里，水彩笔的红色没水了。还有你上课的时候，脑子里冒出来的那本黄色琴谱。

这些东西太碎了，碎到没有一样单拿出来能叫「一件事」。可它们加起来，就是你脑子里那一排关不掉的后台。你没在用它们，它们一直在耗你的电。

星期六那三个电话，他不是在偷懒，他是真的在努力把事办好。可是每一次打电话，都等于把一件事又交回了你手上。

琴谱是哪本，他问你。课时费多少，他问你。排骨糊了，孩子打电话给你。

那天上午，你人在学校，可那个家，还是在你的脑子里转。

◆

你会想：那是不是我放手放得不够？是不是我太爱管了？

有一点也许是。可你也想想，如果你不写那张纸条，如果你不接那三个电话，会怎么样？

琴课会迟到，钢琴老师会等。课时费没交，下次老师会在群里提醒，提醒的时候，点名的是「小宇妈妈」。排骨真糊了，饭吃不上，孩子饿着。

到最后，出了岔子，大家想起来的是：「妈妈那天不在家。」

不是「爸爸那天没管好」。

你看婆婆那顿饭就知道了。王磊烧了一条鱼，是「出息了」，是「帮屋头」。小宇语文背得好，是「你妈教得好」；数学考了七十八，是「小丽你要多盯一下」。王磊站出来说「数学是我在管」，婆婆也只说了一句「你管得好」，然后去摸那条红领巾，说的还是「当妈的」。

她不是不信儿子。她只是从来没有那一栏，可以把孩子的事记在儿子名下。儿子做了，是添了一份好；孙子出了岔子，还是落回媳妇那里。

所以你不敢不写纸条，不敢不接电话。不是你爱管，是你知道，这件事最后落在谁的名下。

◆ 你可以试试

找一个平常的晚上，拿一张纸，或者打开手机。

数一数：家里有哪些事，孩子遇到了，第一个喊的是你。

不是你做的事。是孩子第一个喊你的事。

你可以就从今天开始数。比如：

- 找不到东西（红领巾、袜子、橡皮）
- 作业不会做
- 跟同学闹别扭了
- 肚子痛，头痛
- 学校要交钱、交表、交照片
- 晚上睡不着，做噩梦

一件一件写下来。写的时候，在每一件后面画个记号：如果第一个喊的是你，画一个圈；如果第一个喊的是爸爸，画一个钩；如果是喊家里别的人，画一个三角。

就这些，不用多。

◆

数完了，你大概会看到一排圈。

那一排圈，就是这一章说的那些东西。它们不是早饭，不是接送，不在你们三个月前说好的分工里。它们是「是谁的」。

你不用马上做什么。先看着它们就好。

如果你想再往前走一步，可以挑一个圈，拿给丈夫看。

不是吵架。是像拿一张体检单一样，平平常常地说：「你看，这件事，孩子每次都喊我。我想试试，下一次，你先应。」

挑哪一件？挑一件不急的。比如找东西。孩子喊「妈妈我的袜子呢」，你可以不动，让爸爸去应。一开始，爸爸可能也找不到，会来问你。你可以告诉他一次，然后下一次，再让他自己去找。

◆

你可能会遇到几种情况。

孩子不干。他就要喊你，爸爸去了他还哭。

这很正常。孩子不是故意的，他只是知道谁最靠得住。多换几次，他慢慢就会发现，爸爸也靠得住。这需要时间，不是一两天的事。

丈夫不习惯。他应了两次，第三次又说「你去吧，你比较清楚」。

这也很正常。他说的是真话，你确实比较清楚。可你比较清楚，是因为你应得多。他应得多了，也会清楚。你可以笑着说一句：「我也是应多了才清楚的。」

你自己忍不住。孩子一喊，你已经站起来了。

这个最常见。孩子一喊，你人已经到了房门口，自己都没发觉是怎么走过去的。没关系，到了门口，就退回来。退不回来，就进去。下次再试。

他应了，可是应得不合你的意。

孩子喊袜子，他拿了一双不配对的。孩子问作业，他讲的办法跟老师不一样。你在旁边看着，手很痒，想过去重新弄一遍。

这时候，先忍一忍。袜子不配对，孩子穿一天也不会怎样。讲法不一样，第二天老师会讲。你要是过去重弄，孩子下次就知道了：喊爸爸没用，最后还是妈妈来。那这个圈，就又画回你身上了。

实在忍不住，也可以事后跟他说，不当着孩子说。说一句「那本练习册，老师是这么讲的」，就够了。下一次，让他自己再去应。

◆

如果你今天连数的力气都没有，那就先不数。

记住有这么一件事，就够了。哪天孩子又喊了一声「妈妈」，你听到的时候，在心里给它画一个圈。

只画一个也行。

◆ 写给你

晚上十点多，你拿起手机，电只剩一点点了。

你想了想，今天也没怎么用它。没刷视频，没打游戏，就是回了几条消息。那电是去哪了？

是后台。一样东西开着，你没在看它，它也在一点一点地耗。

你脑子里也有这么一排后台。从早上睁眼就开着：冰箱里什么快坏了，孩子今天要带什么，群里老师说了什么，晚上作业几点写完，明天几点出门。你没在想它们的时候，它们也开着。开到你晚上十点多坐到沙发上，一样都没关。

别人看不见它们。屏幕是黑的，谁也看不出你在耗电。有时候连你自己都忘了它们开着。直到有人问你「轻松了吧」，你想说「是」，却说不出来。

那一下说不出来，是电快没了。

◆

我想先替王磊说一句话。

他是真的在做。他每天六点二十起来，系着那条短了一截的围裙煎蛋。他是真心想让你轻松一点。他问你「轻松了吧」，眼睛里那点期待，也是真的。

所以你那一刻说不出「是」，心里大概还会有点愧疚。觉得对不起他，觉得自己不知足。

你不用愧疚。

他做的那一半，是真的一半。你还累着，也是真的累。两样都是真的，谁也不用让谁。

只是你们俩，到现在为止，分的都是看得见的那一半。

◆

看不见的那一半，没法用分工表来分。

你没法说「冰箱归你，书包归我」。这些东西是碎的，是混在一起的，是从早到晚每时每刻冒出来的。它们不是一件一件的事，它们是一个名字：出了岔子，最后要找的那个人。

这个名字，现在写的是你。

它写成你，不是因为你答应过，也不是因为你比他更会。前面说过，你装着一整个家的记性；这一章想说的是，就算他接过去一半的活儿，那些活儿的名下，写的还是你。他做，是替你做；你做，是做你自己的。

◆

所以，分担了一半，还是累，不是你的错。

也不是他做得不够。

是你们一起分了活儿，可是活儿的名下，还没有改过来。

要把名下也改一点过去，比分活儿要慢。它需要他不再是「帮」，而是「他的」：孩子开始喊他，老师的电话打给他，他上班的时候也会走一下神，想起来「今天钢琴课的琴谱是哪本」。

这需要时间，也需要你稍稍往后退一点点。

不用一下子退很多。

先从一声「妈妈」开始。

下一次，孩子在房间里喊的时候，你在厨房里，手上还沾着洗洁精，你可以先不关水。

等一等。

看看客厅里的那个人，会不会先站起来。

郑丽这个名字是编的。可那盏照着练习册的白台灯，那三次关掉的水龙头，在很多个家里都亮过、响过。

带走的话

他做的是「帮你」，你做的还是「你的」；活儿换了手，名字没换。

◆



第　二　辑

做了不算，错了算

辑　序

第一辑看见了累；这一辑看清那本账是怎么记的。做了一百件，没有一件算数；忘了一次，全家都记得。一句「辛苦了」暖不到心里，一声「谢谢妈」没有你的份，被夸「伟大」以后，更不能喊累。

读这一辑，带着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一直在付出，却总觉得自己欠着？

06

第 6 章

做了一百件，没有一件算数

这一章的问题

每天做的饭没人记得，一次帮忙却被记了好多年，这是为什么？

◆ 她的故事

下午五点四十，何芳把冬瓜切成块。

广州的十月还热。厨房朝西，太阳斜着照进来，抽油烟机一开，嗡嗡地响，她后背的衣服很快就贴在了身上。

排骨是上午去菜市场买的。她认得那个档口的阿叔，阿叔也认得她，不用她开口，就挑了一扇肉多骨少的，剁好，装袋，说：「还是煲冬瓜啊？」她说是。阿叔说：「你家天天煲汤，老公有福气。」

她笑了一下，没接话。

汤已经在灶上滚了一个钟头。她掀开盖子，撇掉浮沫，放冬瓜，放两片姜，关小火。然后洗菜心，一根一根掐掉老叶。鱼在盘子里，抹了盐，等水开了再蒸，蒸八分钟，多一分钟肉就老。

这些不用想。她做了七年。

客厅里，安安趴在茶几上写作业。七岁，一年级，写字的时候整个人快贴到本子上。

「安安，坐直。」

「哦。」坐直了一秒，又趴下去了。

六点半，饭菜上桌。汤盛在白瓷汤碗里，冬瓜煲得透明，筷子一碰就散。鱼刚出锅，淋了热油，葱丝滋啦一声。

七点十分，门锁响了。马骏回来，换了拖鞋，洗了手，坐下就盛饭。

他喝了一口汤。

「今天汤有点咸。」

「是吗？」她自己尝了一口。好像是咸了一点。下午放盐的时候，安安在客厅喊她，说橡皮找不到了，她走开了一下。

「还行，能喝。」他又喝了一口，低头看手机。工作群里有人在发什么，他一边吃一边打字。

安安挑鱼肚子上的肉吃。菜心没人动。何芳把菜心往安安碗里夹了两根：「吃点青菜。」

「不想吃。」

「吃两根。」

那顿饭吃了二十分钟。马骏吃完，说了句「我还有个表要弄」，进了书房。安安吃完，去看动画片。

她一个人收碗。汤剩了小半锅，倒进保鲜盒，放进冰箱，明天中午她自己吃。鱼剩了一个头，她站在水池边，把鱼头上的肉拆下来吃了。

洗碗的时候，她想，今天这顿饭，大家吃的时候说了什么？

只说了一句：汤有点咸。

◆

星期五早上，六点二十，闹钟还没响，她先醒了。

她先去厨房，把昨晚泡好的红豆倒进电饭煲，按下煮粥键。然后去阳台收衣服。安安的校服是昨晚洗的，阳台背阴，晾了一夜，领口还是润的，她拿吹风机对着领子和袖口吹了五分钟。

六点五十，叫安安起床。叫了三次。第三次她直接把孩子从被窝里抱起来，放在床边，把校服一件一件递过去。

「袜子穿反了。」

「没有反。」

「有个线头在外面，就是反了。」

七点十分，马骏在卫生间喊：「老婆，我那条灰色领带呢？」

「衣柜左边，第二个抽屉，卷起来放在最里面。」

过了一会儿，他又喊：「没有啊。」

她擦了擦手，走进卧室，拉开抽屉，从最里面把领带拿出来，递给他。他说：「哦，在这里。」

七点四十，她送安安下楼，看着她上了校车。校车开走的时候，安安在车窗里挥了挥手。

回到家，桌上是三个空碗，一个吃了一半的鸡蛋。她把剩下的半个鸡蛋吃了，开始收拾。

那天上午，她去物业交了下个季度的管理费，去干洗店取了马骏的西装，去药店给婆婆买了降压药，婆婆那瓶快吃完了，上个周末她看见的。回来的路上，她在超市拿了洗衣液和安安下周美术课要用的彩泥，又顺手添了一包垃圾袋，家里那卷只剩三四个了。

中午，她把客厅的地拖了。下午两点，她在网上给安安报了一个周末的游泳班，填表的时候，紧急联系人那一栏，她先写了自己的名字，想了想，又在后面加上了马骏。

表上还要传一张孩子的照片。她去书房翻那个装证件的铁盒子，安安的一寸照在最底下。照片底下压着一张旧工牌，蓝色的挂绳卷成一团。工牌上是她七年前的样子，短头发，白衬衫，下面一行小字：财务部，何芳。

挂绳上还夹着一张饭卡，不知道里面还剩多少钱。

她拿着看了一会儿，用袖口擦了擦塑料壳上的一层灰，把工牌放回去，压在户口本底下，盖上了铁盒。

两点四十，马骏发来一条微信：「今晚吃什么？」

她回：「你想吃什么？」

他回：「随便。」

她又问：「排骨还是鸡？昨天刚吃过排骨。」

过了二十分钟，他回：「都行，你看着办。」

她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榕树。叶子一动不动，一点风都没有。

这一天，她做了二十几件事。没有一件，是会有人问起的。

◆

星期天，婆婆生日，一家人去酒楼饮茶。

小姑马珊一家也来了。圆桌，转盘，一笼笼虾饺、烧卖、凤爪转来转去。婆婆穿了一件新买的暗红色上衣，心情很好。

刚坐下，马骏从包里拿出一个扁扁的盒子：「妈，生日快乐。」

是一条真丝丝巾，墨绿的底，上面是小白花。婆婆当场打开，往脖子上比了比：「阿骏有心，知道我喜欢绿色。」

小姑说：「哥就是孝顺。」

丝巾是何芳挑的。上个月她在北京路逛了两个下午，摸了七八条，最后定了这一条，因为婆婆有一件墨绿的外套，配得上。盒子是她包的，丝带是她系的。卡片上那行「祝妈妈生日快乐」也是她写的，落款是「阿骏、阿芳、安安」。

婆婆看了一眼卡片，把它和丝巾一起收进了包里。

何芳给婆婆倒了一杯普洱。

吃到一半，不知道谁先提起来的，说到了马骏的老同学志恒。

「志恒上个月还打电话来问候我。」婆婆说，「这个仔，真是够义气。」

马骏就接上了：「你们记不记得，我们搬家那年？八月，三十七度。他开着他那辆面包车，一大早就来了，搬了一整天。楼梯那么窄，冰箱是他跟我两个人抬上去的。衣服湿透了，拧得出水。」

「记得记得。」小姑说，「中午还是他请大家吃的盒饭。」

「那年安安还没出生吧？」

「没有，刚怀上。」婆婆说，「所以才不让阿芳搬东西嘛。」

大家都笑了。马骏举起茶杯，说下次叫志恒来家里吃饭，好好谢谢他。

何芳也笑着。她剥了一只虾饺，放进安安碗里。

她记得那一年。

她记得的是另一些事。搬家前两个星期，她每天晚上下班回来就开始装箱。那时候她还在公司做会计，月底结账，常常十点多才到家。她到家先洗澡，然后坐在地上，一箱一箱地装。

书、碗、被子、冬天的衣服、马骏的那一柜子球鞋。她怕碗碎，每一只都用旧报纸包好。她给每个箱子编了号，用黑色马克笔写在侧面，又在一个本子上列了清单：一号箱，厨房，碗碟；二号箱，厨房，锅和调料；一直写到四十七号。

搬家那天，志恒和马骏抬，她拿着那个本子站在新房子门口，说「这个放厨房」「这个放主卧」「这个先别拆」。

后来那个本子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

再后来，这四十七个箱子，没有一个人提起过。

转盘又转了过来，停在她面前。是一碟豉汁排骨。她夹了一块，放进嘴里，嚼了很久。

◆

晚上九点，安安洗完澡，坐在床上让她吹头发。

吹风机呼呼地响。安安的头发又细又软，一吹就飞起来。

「妈妈，」安安突然说，「星期五上课，老师让我们每个人站起来说一说，题目叫《我的妈妈》。」

「是吗？你说的什么？」

「我说，我的妈妈不上班，她每天在家里。」

吹风机在她手里停了一下。

「还有呢？」

「还有……」安安想了想，「我的妈妈很会做饭。老师说要讲一件事。我就讲了上次你给我买的那个兔子书包。」

「为什么讲书包？」

「因为那个书包好看啊。」

吹风机换到另一边。安安又问：「妈妈，你以前上过班吗？」

「上过。」

「上什么班？」

「帮公司算账。」

安安想了想：「那你现在还算账吗？」

何芳笑了一下，没有回答。她把安安的头发吹干，梳顺，关了灯。安安在黑暗里说：「妈妈晚安。」

「晚安。」

她走出房间，带上门。

客厅的灯还亮着。马骏在书房里，门缝底下透出一道光。她去厨房倒水，路过冰箱，拉开门看了一眼。中午饮茶打包回来的那半盒豉汁排骨，安安静静地放在第二层。

她站着想，上个星期二，她做的是什么菜？

想了很久，想不起来。

是蒸水蛋吗？还是那天煲的是莲藕？她只记得那天下雨，阳台的衣服收了一半。菜是什么，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她做了七年饭。一年三百多顿，七年就是两千多顿。她连自己都想不起来哪一顿是哪一顿。

◆

第二天中午，家里没人。

马骏上班，安安在学校吃午饭。她从冰箱里把那盒打包的排骨拿出来，没有热，揭开盖子就站在灶台边吃。排骨是凉的，豉汁凝成了一层，底下垫着的芋头硬硬的。

手机响了一下，是以前公司的同事阿仪发来的微信。

「阿芳，月底我们部门聚餐，你来不来？大家都好久没见你了。」

后面跟了一句：「你现在好啊，不用上班，在家里享福。」

她看着那句话。

她想回点什么。打了几个字，又删掉。又打了几个字，又删掉。

最后她回了一个笑脸。

刚放下手机，又响了一下。这次是马骏。

「跟志恒约好了，下周六来家里吃饭。你看着做几个好菜，他爱吃白切鸡。」

后面跟了一个抱拳的表情。

她回了一个字：「好。」

她把保鲜盒冲干净，倒扣在碗架上，从抽屉里翻出一张超市的小票，在背面写菜单。

白切鸡。鸡要提前一天去订，要走地鸡，皮要黄。姜葱蘸料她自己捣。再来一个清蒸鱼，一个白灼虾，一个蒜蓉通菜。汤呢，志恒上次来好像说过喜欢老火汤，那就煲一个花生猪脚，得早上九点就上火。

写着写着，她想起来，那天一定会有人举杯。马骏会说：「这杯敬志恒，当年要不是你，那个家都搬不进去。」志恒会摆手说「小事小事」。然后可能有人会转过来，客客气气地说一句：「嫂子辛苦了，做这么多菜。」

马骏会笑着替她接：「她天天做，习惯了。」

她拿着笔，在「花生猪脚」后面画了一个圈。

下午四点校车到楼下，接安安之前，还得去一趟菜市场。今晚做什么呢？

她站在厨房里，把那张小票压在冰箱贴底下，开始想今晚的菜。

◆ 说破那件事

你有没有发现，家里被记得最清楚的那几件事，常常不是天天发生的事。

是某一年某一个人来帮了一次忙。

何芳家里的志恒，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搬了一天家，被全家记了八年。每次聚会都会有人提起，每次提起都有人说「够义气」。

这没有错。志恒确实帮了大忙。三十七度，抬冰箱上楼，换了谁都会记得。

可是你想一想，同样是那一天，那四十七个箱子是谁装的？是谁一只碗一只碗包好报纸的？是谁站在门口指挥东西往哪里放的？

没有人记得。

不是因为大家觉得她没做。大家都知道是她做的。只是她做的那一份，好像从来就没有被放进「帮忙」这个格子里。

◆

为什么会这样？

何芳当过十年会计。她知道一笔钱要进账，得先有一张单子。有单子，才有记录；有记录，才有人知道这笔钱去了哪里。

志恒那一天，是有单子的。因为他「本来不用来」。他不是这家的人，搬家不是他的事。他来了，这就是一份多出来的心意，大家心里就自动给他开了一张单子：欠志恒一次。

她做的那些，是没有单子的。因为在大家心里，搬家装箱、天天做饭、煲汤、掐菜心，这些「本来就是她的」。本来就是你的事，你做了，就是做了，不用开单子。

没有单子的事，就不会进账。

你做一顿饭，没有进账。做一百顿，也没有进账。做两千顿，还是没有。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是因为它们在你做之前，就已经被记成了「应该的」。

「应该的」，就是不用记的意思。

你看下周六那一桌菜。

志恒来吃饭，那是一件「事」。大家会提前约，会说「好好谢谢他」，会举杯，会拍照。这一顿饭，从头到尾都是为了还志恒那一张单子。

可是这一顿还单子的饭，是谁做的？是你。你提前一天订鸡，早上九点上火煲汤，捣蘸料，剥虾线。

于是就出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你在用你的劳动，替这个家还别人的人情。还完了，志恒那张单子划掉了，你这边，还是一张单子都没有。

最多有人说一句「嫂子辛苦了」。然后有人替你答：「她习惯了。」

「习惯了」这三个字，就是把你做的事，又往「应该的」那一格里推了一下。

◆

再举一个你可能熟悉的例子。

你生病的那一次，楼下的邻居端了一碗粥上来。你记了好几年。后来她家有事，你第一个跑过去帮。这很好，人和人之间就是这样有来有往的。

可是你家里人吃了你这么多年的饭，有谁记过哪一碗？

还有一种情况，你可能也遇到过。

有一年你生日，丈夫下厨做了一桌菜。可乐鸡翅有点糊，番茄炒蛋盐放多了，可是全家都夸，拍了照，发了朋友圈。后来有一次吵架，他说：「你生日那次，我不是还给你做了一桌菜吗？」

他记得。他记得很清楚。

那一桌菜，在他那里是有单子的。因为下厨不是他的事，他做了，就是多出来的。

你做的那两千顿，在他那里是没有单子的。因为下厨是你的事。

◆

那他是不是心里没有你？

也不是。

你要是问马骏，你老婆每天给你做饭，你感不感激？他一定会说感激，而且是真心的。他会说：「我知道她辛苦，我心里有数的。」

他不是不知道你在做。他是太习惯你在做了。习惯到你做的东西，变成了家里的地板。人站在地板上，是不会低头看地板的。

还有一层，他自己可能也没想过。

他小时候，家里也是妈妈做饭。他妈妈做了几十年，他也从来没记过哪一顿。在他长大的那个家里，饭本来就是这样来的。不是谁欠谁，就是这样。

他没有恶意。他只是从小就站在这块地板上。

婆婆那边也是这样。

酒楼里，婆婆说「不让阿芳搬东西嘛」，她是真心疼你的。在她看来，怀了孕的媳妇不用扛箱子，这已经是对你最大的照顾了。至于那四十七个箱子是在哪天夜里装好的，她没看见。她到的时候，箱子已经整整齐齐码在门口了。

她看到的是结果。结果是理所当然的样子。

◆

你可能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有一年你回娘家住了三天。回来的时候，水池里堆着碗，阳台上的衣服没收，孩子的作业本上没签字，冰箱里只剩两瓶啤酒。丈夫说：「你不在这几天，家里乱成一团。」

后来很久，他都记得那三天。他会跟朋友说：「我老婆回娘家，我才知道家里事有多少。」

你听了有点高兴，又有点说不出的滋味。

你在的那些年，他不知道。你不在的那三天，他知道了。

你做的事，只有在它停下来的时候，才被看见。它一直在做，就一直不进账。

◆

还有阿仪那一句话：「你现在好啊，不用上班，在家里享福。」

还有安安在班上说的那一句：「我的妈妈不上班，她每天在家里。」

阿仪也没有恶意。安安更没有，她才七岁，她说的是她看见的事实：妈妈不出门上班，妈妈在家。

可是你听到这两句话的时候，心里会空一下。

因为「在家里」三个字，把你一天里做的所有事，都装进了一个很小的盒子里。好像在家，就是什么都没做。好像你待在那里，饭就自己熟了，衣服就自己干了，作业就自己签好了。

你以前上班的时候，每个月有工资条。工资条上一行一行写得清清楚楚：基本工资、加班费、绩效。那就是你的单子。

你不上班以后，那张单子就没有了。不是你做得少了，是你做的事，再也没有一个地方把它写下来。

做了一百件，没有一件算数。不是那一百件不存在，是从来没有人给它们开过单子。

◆ 你可以试试

这一章想请你做一件很小的事：给自己做一顿饭。

只给你自己。

不是给孩子做的时候顺便多做一份，也不是把家里剩下的热一热。是一顿从头到尾、只为你一个人做的饭。

◆

怎么开始呢？

先想一想，你自己喜欢吃什么。

这个问题，你可能要想很久。你会发现，你脑子里冒出来的，都是家里人喜欢吃的：孩子爱吃的鸡翅，丈夫爱吃的红烧肉，老人爱吃的软一点的菜。轮到你自己，好像想不出来了。

如果想不出来，就往前想。想你结婚以前，下班路过街口，最想买的是什么？想你读书的时候，周末回家，最盼着家里做的是什么？想你小时候生病，你妈妈给你煮的那一碗是什么？

可能是一碗加了荷包蛋的汤面。可能是一盘番茄炒蛋，要甜一点的那种。可能是一碗白粥配一碟咸菜。

不用多复杂。一道菜就够了。

然后挑一个时间。如果你白天在家，就挑一个中午，家里没人的时候。如果你上班，就挑一个周末，孩子跟爸爸出去了的那一两个钟头。

做的时候，按你喜欢的口味做。你喜欢咸一点就咸一点，喜欢辣就放辣。这一顿，没有人会说太咸了。

做好了，拿一个好看的碗盛出来。坐下来吃。

坐下来，这一点很要紧。不要站在灶台边，不要一边吃一边擦桌子，也不要端着碗去看孩子的作业。就坐在桌子前，慢慢吃完它。

◆

你做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这几种情况。

一种是，你会觉得浪费。冰箱里明明还有剩菜，为什么要另外做？这个念头很正常。剩菜可以晚上吃，可以明天吃，它不会跑。这一顿，先别管它。

一种是，你吃着吃着，会想起别的事。想起晚上还没买菜，想起孩子的校服还没洗。那就让它们在那里等一等。它们等了你这么多年，你也可以让它们等半个钟头。

一种是，你拿着盐勺站在锅边，忽然不知道该放多少。这么多年，你放盐都是照着他的口味、孩子的口味来的，你自己喜欢多咸，反倒拿不准了。那就先少

放一点，尝一口，再加。尝一口，加一点，再尝一口。这一锅只听你一个人的嘴。

还有一种是，孩子或者丈夫刚好回来了，问你：「你在吃什么？怎么不叫我？」

你可以笑着说：「这是我的。你们的晚上再做。」

不用解释，也不用道歉。

也可能有人会半开玩笑地说：「哟，自己开小灶啊。」

这句话，你听着可能会有点不自在，好像自己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其实没有。一个每天给全家做饭的人，给自己做一顿，本来就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只是在你家，它太少见了，少见到看起来像是一件「事」。

你要是愿意，可以把碗往前推一推：「尝一口？」分他一口没关系。这顿饭还是你的。

◆

如果这一次做得挺开心，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小习惯。

比如每个星期三的中午，或者每个周末的早上。不用每次都做大菜，一碗面、一杯你喜欢的豆浆、一个煎得边上焦脆的荷包蛋，都可以。

日子久了，家里人也许会慢慢知道：星期三中午，是妈妈自己的那一顿。

◆

这一顿饭，不会让谁给你开一张单子。它也不是为了让谁看见。

它只是让你在两千多顿饭里，有一顿，是写着你自己名字的。

如果今天做不了，那就改天。如果连做的力气都没有，下楼买一碗你喜欢的粉，坐下来吃，也算。

如果连这个也顾不上，就算了。你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在等你，就够了。

◆ 写给你

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次你吃到一顿饭的第一口热的，是什么时候？

我说的是第一口。汤刚出锅，冒着热气，你舀起来，吹一吹，喝下去。

我猜你很久没有过了。

因为每一顿饭的第一口，都不是你的。汤出锅，你先盛给孩子，再盛给老人，再给他。鱼出锅，你先挑掉刺，把最嫩的那一块放进孩子碗里。等你坐下来，汤已经温了，鱼只剩下了头和尾巴。

你不觉得这有什么。你早就习惯了。

可是我想跟你说，这么多年，你做的每一顿饭，都是真的。

它们没有人记得，可它们都发生过。一锅汤煲一个钟头，菜心一根一根掐，鱼刺一根一根挑。孩子就是这样一顿一顿吃大的。

你做的这些，不是「在家里」三个字能装下的。

也不是一句「享福」能说完的。

我知道，你有时候会怀疑自己。尤其是不上班以后，你会想，我每天到底干了什么？为什么一天过去了，好像什么都没留下？

不是什么都没留下。

是留下来的东西，长在了别人身上。安安这一年长高的那几厘米里，有你煲的汤。

这些东西，没有单子，也没有工资条。可它们是你的。

你以前也是有名字的。

在公司的时候，报表上签的是你的名字，同事有事会说「去问阿芳」，月底对不上账，大家会等你回来。那时候你做了什么，是有人知道的。

现在你还是那个人。还是那个能把四十七个箱子一个不漏记在本子上的人。

这些本事一样都没丢。只是它们换了一个地方用，那个地方，没有人在签收。

所以，如果有时候你觉得自己好像什么也不是了，那不是真的。你只是被放在了一个不记账的地方。

我也不想骗你，说读完这一章，家里就会有人开始记得你的每一顿饭。不会那么快。那张单子，不是你一个人能补上的。这本书后面会慢慢讲，它是怎么丢的，又有没有办法找回来。

今天，你先做一件事就好。

在明天，或者后天，找一个中午，给自己做一碗你喜欢吃的东西。坐下来。第一口，趁热，吃给自己。

那一口，是你的。

故事里的何芳，是由许多母亲的样子拼在一起的。她煲的那锅汤，你家灶上大概也煲过。

> **带走的话**
>
> **「应该的」，就是不进账的。**

◆

07

第 7 章

忘了一次，全家都记得

这一章的问题

为什么一直付出的人，反而总觉得自己欠着？

◆ 她的故事

早上七点零五分，林小雨在玄关给果果穿鞋。

果果五岁，在小区旁边的幼儿园上中班。他的鞋是带魔术贴的那种，可他非要自己贴，贴歪了，又撕开，又贴。

「快点，宝宝，要迟到了。」

「我自己来。」

她蹲在地上等。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又震了一下。不用看她也知道，是店里的消息。她在一家卖儿童服装的网店做客服，八点半上线。早上这一个钟头，是买家催发货最多的时候。

书包在鞋柜上。她拉开拉链检查了一遍：换洗的裤子，一包湿巾，一份周三才交、她怕忘了先放进去的手工作业，一个用卫生纸包着的、果果非要带去给好朋友的小汽车。

拉链拉上了。

婆婆从厨房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煮鸡蛋：「路上吃。」

「妈，来不及了，他在家吃过了。」

「再吃一个，长身体。」婆婆把鸡蛋塞进果果的外套口袋里。

七点十二分，她牵着果果下楼。长沙这几天刚降温，早上起了一层薄雾，小区里的桂花开过了，地上落了一层碎黄的花。果果一路踩着落叶走，踩一下，咔嚓一声，他就笑。

送到幼儿园门口，老师接过果果的手，说：「果果妈妈早。」

她说早，转身往回走。

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她想起来了。

水杯。

那个蓝色的、杯盖上有一只小恐龙的水杯，昨天晚上洗好了，放在厨房的沥水架上。早上她本来想着出门前装上温水，后来果果的鞋贴了三次，婆婆又递来一个鸡蛋，她就忘了。

她站在小区门口，犹豫了几秒。回去拿，再送过去，来回十五分钟。八点半上线，现在七点二十五。

来得及。

她小跑着回家。婆婆开门，看见她，愣了一下：「怎么又回来了？」

「水杯忘了。」

婆婆「哎呀」了一声，没再说什么。

她装了水，又跑回幼儿园。门口的保安认识她，接过水杯，说孩子们这会儿在吃早饭，门口走不开，等他得空了给她送上去。

到家七点四十五。她坐到电脑前，喝了一口凉掉的茶，戴上耳机。

◆

八点半，后台一下子跳出来十几条消息。

「亲，我昨天下的单怎么还没发货？」

「这个裤子有没有一百一的码？」

「收到了，颜色和图片不一样，怎么回事？」

她一条一条回。她打字很快，常用的话术存在快捷回复里，一个数字键就能调出来。可总有一些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打。有个买家说衣服上有个线头，要求退一半的钱。她赔着笑脸说了二十分钟，最后给对方申请了一张十块钱的券。

十点钟，组长在群里发了上周的客服评分。她是九十六分，扣了四分，因为有一个买家给了差评，说「客服回复慢」。

那个买家的消息是晚上十一点零八分发的。她那时候在给果果讲故事。

她看了看那四分，没说什么，接着回消息。

上个月有个买家在评价里写了一大段，说「客服小雨特别耐心，帮我换了三次码」。她截了图发给组长。组长回：「好评是应该的，不加分。差评才扣。」

她当时也觉得，好像是这么个规矩。

中午婆婆做了辣椒炒肉，她端着碗坐在电脑前吃。耳机里一直在响叮咚叮咚的提示音。婆婆在旁边说：「你吃饭就好好吃饭，眼睛都要看坏了。」

「马上就好。」

她把碗放在键盘旁边，一边扒饭，一边打字。

◆

下午五点，她去接果果。

果果从教室里跑出来，书包一甩一甩的。他一看见她，第一句话就是：

「妈妈，你今天忘了给我带水杯！」

声音很大。旁边几个家长都看了过来。

「妈妈后来给你送过去了呀。」

「可是早上做早操的时候我没有水喝。」果果噘着嘴，「明明有水喝，我没有。老师给了我一个纸杯。」

「对不起，宝宝，妈妈忘了。」

「你以后不要忘了。」

「好，以后不忘了。」

回家的路上，果果就好了。他捡了一片很大的落叶，举着当扇子，又开开心心地说起中午吃的是番茄鸡蛋面。

到家的时候，婆婆在门口迎他。

「宝宝回来了，今天渴不渴？」

果果说：「早上渴。妈妈忘了带水杯。」

婆婆看了她一眼。

「我早上就看见那个杯子放在架子上，」婆婆说，「本来想提醒你的。你们年轻人，一忙起来就丢三落四。」

她没说话，换了鞋，去洗手。

那天晚上吃饭，婆婆又提了一次。说幼儿园里早上做操，跑得一身汗，没有水喝，嗓子都要冒烟了，小孩子不会说，大人要多操心。

谢斌在饭桌上「嗯」了一声，给果果夹了一筷子菜。

◆

星期二下午五点，她去接果果，老师递给她一个塑料袋。

「果果午睡尿床了，裤子给他换了。幸亏你书包里天天备着一条，不然只能穿园里的。」

袋子里是那条湿裤子，还有一条湿了的小内裤，老师叠得整整齐齐。

「麻烦您了。」

「没事。」老师说完，转身去招呼下一个家长了。

回到家，她把袋子拿到阳台，裤子泡进盆里，打上洗衣皂搓。婆婆在厨房里问：「袋子里装的什么？」

「果果的裤子，午睡尿了。」

「哦。」婆婆说，「那今晚少给他喝点水。」

晚饭的时候，没有人再提这条裤子。第二天早上，她又往书包里塞了一条干净的，叠成小方块，压在最底下。

裤腰内侧有两个字，「果果」，是她开学前用记号笔写上去的。那天晚上，她把他带去幼儿园的每一件衣服都写了一遍，写到十二点多。

◆

星期三，婆婆在楼下跟邻居奶奶聊天。

林小雨下楼扔垃圾，正好听见了。

「我家那个崽，那天水杯都没带，在幼儿园渴了一上午。」婆婆说，「现在的妈妈啊，心都不在孩子身上，天天就是看手机。」

邻居奶奶说：「是啊，现在都这样。」

她拎着垃圾袋，从她们身后走过去。婆婆看见了她，声音停了一下，又笑着说：「小雨下来了啊。」

「嗯，妈。」

她把垃圾扔进桶里，转身上楼。楼梯间的声控灯坏了一盏，她在黑的那一段停了一下，等眼睛适应了，又接着往上走。

那一周，她听婆婆说了四次水杯。

一次是在饭桌上，一次是在楼下，一次是婆婆打电话给住在株洲的小姑子，一次是星期五晚上，谢斌回来得早，婆婆跟他说：「下周幼儿园要秋游，你提醒小雨，别又忘了带东西。」

谢斌说：「她不会忘的。」

婆婆说：「上次不就忘了？」

◆

星期六，天放晴了。凉了几天，太阳一出来，又晒得人发烫。上午，谢斌说他带果果去烈士公园玩，让她在家歇歇。

她很高兴。她说：「水壶在门口，我装好了。帽子在鞋柜上面。防晒霜在他书包小口袋里，出门前记得给他抹。」

「知道了知道了。」

九点出门。她在家把一周的衣服洗了，晾了，又趴在沙发上眯了半个钟头。醒来的时候，阳光已经照到了茶几上。好久没有这样睡过一个上午了。

下午一点，父子俩回来了。

果果的脸红扑扑的，鼻梁和两边脸蛋晒得通红。一摸，有点烫。

「防晒霜没抹？」她问。

谢斌拍了一下脑门：「哎呀，忘了。」

她低头一看，门口那个水壶也还在。满满的，一口没动。

「水也没带？」

「路上买了一瓶矿泉水。」谢斌说，「他玩得可开心了，坐了两次小火车。」

婆婆从厨房出来，看见果果的脸，「哎哟」了一声，赶紧去拿湿毛巾。一边给孩子敷脸，一边说：

「男人哪里想得到这些。能带出去玩一上午，已经不错了。」

又对着果果说：「爸爸带你去玩，开不开心呀？」

「开心！」

谢斌笑着去洗澡了。

那天下午，果果的脸一直红着。晚上她给孩子抹了一层芦荟胶，孩子说凉凉的，很舒服。

那件事，后来再没有人提过。

◆

星期天夜里，十一点四十。

果果睡了。谢斌在床上刷短视频，声音开得很小。

她坐在床边，手里拿着手机，打开了店铺后台。下午有一个退货单还没处理完，她想趁现在弄好。

弄完了，她没有关手机。她打开了相册。

相册里有一个文件夹，是她自己建的，叫「果果」。里面是这一年的照片。她往上翻。

九月，果果第一次自己穿好了衣服，扣子扣错了一颗，她拍了下来。

八月，果果发烧，她请了两天假。照片里是一张体温记录，她每隔两个钟头写一次，写在一张快递单的背面。

七月，幼儿园要交一张全家福，要冲洗出来，要塑封。她跑了三个打印店才找到能塑封的那一家。

六月，果果要表演节目，要一套小兔子的衣服。她在网上买了，尺码不对，又换。演出前一天晚上，她在灯下把兔子耳朵缝牢了一点，怕跳舞的时候掉下来。

五月，四月，三月。

她翻了很久。

照片里很多都是这样的事。不是什么大事。是一张单子，一件衣服，一个缝好的耳朵。一年里，大概有好几百件。

她数不清。

她又想起那个水杯。

一年里几百件事，她做到了。有一件，她忘了。而这个家里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那一件。

谢斌放下手机，翻了个身：「还不睡？」

「马上。」

「那个杯子的事，你别往心里去。我妈就是嘴碎。」

「我知道。」

「她也是心疼果果。」

「我知道。」

他关了灯。黑暗里，她把手机扣在床头柜上，屏幕朝下。

她躺下，想起下周一的秋游。要带水，带零食，带一件薄外套，带一个装垃圾的小袋子。还要带一张写着她电话号码的卡片，挂在果果脖子上，老师说的。

她在心里又过了一遍。

水，零食，外套，垃圾袋，卡片。

水，零食，外套，垃圾袋，卡片。

◆ 说破那件事

你想一想，你家里有没有一件这样的事。

不是什么大事。是一次忘了带水杯，一次忘了签字，一次给孩子穿少了衣服，第二天流了鼻涕。

它就发生过一次。可是过了很久，还有人提。

吃饭的时候提，打电话的时候提，跟邻居聊天的时候提。后来，下次有什么事，还会有人加一句：「别又像上次那样。」

那一次，就好像被写在了家里的墙上。

◆

可是你再想一想，另外那几百件呢？

那些你做到了的事，有谁提过？

那一年里，幼儿园每周三要交手工，指甲隔几天要剪一次，秋游要带垃圾袋，节目服装要缝牢一点，这些你都记着。你做到了几百次。这几百次里，有没有一次，有人在饭桌上说过：「今天果果的书包装得真齐。」

大概是没有的。

不是因为大家看不见。是因为在大家心里，书包装齐了，本来就是应该的。应该的事，做到了，就像没发生一样。

可是没做到，就不一样了。没做到，是一个「缺」。缺出来的那一块，人人都看得见。

所以这本账是这么记的：

你做到的，不往上加。你没做到的，往下减。

做对了，不算。做错了，全算。

◆

这个记法，你仔细想想，是很不公平的。

可它最难受的地方，还不是不公平。

最难受的是，它会让你一直觉得自己欠着。

你想啊，一个人如果做了一百件事，九十九件做对了，一件做错了。按正常人的算法，她是做得很好的，九十九分。

可是在这本账上，那九十九件是零分，那一件是负分。加起来，她是负的。

她做得越多，出错的机会就越多；她出了错，又没有做对的那些来抵。所以一直付出最多的那个人，往往最觉得自己对不起这个家。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你每天从睁眼忙到闭眼，可是心里总是有一个声音在说：你还不够好，你又漏了什么，你是不是又忘了什么。

那个声音，不是你自己天生就有的。是这本账，一笔一笔记出来的。

◆

那婆婆是故意的吗？

不是。

你要是去问她，她会很惊讶。她会说：「我说说而已，又没有怪她。」她说的也是真的。她心里可能真的没有怪你，她只是心疼孙子，想到孙子渴了一上午，心里就难受。难受了，就要说出来。说一次不够，就再说一次。

她这一辈子，大概也是被这样说过来的。她年轻的时候，带孩子出了一点差错，她的婆婆、她的妈妈、隔壁的邻居，也是这样一遍一遍地说她。她没想过这样对不对，她只知道，带孩子出了错，就是要被说的。

她现在说你，就像当年有人说她一样，顺口就说出来了。

那谢斌呢？

他说「她不会忘的」，是在替你说话。他说「我妈就是嘴碎，你别往心里去」，也是在安慰你。他是真心的。

可是你也注意到了：他从来没有想过，秋游要带的东西，他也可以记一份。在他那里，婆婆提醒的对象是你，他也觉得理所当然。他能做的，就是站在中间，劝你别往心里去。

他不是坏人。他只是没有想过，那份清单上，可以有他的名字。

◆

再看看星期六那件事。

谢斌带孩子出门，水没带，防晒霜没抹，孩子的脸晒红了。按理说，这比忘了一个水杯严重一点。

可是婆婆说：「男人哪里想得到这些。能带出去玩一上午，已经不错了。」

这句话里，藏着同一本账的另一面。

前面说过，同一件事，他做是「难得」，你做是「应该」。这里要看的是出错的那一头：他漏了，记在「男人嘛」那一栏，不扣分，因为本来就没指望他；你漏了，记在「你怎么又」那一栏，一笔一笔往下扣。

同一个家，两个大人，连出错都有两套记法。

婆婆不是偏心儿子才这样说的。她是真心觉得，带孩子的细节是女人的事，男人想不到，很正常。她说的是她这辈子看到的样子。

所以你也不用去跟她争「那他为什么就可以忘」。争不出结果的。这本账不是她一个人的账，是好多年、好多家，一起记出来的。

◆

还有一个人，你可能也在心里怪过他。那就是果果。

孩子一出校门，大声地说：「妈妈你今天忘了给我带水杯！」旁边的家长都在看。你那一刻，脸上可能有点热。

可是你想想，果果为什么会这样说？

因为在他五岁的世界里，带水杯就是妈妈的事。不是奶奶的事，也不是爸爸的事。所以水杯没带，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妈妈忘了」。

他不是在怪你。他只是把他看到的事实，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

他看到的事实是：家里所有的事，都是妈妈管的。

所以他只会去找你。

◆

还有一点，你可能没有想过。

你为什么会忘?

那天早上，你一边给孩子穿鞋，一边听着手机在震，一边脑子里在想八点半的上线，一边接过婆婆递来的鸡蛋。你脑子里同时开着五六个窗口。

一个人脑子里同时开着这么多窗口，偶尔漏掉一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真正让人奇怪的，不是你忘了一次。是你一个人管着这么多事，一年里只忘了一次。

◆

这本账记久了，人会变。

你可能已经发现了自己身上的一些变化。

以前出门，你看一眼包就走。现在出门前，你要把孩子的书包拉开检查两遍，走到电梯口，还要再摸一下侧袋，确认水杯在。晚上睡前，你在心里把明天要带的东西过一遍；躺下以后，又过一遍。

家长群里，老师发了一条通知，要填一个表。你当天晚上就填好了，可是第二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还是打开群，看看自己的名字是不是在已填的名单里。

有一次你填晚了半天，老师在群里单独点了你的名：「果果妈妈，表格还差您一份哦。」后面还跟了一个笑脸。那个笑脸很客气，你看着却像是被人当众叫起来罚站。

你不是天生这么紧张的。

你只是知道，在这本账上，做到了没人看见，漏一次所有人都看见。所以你只能一遍一遍地查，把每一个可能漏的地方都堵上。

你越查，越不会错。可你越查，也越累。而那些你查过、堵住了、没出错的地方，同样不会被记下来。

你多花的那些力气，也是「应该的」。

◆ 你可以试试

下一次你出错的时候，不管是大错还是小错，先别急着道歉，也先别急着骂自己。

你先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句话：

「一百件里，错了一件。」

就这一句。

◆

听起来很简单，可是你真做起来，会发现它很难。

因为你出错的那一刻，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声音，往往是「我怎么又忘了」「我怎么这么笨」「我真是个不称职的妈妈」。这个声音来得很快，快到你还没反应过来，它已经说完了。

所以你可以提前准备一下。

比如，找一张小便利贴，写上「一百件里，错一件」，贴在一个你每天都会看到的地方。可以贴在冰箱侧面，可以贴在你的电脑屏幕边上，也可以设成手机的锁屏。

出错了，看它一眼。

◆

你在做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这几种情况。

第一种，你说完这句话，还是觉得难受。

这很正常。难受不会一下子消失。你不需要说完就开心起来。这句话不是让你不难受，是让你在难受的同时，记得另外那九十九件。

第二种，有人在旁边说你，比如婆婆说「上次就忘了」，你心里刚说完「一百件里错一件」，嘴上却接不上话。

你不用接。你不需要当场跟谁讲道理，更不用跟谁吵。你可以只说一句「嗯，下次注意」，然后去做你的事。那句话是说给你自己听的，不是说给别人听的。

第三种，你那一次的错，真让孩子吃了点苦头。他渴了一上午，或者冻得流了鼻涕。你心里会更过不去，觉得「一百件里错一件」这句话，说出来像是在给自己找借口。

不是借口。孩子吃的那点苦头是真的，你心疼也是真的。你可以抱抱他，跟他说一声对不起，这就够了。道完歉，那九十九件还在，不会因为这一件就被抹掉。

第四种，你会忍不住想：那我是不是就可以随便出错了？

不是的。你还是会像以前一样用心，因为你爱孩子，你在乎他渴不渴、冷不冷。这句话不会让你变得不用心，只是让你在出错的时候，别把自己整个人都否定掉。

◆

如果你想多做一点，还有一件小事可以试试。

下一次家里有东西要准备，比如秋游、比如体检、比如要交的表，你可以拿一张纸，把要带的东西写下来，贴在门口。不是写给你自己的，是写给全家人看的。

然后跟家里人说一句：「出门前谁看见了，谁帮着对一下。」

这张单子贴在门口，就不只在你一个人的脑子里了。哪天真的漏了什么，也不只是「妈妈忘了」，是「我们都没对」。

这件事不一定马上有用。可能贴了好几次，都只有你一个人在对。没关系。单子贴在那里，就有人迟早会看一眼。

你也可以把这张单子交给孩子一部分。

五岁的孩子，已经能管好一两样东西了。比如水杯。你可以跟他说：「从明天起，水杯是你的小任务。出门前，你自己检查书包里有没有水杯。」

他可能会忘。忘了也没关系，渴一会儿，他下次就记住了。重要的是，他会慢慢知道，书包里的东西，不全是妈妈一个人的事。

等哪天他背着书包出门，自己摸一摸侧袋，说「水杯带了」，你会发现，那张贴在门口的单子，第一次有人跟你一起对了。

◆

如果这一周你一次错都没出，那更好。你就记着这句话，留到下次用。

如果你出了错，心里那个声音又来了，你一句话也想不起来，也没关系。

等过了那一阵，晚上躺下的时候，再想一想就好。

◆ 写给你

那个水杯，现在大概还放在你家的沥水架上。

蓝色的，或者粉色的，杯盖上有一只小恐龙，或者一只小兔子。每天晚上你把它洗干净，倒扣着沥水。每天早上你把它装满，塞进书包侧面的那个网兜里。

一年两百多个上学的日子，它出门两百多次。

有一次，它没有出门。

我想跟你说，这一次，真的不算什么。

我知道，这句话你听别人说过，你自己也对自己说过，可它好像不太管用。因为家里有人一直在提，提得你都快相信了：你就是一个会忘事的妈妈。

可是你不是。

你是一个记得太多事的妈妈。

孩子的鞋码，他对哪种水果过敏，他好朋友叫什么名字，老师说下周要带一片树叶去上课，秋游那天要挂在他脖子上的卡片，家里的米还够吃几天，这些都在你心里。

你记得的东西，比这个家里所有人记得的加起来还要多。

在这么多东西里，漏掉了一个，就被说了一个星期。

这不是你记性不好。是这本账，只往你这一页上记减号。

我不想让你恨谁。婆婆不是坏人，她心疼孙子；丈夫也不是坏人，他在帮你说话；孩子更不是，他只是说出了他看见的。

我只想让你知道，那个一直在你心里说「你又忘了」的声音，它说的话，不全对。

它只说了你忘的那一件，没说你记住的那九十九件。

你也不需要变成一个永远不出错的妈妈。

世上没有这样的妈妈。你的妈妈不是，你婆婆年轻的时候也不是。她们也忘过带东西，也给孩子穿少过衣服，也在某个手忙脚乱的早上，把什么落在了家里。孩子还是好好地长大了。

果果那天早上渴了一会儿，老师给了他一个纸杯。到了下午，他已经在说中午的番茄鸡蛋面了。他记住的，是那片像扇子一样的大落叶。

孩子比我们想的，要宽容得多。

真正记着那个水杯不放的，不是孩子。是那本账，和那本账教给你的、对自己的那份苛刻。

所以下一次，它再开口的时候，你可以替它把话补完。

你可以对自己说：是的，我忘了一次。另外那几百次，我都记得。

然后把杯子装满，拧紧盖子，放进书包侧面的网兜里。

故事里的林小雨，是许多母亲的影子叠在一起。那个忘在架子上的杯子，可能在每个家里都待过一个早上。

> 带走的话
>
> **一百件里错了一件，那也只是一件。**

◆

08

第 8 章

「老婆辛苦了」为什么不暖

这一章的问题

一句「老婆辛苦了」，为什么暖不到心里？

◆ 她的故事

五月第二个星期天，早上六点四十，宋婷被小满踩醒了。

小满四岁，半夜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自己的小床爬了过来，横着睡在大床中间，两只脚丫正好蹬在她肚子上。她把那两只脚轻轻挪开，看了一眼手机。

武汉这几天闷热，空调开了一夜，屋里有一股潮潮的味道。窗帘没拉严，外面的天已经亮了，灰白色的，像要下雨。

唐俊还在睡。他睡在床的另一边，侧着身，一只胳膊搭在眼睛上。

她轻手轻脚起来，去厨房烧水，淘米，煮了一小锅粥。冰箱里还有半袋汤圆，她拿出来，数了八个，小满能吃四个，唐俊吃四个。她自己喝粥就行。

七点半，小满醒了，在房间里喊「妈妈」。

她过去，给孩子换衣服、梳头。小满的头发细，一扎就散，要扎两个小揪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还要一样高。扎歪了，小满会照着镜子哭。

她扎了两次，第二次扎正了。

八点，唐俊起床了。他一边刷牙一边说：「今天天气不太好，下午还去不去公园？」

「去吧，答应了她的。下午要是不下雨就去。」

「行。」

◆

那天上午，她带小满去楼下的社区图书角，参加一个亲子手工活动。

活动是社区组织的，主题是「给妈妈做一张卡片」。来了十几个孩子，大多数是妈妈带着来的，有两个是奶奶带的，有一个是爸爸。

那个爸爸一进门，组织活动的社区阿姨就笑着迎上去：「哟，今天爸爸来啦！真难得！」

其他几个妈妈也都转过头去看。那位爸爸有点不好意思，抱着孩子坐在角落里。

宋婷没多想，低头帮小满剪纸。

活动要求是：孩子在一张彩纸上画妈妈，写一句话。小满不会写字，就画。她用蜡笔画了一个很大的圆脑袋，两只眼睛，一张嘴，嘴是往上弯的。然后在圆脑袋旁边画了一个小一点的圆脑袋，两个圆脑袋中间画了一条线连着。

「这是谁？」

「这是你，这是我。」

「这条线是什么？」

「是牵手。」

她心里软了一下。

社区阿姨走过来看，说：「哎呀，画得真好。要不要让爸爸也来画一个？」

小满摇头：「爸爸在家里睡觉。」

阿姨笑了，大家都笑了。宋婷也笑了一下，伸手把小满的刘海拨开。

快结束的时候，阿姨拿着手机给每一对母女拍照。轮到她们，阿姨说：「妈妈抱着宝宝，宝宝拿着卡片，对，笑一个。」

她笑了。

◆

中午回到家，唐俊已经点好了外卖。他说：「今天母亲节，你不用做饭。」

外卖是一家湘菜馆，点了剁椒鱼头、小炒黄牛肉、一盘清炒菜心。剁椒鱼头是她喜欢的。

她心里暖了一下。

她拿起外卖袋子上的小票看了一眼。他是拿她的手机点的，地址是她存的那个，备注那一栏写着「鱼头少放辣，家里有小孩」。那是她上回点这家时自己打的，他没改，就那么下了单。

鱼头上还是铺了一层红红的剁椒。她用筷子把辣椒拨到盘子一边，从鱼脸颊上挑了两块没沾辣的嫩肉，压碎了拌进小满的饭里。唐俊夹了一大筷子牛肉，说：「这家的还行，下回还点这家。」小满吃得满嘴油，说：「妈妈，过节真好。」

吃完饭，她收拾桌子，把外卖盒子一个一个叠起来，装进垃圾袋。小满要午睡，她陪着躺下，讲了一个故事，又讲了半个，小满睡着了。

她也迷糊了一会儿。

醒来的时候，下午两点。外面果然下雨了，噼噼啪啪地打在空调外机上。公园去不成了。

她摸过手机，看见微信里有好几个小红点。打开一看，是几个同事和以前的同学发来的消息。

「你老公好暖！」

「羡慕了羡慕了。」

「婷婷好幸福啊。」

她愣了一下，点进唐俊的朋友圈。

他在一点零五分发了一条。

「老婆辛苦了。母亲节快乐。」

后面跟了一颗红色的心。

配图是九张照片。

她一张一张点开看。

第一张，是小满刚出生那天，她躺在产床上，脸是肿的，头发湿成一绺一绺，怀里抱着一个红彤彤的小肉团。

第二张，是小满半岁的时候，她坐在沙发上喂奶，头歪着，眼睛半闭着，好像睡着了。她不知道这张是什么时候拍的。

第三张，是她抱着发烧的小满在医院输液室，她自己戴着口罩，眼睛下面是两块青。

第四张，是她蹲在小区滑梯下面，张着手接小满。

第五张，是她在厨房，背对着镜头，围裙的带子在腰后面打了一个结。

第六张，是她牵着小满去幼儿园的背影。

第七张，是她给小满扎小揪揪。小满在哭，她嘴里咬着一根皮筋。

第八张，是她和小满在床上睡着了，两个人姿势一模一样，蜷成两个虾米。

第九张，是今天上午，社区阿姨给她们拍的那一张。小满举着卡片，她在笑。社区群里有人转了出来，他存了下来。

这条朋友圈有八十六个赞，三十多条评论。她单位的领导也点了赞。她妈妈在下面留了一句：「小唐真是个好女婿。」

她把手机放在枕头边上，看着天花板。

雨还在下。

她心里空了一下。

说不上来是哪里空。照片都是真的，那句话也是真的。他是在夸她。所有人都看见了。她应该高兴。

可是她看着那九张照片，想起来的是另一些事。

第一张照片里的那一天，她从晚上十点疼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唐俊在走廊上，护士叫他进来签字，他才进来。

第二张照片那个晚上，小满一夜醒了五次，她一次也没睡踏实。拍照的人，那天晚上睡在客房。他说第二天要早起去出差，怕吵。

第三张照片，小满输了三天液。三天都是她请的假。

她一张一张往下想。九张照片里，每一张都有她，每一张都没有他。

不是因为他在拍照。

是因为那些时候，他本来就不在。

◆

下午三点多，她从卧室出来。唐俊坐在客厅沙发上，腿架在茶几上，一条一条地回评论。

他回得很认真。有人说「好暖」，他回「应该的」；有人说「学习了」，他回一个抱拳；他表哥说「兄弟可以啊」，他回「家里全靠她」。回一条，他就笑一下。

小满在卧室里醒了，哭着喊「妈妈」。

唐俊离卧室门近，他抬起头，朝她这边说：「老婆，她醒了。」

她把手里的杯子放在餐桌上，进去抱小满。小满一身汗，脸上压出了一道枕巾的印子。她给孩子换了一件干的小背心，把湿的那件搭在椅背上。擦汗的时候，她听见客厅里手机又「叮」了一声。

◆

晚上七点，雨停了。

小满在客厅里玩积木。唐俊在阳台上打电话，是他们部门的事，讲了很久。

她在厨房洗碗。中午的外卖盒子她已经收了，可小满下午吃的水果、喝的牛奶、晚上煮的面，又堆了一水池。

唐俊打完电话，走进厨房，从后面拍了拍她的肩膀。

「看到我发的朋友圈没？」

「看到了。」

「好多人点赞。」他有点得意，「你们单位那个甄主任都点了。我妈也打电话来，说我懂事了。」

「嗯。」

「怎么了，不高兴？」

「没有。」她冲了一下碗，「挺好的。」

他站在那里，等了一下，好像在等她再说点什么。

她没说。

他说：「那我去给小满洗澡。」

「好。」

他走了。她听见卫生间里放水的声音，听见小满在喊「水太烫了」，听见他说「那我加点冷水」。

过了一会儿，他在卫生间喊她：

「老婆，小满的洗发水是哪一瓶？」

「粉色的那瓶，有小兔子的。」

「没找到啊。」

她擦干手，走进卫生间，从架子最上面一层拿下那瓶粉色的洗发水，递给他。

他接过去，说：「谢谢老婆。」

她站在卫生间门口，看着他笨手笨脚地往小满头上挤洗发水，挤多了，泡沫一下子堆起来，小满咯咯地笑。

她转身回了厨房。

◆

那天夜里十一点，唐俊睡着了。

她坐在客厅的小灯下面，打开手机，又看了一遍那条朋友圈。

赞变成了一百零三个。

她往下翻评论。翻到最后一条，是她大学室友发的，比别人晚了很久，晚上十点多才发：

「婷婷，照片里你好瘦啊。最近还好吗？」

她看着这一句，看了很久。

那天一整天，一百多个人看了那九张照片，夸照片外面的那个人好暖。只有这一个人，看的是照片里面的她。

她点开对话框，打了一行字：「还好，就是有点累。」

想了想，又删掉了。

她打了另一行：「挺好的，谢谢你。」

发出去了。

然后她站起来，去小满的房间看了一眼。小满踢了被子，睡成一个大字。她把被子拉上来，盖到孩子的下巴底下。

她又走到门口，把小满明天要穿的雨靴擦干，摆在垫子上。天气预报说，明天还有雨。

桌上放着上午那张卡片。两个圆脑袋，中间一条线连着。

她把它收进了自己的抽屉。

◆

星期一早上，她到区政府办公室，刚放下包，对面桌的小柯就探过头来。

「宋姐，你老公昨天那条朋友圈，我们科室都看到了。」

「是吗。」

「好会啊。我老公母亲节就给我转了五百二十块，一句话都没有。」

旁边的老科长也笑：「小唐这个人不错，懂得心疼人。」

小柯又问：「那你回他什么了？」

「没回什么。」她说，「中午吃的外卖。」

她笑了笑，打开电脑。桌上压着一摞上周没批完的文件，最上面那份是下周的会议通知，要她今天下午之前排好座次。

十点多，手机响了。是幼儿园的老师。

「小满妈妈，这周三下午幼儿园要组织消防演练，三点半就放学，比平时早一个小时。您看能来接吗？」

她看了一眼日程表。周三下午三点，她要陪领导去街道开一个协调会。

「我……我看看。」

「好的，那您安排一下，有变化跟我说。」

挂了电话，她打开微信，找到唐俊。打了一行字：「周三幼儿园三点半放学，我有会，你能去接吗？」

手指停在发送键上。

她想起他上个月说过，周三下午他们部门固定开例会。她又想起，上一次她请他去接，他在电话里说「我尽量」，结果五点才到，小满一个人坐在门卫室里，抱着书包等了四十分钟。那天晚上，婆婆打电话来说了她半天：「你怎么能让孩子一个人等那么久。别的小朋友一个一个都被接走了，就剩她一个坐在门卫室，四岁的伢，心里不晓得几慌。」

她把那行字删了。

她给婆婆发了一条语音：「妈，周三下午能不能麻烦您去接一下小满？三点半。」

婆婆很快回了：「行，你忙你的。」

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条：「下回早点跟我说，我好把礼拜三下午的牌推了，几个老姐妹早就约好的。」

她松了一口气，把手机扣在桌上，开始排座次表。

排到第三排的时候，她忽然想起昨天那条朋友圈底下，一百零三个赞里，也有婆婆的一个。

◆ 说破那件事

你可能也有过这样的时候。

他在朋友圈夸你了。在家族群里夸你了。在饭桌上当着亲戚的面，举着杯子说：「这些年，最辛苦的是我老婆。」

大家都在鼓掌。他说的话也都是好话。

可是你的心里，就是暖不起来。

你甚至有点愧疚。人家都夸你了，你还要怎样？别人家的老公，连这句话都不会说。

你也说不清楚自己要什么。

这一章，就想帮你把这个「说不清楚」说清楚。

◆

先想一想，「辛苦了」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

它的意思是：我知道你在做这些事，我知道这些事很累。

这是一句好话。它说明他看见了。这一点，比什么都看不见要好。

可是你仔细听，这句话里，还有一个没说出来的意思。

它是站在旁边说的。

就像你在马路边，看见一个环卫工人在扫地，天很热，你说了一句「师傅辛苦了」。你是真心的。可是说完这句话，你就走了。地还是他扫，明天还是他扫。

「辛苦了」，就是这样一句话。它承认了这件事很累，也顺便确认了：这件事是你的。

他说「老婆辛苦了」，意思是「我知道你在带孩子，带孩子很累」。他没有说的是：「从下周起，这件事我也有一份。」

感谢只是在账本上写了一句「已阅」。可它没有改变下周谁去。

◆

再看那九张照片。

每一张都是真的。每一张都是她。

可是你想一想，为什么这九张照片里，只有她，没有他？

不是因为他一直在拍照。是因为在这九个时刻里，他本来就不在场。

产房里，他在走廊上。喂夜奶，他在客房。输液，他在上班。

这些照片，一张一张拼起来，其实是一本账。一本记着「谁在」的账。

可是他发出来的时候，没有人去看这本账。大家看见的，是那一句「老婆辛苦了」和那颗红心，是发这条朋友圈的人有多体贴。

一百多个赞，赞的不是照片里的人。赞的是拍照的人。

本来是她一个人在场的那些时刻，变成了一个好丈夫的证明。

这件事最让人说不出口的地方，就是这里。你没法说他错了。他确实记住了这些时刻，确实把这些照片都存了下来，确实花时间挑了九张。他是用了心的。

可就是因为他用了心，你才更说不出那一句：可是那些时候，你在哪里？

◆

你可能在别的地方，也听过类似的话。

公司年会上，领导站在台上说：「感谢我们所有的同事，尤其是家里的另一半，你们辛苦了！」

孩子学校的家长会，校长说：「感谢各位妈妈，你们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过年的时候，婆婆在饭桌上说：「这一年，最辛苦的是我们媳妇。」

每一句都很好听。每一句说完，大家都鼓掌。

然后呢？

年会结束了，你回家，还是你一个人带孩子。家长会结束了，学校的通知还是发给你。过完年，婆婆回老家了，事情还是你的。

谢完了，日子照旧。

这不是说这些话不真心。它们都是真心的。只是它们管的，只是「已经发生的」那一部分。它们把你过去做的事收进来，盖一个章，写上「辛苦了」。可是对于明天、下周、下个月谁去做，它们一个字都没说。

这就是为什么，你听了那么多句「辛苦了」，下周的事，还是你的。

宋婷星期一那个电话，就是这样。

星期天，一百多个人看着她被谢。星期一上午十点，幼儿园的老师打电话来，打给的还是她。周三那件事，她想交出去，打了一行字，又删了，最后还是她自己去找人安排。

那条朋友圈，管的是星期天之前。它管不到星期三。

◆

小柯说的那五百二十块钱，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有的丈夫不会说话，就转账，发红包，买一束花，买一支口红。你收到了，也是高兴的。可是你会发现，花放在桌上，三天就谢了；红包收了，钱花在了孩子的兴趣班上。周三下午三点半，谁去接，还是没定。

说一句话也好，转一笔钱也好，送一样东西也好，都是在说：你做得好，我知道。

它们都是在过去那一页上写字，没有一样，往下一页上添了他的名字。

◆

那唐俊是在装样子吗?

不是。

他是真的觉得你辛苦。那九张照片，他是一张一张挑的。他挑的时候，心里是有感触的。他看着第三张照片里你眼睛下面的那两块青，大概也心疼过。

他也真的觉得，说出来，就是一种好。

在他长大的地方，很多男人连这句话都说不出口。他爸爸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对他妈妈说过一句「辛苦了」。所以在他心里，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这句话，已经是很大的一步了。

他妈妈打电话来说「你懂事了」，你妈妈留言说「好女婿」。所有人都在告诉他：你做得很好。

他没有理由觉得这里面有什么不对。

所以，那天晚上他站在厨房里，等你再说点什么，你什么也没说。他是真的不明白。他想：我都已经这样了，她怎么还是不高兴？

他不明白，是因为没有人告诉过他：「辛苦了」和「我也来」，是两句不一样的话。

◆ 你可以试试

下一次，他说「老婆辛苦了」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接一句话。

不是「没事」，不是「不辛苦」，也不是「你知道就好」。

是这样一句：

「那这周三你去接，好不好？」

◆

为什么是这一句？

因为它很小，也很具体。

它没有说「你以后要多管孩子」，那太大了，大到他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它也没有翻旧账，没有说「你当年在客房睡觉」。它只是在他说完那句好话之后，顺着往前走了一步：你既然知道辛苦，那这一件，你来。

它把一句「我知道」，变成了一件「我去」。

◆

这句话在什么时候说，也有讲究。

别在亲戚面前说，当着人说，他会觉得下不来台。也别在你正洗着一池子碗、心里有气的时候说，那样一出口就成了抱怨。最好是他刚说完「辛苦了」、脸上还带着笑的那一会儿。比如他吃完饭摸着肚子说「老婆做饭辛苦了」，你就

顺着接。要是他在朋友圈里说的，你可以等他晚上回家，换好拖鞋，坐到沙发上了，再说：「我看到你发的了。那这周三你去接，好不好？」

话说得软一点，眼睛看着他。不用多解释。

然后，先想好挑哪一件事。

最好是一件有明确时间、有明确地点、做完就能结束的事。比如周三下午去幼儿园接孩子，比如周六上午带孩子去剪头发，比如这周五晚上给孩子洗澡、讲故事、哄睡。

别挑那种要一直记着的事，比如「你以后记得孩子的鞋码」。那种事要慢慢来，第一步太难，容易摔跤。

也别挑他明显做不了的。如果他周三固定开会，你就挑周四。你是想让这件事真的发生，不是想让他为难。

◆

他听到这句话，可能会有几种反应。

第一种，他一口答应了：「好啊。」

那就好。到了那天，就让他去。他晚到几分钟，忘了拿外套，都由他。你第一次接孩子的时候，也不是什么都会的。

第二种，他愣了一下，说：「我那天可能有事，看看再说。」

这也很正常。你可以说：「那你看看哪天可以，你挑一天。」

把选择交给他。重要的不是周三，是这一周里，有一件事，他接过去了。

第三种，他有点不高兴：「我说一句辛苦了，你就给我派活？」

如果是这样，你可以笑一笑，说：「你说辛苦了，我很高兴。我就是想，辛苦的事，你也来一件。」

语气轻一点，像是开玩笑，又不完全是玩笑。

不用吵，也不用讲大道理。如果他还是不愿意，这一次就先放下。下一次他再说「辛苦了」，你再接一次。

第四种，他去了，接回来了，进门还挺高兴：「也没那么难嘛。」

听到这句，你心里可能会别扭一下，好像你这么多年的事，被他一句话说轻了。

其实他说的是真话。接一次，确实不难。难的是天天都有，难的是每一次都得有人记着。你可以笑着接一句：「是不难。下礼拜三还有一次。」

他要是应了，这件事就不只是一次了。

◆

这件事，你可能第一次说的时候，心跳会有点快。

因为你从来没这样说过。你习惯了在别人谢你的时候，说「没事」「应该的」。那个「应该的」，几乎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一开口就出来了。

所以第一次，你可以只在心里说。听到他说「辛苦了」，你在心里接一句：「那这周三你去接。」嘴上，还是说「没事」。

这样也算。你在心里接过一次，下次就更容易说出口。

如果你说不出口，也接不上，那也没关系。他说「辛苦了」，你就笑一笑。这一章不是要你每一次都接上。它只是想让你知道：那句话的后面，本来是可以再接一句的。

◆ 写给你

那张卡片，你还留着吗？

我说的是孩子做的那一种。一张彩纸，上面画着歪歪扭扭的两个圆脑袋，中间有一条线连着。或者是一朵用皱纹纸折的花，一颗用彩泥捏的心，一张写着「妈妈我爱你」、「爱」字少了一笔的小纸条。

我猜你留着。也许夹在一本书里，也许放在一个饼干盒子里，也许就压在你床头柜的抽屉最底下。

那些东西，你一直留着，是因为它们不一样。

它们不是谢你。

一个四岁的孩子画妈妈，她不会想到「辛苦」两个字。她画的是她心里的你：一个很大的圆脑袋，嘴巴往上弯，和她牵着手。她不是站在旁边看你，她是在你身边。

所以那张卡片会暖。

那一百多个赞，不太暖。

不是他们不好。是他们都站在了马路边。

我想跟你说，你那天下午心里空了一下，不是你小气，也不是你不知好歹。

你心里空的那一下，是因为你听出来了：那句话说的是「我看见你了」，可它没有说「我来了」。

你想要的，从来就不是被夸。

你想要的，是在第二张照片那样的夜里，有人从客房走出来，说「这一次我来抱」。是在第三张照片那样的输液室里，旁边那张椅子上，坐着另一个人。是有一天，你翻看手机里的照片，发现有一些照片里，没有你，只有他和孩子。

那样的照片，你可能会想拍下来，发一条朋友圈。

配一句什么都行。

我也知道，这些话，你很难跟他说。一说出口，好像你在嫌弃他的好意，好像你在要更多。你不想做一个不知足的人。

那就先不说。

先在下一次他说「辛苦了」的时候，在心里接一句：那这周三，你去接。

先在心里，把那张没有你的照片，想一想。

想一想它是什么样子。是一个下午，他牵着孩子从幼儿园走出来，孩子手里举着一个纸风车，他低着头听孩子说话。

想清楚了，你就知道，你要的到底是什么了。

不是一句话，是一个人，站到你旁边来。

故事里的宋婷，是很多位母亲合起来的一个人。那九张照片，也许你的手机里也存着。

> 带 走 的 话
>
> **谢谢说的是「我知道你在做」；你等的，是「以后我也有份」。**

◆

09

第 9 章

外婆接送有一句「谢谢妈」

这一章的问题

同样是接孩子，为什么外婆有一句谢谢，妈妈没有？

◆ 她的故事

下午四点二十，湘潭下起了小雨。

许慧在药房三号窗口，手里拿着一张处方单。窗外排着七八个人，叫号屏上的红字一闪一闪。她把三盒药从架子上取下来，对着单子核一遍，再核一遍，从窗口推出去。

「饭后吃。」

老大爷把药盒塞进布袋里，又回头问了一遍什么时候吃。她又说了一遍。

口袋里的手机震了一下。她没空看。等下一个病人递单子的空隙，她低头瞄了一眼。

家庭群里，她妈发了一张照片。校门口，圆圆穿着黄色雨衣，书包背在雨衣外面，被雨淋得一块深一块浅。照片底下一行字：「接到了，回家煮面。」

她用一只手打字：「谢谢妈。」

发出去，手机放回口袋。下一张处方单已经递进来了。

◆

这句「谢谢妈」，她发了三年。

三年前，她妈从小学退休。退休前教了三十多年语文，嗓子落下毛病，说话说多了就哑。退休第二个月，她妈打电话来：「圆圆以后我来接吧，你那个班，五点半才下，孩子在学校门口等着，像个什么样子。」

那时候圆圆刚上幼儿园大班。许慧在电话里说了好几遍「那太麻烦你了」。她妈说：「麻烦什么，我闲着也是闲着。」

从那以后，每天下午，她妈拎一把蓝色的折叠伞，晴天也拎着，走二十分钟去学校。接到了，在群里发一张照片，说一句话。有时是「接到了」，有时是「今天老师表扬她了」，有时是「她说中午的鱼有刺，没吃」。

许慧每次都回「谢谢妈」。

杨帆有时也回。他回得更周到：「辛苦妈了，下雨天路滑，您慢点。」

她妈就回一个笑脸。

◆

五点四十，许慧交了班。同事肖红在更衣室里解白大褂的扣子，说：「慧姐，下周四我家里有事，能不能跟你换个班？」

「行啊。」

「太谢谢了，回头请你喝奶茶。」

「喝什么奶茶，换个班而已。」

肖红还是从手机上点了一杯，备注写「谢谢慧姐」。许慧看着那个备注，笑了一下，把工牌放进了柜子。

雨停了。她把电动车留在医院的车棚里，坐了四站公交去她妈家。路过菜市场，买了一把青菜，两个苹果。

她妈家在老城区，一栋六层的楼，没有电梯。楼道里有一股潮气，混着谁家在炸辣椒的味道。她爬到四楼，门没关严，一推就开。

圆圆趴在饭桌上写作业。她妈坐在旁边，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一支红笔。

「这个字，你看，『候』，中间有一竖，你又漏了。」

「外婆，我知道了。」

「知道了还漏。」

厨房里，砂锅在小火上咕嘟咕嘟地响。是排骨汤，放了莲藕，湘潭的粉藕，煮久了汤是淡紫色的。

许慧把青菜放进厨房，掀开锅盖看了看。

「妈，你别弄这么多，我们回去吃就行。」

「都煮了，你们喝了再走。」

◆

六点半，杨帆也来了。他下班顺路，提着一袋橘子，进门就喊：「妈，辛苦了辛苦了。」

「辛苦什么，坐。」

他把橘子放在茶几上，又从口袋里掏出一盒润喉糖：「上次听您嗓子不太好，我在单位楼下药店顺手买的。」

她妈接过去，看了看盒子，脸上的笑一下子多了。「你这孩子，还记着。」

许慧在厨房里盛汤，听见了。她想起来，那盒润喉糖，她们药房也有，就在第二排架子上。她每天从它前面走过去好多遍。

吃饭的时候，杨帆给她妈夹了一块排骨：「妈，要不是您，我们俩真不知道怎么办。圆圆放学那个点，我们谁都走不开。」

她妈摆摆手：「我一个老太婆，又不上班，接个孩子算什么。」

「那不一样，这是帮了我们大忙。」

圆圆啃着藕，忽然抬头说：「外婆最好了。」

一桌人都笑了。

许慧也笑。她给圆圆擦了擦嘴角的汤。

◆

那天晚上回家，圆圆在后座睡着了。杨帆开车，她坐在后面，让圆圆的头枕在她腿上。

车窗外，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

她想起圆圆上幼儿园小班和中班那两年。

那两年，她妈还没退休。接孩子是她。

幼儿园五点放学，她五点半下班。为了这半个小时，她跟科室换了两年的班。别人上午班，她上下午班；别人下午班，她就跟人商量，能不能让她提前四十分钟走，晚上再补。

科主任不太高兴，但也没说什么。她就欠着这个人情，过年的时候送了两箱橙子。

那两年，她总是最后一个到幼儿园门口的家长。有一回下大雨，她骑车骑到一半，雨衣的帽子被风掀开，头发全湿了。到了门口，只剩圆圆一个人，坐在保安室的小板凳上，手里攥着一块饼干。带班的小温老师站在旁边，撑着伞，看了看表，没说话。

她一个劲地说：「对不起对不起，路上太堵了。」

小温老师说：「没事，许妈妈，下次早点就行。」

那天回家，杨帆已经在了。他在客厅看手机，听见门响，抬头说：「回来了。今天怎么这么晚？」

「下雨，路上堵。」

「哦。」他看了一眼窗外，「那你快去冲个热水澡，别感冒了。」

他说的是好意。她也真去冲了澡。

可那两年里，她不记得有谁跟她说过一句「谢谢」。

她也没觉得应该有。接自己的孩子，谢什么呢。

◆

车停在楼下，杨帆把圆圆抱上楼。许慧拎着书包，书包侧兜里插着那把蓝色折叠伞。是她妈下午塞进去的，说明天可能还要下雨。

她把伞抽出来，撑开，放在阳台上晾。伞面上有一道细细的划痕，是去年圆圆拿它当剑耍的时候划的。

杨帆从卧室出来，压着嗓子说：「睡着了，没醒。」

「嗯。」

「你妈真是不容易，」他说，「快六十的人了，天天跑。我们得找个时间带她出去玩一趟，好好谢谢她。」

「好。」

他去洗澡了。许慧站在阳台上，看着那把伞。

她忽然想问一句什么，又不知道问谁。

◆

十一月初，她妈感冒了。

是周二早上打来的电话。嗓子哑得只剩气声：「慧慧，今天我去不了了，烧了一夜，腿是软的。」

许慧正在药房里清点上午的货。她一手拿着电话，一手还捏着一张盘点单。

「妈你躺着，别动，我来想办法。吃药没有？」

「吃了，你上回拿的那个。」

挂了电话，她第一件事是看排班表。下午是她和肖红两个人，肖红前天刚跟她换过班，不好再开口。她又翻了翻通讯录，想到楼下邻居尹阿姨，人家孙子也在圆圆那个学校。可尹阿姨上周说过，这几天她回老家了。

她给杨帆打电话。

「我妈病了，今天接不了圆圆。你那边能不能走？」

杨帆那边很吵，像是在车间。「今天不行，下午有个验收，客户的人都在。你们药房不是可以跟人换一下吗？」

「刚换过。」

「那你跟主任说一声，提前走一会儿，就一次。你们那边好说话。」

他说得很快，像是早就知道答案。

「那妈那边呢？要不要去看看她？」

「你下了班顺路去一下吧，我晚上要加班，回不来吃饭了。替我跟妈说，让她好好休息，别操心圆圆。」

许慧说好。

她去找科主任。主任在办公室里看报表，听她说完，抬头看了她一眼：「又是孩子的事？」

「我妈病了，平时是她接。」

「那行吧，四点半走，明天早点来。」

四点半，她脱下白大褂，骑车往学校赶。天阴着，没下雨。到校门口的时候，还差五分钟到五点，家长已经散得差不多了。圆圆站在传达室门口，背着书包，脚尖踢着一颗石子。

看见她，圆圆跑过来：「妈妈，外婆呢？」

「外婆感冒了。今天妈妈来。」

圆圆「哦」了一声，把书包往她手里一塞，自己先往车那边走了。

班主任符老师还站在传达室门口，手里拿着点名的本子。她看见许慧，笑着走过来。

「圆圆外婆今天没来？」

「感冒了，在家躺着。」

「哎呀，让外婆好好歇着。」符老师在本子上打了个勾，「您回去替我们谢谢外婆。她每天都是头一个到的，下雨天还帮别的孩子撑伞，我们班好几个家长都认得她。」

「好，我跟她说。」

符老师又弯下腰，把圆圆歪掉的书包带子理了理，挥挥手进去了。

许慧把书包挂在车把上，骑出去一段，才想起来：符老师这一句谢谢，是托她带回去给别人的。

那天晚上，许慧在她妈家煮了一锅稀饭，又跑下楼买了一袋梨。她妈裹着被子，靠在床头，看着她在厨房和卧室之间来回走。

「我躺两天就好了，」她妈说，「这两天辛苦你了。」

许慧正把梨切成小块，愣了一下。

「没事，」她说，「本来就是我的事。」

话出了口，她自己都听见了。

晚上九点，家庭群里，杨帆发了一条：「妈，好好养病，圆圆的事您别操心，有我们。」

她妈回了一个抱拳的表情。

群里很安静。没有人问今天是谁去接的。

◆

周六下午，她带圆圆回她妈家。她妈在阳台上晒被子，用一根竹竿拍被面，啪，啪，灰在太阳底下飘起来。

许慧帮她把被角拉平。

「妈，」她说，「我小时候，你是怎么接我的？」

她妈想了想：「那时候哪有接。你自己走回来。上了二年级就自己走了。」

「一年级呢？」

「一年级是我接。我上完最后一节课，跑到你们学校，你在门口等。」她妈笑起来，「有一回我开会开晚了，你在门口哭，一个卖糖葫芦的老头陪着你，给了你一串，没要钱。」

「这个我记得。」

「你外婆那时候在乡下，帮不上。你爸在厂里三班倒。」她妈拍了一下被子，「就我一个人。」

「那时候有人谢你吗？」

她妈愣了一下，像是这个问题很奇怪。

「谢什么？那是我的事。」

她说得那么自然，好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许慧没再问。她把晒好的那床被子翻了个面，太阳晒过的那一面，有一股暖烘烘的棉花味。

屋里，圆圆在喊：「外婆，我的橡皮擦不见了！」

「在你笔袋第二层！」她妈朝屋里喊了一嗓子，嗓子又有点哑了。

然后她转过头，跟许慧说：「我去给她找。你歇着，这一周你也累了。」

她妈进屋了。

许慧站在阳台上，手里还捏着那根竹竿。

◆ 说破那件事

你也许也说过很多次「谢谢妈」。

谢她帮你带孩子，谢她周末给你们炖了汤，谢她在你加班的晚上，把孩子接回去，洗了澡，哄睡了。

这些谢谢，都是真心的。她确实帮了你大忙。没有她，你的日子要难过好几倍。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同样是接孩子，她接，你说谢谢；你接，没有人说。

不是因为她接得比你好。是因为她接，和你接，被放在了两个不一样的地方。

◆

先说说，人什么时候会说「谢谢」。

肖红跟许慧换班，说谢谢，还点了一杯奶茶。为什么？因为许慧可以不换。换班不是她的事，是她让出来的。

邻居帮你收了快递，你说谢谢。因为那不是他的事，他本来可以不管。

一个人说「谢谢」，心里先有一个判断：这件事，本来不归你。你做了，是你多给的。

所以「谢谢」这两个字，其实是一条线。线这边，是你的事；线那边，是别人帮你的事。谢谢，只说给线那边的事。

外婆接孩子，在线那边。她是退休的老人，她可以不接，去上老年大学，去跳舞，去旅游。她每天去接，是她多给的。所以大家都谢她，谢得真心，谢得理所当然。

你接孩子，在线这边。没有人想过你「可以不接」。你是妈妈，孩子是你的。你接，是本来就该的；你没接，才是一件事。

所以你接了两年，换了两年的班，欠了科室两年的人情，淋了不知道多少场雨，没有人觉得这需要说一声谢谢。连你自己都不觉得。

◆

最让人心里一动的，是许慧她妈那句话。

「谢什么？那是我的事。」

你看，同一个人。三十年前，她是妈妈，跑去接女儿，没人谢她，她也不觉得该谢。三十年后，她是外婆，跑去接外孙女，全家都谢她，女婿还记得给她买润喉糖。

她还是她。走的还是那样一条路，拎的还是那样一把伞，等在差不多的校门口。变的只是她站在哪一边。

做妈妈的时候，她在线这边。当了外婆，她跨到了线那边。

这件事告诉你：谢不谢，跟这个人做得多不多、好不好，关系不大。跟这件事被记成「谁的」，关系很大。

◆

那你会想，杨帆是不是偏心？对丈母娘那么周到，对自己老婆一句谢谢都没有？

也不是。

你站到他那边想一想。他谢丈母娘，是因为他知道，这份帮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老人家累了，不帮了，他们俩就得自己想办法。他心里有一种欠着的感觉，谢谢是在还这份欠。何况是丈母娘，礼数上也该周到。

他不谢老婆，是因为在他心里，夫妻之间说谢谢，有点生分。「我们是一家人，你接孩子，我挣钱，我修水管，谁谢谁啊。」他甚至会觉得，跟老婆客客气气地说谢谢，反倒像把她当外人。

他说的有他的道理。一家人确实不用事事道谢。

可是你仔细听，他这个道理里，藏着一个很小的差别。他觉得「谁谢谁啊」，是因为他觉得你们俩都在做「自己的事」。可他没发现，接孩子这件事，到底算你们俩谁的，从来没人说过。只是因为你一直在接，它就成了你的。

他修水管，是一年一次。你接孩子，是一年将近两百次。这两件事被放在一起说「谁谢谁」，看上去公平，其实一边重，一边轻。

◆

再看外婆病倒的那一天。

外婆说「我去不了了」，家里是什么反应？是心疼，是赶紧让她躺下，是每个人都在替她着想：「您别操心」「好好休息」。没有一个人怪她。

为什么没人怪她？因为大家心里都知道，接孩子不是她的事。她不接了，是她把多给的那一份收了回去。收回去，谁也说不出什么。

可是那一份收回去以后，落到了哪里？

没有人商量。杨帆在电话里说「你们药房好说话」，他也没说错，他那边确实走不开。可这句话一说，事情就回到了许慧手上。不是谁派给她的，是它本来就从她那里出去的，现在原路回来了。

所以你会看到一件很奇怪的事：外婆帮忙的时候，大家谢外婆；外婆病了，大家心疼外婆。而那一天真正多跑了一趟、多求了一次人、多挨了主任一眼的那个人，在群里一个字都没有。

连她自己都说：「本来就是我的事。」

◆

你在别的地方，大概也见过这条线。

家里请过钟点工的，会知道。阿姨来拖一次地，你会说「辛苦了阿姨」，走的时候还塞个苹果给她。你自己拖了十年的地，从没跟自己说过一句辛苦。阿姨拖地，是你请来的，有价钱，有钟点，有一个来，也有一个走。你拖地，没有钟点，也没有走。

学校里也是。开运动会，有个爸爸请了半天假来帮忙搬器材，老师在家长群里专门发了一段话：「感谢子轩爸爸！」后面一串鼓掌的表情。那一学期每天早上在校门口把孩子交给老师的，多半是妈妈，群里没有人专门感谢过谁。

那个爸爸确实帮了忙，老师也确实该谢他。这里头没有一个人做错。只是你看，被谢的那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大家觉得他们可以不来。

◆

还有一个地方，也值得看一看。

外婆的帮忙，有人谢，也就有人记得。杨帆会说「要不是您」，会说「找个时间带您出去玩」。哪天外婆累了，说「我这周不接了」，大家会说「应该的，您歇歇」，然后赶紧商量谁去。

可是你那两年的接送，没有人谢，也就没有人记得。圆圆不记得，她太小了。杨帆不记得，他每天下班回来，看到的是你们俩已经在家。连你自己，要不是坐在车后座忽然想起来，也快忘了。

被谢的事，是有边的。它有开始，也可以有结束。

没被谢过的事，是没有边的。它就是你，它一直是你，你停下来，就是你的错。

上一章说过，一句谢谢改不了以后谁做。这一章想让你看到的是另一面：谢谢本身就是一条线，它会告诉你，在大家心里，哪些事是你的，哪些事不是。

那些从来没被谢过的事，就是大家心里早就划给你的事。

◆ 你可以试试

今天找一个安静的时候，想一个问题：

上一次有人跟你说「谢谢」，是因为你做了什么？

不是客气话的那种谢谢，像别人递给你一张纸，你说谢谢。是真的，因为你帮了人家一把的那种。

慢慢想。可能是你帮同事顶了一个班。可能是你给隔壁的老人家拎了一袋米上楼。可能是你在家长群里帮大家汇总了表格，老师说了一句「辛苦圆圆妈妈了」。可能是你妈生病，你请假陪她去医院，她拉着你的手说「谢谢你啊」。

想出来以后，再问自己一句：这件事，是不是「本来不是我的事」？

你大概会发现，是的。被谢的那一件，多半是你从自己那条线里伸出手去，替别人做的。

◆

然后，换一个方向想一想。

你每天在做、却从来没被谢过的事，有哪些？

接送，做饭，检查作业，记得什么时候交班费，孩子半夜踢了被子起来盖。

不用全想出来。挑一件。

就挑一件，然后问自己：这件事，最开始是怎么变成我的？有没有人跟我商量过？如果是外婆做，或者是爸爸做，别人会不会谢？

你不用回答得很清楚。只是把这个问题，放在这件事旁边。

如果你愿意，可以找一张小纸条，写两行字。上面一行写「被谢的」，下面一行写「没被谢的」。各写一件就够了。

写完夹在你常翻的地方。手机壳背面，钱包夹层，或者你每天早上都要打开的那个化妆包。

过几天你再看到它，可能会想起点别的。比如那件被谢的事，你只做过一次；那件没被谢的事，你已经做了几百次。

◆

做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几种情况。

一种是，你想了半天，想不起上一次被谢是什么时候。这很常见。不是你没做过好事，是你做的事太多都落在了线这边。想不起来，也是一个答案。

一种是，你想着想着，心里有点酸。尤其是想到自己的妈妈，想到她当年也是这样，一个人接、一个人送，从没被谢过。这时候不用急着把这种酸压下去。让它待一会儿。

还有一种是，你想去跟丈夫说。

你可以说，但先别说成「你为什么不谢我」。那样他会很委屈，他会觉得自己被冤枉了，他会说「我又不是不知道你辛苦」。话就走到别处去了。

你可以换一种说法，就说你看到的那件事：「我发现，我妈接圆圆，我们俩都谢她。我自己接了两年，好像谁都没觉得要谢。你说奇怪不奇怪？」

这不是在讨谢谢。你只是把那条线指给他看。他看见了，可能会想一想；没看见，也没关系，至少你自己看见了。

◆

如果今天太累，一件都想不起来，那就不想了。

如果想起来了，心里堵得慌，也可以先合上书，去洗个热水澡。

这不是一道必须答出来的题。它会一直在那里，等你哪天有空了，再去看它。

◆ 写给你

一把伞。

我想从一把伞说起。

那把蓝色的折叠伞，许慧她妈拎了三年。晴天也拎着，塞在布袋里，或者插在圆圆书包侧面。圆圆拿它当过剑，划了一道印子。许慧把它撑开在阳台上晾，一晾就是一个晚上。

你家里，大概也有这么一样东西。

可能是一个保温杯，你每天早上灌好热水，塞进孩子书包。可能是一双雨靴，放在门口鞋柜最下面，下雨天你记得提醒他换。可能是一个文件袋，里面装着出生证、疫苗本、户口本复印件，你知道它放在哪个抽屉，别人不知道。

这些东西，每天都被你拿起来、放下去。没有人谢过它们，也没有人谢过你。

我想跟你说，这不奇怪，也不是你没做好。

一件事被谢，是因为大家觉得它可以不发生。你做的这些，大家从来没想过它们可以不发生。它们太牢靠了，牢靠到像墙一样，像地板一样。你不会去谢一面墙，你只会在它塌了的时候，才发现它一直在那儿。

可是你不是墙。

你也是会累的，会被雨淋湿的，会在幼儿园门口一个劲说对不起的人。你接孩子的那两年，跟外婆接孩子的这三年，走的是一样的路。路不会因为你是妈妈，就短一点；雨也不会因为你是妈妈，就小一点。

我不是想让你去跟谁要一句谢谢。

被谢一句，不会让你的日子轻多少。你也未必真想听丈夫每天下班说一句「谢谢老婆接孩子」，那听着有点怪。

我也知道，你对你妈，是真心感激的。

你谢她，一点都不假。她快六十了，膝盖不好，爬四楼要歇一口气，还天天往学校跑。你心疼她，也欠着她。这份谢谢，你该说，也要一直说下去。

这一章不是要你少谢她一句。

它只是想让你在谢她的时候，顺便看一眼你自己。你和她站在同一个校门口，等的是同一个孩子。她那边有一句谢谢，你这边是空的。这块空的地方，不是因为你做得不够，是因为从来没人想过，它可以不由你来填。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那条线是画出来的。不是天生在那里的。

它被画在了你脚下，所以你做的都算「应该」。它要是往旁边挪一挪，你做的里面，就有一些会变成「帮忙」，会变成「多给的」，会变成别人心里记着的。

也许有一天，你会跟你的妈妈说一句：「妈，你当年接我，我也谢谢你。」

那一句，是替三十年前那个没人谢的年轻妈妈说的。

她听了，可能会笑，说你这孩子说什么傻话。

可你说出来了。那就有一件事，第一次跨到了线那边。

许慧和她的妈妈，是许多对母女合在一起的样子。你家那把伞，大概也是这个颜色。

> 带走的话
>
> **外婆是在帮忙，你是在尽「应该」；可你也值得那一句。**

◆

10

第 10 章

被夸「伟大」的时候

这一章的问题

被当众夸「伟大」，为什么心里反而难受？

◆ 她的故事

周四早上五点四十，韩雪的闹钟还没响，她就醒了。

窗外黑着。县城的冬天，天亮得晚，楼下那盏路灯照着一地的落叶。她摸到床头的毛衣套上，轻手轻脚出了卧室。

毛建国睡在里侧，被子拉到下巴，打着小呼噜。他昨天跑车回来得晚，十一点多才进门，身上一股柴油味。

厨房里，她先把电饭煲里昨晚泡好的米按下煮粥键。然后拿出两个鸡蛋，一小把青菜，一截腊肉。腊肉是她妈从乡下寄来的，挂在阳台上，一刀切下去，油亮亮的。

六点十分，她敲小虎的门。

「起来了，六点十分了。」

里面没动静。她推门进去，拉开窗帘。小虎把头埋进枕头里，含含糊糊地说：「再五分钟。」

「五分钟前你也是这么说的。」

她把校服从椅背上拿下来，抖了抖，放在他床头。袖口上有一块蓝墨水印子，昨晚洗了，没洗掉。

◆

六点四十，小虎坐在桌前吃粥。她站在旁边，一边往他保温杯里灌热水，一边往他书包里塞东西。数学练习册，英语听写本，一张要家长签字的安全教育回执。

回执她昨晚已经签了。签名那一栏写的是「家长」，她写的是自己的名字。

「今天下午家长会，」小虎嘴里塞着蛋，「欧老师说，家长要四点前到。」

「我知道。我跟组长请过假了。」

「爸爸去不去？」

「爸爸今天要跑一趟长沙。」

小虎「哦」了一声，低头喝粥。

她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六点五十二。她要七点十分出门，骑电动车到厂里二十分钟，七点半打卡。小虎七点一刻自己走去学校，学校就隔两条街。

出门前，她弯腰把小虎的鞋带系紧了一点。小虎已经比她高半个头了，她系鞋带的时候，他得往后退一步，才不会踩到她的手。

「我自己会系。」

「你系得松。」

◆

厂里做的是汽车上的小零件，一个个铁疙瘩，拳头大小，要装进别人的发动机里。

韩雪在质检组干了十一年。她的工位在车间最里面，靠窗。窗玻璃上积着一层油灰，外面的光透进来，是黄的。

她每天的活儿是拿卡尺量。一个零件，七个尺寸，一个一个量，一个一个记。差零点零几毫米，就得挑出来，放进旁边那个红色的塑料筐里。

组长廖春梅比她大几岁，嗓门大，干活利索。中午在食堂吃饭，廖春梅端着餐盘坐到她对面。

「下午走了啊？家长会？」

「嗯，四点。」

「你家小虎今年小升初吧？要抓紧了。」

「是啊。」

「你也真是，」廖春梅往嘴里扒了一口饭，「开学那阵你轮晚班，晚班下了，早上七点还跑去学校站岗。那一阵我看你眼睛都是红的。」

韩雪笑了一下：「轮到了嘛，总要有人站。」

她说的是这学期开学那两个月。学校搞护学岗，每个班每天要两个家长，早上七点到七点四十，穿着黄马甲站在校门口，看着孩子过马路。

班里四十几个家长，排了个表。轮到她那几次，正好是她上晚班的那几周。她下了夜班，回家洗把脸，换件衣服，就去校门口站着。站完了回家，睡到下午两点。

后来班级群里有几个家长说临时有事，来不了。欧老师在群里问：「有哪位家长能替一下？」

她回了一句：「我可以。」

开学到现在，她站了十九次。

◆

下午三点五十，她到了学校。

教室里，桌子上贴着孩子们的名字。她找到小虎的座位，倒数第二排，靠窗。桌肚里塞着一团揉皱的草稿纸，她拿出来展开看了看，是一道没写完的应用题，又揉好放了回去。

家长陆陆续续来了。有爸爸，有妈妈，也有几个爷爷奶奶。她旁边坐的是黎可欣的妈妈，在县城开一家奶茶店，身上有一股淡淡的焦糖味。

「小虎妈妈，你今天也请假了啊。」

「请了半天。」

欧老师进来了，四十出头，戴一副黑框眼镜，说话不紧不慢。她先讲期中考试的成绩，再讲小升初的事和冬天的安全，一讲就是一个多小时，教室里有人开始看手机。

然后欧老师说：「最后，我想特别感谢一位家长。」

教室里安静了一点。

「这位家长，在工厂上班，要倒班。这学期开学以来，我们班的护学岗，她一个人站了十九次。很多次是下了夜班直接来的。」

有几个家长回头看。

「她家孩子，作文里写过她。写妈妈每天早上五点多起来做饭，写妈妈晚上回来手上都是机油味，洗了好几遍都洗不掉。」欧老师笑了一下，「我看了很感动。」

韩雪低着头，看着桌面上贴的那张小虎的名字。名字是小虎自己写的，「毛」字最后那一笔，钩拉得太长了。

「这就是小虎的妈妈，韩雪。」欧老师说，「真是一位伟大的妈妈。我们大家给她鼓鼓掌。」

掌声响起来了。

很响，很整齐。黎可欣妈妈在旁边拍得最用力，还碰了碰她的胳膊：「站起来呀。」

她站起来了。她不知道该把手放在哪里，就攥着椅背。她朝四周点了点头，嘴角往上扯了一下。

「谢谢，谢谢老师，」她说，「也没做什么。」

她坐下了。掌声停了。欧老师说：「好，今天就到这里，大家路上注意安全。」

◆

五点四十，天已经快黑了。

她推着电动车出了校门，没骑。小虎留下来出板报，要晚半个小时回家。她一个人沿着河边那条路慢慢推着走。

河边的栏杆刷过新漆，绿色的，还有一点味道。几个老头在路灯底下下象棋，有人在喊「将」。卖烤红薯的推车冒着白气，甜味飘过来。

她一直推着车走，走到桥头的时候，眼睛就湿了。

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人欺负她。老师是真心的，掌声也不假。黎可欣妈妈拍得手都红了。小虎在作文里写她，写的都是实话。

她把车停在桥头，从车筐里拿出头盔，戴上，把面罩放下来。这样路过的人就看不见她的脸了。

她站了一会儿。面罩里起了一层雾。她用手套背面抹了抹眼睛，手套上有一股机油味。

有个骑三轮的老头从她旁边过去，回头看了她一眼。

她跨上车，拧了一下把手，往家骑。

◆

晚上九点多，毛建国从长沙回来了。

他进门就问：「家长会怎么样？」

小虎抢着说：「欧老师在会上夸妈妈了！说妈妈是伟大的妈妈！全班都鼓掌了！」

「真的？」毛建国把车钥匙扔在鞋柜上，咧嘴笑起来，「可以啊，老婆。」

他走过来，搂了一下她的肩膀，拍了两下：「我就说，你是最能干的。我们家没你不行。」

韩雪正在拖地，拖把停了一下。

「吃饭没有？锅里给你留了。」

「吃了，路上吃的。」他打了个哈欠，「明天还要跑一趟，我先洗了睡。」

他去洗澡了。小虎在客厅写作业，写着写着又抬头说：「妈，我们同学都说你厉害。」

「写你的作业。」

她把拖把拿到阳台，在水桶里涮了涮，拧干。腰弯下去的时候，后腰那里一阵发酸，她扶着洗衣机站了好一会儿，才直起来。

这一阵，她的腰一直不太好。上周去厂里的医务室看过，医生让她少弯腰，多休息。

她一直想找个时候跟毛建国说一说。说她腰不好，说她想请几天假，说下学期的护学岗她能不能少站几次，说小虎早上她能不能不每天都起来做饭，买点包子也行。

她想着，今天晚上就说。

可是今天晚上，她拿什么开口呢？

浴室里的水声停了。毛建国擦着头发出来，哼着歌，心情很好。

「对了，」他说，「我妈今天打电话，听说你在家长会上被表扬了。她高兴得很，说我们毛家娶了个好媳妇。」

韩雪把拖把挂回墙上。

「嗯。」

她回到卧室，坐在床沿，脱下袜子。脚后跟磨红了一块，是今天在车间站了一上午，又在教室里坐了一下午，鞋不太合脚。

她把那只脚搁在另一边膝盖上，用手慢慢揉。揉一下，疼一下。她低头看着那块红，看了好一会儿，又把袜子翻过来，袜跟那里也磨薄了。

◆

周五中午，她在食堂排队打饭，手机响了。是黎可欣妈妈发来的微信，一条语音，后面跟着一行字。

语音里有封口机的声音，嗡嗡的。「小虎妈妈，跟你商量个事。下周二早上那班护学岗本来是我，可我店里那天来货，七点要在门口卸。你能不能帮我站一次？我想来想去，班里就你最靠得住。」

那行字是：「昨天老师都说了，你最厉害。」后面一个竖大拇指的表情。

韩雪端着餐盘，找了个角落坐下。今天的菜是土豆烧肉，肉少，土豆多。

她本来想好了，下学期要少站几次。第一句怎么说，第二句怎么说，她在心里排过。可那是对欧老师说的，是下学期的事。

眼前这一条，是下周二的事，是一个昨天刚给她拍红了手的人。

她放下筷子，打字：「我那周是白班，七点半要打卡。」

想了想，又加了一句：「不过我可以站到七点十分，再赶过去。」

对方马上回了：「太好了！就知道你行！下回来店里，我请你。」

她点开相册，找到那张护学岗表的照片，放大，看下周二那一格。格子里印着黎可欣妈妈的名字，旁边空着，没有地方写「替」。

廖春梅端着碗坐过来，瞄了一眼她的屏幕：「又替谁站？」

「帮个忙。」

「你那腰。」廖春梅只说了三个字，没往下说，低头扒饭。

韩雪把手机扣在桌上。土豆烧肉凉了，上面结了一层白油。

◆

周六上午，欧老师在家长群里发了一条消息。

「各位家长好，下周三学校有一个家长经验分享会，每个班推荐一位家长发言，讲讲家庭教育的心得。我们班想请小虎妈妈来讲，大家觉得怎么样？」

底下一排「好」「同意」「支持」，还有好几个竖大拇指的表情。黎可欣妈妈单独回了一句：「小虎妈妈太值得了！」

韩雪坐在阳台的小板凳上，手机拿在手里，看了很久。

她打了一行字：「欧老师，我最近腰不太好，厂里活也多，怕讲不好……」

看了看，删了。

又打了一行：「谢谢老师，我嘴笨，不太会讲。」

看了看，又删了。

楼下有人在卖豆腐，喇叭一遍一遍地喊。小虎在屋里打游戏，喊了一声「妈，有没有饮料」。

她把手机扣在膝盖上，过了一会儿，又翻过来。

她打了四个字：「好的，老师。」

发出去了。

然后她站起来，去冰箱里给小虎拿了一瓶橙汁。

◆

周二晚上十点，她坐在饭桌前写发言稿。

欧老师说，五分钟就行，讲讲平时怎么带孩子。她从小虎的作业本上撕了两页纸，拿了一支圆珠笔。

第一行，她写：「各位家长好，我是毛小虎的妈妈。」

第二行写不下去了。

她想，讲什么呢。讲每天五点四十起来？讲腊肉要切薄一点，小虎才肯吃？讲护学岗站完回家，睡到下午两点，醒过来头是懵的？

这些好像都不算「心得」。

她拿起手机，搜了一下「家庭教育心得发言稿」。跳出来很多，一篇一篇，写得都很好，讲陪伴，讲榜样，讲以身作则。她看了几篇，觉得说的都对，可哪一篇都不像她家。

毛建国在客厅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小。他探头看了一眼：「写得怎么样了？」

「不知道写什么。」

「你就写你怎么起早贪黑的，」他说，「老师不就是夸你这个吗。写得越辛苦越好，大家爱听。」

他说完又缩回去看电视了。

她低头看着那张纸。

她又写了一行：「我觉得，当妈妈就是要多付出一点。」

写完，她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笔尖在「付出」两个字下面戳了一个小点。

后腰又开始酸了。她换了个坐姿，把一只手垫在腰后面。

厨房里，电饭煲里是她刚才泡好的米，明早五点四十按下去。桌上的手机亮着，是下个月的护学岗表，欧老师傍晚刚发在群里的，她刚才点开看过。她的名字排在第一个。

她把那行字划掉了。

划了一道，又划了一道。纸被笔划破了一个小口子。

她把纸翻过来，在背面写了一句：「其实我腰不太好。」

写完，她把纸对折，又对折，塞进了围裙口袋里。

然后她起身，去把电饭煲的插头检查了一遍。

◆ 说破那件事

你有没有被人当众夸过?

不是那种随口的「你家孩子真乖」，是正正经经地、当着一屋子人，说你「了不起」「不容易」「伟大」。

被夸的那一刻，人是高兴的。被看见了，被说出来了，谁听了都会心里一热。

可是你可能也有过那种感觉：掌声停了以后，你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有一块地方，空了一下。好像什么东西被拿走了，可你又说不出来是什么。

这一章想跟你说的，就是那一块空。

◆

先说一件事：被看见，和被算进去，是两回事。

欧老师看见了韩雪：十九次护学岗，好几次是下了夜班直接来的，还有她儿子作文里写的机油味。这些都是真的，欧老师一点没看错，也一点没说错。

可是你想一想，欧老师夸完之后，下学期的护学岗表会不会改？会不会有人说：「小虎妈妈站得太多了，下学期让别的家长多站几次」？

不会。反而更可能的是，下次再有家长临时来不了，大家第一个想到的，还是她。她已经被当众认定为「最能干的那个」了。

被看见了，可那本账一个字没动。

◆

再看家里。

毛建国说：「你是最能干的。我们家没你不行。」

他这句话，是真心实意的夸。他甚至有点骄傲，老婆在外面被表扬，他脸上也有光。

可是这句话一出口，韩雪就说不出「我腰疼」了。

你想一想为什么。

一个「最能干的」人，怎么能说自己干不动了？一个「家里没她不行」的人，怎么能说「我想歇几天」？她要是开口，听上去就像是在拆自己刚刚被戴上的那顶帽子。

那顶帽子很好看。可它也很重，戴上了，就摘不下来。

这就是被夸「伟大」的另一面：伟大的人，是不喊累的。伟大的人，是不讨债的。

你被夸得越高，你喊累的那扇门就关得越紧。

◆

你在生活里，大概也见过别的样子。

单位里总有一个人，被大家叫「老黄牛」。领导开会的时候夸他，「你看人家，从来不叫苦」。他听了也笑。可是轮到评先进、涨工资的时候，领导会想：反正他不叫苦，先给那个天天叫的人吧。

夸一个人「不叫苦」，到最后，就是让他永远别叫。

亲戚家里也有。逢年过节，大家都夸你家婆婆或者你妈：「这一大家子，全靠你妈撑着。」「你妈是真了不起，一个人带大三个孩子。」老人听了，眼睛笑成一条缝。可是吃完饭，所有的碗，还是她一个人洗。夸她的那些人，嗑着瓜子看电视。

那份夸，一点不假。可它跟谁去洗碗，没有关系。

再看那份发言稿。

学校请她上台讲「心得」，是又一次看见她。可是你仔细看，请她讲的，是怎么做一个这样的妈妈。毛建国说得也很实在：「写得越辛苦越好，大家爱听。」

她的辛苦，在这里变成了一样可以拿出来给别人看的东西。台下的家长听完，鼓掌，回家，说「你看人家小虎妈妈」。这份辛苦被传出去了，传到了别的妈妈身上，成了一把尺子。

可是她那句「其实我腰不太好」，只能写在纸的背面。

被看见的，是她的辛苦。没被看见的，是辛苦落在她身上以后，她身体里发生的事。

◆

那么，夸她的人，是故意的吗？

不是。

欧老师站在讲台上，她心里想的是：这位家长真不容易，我得让大家都知道。她甚至可能想着，这样一夸，其他家长也会更积极一点。她是好老师，她是在替韩雪说话。

毛建国心里想的是：我老婆真行，我不在家的时候，家里全靠她。我嘴上不会说，今天正好有个机会，夸她两句。他甚至觉得，这比平时说一句「辛苦了」还要更重一点。

婆婆打电话来，说「毛家娶了个好媳妇」，是她能想到的最高的夸奖了。

每一个夸她的人，都觉得自己在对她好。他们也确实在对她好。

只是，他们夸的那个人，是一个「伟大的妈妈」。一个伟大的妈妈，什么都扛得住，什么都应该，什么都不用帮。他们越把她夸得高，就越不会想到，她也需要有人去接一次孩子，也需要有人早上起来做一次饭。

不是他们不想帮。是「伟大」这两个字，把她放到了一个不需要帮的地方。

◆

所以韩雪在桥头掉眼泪，不是因为委屈谁。

她是在那一刻，隐隐约约感觉到了：这一屋子的掌声，是给她的，也是替她把门关上的。从今天起，她连说「我累了」的那个缝都没有了。

她不知道怎么说出来。她只是把面罩放下来了。

◆ 你可以试试

下一次被夸的时候，允许自己不笑。

就这么一件事。

◆

你可能会觉得这很奇怪。人家夸你，你不笑，多不礼貌。

我说的不笑，不是板着脸，不是让对方下不来台。是你不用急着把嘴角扯上去，不用急着说「哪里哪里，也没做什么」。

你可以就那样站着，听完。然后说一句：「谢谢。」

就两个字。不用加「也没做什么」，不用加「都是应该的」。

那几个字，是我们最习惯接在夸奖后面的。每次说出来，都像是自己又替自己签了一次字：是的，我做的这些都不算什么，以后也接着做。

你不说，那张单子就先空着。

◆

如果你愿意多走一小步，可以在被夸之后，加一句真话。

不是抱怨，不是诉苦，就是一句真话。

比如，老师夸你护学岗站得多，你可以说：「谢谢老师。其实我这学期腰不太好，下学期可能站不了那么多了。」

比如，丈夫说「家里没你不行」，你可以说：「是啊，所以我累的时候，也得有人顶一下。」

比如，亲戚夸你「一个人撑着一大家子」，你可以笑着说：「那今天的碗你们洗。」

这种话说出口，可能会冷场一两秒。对方会愣一下，不知道接什么。这很正常。他们从没听过被夸的人这样回话。

你不用去圆。让那一两秒空着。

要是怕到时候说不出口，可以先练一练。

不是对着镜子背台词，没那么郑重。就是早上刷牙的时候，或者骑车等红灯的时候，在心里把那句话过一遍：「谢谢。其实我最近有点累。」过几遍，嘴就熟了。

真到了那个场合，它不一定会出来。可它在你嘴边待过，下一次就更近一点。

◆

你也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对方听完，说「哎呀，你这么能干的人，怎么会累呢」，或者「你就是太要强了」。

这种时候，不用争。你不需要证明你真的累。

你就点点头，说「嗯，会累的」，然后去做你本来要做的事。

话说到了，就够了。有没有人接住，是另一回事。

◆

还有一种情况，是你自己做不到。

被夸的那一刻，嘴角就是自己往上走了，那几个字就是自己从嘴里出来了。几十年的习惯，不是一下子能改的。

那也没关系。

回家的路上，你可以在心里跟自己说一句：「刚才那个笑，是给他们的。我心里那一下空，是给我自己的。两个都是真的。」

能分开，就已经很好了。

◆ 写给你

那一天，你笑了吗？

我说的是你被夸的那一天。也许是家长会上，也许是年终总结，也许是年夜饭桌上，有人举着杯子说：「这一年，最辛苦的就是她。」

你大概笑了。你大概还说了一句「也没做什么」。

我想跟你说，那个笑，不丢人，也不假。被看见，本来就是一件让人想笑的事。你忙了那么久，终于有人说出来了，你当然会高兴。

可我也想跟你说，如果你在笑完以后，心里空了一下，那一下也是真的。

你不用觉得自己不知好歹。人家夸你，你还不高兴，是不是太矫情了？不是的。

你感觉到的，是一件很细的事：那句夸，把你举起来了，也把你钉在那里了。

被举得越高，越不好下来。你要是哪天说「我不想站护学岗了」「我不想每天五点起来做饭了」，大家会很惊讶，会觉得你变了。「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不是最能干的吗？」

所以你干脆就不说。你继续站着，继续起早，继续被夸。

我想让你知道，你可以下来。

你可以是一个好妈妈，同时也是一个会累、会烦、会想偷懒的人。这两件事不打架。

一个人，不是因为扛得住，才值得被爱的。一个人累了，喊出来，躺下歇一歇，她也还是那个妈妈。孩子不会因为你哪天早上买了包子，就少爱你一点。

你知道小虎作文里写的什么吗？他写妈妈手上有机油味，洗了好几遍都洗不掉。

他没有写「我的妈妈很伟大」。他写的是那个味道。

他记住的，是一个具体的人，有一双会累的手，手上有洗不掉的味道。

孩子比大人更清楚这一点。大人爱说「伟大」，孩子只会说「我妈妈做的粥」「我妈妈的电动车」「我妈妈手冷」。他们不会把你夸到天上去，他们只记得你在他们身边的样子。

那个样子里，有你累的时候。有你早上起不来，叫他自己去楼下买包子的时候。有你冲他发了一次火，后来又跟他说对不起的时候。这些都没有让他少爱你。

所以，如果你也有一张纸，写着一句只敢写在背面的话，你可以把它留着。

不用急着念出来。也不用一定在大家面前念。可以先念给一个人听，一个你信得过、不会说「你这么能干怎么会累」的人。

念出来，那句话就从纸的背面，翻到了正面。

下一次被夸的时候，你不用笑得那么用力。

你可以只说一句「谢谢」，然后，想一想自己今晚想吃点什么。

韩雪不是哪一个人。她是许多在家长会上站起来、又在回家路上停下来的母亲。

> 带走的话
>
> **伟大的人不能喊累，可你只想做一个累了能坐下的人。**

◆



第　三　辑

它是怎么变成我的

辑　序

没有人说过该你，事情怎么就成了你的？这一辑往回看：产假第一周谁在场，夜里谁先醒，「这次谁去」从哪一天起没人再问，后来大家又怎么说你「天生细心」，婆婆的一句话、老师的一个电话、学校的一张表格，又怎样替你认了下来。

读这一辑，带着一个问题：这件事，是从什么时候变成我的？

11

第 11 章

产假第一周

这一章的问题

没有人决定过什么，事情怎么就全落到了她身上？

◆ 她的故事

出院那天，杭州下着小雨。

江远一手拎着待产包，一手提着安全提篮，提篮上盖了一条小毯子，怕雨飘进去。苏晴走在后面，走得很慢。她手里只拿着一个文件袋，里面是出院小结、出生医学证明的材料，还有护士给的一张纸，上面印着「新生儿居家护理要点」。

上车的时候，江远先把提篮在后座扣好，又绕过来扶她。他说：「慢点慢点，坐下的时候小心。」

她坐下去，伤口扯了一下。她没出声，把那张护理要点折了两折，塞进文件袋。

糯米在提篮里睡着，脸只有巴掌那么大，眉毛还是淡的。车开出医院，雨刮器一下一下地刮。江远开得很慢，过一个减速带，他回头看一眼；过一个红绿灯，他又回头看一眼。

「她睡着了吗？」

「睡着了。」

「呼吸正常吧？」

苏晴侧过身，把手指放在孩子鼻子底下。热的，一下一下。「正常。」

江远笑了，说：「你在就好，我看着心里没底。」

那时候她没多想。她也笑了一下。

◆

到家第一个晚上，两个人都没怎么睡。

糯米两个钟头醒一次，有时候一个钟头。醒了就哭，哭得脸通红，小拳头攥着。苏晴喂奶，喂得不顺，孩子含不住，哭得更凶。她一边调姿势，一边想起医院里护士教的那几句：托住头，等她嘴张大，再送过去。护士教的时候，江远不在，他下楼去办出院结算了。

他凑过来，站在床边：「要我做什么？」

「你帮我拿个靠枕。」

他拿来了，放的位置不对。她自己挪了一下。

「还要什么？」

「没事了，你先睡吧。你明天还要去办户口的事。」

他站了一会儿，说：「那你有事喊我。」然后躺下了。

凌晨四点，糯米拉了。苏晴喊了一声江远，他一下就坐起来，比她想的快。他去拿尿不湿，拿了新生儿码，拆开，对着孩子比了比，左右翻了两遍，问：「哪边是前面？」

「有图案的那边是后面。」她想了想，「不对，有胶条的是后面。」

他贴好了。苏晴看了一眼，松松垮垮的，腿边上留着一道缝。她没说话，等他去扔脏尿布的时候，自己解开，重新贴了一遍，把边上的褶子往外翻好。

他回来看见了，没说什么。只是第二次孩子拉的时候，他把尿不湿递到她手里，说：「你来吧，你贴得好。」

她接过来了。

◆

江远有几天陪产假。那几天，他每天都在外面跑。

第二天去派出所，第三天去社区，第四天带着糯米回医院复查黄疸，排了一个上午的队。他回来的时候满头是汗，把一沓单子放在餐桌上，在家族群里发了一条：「户口搞定！」后面跟着一个握拳的表情。

群里一下子热闹起来。他妈妈从绍兴回了一串大拇指，他姑姑说「小江能干」，他表弟发了个红包。

苏晴靠在床头，一只手托着孩子，一只手刷着群。她也点了个赞。

那天晚上她下单了一个奶瓶消毒锅，一包防溢乳垫，两盒不同牌子的护臀膏，因为第一盒用了以后孩子屁股还是红。她在手机上装了一个记录软件，每次喂奶，点一下开始，点一下结束；每换一次尿布，点一下。软件里有一条曲线，一天一天往前走。

复查的时候，医生问：「上一顿几点喂的？吃了多久？大便几次，什么颜色？」

江远抱着孩子站在医生对面，回头看她。她坐在边上的塑料椅子上，打开手机，一条一条念了出来。

医生点点头，在病历上写字，写完把单子递给江远，眼睛却看着苏晴：「回去继续这样记，妈妈做得挺好。」

出了诊室，江远说：「你记得真细。」

她说：「不记我也会忘。」

其实不是。不记她也忘不了。几点喂的，左边还是右边，哪一次吐了奶，她闭着眼都说得出来。她好像从来没有学过这些，它们自己就长进了她脑子里。

◆

陪产假的最后一天是个星期天。

那天下午，江远把家里的垃圾都收了一遍，把冰箱塞满。速冻馄饨、挂面、鸡蛋、一箱牛奶，还有他妈妈托人从绍兴带来的两只土鸡，剁好了，一袋一袋冻着。

他站在冰箱门口，挨个指给她看：「这袋是炖汤的，这袋是红烧的。馄饨你饿了就煮，三分钟就好。」

她点头。

晚上他调了闹钟，七点。他说：「明天我早点走，早点回。」

「嗯。」

「白天有事你给我打电话。」

「嗯。」

◆

星期一早上七点四十，门关上了。

门锁「咔哒」一声。苏晴抱着糯米站在客厅里，听见他在楼道里等电梯，电梯门开了，又合上了。

然后屋里就没有声音了。

不，有声音。冰箱嗡嗡地响。阳台上，洗衣机的指示灯一闪一闪，昨晚洗的小衣服还没晾。楼下有人在拍被子，砰，砰，砰。

糯米在她怀里动了一下，皱了皱鼻子，没醒。

她站了很久，不知道该先做什么。

先晾衣服吧。她把孩子放进摇篮，刚弯腰拿起第一件小连体衣，孩子哭了。她放下衣服回来抱。抱起来就不哭了，一放下又哭。她就抱着，单手把洗衣机里的衣服一件一件掏出来，堆在一个盆里。

九点，她想起自己还没吃早饭。

十点，糯米终于睡沉了。她去厨房，烧了一锅水，从冰箱里拿出馄饨。水还没开，房间里又哭起来了。她关了火，回去。

等她再回到厨房，锅里的水已经凉了。馄饨在案板上化了一点，皮粘在一起。

她最后吃的是一盒牛奶，站在冰箱门口喝完的。

十一点半，江远发来微信：「怎么样？」

她低头看着手机，想了一会儿，打了两个字：「还行。」

他回：「那就好，有事打电话。」后面是一个抱抱的表情。

◆

下午三点多，太阳出来了一会儿。

苏晴坐在沙发上喂奶。窗帘没拉严，一道光落在地板上，光里有灰在慢慢地飘。孩子吃着吃着睡着了，嘴还含着，一下一下地动。

她低头看着孩子，看着看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她不知道为什么哭。没有人欺负她，孩子也好好的。她就是觉得心里空，又觉得心里满，满得堵着，空得发慌。她怕眼泪滴到孩子脸上，用手背去擦，越擦越多。

她想给谁打个电话，翻开通讯录，从上翻到下，又从下翻到上。她妈妈这个时候在医院陪外公做检查。她的闺蜜在上班。江远在开会。

她把手机扣在了沙发上。

过了一会儿，孩子醒了，要换尿布。她吸了吸鼻子，起来去换了。

◆

晚上六点五十，江远回来了。

他一进门就说：「今天怎么样？」一边换鞋一边往里看。他去洗了手，洗得很认真，又用酒精喷了一遍，过来要抱孩子。

糯米在他手里扭了两下，开始哭。他抱着晃，哼了两句歌，越哄哭得越响。

他看看苏晴，有点不好意思：「她还是要你。」

苏晴接过来。孩子在她怀里抽了两下鼻子，安静了。

江远站在旁边，手空着，不知道往哪儿放。他说：「我去做饭吧。」

那天晚上他做了一锅鸡汤，用的是他妈妈带来的土鸡。他把汤端到她面前，吹了吹，说：「你多喝点，下奶。」

汤很香，上面漂着一层黄澄澄的油。她喝了两碗。

◆

星期二下午两点，婴儿床送来了。

是她住院那几天江远在网上下的单，原来说周末到，物流晚了两天。送货的师傅扛着两个长纸箱上来，在客厅里拆开，螺丝、木板、说明书摊了一地。

糯米在摇篮里哼哼。苏晴抱起来，站在旁边看。

师傅拧好了床架，抬头问：「放哪个屋？」

「卧室。」

师傅把床抬进卧室，又问：「靠哪边？靠窗那边有风，靠门这边离柜子近。」

她给江远发微信：「婴儿床放哪边？」那边没回。他上午说过，下午有两个会。

师傅蹲在地上等着，手里转着一把内六角扳手。

她看了看那张大床。靠门那一侧，是她睡的。

「靠门吧。」

师傅把小床推过去，紧贴着她那一侧的床沿，又把护栏放下来试了试：「这样晚上你伸手就够得着。」他收好工具，让她在单子上签了字，走了。

五点多，江远回了微信：「刚开完会。你看着放就行。」

晚上他进卧室，看见那张小床，伸手摇了摇护栏，挺结实。

「放你这边了啊，」他说，「也好，你在家，你方便。」

她把小褥子铺进去，又把床铃挂在了靠她的那一头。

◆

星期三上午，社区医院的医生来家里做访视。

是个四十来岁的女医生，背一个帆布包，进门先套鞋套。她给苏晴量了血压，看了伤口，又把糯米放在小秤上称了称，在本子上记了一个数。

「长了一点，挺好。」她把孩子还给苏晴，从包里拿出一本小册子，封面是一个粉色的奶瓶，「这个你收好，里面有喂养的、黄疸的、脐带护理的，晚上睡不着可以翻翻。」

然后她拿出一张表，一项一项问。孩子吃几顿，大便几次，脐带掉了没有，妈妈恶露还有多少，夜里能睡几个钟头。

苏晴一项一项答。答到「夜里能睡几个钟头」，她顿了一下。

「加起来，四五个钟头吧。不连着。」

医生抬头看了她一眼，在表上画了一个圈，说：「能睡就睡，孩子睡你就睡，家务放一放。」

又问：「家里谁帮你？」

「我老公。他白天上班。」

「那晚上让他多搭把手。」医生说完，把表翻过来，指着最底下一格，「这儿签个字。」

那一格印着「产妇或家属签名」。苏晴签了自己的名字。

医生走的时候，在门口换鞋，又回头说了一句：「小册子里有个电话，有什么不舒服就打。宝宝的事、你自己的事，都可以打。」

门关上以后，苏晴把小册子放在床头柜上，上面压着那部记喂奶的手机。

晚上江远回来，她跟他说：「今天社区医生来了。」

「哦，怎么说？」

「说长得挺好。」

「那就好。」他拿起床头柜上的小册子翻了两页，又放下了，「这个你看就行，你看得懂。」

那本小册子后来一直放在她那边的床头柜上。孩子出疹子的时候，她翻过；孩子三天没拉的时候，她也翻过。江远那边的床头柜上，放着他的充电器和一副耳机。

◆

糯米满月那天，江远的妈妈从绍兴来了，带了一篮红鸡蛋。

婆婆一进门就要抱孙女。抱了没十分钟，孩子哭了，婆婆一边拍一边往苏晴这边送：「找妈妈去，找妈妈去。」

下午家里来了几个亲戚。江远的姑姑问：「孩子现在一天吃几顿？」

江远张了张嘴，转过头：「苏晴，一天几顿来着？」

「八九顿。」

「夜里醒几次？」

江远又转过头。

苏晴说：「三次，有时候四次。」

姑姑笑了：「到底是当妈的，什么都门儿清。」

晚上客人走了，婆婆说要看看孙女洗澡。江远说：「我来洗。」他挽起袖子，在浴室里接水。这是他第二次给孩子洗澡，上一次是在出院第二天，那天苏晴在旁边一步一步地说，他手忙脚乱，把孩子耳朵里弄进了水。

他接好了水，回头问：「水温多少来着？」

「三十八度左右。你用手肘试，不烫就行。」

他用手肘试了一下，又试了一下，犹豫着。糯米光着身子躺在浴巾上，冷得开始哭。

婆婆在门口说：「哎呀，还是让晴晴来吧，她熟。」

江远站起来，把位置让给她，说：「你来，你来。」

苏晴蹲下去，把浴巾往孩子身上掖了掖。

◆ 说破那件事

那一周，没有人决定过什么。

没有人说「以后孩子归你」。没有人开过会，没有人分过工。江远没有推过一件事，他问了好几次「我能做什么」，他是真心想做。

可是一个月以后，所有的事都定了。谁贴尿不湿，谁记喂奶时间，谁知道孩子夜里醒几次，谁给孩子洗澡。一件一件，都定了。

它们是在什么时候定的？

就在那一周。就在那一周里，一件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上。

◆

你回想一下医院里那一刻。

护士来教怎么喂奶、怎么拍嗝、怎么换尿布。那个时候，你在床上，他在楼下排队交费。你学会了，他没学。这不是谁偷懒，是那一刻，你在，他不在。

回到家，第一次换尿布，你比他快一点，也好一点。就快那么一点。他贴歪了，你重贴了一遍。第二次，他把尿布递给了你。

就是这一递。

这一递里没有任何坏心。他只是想：她贴得好，让她来，孩子少受罪。你也没有任何不情愿：你确实贴得好，你接过来，也是想让孩子舒服。

可是从那一刻起，你多贴一次，就更熟一点；他少贴一次，就更生一点。到了第七天，你闭着眼都能贴好，他拿起尿布还要想哪边是前面。到了满月，就没有人记得，这件事本来两个人谁做都行。

◆

这就像你刚到一个新单位上班。

办公室里有一部座机，放在靠门的那张桌子上。你刚好坐在那张桌子。电话响了，你离得最近，你接了。下一次，又是你接。一个月以后，所有人都默认，电话是你接的。有一天你出去倒水，电话响了好几声，坐在里面的同事朝门口喊：「电话！」

没有人给你派过这个活。是你坐的那个位置，替你接下了这个活。

孩子刚出生的那一周，你就坐在那张靠门的桌子上。

你的身体刚生完孩子，哪儿都去不了。你在床上，在沙发上，在家里，二十四个钟头。孩子哭，你在；孩子饿，你在；孩子拉了，你在。而他呢，他要去派出所，去社区，去医院排队，去超市，去上班。

谁在，事情就顺给谁。

不是谁更会，是谁先在。会，是后来的事。

◆

还有一件事，你可能没有注意到。

那一周里，他为什么总不在？不是他躲。是那一周的事，刚好分成了两种。

一种要出门。上户口、办手续、跑医院、去超市。这些事有窗口，有排队，有下班时间，得有一个能走路、能开车、能站一上午的人去。

一种出不了门。喂奶、换尿布、哄睡、记下每一次大便的颜色。这些事没有窗口，也不等人，孩子什么时候要，就得什么时候有人在。

你刚生完孩子，伤口还疼，下楼都难。出门的事，只能是他的。出不了门的事，就只能是你的。

这样一分，谁也没说过一个字。可他在外面跑的那几天，正好是屋里那些事被学会、被定下来的几天。他每跑一趟，就错过一次。等他手续都办完了，回到屋里，屋里的事早就有了主人。

后来亲戚说你「门儿清」，说得好像你生下来就懂。其实你只是那几天一直在屋里。

◆

那他是怎么想的呢？

他大概也慌。他抱着孩子，孩子一哭，他就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他贴尿布贴歪了，看见你重新贴，心里有一点不好意思，也有一点松口气：还好有她。

他上班以后，每天中午发一句「怎么样」，你回「还行」，他是真的放心了。他没有骗自己，是你说的「还行」。

他下班回来，想抱孩子，孩子哭，他把孩子还给你，说「她还是要你」。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有一点失落。他不是在推，他是真觉得，孩子要的是你，不是他。

可是孩子为什么要你？因为孩子这一个月里，大部分时间是在你怀里的。孩子认的不是「妈妈」两个字，孩子认的是那双天天抱她的手。

如果那一周，是他天天抱，孩子认的就是他的手。

◆

婆婆那一句「还是让晴晴来吧，她熟」，也是好心。

她是心疼孙女。孩子光着身子在浴巾上哭，她看不得。她自己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丈夫上班，她在家，一个人把孩子带大。在她眼里，这件事本来就是这样的：谁熟谁来，孩子少受罪。

她没想过，「熟」是怎么来的。

你再想想社区医生那张表。她问「家里谁帮你」，你说「我老公」。这个回答很自然，可是你想想，「帮」这个字，是从哪一天开始用上的？是那一周，你在家，他在外面，事情先落到了你手里，他再来的时候，就只能是「帮」了。

医生把小册子给了你，表让你签了字。她也没有错，你就在她面前，他在上班。

一张表、一本小册子、一句「你熟」，没有一样是谁故意的。它们只是都朝着那个一直在的人去了。

◆

你也不用怪自己当时为什么不推一把。

刚生完孩子的那一周，你哪里还有力气去想「这件事以后归谁」。你能把每一顿奶喂下去，就已经用光了所有的力气。你接过尿布，接过孩子，接过那块浴巾，都是因为那一刻，接过来最快，孩子哭得最短。

那一周，每个人都在做那一刻最好的选择。

只是没有人想到，那一周谁一直在，往后好多年，事情就一直往谁那里走。

◆ 你可以试试

这一章的试试，可能不是给你自己的。

如果你身边有人快生了，你的妹妹、你的同事、你的闺蜜，你可以找个时间，跟她说一句：

「第一周，就让他也上手。」

不是让他帮忙，是让他上手。帮忙是你做，他递东西；上手是一件事从头到尾归他。

你可以跟她说得具体一点：

- 在医院里，护士来教换尿布、洗澡的时候，让他一定在场。交费可以晚半个钟头，这个不能错过。
- 回家以后，挑一件事，从第一天起就归他。比如洗澡，比如夜里第一次换尿布。东西放在哪，他自己找；水温多少，他自己记。
- 他做得慢、做得歪，忍住，别上手。实在看不下去，就去另一个房间待一会儿。

◆

她可能会说：「他笨手笨脚的，孩子哭得更厉害。」

你可以告诉她：孩子会哭一会儿，这没关系。他第一次笨，第二次就好一点，第五次就跟你一样了。你第一次也笨，只是你笨的时候没人看见，因为他不在。

她也可能会说：「他只有几天假，哪来得及。」

那就更要从第一天开始。几天的假，如果全用来跑手续，回来他就是一个客人。哪怕只有一件事是他的，等他上班以后，晚上回来，那件事还是他的。

她还可能遇到家里的老人。婆婆或者妈妈站在浴室门口，说「哎呀让我来」「还是你来吧」。老人是心疼，不是捣乱。你可以教她提前想好一句软话，比如：「妈，您在旁边看着，帮我们盯着点，让他练练。」老人有了一个位置，就不急着上手了。

还有一种情况：他自己往后缩。他说「我怕弄疼她」「你来吧你熟」。这时候不用跟他讲道理，只要说一句：「我第一次也怕，你看着我做一遍，下一次你来。」然后下一次，真的让他来。

一件事归了他以后，别每天去检查。他把尿不湿放在了你不习惯的地方，他洗澡用的是另一块毛巾，都由他。东西放在他找得到的地方，这件事才真的是他的。

◆

如果你自己已经过了那一周，孩子都上学了，也不是来不及。

家里总会有新的「第一次」。孩子换了一所学校，第一次去开家长会；家里买了一台新的辅食机、一辆新的自行车，第一次要装、要学；孩子第一次去学游泳，第一次要有人在池边等。

新事情刚来的那一次，还没有主人。

你可以在它来之前说一句：「这次你先去，我在家。」或者：「这个你先弄，弄好了教我。」

第一次谁在场，后面往往就是谁。你不用去改那些早就定了的旧事，只要别让下一件新事，又一声不响地落在你身上。

想不到哪件新事，也没关系。等它来了，你再想起这一页就行。

◆

如果身边没有快生的人，或者你说了，她只是笑笑，那也没关系。

有些话，人要到那一周过完了，才听得懂。你先说了，她以后会想起来的。

◆ 写给你

门锁「咔哒」一声。

我猜你还记得那个声音。

也许那天不是星期一，也许你家的门不是那种锁。可是总有那么一个早上，屋里突然只剩你和一个很小很小的孩子。你站在客厅里，不知道先做什么。

我想跟你说，那个早上，你一点都没有做错。

你先晾衣服，孩子哭了，你去抱。你去煮馄饨，孩子又哭了，你关了火。你最后站在冰箱门口，喝了一盒牛奶。那就是一个刚当妈的人能做到的全部了。

你没有失败。你只是一个人。

◆

我也想跟你说，后来那些事，都成了你的，不是因为你比他更爱孩子，也不是因为你天生就会。

是因为那一周，你在。

你在床上，在沙发上，在那个哪儿都去不了的身体里。孩子哭的时候，你离得最近。你接过来，是因为那一刻接过来最快。

那时候，你不知道这一接，会接多少年。

现在你知道了，也不用回头去恨那一周。那一周你已经撑得够好了。

◆

你可能也偷偷想过：要是当时我没接呢？要是我让他贴歪了，让孩子多哭一会儿，让他自己去记几点喂的奶呢？

别这样想自己。

那一周里，你没有余力去想以后。你连自己什么时候吃饭都顾不上。一个连饭都吃不上的人，没有办法同时去安排一个家往后的样子。

该想这件事的，不应该只是你。

◆

还有那个下午。

如果你也有过那样一个下午，光落在地板上，孩子在怀里睡着了，你的眼泪自己就掉下来了，我想告诉你，那不丢人。

你不用找理由，也不用跟谁解释为什么哭。

只是如果那种难受一直不走，一天比一天重，就去找医生，或者找一个信得过的人，好好说一说。你不是在给别人添麻烦。

◆

现在，如果孩子睡了，你也去躺一会儿吧。

如果他在家，今晚洗澡的时候，你可以把浴巾递给他，然后走开。

走到阳台上去，或者走到卧室去，把门带上。

浴室里可能会有哭声，会有他手忙脚乱的声音，会有他喊你「水温多少来着」。

你可以隔着门，告诉他一声。

然后别过去。

故事里的苏晴，是好多个刚当了妈妈的人，在同一个星期里的样子。

带走的话

谁先在场，事情就顺给了谁；不是你更会，是你先在。

◆

12

第 12 章

谁先醒，谁就成了醒的那个

> **这一章的问题**
>
> 为什么醒得快的那个人，后来就一直是醒的那个？

◆ 她的故事

监视器是七七三个月的时候买的。

那时候冯婧还在休产假。七七从婴儿床搬进了隔壁的小房间，两个人都不放心，曹睿在网上挑了两个晚上，挑中一款带夜视的，屏幕巴掌大，能看见孩子翻身，还能听见他的呼吸声。

快递到的那天，曹睿在客厅里拆箱子，把摄像头装在小房间的柜子顶上，调了半天角度。然后他拿着那块带屏幕的接收器，走进卧室，站在大床中间，左右看了看。

「放哪边？」

冯婧正在叠衣服，头也没抬：「放我这边吧，我反正醒得早。」

她那边的床头柜离门近，插座也在她那边。曹睿「哦」了一声，把接收器插上电，放在她的台灯旁边。屏幕亮了，绿莹莹的，七七在里面睡成一个小小的「大」字。

两个人凑过去看了一会儿。曹睿说：「这个好，以后不用跑过去看了。」

那是两个人唯一一次说起监视器放在哪儿。

◆

七七一岁零两个月了。

凌晨一点四十，监视器里先传出一声哼。不是哭，是那种要哭之前的哼，鼻子里出气，带一点黏。

冯婧睁开了眼。

她自己都没觉得醒了，人已经坐起来了，手已经伸过去按亮了屏幕。屏幕里，七七在翻身，翻过去，又翻回来，一只脚踢开了睡袋的拉链。

第二声来了，大了一点。

她掀开被子，脚伸进拖鞋，从床尾绕出去。拖鞋是她自己那双，放在她那边的床脚，鞋尖朝外，这样一伸脚就能穿上。她从来没想过为什么要这样放，就是这么放了一年。

从卧室到小房间，七步。她数过一次。

她推开门，七七刚好哭出第三声。她把手放在孩子背上，轻轻拍，嘴里「嘘——嘘——」。七七哭了两下，又哼了两下，不哭了，攥着她的一根手指头，睡回去了。

她蹲在床边，等孩子的呼吸匀下来。小房间里有一股淡淡的奶味和面霜味。窗外是五环边上的高架，偶尔有一辆大货车开过去，玻璃轻轻地震一下。

等她回到卧室，曹睿还在睡。侧着身，脸朝墙，被子拉到耳朵。他的呼吸很长，很稳，一下都没乱过。

她躺下，看了一眼手机：一点四十六。

六分钟。

◆

三点十分，又是一声。

这次她醒得更快。她后来想，大概根本就没睡着，只是闭着眼。

她过去，七七这回是渴了，伸手要水。她从床头的保温杯里倒了一点温水在鸭嘴杯里，孩子抱着喝，喝得咕咚咕咚，喝完把杯子一推，倒头就睡。

她回来，曹睿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问：「怎么了？」

「没事，渴了。」

「哦。」

他又睡着了。

她躺着，睁着眼。脑子里开始转白天的事。上午十点有个评审，她负责的那个接口，测试报了两个问题，一个她查到了，另一个复现不出来。她想着日志里那一串报错，想着是不是缓存的问题，想着想着，天花板好像变成了一块屏幕，一行一行往下滚。

四点多她才睡着。

◆

早上七点，曹睿的闹钟响了。

他起来，伸了个懒腰，去卫生间。冯婧听见水声，刷牙声，电动剃须刀嗡嗡地响。然后他走到小房间门口，往里看了一眼，七七还在睡。

他回到卧室换衣服，一边扣衬衫扣子一边说：「昨晚他睡得挺好啊，我一次都没听见。」

冯婧把脸埋在枕头里，没说话。

「你今天几点走？」

「九点。阿姨八点半到。」

「行，那我先走了。」

他拿起手机和工牌，到门口又折回来，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再睡会儿吧。」

门关上了。

她没有再睡。她起来，去厨房给七七热牛奶，把米糊冲好放在一边晾着，然后坐在餐桌边，打开电脑，把昨天那段日志又看了一遍。

日志看到一半，她想起一件事，起身回了卧室。

这台监视器有个「夜间记录」，曹睿买的时候说过，她一直没点开看过。她按了两下侧面的菜单键，屏幕上一条一条列出来：0:52，1:38，1:40，2:15，3:09，3:10，4:47，5:30。每一条后面都写着「检测到声音」。

八条。

一点三十八、一点四十，三点零九、三点十分，是她起来的那两回。剩下那四条，她没起，可她每一条都对得上。零点五十二，七七咳了一下；两点一刻，七七哼了两声梦话，听不清；四点四十七，窗外高架上过了一辆大货车；五点半，孩子翻身，脚蹬在床栏上响了一声。

每一声她都醒过。醒了，听一听，没事，再闭上眼。

曹睿说他一次都没听见。她信。这台机器记下来的八条，他一条也没有。

她拿手机对着屏幕拍了一张，打开和曹睿的对话框，打了两个字：「你看」。

想了想，又删了。他这会儿在地铁上，看见了也只会回一句「这么多次？」，然后到站，下车，进公司。

照片留在了相册里，夹在七七吃米糊的两张照片中间。

她退出菜单，屏幕又变回绿莹莹的画面。她回到餐桌前，那段日志还停在刚才那一行。光标停在一串报错的末尾，一闪，一闪。米糊已经晾凉了。

◆

上午十点的评审，在公司七楼的小会议室。

投影上是她的接口文档。她讲到一半，组长打断她：「第二个问题，复现了吗？」

「还没有，我怀疑是……」

「怀疑不行。」组长语气不重，「下午之前给个结论。」

她点点头，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写完发现「缓存」的「缓」字少写了一个偏旁。她盯着那个字看了两秒，划掉，重写。

散会以后，同组的小庞端着咖啡过来，压低声音说：「冯姐你眼睛好红。」

「孩子夜里闹。」

小庞「啊」了一声，说：「那你老公呢？」

「他睡得沉，听不见。」

小庞笑了：「我爸也是，我妈说我小时候半夜哭，我爸能打着呼噜睡到天亮。男的都这样。」

冯婧也笑了一下。她回到工位，从抽屉里拿出一包速溶咖啡，撕开，倒进杯子里，去茶水间接热水。

热水机前排着两个人。她站在后面，眼睛有点涩，闭了一下。就那么一下，她好像听见了一声哼。

她睁开眼。茶水间里很安静，只有热水机咕噜咕噜地响。

她自己愣了一下。

◆

她想起上个月的一个周六。

那天两个人带七七去曹睿爸妈家吃饭。公婆住在通州，一套老房子，客厅铺着米色的地砖，茶几的角上包着婆婆特意缝的海绵套。

吃完饭，七七在客厅里扶着沙发走。曹睿和他爸坐在沙发上看球，冯婧在厨房帮婆婆收碗。

水龙头开着，碗碟碰得叮叮当当。电视里在喊进球。

就在这么吵的时候，她听见客厅里「咚」的一声，很闷，不大。

她手里还拿着一个湿盘子，人已经转过身冲出去了。

七七坐在地上，愣了两秒，然后「哇」地哭出来。额头上红了一小块，是磕在了沙发扶手的木头边上。

她把孩子抱起来，吹了吹那块红，摸了摸后脑勺，又看了看眼睛。没破，没肿。孩子趴在她肩上抽抽搭搭。

这时候曹睿才从沙发上站起来，探过头：「怎么了？摔了？」

公公也转过头来，手里还捏着一把瓜子。

婆婆擦着手从厨房跟出来，看了一眼孩子，又看了一眼冯婧手里那个还在滴水的盘子，笑了：「你看看，还是当妈的耳朵灵。我们俩坐这么近，都没反应过来。」

公公说：「是是是，妈妈反应快。」

曹睿伸手要接孩子，七七把脸往冯婧脖子里一埋，不给。曹睿就把手缩回去了，重新坐下，说：「那你哄哄吧。」

冯婧抱着孩子站在客厅中间，低头一看，盘子上的水滴在了地砖上，一小摊。

婆婆拿拖把过来拖了，嘴里还在说：「我当年带睿睿也是这样，他爸在旁边看报纸，孩子从床上滚下来，他都不知道。」

大家都笑了。

◆

再往前，是七七五个月那次发烧。

那天夜里，监视器里的声音不对。不是哭，是一种很急的、短短的喘。冯婧一下就醒了，过去一摸，孩子身上烫得吓人。

她回来推曹睿。推了两下，他才醒，坐起来问：「几点了？」

「他发烧了，得去医院。」

他一下子清醒了，起来穿衣服，穿得很快，裤子都穿反了一次。他去地库开车，她给孩子裹好包被，拿上医保卡、病历本、水杯、尿不湿，装进那个常备的妈咪包。包里还塞着一包湿巾，一件换洗的小衣服，都是她平时就放好的。

急诊排了一个多钟头。医生问话的时候，曹睿站在旁边，抱着孩子。医生问几点开始烧的、量了几次、喝了多少奶、尿了几次，他一样都答不上来，回头看她。

她一样一样答了。

那天从医院回来，天已经亮了。曹睿在车上说：「多亏你醒得早。我要是一个人在家，肯定听不见。」

他说得很真诚。她当时也觉得，幸好是自己醒了。

那时候她没想过，「幸好是我」这几个字，后来会变成「反正是你」。

◆

那天晚上，她做了一件事。

十点半，七七睡了。她刷完牙回到卧室，曹睿靠在床头刷短视频，声音开得很小。

她说：「我们换一下吧。」

「换什么？」

「监视器。今晚放你那边。」

曹睿抬起头，看了一眼她那边床头柜上绿莹莹的屏幕，又看看她。

「为什么？」

「我太累了。这一个月，他每天夜里醒两三次，都是我起的。我今天开会，脑子都转不动了。」

曹睿放下手机，坐直了一点。「我不知道他醒这么多次。」

「你睡着了。」

「那你叫我啊。」

「我叫你干什么？我都已经起来了。」

这句话说出来，两个人都停了一下。

曹睿挠了挠头，有点为难：「我不是不想起。我是真听不见。你也知道，我睡着了打雷都不醒。」

「那你放在你那边，声音开大一点，总能听见。」

「行。」他说，「那换吧。」

他起来，把接收器从她那边拔下来，绕到自己那边，插上。插座不够长，他把台灯的插头拔了，屏幕放在自己的手机旁边。又按了两下侧面的按钮，把音量调到了最大。

「这样行了吧？」

「行。」

他躺下。她也躺下。关了灯，屋里只剩屏幕那一点绿光，现在是从另一边照过来的。

她背对着那点光，闭上眼。

◆

凌晨两点零五分，监视器里一声哼。

很响。音量开到最大，那声哼像是在屋子里响的。

冯婧睁开了眼。

她没动。她躺着，听着。

第二声，第三声。七七开始哭了，带着哭腔喊「妈——妈——」。

她身后，曹睿的呼吸还是长的，稳的。她数着。一、二、三、四。

第五声的时候，他动了一下。被子响，他咕哝了一句什么，伸手在床头柜上摸，摸到了监视器，按亮屏幕，眯着眼看了一下。

然后他把屏幕往她这边转了转，说：

「他在叫你呢。」

冯婧没有回头。

孩子在那头哭得更响了。

曹睿撑起半个身子，声音里带着刚醒的黏糊：「婧，你醒着吧？反正你醒了，你去吧，他要妈妈。」

她躺在黑暗里，盯着衣柜门上那一小块反光。

她的手已经抓住了被子的边，要往外掀。拖鞋还在她那边的床脚，鞋尖朝外。

她松开手，把被子拉上来，一直盖过了肩膀。

「你去吧。」她说，「他一会儿就不哭了。」

曹睿在后面停了好几秒。然后被子掀开了，地板吱的一声，他光着脚，摸黑往外走，在门框上磕了一下，「嘶」了一声。

小房间里的哭声停了一下，又响起来。比刚才更响。

她听见他在里面说：「七七，爸爸在，爸爸在。」

哭声没停。

她睁着眼，在黑暗里数。一、二、三、四。

◆ 说破那件事

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醒得那么快？

不是因为你耳朵比他好。也不是因为当妈的天生就能听见。你想想，你没生孩子之前，是不是也能一觉睡到天亮？闹钟响三遍才起来？

你醒得快，是练出来的。

◆

练是怎么开始的，你大概都不记得了。

可能就是监视器放在你那边的那一天。可能就是你说「我反正醒得早」的那一句。可能就是孩子刚出生的那几个月，你在休产假，他要上班，你想着「我白天还能补一觉，让他睡吧」。

都是很体贴的念头。

然后第一个晚上，你起了。第二个晚上，你又起了。到了第二十个晚上，孩子哼一声，你就醒；到了第一百个晚上，孩子还没哼，你就醒了，你在等那一声。

你的身体学会了一件事：夜里有动静，是你的。

而他的身体，学会的是另一件事：夜里有动静，不是他的。

这两件事是一起学会的。你每快一次，他就慢一次。你每起一次，他就多睡一次。到后来，你快得像装了开关，他慢得像隔着一堵墙。

◆

这有点像单位里的工作群。

群里有人问一句：「下午的会议室谁订一下？」你看见了，顺手回了一句「我来」。下一次又有人问，你又是第一个看见的，又回了。你不是想抢活，你只是手机拿得勤，回得快。

半年以后，群里不再问「谁订一下」了，直接有人@你：「下午会议室麻烦了。」

别的同事也看得见那条消息。他们不是不会订，只是每次手还没摸到手机，你已经回了。回得慢的人，慢慢就不看那个群了。

夜里那一声哭，就是你家的那个群。

◆

再说一个更小的。

家里门铃响了，快递到了，或者外卖到了。一开始，谁离门近谁去。后来，你发现总是你去。不是你离得近，是你听见门铃的那一刻，身子已经站起来了。他还在想「是不是我的快递」，你已经走到门口了。

一年以后，门铃一响，他连头都不抬。不是他懒，是他的身体已经不把门铃当成自己的事了。

醒得快、站得快、听得快，都是这么来的。一开始是快了半拍，后来是快了一整年。

◆

你在婆婆家厨房听见的那一声「咚」，也是一样。

婆婆说「还是当妈的耳朵灵」，她是真心在夸你。她自己当年也这样，在厨房里洗碗，听得见客厅里的每一声动静。所以在她看来，这就是当妈的样子，几十年了，一直是这样。

可是你想想，那一刻，离孩子最近的是谁？是沙发上的两个人。离孩子最远的是谁？是厨房里水龙头开着的你。

最远的那个人先听见了。

不是因为你的耳朵长得不一样。是因为坐在沙发上的人，心里有一块地方是放着球赛的；而你心里，不管在洗碗还是在开会，都有一块地方一直放着孩子。

那块地方，是一年一年给出去的。

◆

再说说他那一句「反正你醒了」。

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大概咯噔了一下。可是你仔细想想，他说的是不是假话？

不是。你确实醒了。你醒得比他早，你离那个哭声比他近，你一去孩子就不哭了，他去了孩子还要哭一会儿。从哪一条看，你去都更快，更省事。

他不是在耍赖。他只是在算一笔很简单的账：谁醒着，谁去。

可是这笔账里，少算了一样东西：你为什么醒着。

你醒着，是因为过去一年，夜里所有的动静都是你的。你的身体已经被磨成了一根针，碰一下就醒。他睡着，是因为过去一年，夜里所有的动静都不是他的。他的身体已经放下了这件事，放得很彻底。

所以「谁醒着谁去」这句话，听起来很公平，其实是在用你过去一年的累，去决定你以后的累。

醒得快，一开始是你的本事。后来就成了你的活儿。

◆

还有一点，你可能也发现了。

白天，你在公司的茶水间里，闭了一下眼，就好像听见了孩子哼。

你的身体在夜里学会的那根针，白天也没放下。它跟着你去开会，跟着你写代码，跟着你排队接热水。你的同事小庞说「男的都这样」，她是在宽你的心，可是这句话也悄悄把一件练出来的事，说成了天生的。

男的不是都这样。没有被一声哭练了一年的人，都这样。

你要是换一个人，让他把监视器放在床头一年，他也会在茶水间里听见孩子哼。

◆

那他是怎么想的呢?

他说「我是真听不见」，这多半是真的。不是他装，是他的身体真的没有学会去听。你想让他听见，不是说一句「你上点心」就行的。上心管不了耳朵，耳朵要练。

他说「那你叫我啊」，也是真心话。可是你知道为什么你不叫他。叫他，要先醒，再推他，再等他醒，再跟他说是什么事，再等他起来走过去。这一套下来，孩子已经哭了一分钟了。你自己过去，只要七步。

所以你不叫，他就以为你不需要。你不需要，他就继续睡。他继续睡，你就更不能叫了。

这是一个圈。没有人故意画它，可是你们俩都在里面。

◆

那天夜里，还有一个细节。

监视器放在他那边，音量开到最大。到第五声，他醒了。他醒了以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下床，是把屏幕往你这边转了转。

他不是没醒。他醒了。

可是他这一年里的醒，都是这样的醒：醒过来，看一眼，确认你去了，再睡。他的醒，已经被练成了「看看她起没起」。所以就算这一次是他先听见，他的手也会先把这件事递回给你。

快和慢，到最后不只是谁先睁眼。还是睁眼以后，谁的身子觉得该动。

◆ 你可以试试

约好一个晚上，你不先起。

就一个晚上。挑一个他第二天不用早起的晚上，周五或者周六都行。

白天找个时间跟他说好。不要等到半夜孩子哭了再说，那时候两个人都困，说什么都像在推。白天说，像商量周末去哪儿吃饭那样说：

「今晚我想好好睡一觉。七七要是醒了，你去。我不起来。」

然后把那几样东西挪一下：

· 监视器放到他那边，音量调大。
· 孩子的水杯、换的尿不湿，放在他找得到的地方，告诉他一遍在哪儿。
· 你的拖鞋，别放在床边了，收到柜子里。

◆

到了半夜，最难的不是他起不来，是你忍不住。

孩子一哼，你还是会醒。这个改不了，你的身体已经练了很久了。醒了就醒了，别起身，别出声，也别推他。

如果他慢，你就等。他可能要哼好几声才醒，可能要哭一会儿才起。孩子哭一两分钟，不要紧。

如果他起来了，去了，孩子还在哭，你也别过去。孩子哭，是因为他还不熟悉夜里来的是爸爸。哭几次，就熟了。

如果他回来跟你说「他还是要你」，你可以不接这句话。翻个身，说一句：「你再试试。」

◆

第二天早上，可能他会抱怨：「一晚上起了三次，困死了。」

你可以笑一笑，不用说「你看，我天天都这样」。他已经知道了。他这一晚上知道的，比你跟他说一百遍都多。

如果他愿意，下个星期再换一个晚上。慢慢地，一个星期里有一两个晚上是他的。

◆

白天跟他说的时候，他可能会问：「干吗非得这样？你醒了顺手去一下不就完了？」

这时候不用跟他讲一年的委屈。你可以只说一件事：「我想知道，你一个人能不能把他哄睡。万一哪天我出差，或者我病了，夜里总得有人。」

这句话不是在算账，是在给这个家留一条后路。大多数爸爸听到这里，都会点头。

他也可能会说：「行，可是我听不见怎么办？」

那就别只靠耳朵。监视器很多都能调成震动，或者把屏幕放在他枕头边上，一亮就能晃到眼睛。他第一次没醒，你可以轻轻碰他一下，只碰一下，说一句「七七醒了」，然后就别再管了。

碰一下，和你自己起来，是两回事。

◆

如果家里有老人同住，夜里孩子一哭，老人可能会先起来，推开门说「我来我来」。

这也是心疼。你可以提前跟老人说一声：「妈，今晚让他爸练练，您好好睡，别起来。」老人要是还是起了，也别在半夜争。第二天再说一次就是了。

◆

如果这一晚你实在忍不住，起来了，那也没关系。

你已经忍了一会儿了。这一会儿，就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如果你家里的情况是，他真的第二天一早要开车上高速，或者他上的是夜班，那就不要硬来。等一个合适的晚上，等多久都行。

◆ 写给你

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问你。

你上一次一觉睡到天亮，是什么时候？

不是那种半夜醒了又睡着、你以为自己睡得还行的晚上。是那种一闭眼，再睁眼，窗帘外面已经亮了，你什么声音都没听见的晚上。

你可能想不起来了。

◆

我想跟你说，你醒得那么快，不是你的毛病，也不是你的命。

你身体里那根针，是一个夜一个夜磨出来的。磨它的，是你的心疼，是你想让他多睡一会儿，是你想让孩子少哭一会儿。每一次你起身，都是在替这个家省一点什么。

只是省到最后，你把自己的睡眠，省光了。

◆

你可能也会想，是不是我太较真了？他白天上班也累啊。

他是累。可是你也上班。你白天也要开会，也要被问「复现了吗」，也要在茶水间里排队接热水。你白天的累，和他白天的累，是一样的累。只是你的夜，没有还给你。

你想要回一个晚上，不是在跟他争什么。你只是在要回你自己的那一份睡眠。

◆

我也知道，那天晚上松开那只抓着被子的手，有多难。

孩子在那头叫妈妈。你的身子已经要起来了。你把被子拉过肩膀，听着孩子哭，听着他在那边手忙脚乱，你心里一定像有什么东西在拽你。

那一刻你没有起来，不是你狠心。是你在给他一个机会，让他也成为一个会醒的人。

这对孩子也是好的。一个半夜哭了，爸爸妈妈谁来都能睡回去的孩子，比一个只认一个人的孩子，更踏实。

◆

今晚，如果你还没准备好，就先睡吧。

监视器还在你那边，也没关系。

只是下一次，它亮起来的时候，你可以先想一想：这一声，一定要是我吗？

想一想就行。

你醒得快，是你练出来的。

练出来的东西，也可以慢慢放下。

故事里的冯婧，是很多个夜里先睁开眼的妈妈，凑成了一个人。

> 带走的话
>
> **你醒得越快，他醒得越慢；快，慢慢就成了你的义务。**

◆

13

第 13 章

「这次谁去」，后来没人问了

> **这一章的问题**
>
> 「这次谁去」这句话，是从哪一天起没人再问的？

◆ 她的故事

牛牛第一次去社区医院打预防针，是在他满月以后。

出生那天在产科打的那两针，是护士把孩子抱走打的，两个人都没看见。这一回，是他们头一次自己带孩子去。

那时候邓雯还在休产假。社区医院发来短信，说下周三上午可以去打下一针。短信是发到袁浩手机上的，因为在医院建档的时候，他填的是自己的号码。

那天晚上吃饭，袁浩把手机推到她面前：「你看，下周三。」

邓雯看了一眼。「那谁去？」

「我请半天假吧。」袁浩说，「你一个人抱不动，那个包也重。」

「你们周三上午不是有例会吗？」

「我跟领导说一声，没事。」他想了想，又说，「要不我们俩一起去？我抱孩子，你拿东西。第一次，我也想看看。」

她说好。

那个星期三，南昌刚入秋，早上还有点闷。两个人七点就起来了，袁浩把婴儿车折好放进后备箱，邓雯装了一个包：尿不湿、纸巾、小毯子、一瓶温水、一个安抚奶嘴，还有那本绿皮的预防接种证，夹在一个透明文件袋里。

社区医院在一栋老楼的二楼。走廊里已经坐了七八家人，墙上贴着一张大海报，画着一个笑眯眯的卡通针筒。袁浩抱着牛牛坐在塑料椅子上，邓雯去窗口取号。

轮到他们的时候，护士问：「谁抱着？」

袁浩说：「我来。」

他把牛牛横在腿上，一只手按着孩子的小腿，一只手托着头。护士消毒，扎针，推药。牛牛先是一愣，然后哭得脸都憋红了。袁浩的手按着，没松，嘴唇抿得紧紧的。

出来以后，他在走廊里抱着孩子走来走去，拍了一路。在留观的那半个钟头里，他一直低头看着牛牛，过一会儿就问一句：「他是不是有点热？」

邓雯摸了摸：「没有，正常的。」

回家的车上，袁浩说：「打针的时候我手心全是汗。」

邓雯笑他：「你比他还紧张。」

那天中午，他把走廊里那张照片设成了手机屏保。是邓雯拍的，他抱着牛牛坐在塑料椅子上，咧着嘴，孩子脸上的泪还没干。傍晚下楼扔垃圾，碰见对门的老太太，他也把手机亮给人家看：「今天打针，男子汉，就哭了一嗓子。」

◆

第二次打针，是一个月以后。

短信还是发到袁浩手机上。他转发给邓雯，后面加了一句：「下周二，我那天要去九江出差，你看行吗？」

邓雯回：「行，我自己去。」

他回了一个「辛苦老婆」，后面跟着一个抱拳。

那天她叫了一辆车。她一只手抱着牛牛，一只手拎着包，下车的时候司机帮她把婴儿车从后备箱拿了出来。社区医院那栋老楼没有电梯，她把婴儿车留在一楼，抱着孩子上了二楼。

护士问：「爸爸没来？」

「出差了。」

「那你抱稳。」

她把牛牛横在腿上，学着上次袁浩的样子，一只手按着小腿，一只手托着头。针扎下去的时候，孩子哭，她的手也跟着抖了一下。护士说：「按住，别动。」她按住了。

留观的时候，旁边坐着一个年轻的妈妈，也是一个人来的，抱着一个比牛牛小一点的女孩。那个妈妈问她：「你们家下一针是什么时候？」

她们聊了一会儿。那个妈妈说：「我老公从来没来过，他说他见不得孩子哭。」说完自己笑了。

邓雯也笑了笑。

她那时候想，袁浩来过，袁浩是因为出差。这不一样。

回家以后，她在预防接种证上看了一眼下一次的日子，用手机设了一个提醒。

那是她第一次自己设提醒。

◆

再后来，社区医院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来核对信息。

那天牛牛四个多月，邓雯接的电话。对方说：「我们这边登记的联系人是袁先生，以后通知发给谁比较方便？」

邓雯想了想，袁浩经常出差，短信发过去还要再转给她。

「发给我吧。」她报了自己的号码。

「好的，那我们以后就联系妈妈。」

挂了电话，她在微信上跟袁浩说了一句：「我把打疫苗的联系电话改成我的了，省得你转。」

他回：「好，你想得周到。」

◆

牛牛十个月的时候，脸上起了一片湿疹。

两边脸蛋红红的，摸上去糙糙的，夜里他老用小手去抓，抓得一道一道。邓雯那时候已经回去上班了，白天是请的一个钟点阿姨看着。

那天晚上，她给牛牛涂完润肤霜，想着明天得带他去医院看看，在微信上问袁浩：「明天谁去？」

袁浩那天在公司加班，过了半个钟头才回：「你去吧，我那边走不开，明天上午要跟客户对方案。」

「好。」

第二天一早，她跟主管请了假。主管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姓聂，听完点点头：「去吧，孩子的事要紧。」又补了一句，「你家那位不能去？」

「他上午有事。」

「哦。」聂主管笑了笑，没再说什么，在请假条上签了字。

儿童医院的皮肤科人很多。她抱着牛牛排了一个多钟头，医生看了两分钟，开了一管药膏，嘱咐了几句「别穿太厚」「洗澡水别太烫」。她一边听一边在手机上记。

回到公司已经是下午一点。工位上放着一份同事帮她拿的快递，和一张便利贴：「下午三点的会改到两点了。」

她撕下便利贴，打开电脑，边吃面包边看材料。

那天晚上，袁浩回来，问：「医生怎么说？」

「湿疹，开了药膏。怎么涂，医生说了，我记在手机上。」

「哦，那就好。药膏放哪儿了？」

「床头柜上。」

他走过去看了一眼，拿起来，看了看说明，又放下了。

那天以后，牛牛的湿疹一共反复了四次。每一次，她都没有再问「谁去」。她自己挂号，自己请假，自己记下医生的话。那管药膏后来用完了，复诊时医生又开了两管，她一管放卧室，一管放自己的包里。

◆

牛牛快三岁那年夏天，幼儿园入园前要体检。

体检表是幼儿园发的，四页纸，要家长填，再拿到指定的医院去盖章。邓雯在工位上一边填，一边看了一眼最下面「监护人签名」那一栏，签了自己的名字。

坐她旁边的同事小骆，刚结婚半年，凑过来看了一眼：「哇，这么多项。你老公不能跑一趟吗？」

邓雯想了想，说：「他不知道要去哪个医院。」

「那你告诉他呀。」

邓雯笑了：「告诉他，还不如我自己去。」

小骆「嗯」了一声，似懂非懂。

那天下午，邓雯把体检表折好，放进包里那个装接种证的透明文件袋。文件袋里已经塞满了：接种证、医保卡复印件、牛牛的一寸照片、上次湿疹的病历。

文件袋一直在她的包里。袁浩的包里，是电脑、充电器和一个保温杯。

◆

牛牛现在三岁了。

十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一，上午十点，邓雯正在公司的会议室里。保险公司的会议室很小，十二个人挤在一张长桌边，墙上投着这个月的业绩表。她那一组的数字是黄色的，差一点到绿色。

主管在讲年底冲刺。邓雯的手机在桌上震了一下。她低头看，是社区医院的短信：「您的孩子应于近期接种下一剂疫苗，请于本周内前往接种。」

她把手机翻过去，扣在桌上，继续记笔记。

中午在工位上吃盒饭，她打开手机日历。周二下午要去见一个客户，是之前约了两次都没约成的；周三上午有一个培训，必须签到；周四牛牛幼儿园有开放日；周五上午，空着。

她在周五上午那一格里打了几个字：「牛牛打针」。

然后她打开公司的办公软件，提交了一个半天的请假申请。事由那一栏，她写了「孩子接种疫苗」。

整个过程，不到三分钟。

◆

那天晚上，袁浩回来得早。他在厨房里煮面，问她吃不吃。她说吃一点。

两个人坐在餐桌边。牛牛在客厅的爬爬垫上搭积木，搭了一个很高的塔，塔倒了，他拍着手笑。

袁浩一边吃一边说：「这周五我们部门团建，去梅岭，可能要晚上才回来。」

「哦，那你去吧。」

「你周五有事吗？」

「上午带牛牛打针。」

「打针？」他抬起头，「又打针？打什么？」

「到日子了，本子上排着的那一针。」

「哦。」他点点头，又低下头吃面，「那你辛苦了。」

邓雯夹了一筷子青菜。青菜炒得有点老，她嚼了好几下。

「要我请假吗？」袁浩忽然问，「团建我可以不去。」

「不用，我已经请好了。」

「那行。」

他吃完了，把碗拿去洗。水龙头开了，她听见他在厨房里哼歌。

◆

星期三晚上，婆婆打来视频电话。

镜头先对着天花板晃了半天，才对准婆婆的脸。牛牛凑过去喊奶奶，举着新搭的积木塔给她看。

婆婆看了一会儿孙子，说：「阿浩说这周五要打针？雯雯你带去吧？」

「嗯，我带去。」

「那多带件外套，那个楼里空调冷。」

袁浩在旁边剥橘子，掰了一半递给牛牛，说：「妈，她都安排好了。」

婆婆笑：「好好好，我就提一句。」

挂了电话，邓雯把手机放在茶几上。婆婆那句话，末尾是个问号。她答一声「嗯」，不到一秒就答完了。

袁浩把剩下那半个橘子递过来。她接了，一瓣一瓣吃，有点酸。

◆

周五上午，她带牛牛去打针。

三岁的牛牛已经知道打针是怎么回事了。一进社区医院那栋老楼，他就拽着她的手往外走：「妈妈，我不打，我不打。」

她蹲下来，跟他说：「打完了，妈妈带你去楼下买那个小汽车。」

「蓝色的那个？」

「蓝色的。」

上楼的时候，他一直攥着她的衣角。墙上那张卡通针筒的海报还在，颜色褪了一些，一个角翘起来了。

护士还是三年前那个护士，戴着眼镜，头发剪短了。她认出了邓雯，笑着说：「牛牛妈妈来啦。」又低头看了看本子，「爸爸今天又没来？」

邓雯笑了一下：「上班。」

护士也笑了：「爸爸都忙。」

牛牛哭得很厉害，蹬腿，扭身子，邓雯用两只胳膊把他整个圈在怀里，下巴抵着他的头顶。打完了，他趴在她肩上抽抽噎噎，鼻涕蹭了她一肩膀。

留观的时候，她给袁浩发了一条微信：「打完了，牛牛很勇敢。」

过了二十分钟，他回：「棒！晚上给他买个奖励。」后面是一张梅岭山上的照片，一群人站在一棵大樟树下面，比着剪刀手。

◆

那天晚上，牛牛睡得早。

邓雯坐在床上，翻那本绿皮的预防接种证。三年了，本子的边角已经磨圆了，封皮上有一块淡淡的奶渍，是牛牛一岁的时候弄上去的。里面一页一页，是护士盖的章、写的日期，有的字迹清楚，有的潦草。

她一页一页往后翻。第一针，第二针，第三针。前前后后，写满了好几页。

她想起头一回来社区医院那天，袁浩抱着孩子坐在走廊里，手心全是汗。

她想，那天他们是商量过的。他说「我请半天假吧」，他说「要不我们俩一起去」。那是两个人最后一次坐下来，把「谁去」当成一件事来商量。后来湿疹那一回，她在微信上问过一句，那是最后一次有人把这两个字说出口。

后来呢？

后来是「你看行吗」「行，我自己去」。再后来，是她自己改了电话。再后来，是她自己设了提醒，自己请了假，自己在周五上午那一格里写了「牛牛打针」。

他没有推过。他甚至在吃面的时候问过「要我请假吗」。

可是那一句，是在她已经请好了假以后问的。

◆

她拿起手机，打开和袁浩的聊天记录，在搜索框里输了两个字：「谁去」。

跳出来几条。

最近的一条，是两年多前。那天牛牛第一次去医院看湿疹，她发的：「明天谁去？」他回：「你去吧，我那边走不开。」

再往前翻，就没有了。头一回那次，他们是在饭桌上当面说的，手机里查不到。

从那条往后，两年多，一条都没有。

她又输了「你去」。跳出来好几十条，大部分是他发的：「你去吧」「你去比较好」「你去，你熟」。有几条是她发的，是让他去楼下拿快递。

她又输了「我去」。

跳出来的，大部分是她发的。「我去」「我去吧」「没事，我去」。

她看了一会儿，把手机屏幕按灭了，放在枕头边上。

客厅里，袁浩在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小，是一场篮球赛，偶尔传来一阵欢呼。

她坐了一会儿，起身，走到客厅门口。

他回头：「还没睡？」

她靠在门框上，手里还捏着那本绿皮的接种证。

「下一针，」她说，「是明年三月。」

◆ 说破那件事

你回想一下，你家里有没有这样一件事。

一开始，两个人商量过。「这次谁去？」「我去吧。」「要不一起？」

后来，有一次，他有事，你去了。

再后来，就没有人问了。

◆

「谁去」这两个字，看起来是一句很普通的话。可是它很要紧。

只要这句话还被问着，这件事就还是一件「两个人的事」。今天是你去，下一次可能是他去。今天你去了，他会记得，欠你一次。就算他不记得，那个问题还在，下一次还要有人来回答。

一旦这句话不问了，事情就悄悄换了主人。

它不再是「这次谁去」，而是「你什么时候去」。到后来，连「你什么时候去」都不用问了，你自己就知道，你自己就请好假了。

◆

这一步是怎么迈出去的?

你仔细想，没有哪一天，有人跟你说过「以后都是你」。

那一次，他出差，问你「你看行吗」。这句话其实也是一种问，只是它问的已经不是「谁去」了，是「你能不能去」。你说「行」。这一个「行」字，说得那么轻，那么顺。你不是在答应一辈子，你只是在答应那一个星期二。

可是那一个星期二过去以后，你多了一样东西：你一个人去过了。你知道楼梯在哪，知道婴儿车要放一楼，知道护士会说「按住，别动」。

下一次短信再来，你们俩谁都没想起来要问。不是不想问，是上一次的答案还摆在那儿，好像拿来接着用就行。

一句话，只要有一次没问，下一次就更容易不问。

◆

这有点像一家人出门买菜。

一开始，周末两个人一起去菜市场，边走边商量买什么。后来，有一个周末他加班，你一个人去了。再后来，你发现一个人去更快，不用等他换鞋，不用听他说「买这么多干嘛」。慢慢地，每个周末都是你去。

有一天你感冒了，躺在床上，想吃点清淡的。你等着他说一句「我去买点菜」，可他在客厅里问：「今天中午吃什么？」

他不是不愿意去。他是已经忘了，买菜这件事，曾经也是他的。

每省一次「谁去」，事情就更像你的一点。省到最后，连他自己都不记得，这件事他也有份。

◆

还有一样东西，你可能没注意过：那个电话号码。

你把社区医院的联系电话改成了自己的。那一刻你想的很简单：他老出差，转来转去麻烦。你是在帮他省事，也是在帮这件事省事。

可是你想想，以前短信到他手机上，他转给你的时候，总要加一句「你看行吗」。那一句再轻，也还是一句问。

改了号码以后，短信直接到你这儿。你看见了，设提醒，请假，去。中间连那一句「你看行吗」都省了。

不是电话号码让你去的。是那个号码一改，连最后一个开口问的地方，都没有了。

还有你包里那个透明文件袋。

接种证、病历、医保卡复印件、一寸照片，都在里面。它跟着你上班，跟着你下班。孩子要去哪儿，需要什么，伸手一摸就在。

你同事说「你老公不能跑一趟吗」，你说「告诉他，还不如我自己去」。这句话你说得很轻松，可是你想想，为什么告诉他比自己去还麻烦？因为要告诉他的，不只是一个医院的名字。还有那个文件袋里的每一样东西放在哪，哪一页要盖章，哪一栏要签字，上次医生说了什么。

所以「告诉他，还不如我自己去」，这句话一出口，「谁去」就不用问了。不是他不肯去，是你在心里替两个人先答了。

这一句，你那天在工位上说得那么轻，可它也是一次没问出口的「谁去」。

这不是你的错。你只是做了一件那一刻最方便的事。

只是那一刻最方便的事，常常也是往后最难改的事。

◆

那他是怎么想的呢？

他吃面的时候问了一句「要我请假吗」。他是真心的。他愿意去。

可是你也看见了，他问的时候，你已经请好假了。他问的，是一件已经定了的事。他问，你说不用，他就放心了。他甚至会觉得，他已经尽到心了：他问过了。

他不知道，「要我请假吗」和「这次谁去」是两句不一样的话。

「这次谁去」，是在事情还没定的时候问的，问完了，两个人都要想一想。

「要我请假吗」，是在事情已经定了的时候问的，问完了，答案多半是「不用」。

一个是在分，一个是在客气。

他以为他在分。其实他在客气。你也以为他在客气，其实他也许真想分，只是来晚了。

◆

再说那个护士。

她三年前问「谁抱着」，三年后问「爸爸今天又没来」，说完自己笑了，说「爸爸都忙」。

她不是在挑你们家的刺。她每天在那张桌子后面，看见的都是一样的场面：来的大多是妈妈，偶尔来个爸爸，她会多看两眼。在她那里，「爸爸都忙」不是一句埋怨，是一句很平常的话，就像说「今天下雨了」。

可是这些很平常的话，说多了，就把一件本来要问的事，说成了一件不用问的事。

不是谁坏，是没人再问了。

◆

你也许会想：我是不是不该说那句「行，我自己去」？

不是。那一次，你说「行」是对的。他确实出差了，孩子确实要打针。你不去，谁去？

问题从来不在那一次。问题在于，那一次以后，你们都忘了把那句话再问回来。下一次，本来可以有人说：「上次是你，这次我来？」可是没有。下下次，就更没有了。

那句话，是一点一点被省掉的。每一次省，都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所有好理由加在一起，就是一个人一直在去。

◆ 你可以试试

今天晚上，或者哪一天你有空的时候，试着回想一件事：

家里有哪件事，最后一次被问「这次谁去」，是什么时候？

你可以从这些事里挑一件想：

· 带孩子打疫苗、体检
· 开家长会，去幼儿园、学校
· 孩子生病去医院
· 给老人买药、陪老人看病

挑一件就行。然后想一想，最后一次有人问「谁去」，是哪一年哪一天？是谁问的？那一次，是谁去的？

如果想不起来，你也可以像邓雯一样，打开你们俩的聊天记录，在搜索框里输「谁去」两个字，看看跳出来的最近一条是什么时候。

◆

你可能会有两种感觉。

一种是吃惊。原来这么久了。原来上一次有人问，孩子还在吃奶。

还有一种是委屈。你翻着翻着，看到一条又一条的「我去」，都是你自己发的，忽然有点想哭。

两种都没关系。你不用马上做什么。你只是第一次看清楚了，这件事是从哪一天开始，不再有人问的。

◆

如果你看清楚了，又想做一点什么，可以试一个很小的：

下一次这件事又来了，在你自己去之前，先问一句：「这次谁去？」

不是质问，不是「你怎么从来不去」，就是很普通地问一句，像三年前你们在饭桌上那样。

问的时机很要紧：在你请假之前，在你设提醒之前，在你已经安排好一切之前。等你都安排好了，再问，就又成了一句客气话。

他可能会愣一下，说：「不是一直你去吗？」

你可以笑着说：「是啊，所以我才问一下。」

他也可能说：「那我去吧。」然后问你一大堆：在哪儿，几点，带什么，那个本子放在哪。你告诉他就是了。这一次告诉他，下一次他就知道了。

他还可能说：「我那天真走不开。」那就你去。没关系。这句话问过了，就跟没问过不一样。问过了，这件事就重新成了两个人的事。

◆

如果你连这一句也不想问，觉得太别扭，那就先不问。

先记着那个日子就好。最后一次有人问「谁去」的那一天。

记着它，你就不会再觉得，这件事从来就是你的。

◆ 写给你

那本绿皮的小本子，你家里也有吧。

可能放在抽屉里，可能夹在一个文件袋里，可能和孩子的出生证明、户口本放在一起。封皮可能也磨旧了，上面可能也有一块洗不掉的印子。

你大概不会想到，那个小本子上，记着的不只是孩子打了哪几针。

它还记着，每一次是谁抱着孩子坐在那张塑料椅子上的。

◆

我想跟你说，你一个人去了那么多次，不是因为你比他更会照顾孩子，也不是因为你当初答应过。

你从来没有答应过。

你答应的，只是一个星期二。是那一个他出差、你说「行」的星期二。后来那么多个星期二、星期五，都没有人再来问你，你就一个接一个地去了。

一件事，没人问了，就好像是你答应了很多次。

可是你只答应过一次。

◆

你可能也在想，现在才问，是不是太晚了？三年了，什么都定了，现在问一句「谁去」，会不会显得奇怪，像在翻旧账？

不晚。

三年前你们能在饭桌上问，现在也能。这句话不是旧账，它本来就该一直被问着。是它中间断了两年多，现在只是把它接上。

你也不用一次就问很多件事。问一件就够了。问一件，你就会知道，这句话问出口，没有你想的那么难。

◆

我还想说一句：如果你问了，他还是说「你去吧」，那也不是你白问了。

那一次你还是去了。可是这一次，你是被问过以后去的。被问过的去，和没人问的去，是不一样的。前一种，是你今天选的；后一种，是三年前就被定好的。

哪怕结果一样，你心里会知道，这件事，又回到了你们俩的桌子上。

◆

明年三月，那本小本子上还有一行空着。

到时候是谁抱着孩子坐在那张塑料椅子上，现在还没有人知道。

这样就很好。

至少这一次，在那一天来之前，有人会先问一句。

故事里的邓雯，不只住在南昌。她是很多个一个人去了很多次的妈妈，被写进了同一本小本子里。

> 带走的话
>
> **每省一次「谁去」，这件事就更像你的一点。**

◆

14

第 14 章

「你更细心」

这一章的问题

「你更细心」，是先有的细心，还是先有的你在场？

◆ 她的故事

腊月二十八，彭家在小寨一家饭店订了个大包间。

两张圆桌拼在一起，坐了十九个人。窗玻璃上全是水汽，外面的天灰蒙蒙的，像要下雪又下不下来。转盘上摆着凉皮、肉夹馍、一大盆羊肉泡，还有一条红烧鱼，鱼头朝着彭亮爸爸那边。

若若坐在曾琳和彭亮中间，脚够不着地，在椅子底下一晃一晃。

菜刚上齐，若若伸手去够转盘上的橙汁，袖子扫过汤碗，一碗紫菜蛋花汤倒了一半在她身上。毛衣前襟湿了一大片，汤顺着往下滴，滴到了新买的灯芯绒裤子上。

若若愣了一下，嘴一瘪，没哭出来，先扭头找妈妈。

曾琳已经站起来了。她从椅背上把自己的包拿过来，拉开拉链，先抽出一包湿巾，再抽出一个叠成方块的塑料袋，最后拿出一件小小的棉T恤，浅黄色的，上面印着一只鸭子。

「来，跟妈妈去洗手间。」

她把若若抱下椅子，一手拎着衣服，一手牵着孩子，走过半个包间。身后有人「哎哟」了一声，有人喊服务员拿抹布。

洗手间里很暖和，烘手机嗡嗡地响。她把湿毛衣从若若头上脱下来，装进塑料袋，扎了个结。用湿巾把孩子胸口的汤擦干净，摸了摸，里面的秋衣没湿透。她把鸭子T恤给若若套上，又蹲下去，用纸巾把裤腿上的汤一点一点按干。

「妈妈，我的毛衣会不会坏？」

「不会。回家洗一洗就好了。」

「你怎么知道要带衣服？」

曾琳想了想，说：「妈妈猜的。」

◆

回到包间，桌上已经擦干净了。若若被二姑一把拉过去，搂在怀里。

二姑是彭亮爸爸的妹妹，嗓门大，心热，每年过年都是她张罗。她摸着若若的鸭子T恤，转头对一桌人说：「你们看看，人家连换的衣服都带着。」

「孩子还是跟妈妈好，」二姑笑着说，「妈妈细心。」

一桌人都笑了。彭亮的表嫂说：「那是，男的哪想得到这些。」彭亮的大伯说：「小曾是编辑嘛，干的就是挑错的活儿，能不细心？」

彭亮也笑，夹了一筷子鱼放在曾琳碗里：「她是比我细心多了。我出门连自己钥匙都想不起来。」

又是一阵笑。

曾琳也笑了一下，低头吃那块鱼。鱼有点咸。

她想起一件事。很小的一件事，跟这桌饭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是她和彭亮谈恋爱的第二年，两个人坐火车去青岛玩。到了西安站进站口，她在包里翻了五分钟，翻出了钱包、耳机、半包饼干、两支笔，就是没翻出身份证。她急得满脸通红，以为要退票了。

彭亮从自己衬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卡片，在她眼前晃了晃。

是她的身份证。

「昨晚你放在茶几上，我就知道你会忘。」

那时候他二十六岁，她二十五。

她低着头又夹了一口米饭。旁边二姑还在说，说她自己的女儿小时候怎么怎么样，说当妈的哪个不是心细如发。若若靠在二姑怀里，玩着二姑手腕上的玉镯子。

窗外终于飘起了一点雪花，很小，落到玻璃上就化了。

◆

那天晚上回到家，曾琳给若若洗完澡，把那件湿毛衣从塑料袋里拿出来，泡进脸盆里。

毛衣是羊毛的，不能用洗衣机。她挤了一点洗衣液，用手轻轻地压，一下一下，汤渍慢慢化开。

彭亮在客厅里看手机，偶尔笑出声。

她蹲在卫生间的地上，一边压毛衣，一边想，那个在火车站翻五分钟包的人，后来到哪里去了。

她以前是真的丢三落四。大学宿舍里，室友戴玉给她起了个外号，叫「丢丢」。她丢过饭卡、丢过雨伞、丢过一整套借来的考研笔记。毕业那年搬宿舍，她把装着毕业证的文件袋忘在了床板底下，是戴玉替她找回来的。

后来进了出版社，校稿的毛病是被侯老师一个字一个字骂出来的。头一年，她编的一本书印出来，封底有个错字，侯老师把书往她桌上一放，什么也没说。那天她在办公室坐到晚上九点。后来她做到了全组最少出错的那一个，可那是在稿子上。离开办公桌，她还是那个出门要回去三次的人。

回去拿钥匙，回去关燃气，回去拿手机。

彭亮那时候常笑她：「你脑子一出办公室就下班了。」

她把毛衣捞起来，挤干水，平铺在一条干毛巾上。

那现在呢？

现在她出门前不用回头。她的包里，常年装着湿巾、纸巾、创可贴、一小管护手霜、两个塑料袋、一包小饼干，冬天多一件小衣服，夏天多一瓶驱蚊水。若若的幼儿园哪天要穿园服，哪天要带手工材料，哪天下午提前放学，她不用看群消息就知道。若若一揉眼睛，她就知道是困了；若若脸红，她就知道是捂着了，得脱一件。

这些，是什么时候长出来的？

◆

她记得是从若若出生以后的第一个月开始的。

那一个月，彭亮只请了几天假。假一休完，他就回工地了。他是做工程监理的，工地在高新区，早上七点出门，晚上八点回来。婆婆身体不好，来了一个礼拜就回去了。剩下的日子，白天就是她和若若。

第一次给若若洗澡，她忘了先放凉水后放热水，手伸进去才发现烫，吓得一身汗。

第一次带若若去打疫苗，她到了社区医院才发现接种本没带，又抱着孩子打车回家拿。那天风很大，孩子在怀里哭了一路。

若若两个月的时候，屁股红了一大片，她不知道是尿布换得不够勤，还是护臀膏抹得不对。她抱着孩子去医院，医生问她一天换几次，她答不上来。

那天回家，她找出一个旧的笔记本，就是出版社发的那种，封皮上印着社徽。她开始一条一条地记。几点喝奶，喝了多少，几点换尿布，几点睡的，睡了多久。

一开始是怕出错。后来记着记着，就不用看本子了。

彭亮每天晚上回来，抱一会儿孩子，问一句：「今天怎么样？」她说：「挺好的。」他就去洗澡了。

他没看见那个本子。他也没看见她烫红的手背、在风里打车的那个下午。他看见的，是一个越来越不会出错的妻子。

半年以后，有一回她出门买菜，让他看一会儿孩子。她回来的时候，彭亮正抱着哭个不停的若若在客厅里转圈，额头上全是汗。

「她是不是饿了？」

「不是，刚喝过。是要换尿布了。」

「你怎么知道？」

她想了一下。她也说不清自己是怎么知道的。就是知道。

「你真细心。」彭亮说。

那是她第一次听见这句话。她当时还有一点高兴。

◆

正月初三，一家三口要去大唐芙蓉园看灯。

下午四点，彭亮已经穿好了羽绒服，站在门口换鞋。曾琳在屋里收拾包。

保温杯灌上热水。若若的帽子、围巾、手套，手套要那双有绳子连着的，不然会丢。暖宝宝带两片，揣在包里，给大人捂手用。纸巾、湿巾。一个小手电，因为灯会人多，万一走散了，好让若若晃。她又在若若的羽绒服内袋里放了一张小卡片，上面写着她和彭亮的电话。

彭亮靠在门框上等，低头看手机。

「好了没有？再晚停车就难了。」

「马上。」

她又回到卫生间，拿了一小管润唇膏。若若嘴唇一到冬天就裂。

彭亮看着她把包塞得鼓鼓的，笑着摇了摇头：「你这个包，比我们工地的工具箱还全。」

「那你背。」

「行，我背。」他接过包，往肩上一甩，「反正里面有什么我也不知道，要什么你说。」

他们下了楼。天已经快黑了，小区里有人在放鞭炮，一股硝烟味。若若捂着耳朵往前跑，彭亮在后面追。

曾琳走在最后面。

她摸了摸自己的口袋。钥匙在，手机在，身份证在。

◆

正月初七，出版社开工。

幼儿园还没开学，婆婆托了一个表姨来帮几天忙。早上七点二十，曾琳把若若送到楼下，交给表姨。水杯、小毛巾、一件换洗的秋衣、一袋寒假作业要用的剪纸材料，一样一样递过去。表姨笑：「你比幼儿园老师还清楚。」

她赶上了七点四十的地铁。车厢里挤得喘不过气，她一只手抓着吊环，一只手护着包。

到了单位，她打开电脑，伸手去摸眼镜盒。

没有。

她又翻了一遍包。湿巾、创可贴、若若的润唇膏、一个塑料袋、半包小饼干。就是没有她自己的眼镜。

她想起来了。早上她把眼镜摘下来放在鞋柜上，弯腰给若若系鞋带，系完就抱着孩子出了门。

那天上午，她要看一本书稿的二校样。三百多页。她把校样举到离脸很近的地方，一行一行地看，看了一个钟头，太阳穴开始一跳一跳地疼。

侯老师端着茶杯从她身后走过，停了一下。

「小曾，眼镜呢？」

「忘家里了。」

侯老师笑了，摇摇头：「你这个人，稿子上一个标点都不放过，自己的东西倒是老样子。」

她也笑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她又发现，自己早上灌好的那杯热水，也落在了厨房的台面上。

她站在单位楼下的便利店里，买了一瓶矿泉水，拧开喝了一口。很凉。

她想，原来那个丢三落四的人，还在。只是她现在只在一件事上丢三落四了：她自己。

◆

那天晚上，一家三口去彭亮爸妈家吃饭。回来的路上，若若在车上就睡着了，是彭亮抱上楼的。

曾琳给孩子脱衣服，脱到羽绒服的时候，摸到了内袋里那张写着电话的小卡片，是初三看灯那天放进去的，一直没拿出来。她把卡片拿出来，想了想，又放回去了。下次还要用。

她去书房拿充电器，顺手拉开了书桌最下面那个抽屉。

抽屉里堆着一些旧东西。过期的工作证，几张旧照片，一盒没用完的名片。在最底下，她摸到一个硬硬的、凉凉的东西。

是一个钥匙扣。

橙色的，塑料的，很大一个，像个小橘子。上面拴着一个铜铃铛，一晃就响。

这是彭亮很多年前买给她的。那时候他们刚搬进这套房子，她一个月丢了两次钥匙，换了两次锁芯。彭亮下班路过一家小店，买了这个回来，亲手把她的钥匙串在上面。

「这么大个，还带响，看你还丢不丢。」

她用了好几年。后来若若出生了，钥匙扣什么时候被取下来、扔进这个抽屉的，她已经记不起来了。

大概是因为，她不再丢钥匙了。

她把那个橙色的小橘子放在手心里，轻轻晃了一下。

铃铛「叮」地响了一声。

卧室里，彭亮迷迷糊糊地问：「什么声音？」

「没什么，」她说，「一个旧东西。」

◆ 说破那件事

你可能也被人这样说过。

「还是妈妈细心。」「孩子跟妈妈亲。」「当妈的，心就是细。」

说这话的人，都是笑着说的。他们是在夸你。你听着，也不好说什么。因为他们说的，是真的。今天的你，确实比孩子爸爸细心。你知道孩子哪天要带什么，知道孩子哪句话是真的不舒服、哪句话是撒娇。他不知道。

可是你心里也许有一个声音，小小的，说不清楚：

我以前，不是这样的。

◆

这一章想跟你说的，就是这件事。

细心不是先有的。是先有你在，后有「你细心」。

你想想曾琳。她不是生下来就会在包里装一件换洗的小衣服。她是被一盆烫手的洗澡水、一次忘带的接种本、一片红了的小屁股，一次一次教会的。那些时候，屋里只有她。没有人跟她商量过「这次谁来学」。孩子就在她手上，事情就在她眼前，错了就是她错，她只好学。

学会了，就再也放不下了。

这跟我们身边很多事是一样的。

你认识的人里，大概有一个是这样的：结婚前连面条都煮不熟，后来天天做饭，十年下来，炒菜不用看就知道盐放够了没有。现在亲戚都说她「手巧」「天生会做饭」。可是你问她，她会笑着说：「哪里是天生，是被逼出来的。」

再比如，有的人原来开车很怕，倒车要倒三次。后来家里只有她有驾照，每天送孩子上学、接老人看病，开了五年，现在侧方停车一把进。别人说她「车感好」。

车感是开出来的。手巧是做出来的。细心，是一天一天在场，在场出来的。

◆

那为什么，大家说起来，好像你本来就是这样？

因为人看见的，总是今天。

二姑看见的，是今天这个从包里掏出换洗衣服的曾琳。她没看见那个在火车站翻了五分钟包的姑娘，也没看见那个在社区医院门口抱着孩子转身回家拿本子的下午。

彭亮看见过那个姑娘。可是他也只记得一半。他记得她以前丢三落四，他也看见她现在什么都记得。中间那几年是怎么过来的，他不在场。所以他说「她比我细心多了」的时候，他心里想的，大概是：她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那样的人。

这样想，很省事。

二姑那样说，也有她的道理。她年轻的时候，丈夫常年在外地跑车，三个孩子是她一个人拉扯大的。她就是这么一点一点变成「心细如发」的。可是她不记得自己变过。她只记得，当妈的，都细心。

她夸曾琳，其实是在夸当年的自己。她说「孩子还是跟妈妈好」，心里装的，是几十年前那个一个人抱着发烧的孩子走夜路的女人。她是真心的。

只是这份真心，也顺手把一件「学会的事」，说成了一件「天生的事」。

你看，一旦大家都说「你更细心」，很多问题就不用问了。

孩子的事，谁来管？你细心，你管。出门的包，谁来收？你细心，你收。孩子上学要准备的东西，谁来记？你细心，你记。

好像不是谁安排你的，是你自己的性子决定的。你本来就是这样的人，那这些事，本来就是你的。

这就像一张欠条，本来写着「某年某月某日起，这件事归她」，后来被人轻轻改了一下日期，改成了「从来就归她」。

◆

还有一件事，你可能也碰到过。

「细心」这个词，夸的时候是夸，出了错的时候，就变成了另一样东西。

有一回去婆婆家，若若在楼下院子里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曾琳一摸包，那天包正好换了，创可贴没放进去。婆婆在旁边看着，只说了一句：「你不是最细心的吗？」

婆婆没有恶意。她只是顺口一说。在她心里，儿媳妇是最靠得住的那个人，靠得住的人偶尔掉一次链子，她就忍不住多问一句。她问的时候，大概还觉得自己是在抬举你。

可是你想想，如果那天是彭亮忘了带，会有人说「你不是最细心的吗」吗？不会。因为他从来不是「细心的那个」。他忘了，是男人粗心，正常。你忘了，是你这一回没做到你「本来的样子」。

被夸细心，就是被交了一个担子。这个担子，挑好了不算你的功劳，那是你本性；挑不好，那就是你的失手。

◆

那彭亮是不是坏人？

不是。

他说「她比我细心」，是心服口服的。他真心觉得，孩子交给她，比交给自己放心。他甚至觉得，这是在夸她，在给她面子。

而且你要知道，他也不是天生粗心的。他记得住几百页的施工图纸，记得住哪根钢筋没绑好、哪块混凝土没养护够天数。他在工地上，是所有人里最细的那一个。当年，也是他替她记着身份证。

他的细心没有丢。它只是不往家里来了。

你也许也有过这样的时候。有一次他主动说，周末带孩子去公园，包他来收。你在旁边看着，他往包里放了一瓶水、一包纸巾，就拉上了拉链。

你没忍住，又拉开了。加了湿巾，加了外套，加了一个塑料袋，加了零食。

他站在旁边看，说：「行，还是你来吧。」

你不是要抢他的活儿。你是真的怕孩子在公园冷着、饿着、弄脏了没东西擦。你知道会出什么事，因为这些事你都遇到过。他没遇到过，所以他不知道。

可就是这样一次一次，「还是你来吧」成了家里最常说的一句话。他也不是偷懒。他是真觉得，你收得比他好，那何必让孩子受罪。

这就像家里那台老洗衣机。洗羊毛衫要按哪个键，脱水要按住几秒，只有一个人知道。别人站在机器前按两下，没反应，喊一声「这个怎么弄」，她擦着手

过来，三两下就转起来了。时间一长，别人连试都不试了。洗衣机还是那台洗衣机，可是会用它的，只剩一个人。

而且，谁也没觉得这里面有什么不对。

因为家里，已经有一个更细心的人了。他用不着。他用不着，就慢慢不会了。他慢慢不会了，就更显得你细心。

你在场，你学会了，他就退后一步；他一退，你就更得在场。

没有人做过一个决定。可是转了这么几年，就转成了今天的样子：一个「细心的妈妈」，和一个「粗心的爸爸」。好像本来就是两种人。

◆ 你可以试试

今天，或者这周哪一天有空的时候，拿一张纸，或者打开手机。

写下一件事：一件你「本来不会」，后来被逼会了的事。

不用多，一件就行。

比如：

- 本来分不清孩子是饿哭还是困哭，后来一听就知道。
- 本来不会扎辫子，后来闭着眼都能扎出两个一样高的。
- 本来出门总忘东西，后来包里什么都有。

然后，在这件事下面，再写一行字：我是什么时候、在哪里、因为什么学会的。

比如：「若若两个月，屁股红了，医生问我一天换几次尿布，我答不上来。那天晚上我开始记本子。」

就写这么一两行。

◆

你写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几种情况。

第一种，你想不起来。你会觉得，好像这些事你一直就会。没关系，这很正常。你可以换个问法问自己：结婚以前，我会不会这件事？生孩子以前呢？往前一推，你多半就能想起一个具体的日子，一个具体的下午。

第二种，你想起来了，心里有点酸。你想起那个手忙脚乱、没有人在旁边的自己。如果是这样，你可以停一下，不用急着往下写。那个时候的你，是真的不容易。她值得被你自己记住一次。

第三种，你想起来了，反而有点骄傲。原来我是这么学会的，原来我这么能干。这也很好。这本书从来不是要你否认自己的本事。你的本事是真的。只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有来历的。

◆

写完以后，你可以把这张纸收起来，只给自己看。

如果哪天你和孩子爸爸心情都还不错，比如饭后散步的时候，你也可以讲给他听。不是控诉，就像讲一件好笑的旧事：「你还记得我以前出门要回去三次吗？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不回去的吗？」

他可能会愣一下。他可能会说：「好像是有这么回事。」也可能什么都想不起来。

不管他怎么回，你都不用往下逼。你只是把那个「以前」，放回到桌面上。让你们两个人都知道，今天的「你更细心」，是有一个开始的。

他也可能会笑着说：「那你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这句话不用接。他说的没错，你现在是挺好的。你可以点点头，说一句「是挺好的，就是累」，然后接着往前走。话说到这里就够了。

如果他愿意多听两句，你可以再讲一件小事。比如那天在社区医院门口，你抱着孩子转身回家拿本子，风有多大。不讲道理，只讲那天的风。人记得住一阵风，比记得住一番道理容易。

有的妈妈试过以后说，丈夫听完愣了好半天，后来有一回自己收出门的包，收完了还拉开拉链，问她一句：「还缺什么？」那一句「还缺什么」，就是他头一回把这件事当成自己要学的事。

也有的妈妈说，讲了，对方「嗯」了一声就去刷手机了。那也没白讲。那个「以前」，你自己先摸到了。

有开始的东西，就不是天生的。

◆

如果你连一件都想不起来，或者今天累得根本不想想，那也行。

把这一页折个角。等哪天孩子又被人夸「跟妈妈亲」、你又被人说「妈妈细心」的时候，你在心里悄悄补上一句就好：

「我是学会的。」

◆ 写给你

你包里，现在大概也有一包湿巾吧。

也许还有半包孩子没吃完的饼干，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一张不知道哪天塞进去的幼儿园通知。你每次掏钥匙，都要先把它们拨开。

我想跟你说说那个包。

那个包不是一天装满的。是孩子第一次在外面吐了，你没带纸，后来你就带了纸。是孩子第一次摔破了手，你身上什么也没有，后来你就带了创可贴。是有一次冬天出门，孩子冻得直哭，后来你就多带了一件衣服。

每一样东西，都是一次你一个人在场、一个人慌过的时刻。

别人看见的，是一个什么都有的包，和一个「真细心」的妈妈。

只有你知道，这个包里装的，是很多个你自己。

有一回你换了一个小一点的包出门，走到楼下就觉得手里空落落的，好像少了一样什么。其实什么都没少，少的只是那些「万一」。你站在单元门口想了想，又上楼换回了那个大包。

这不怪你。那些「万一」，你都真的碰上过。

◆

我不知道你以前是什么样的。

也许你以前也是那个丢钥匙的人，那个出门忘带伞的人，那个被室友笑话的人。也许你以前一点都不爱操心，周末能睡到中午，坐车能一路看着窗外发呆，什么也不想。

那个人没有消失。她只是这几年，一直没有机会出来。

她偶尔还会冒个头。早上出门忘了自己的眼镜，中午才发现保温杯落在厨房，下班到了楼下才想起来自己的快递还在驿站。孩子的东西一样不落，你自己的，丢了一路。

你别笑话她。她是在提醒你：你也是一个需要有人替你记着点什么的人。

你不用把她找回来，非要变回从前那样。你今天会的东西，都是真本事，丢掉了可惜。可是我希望你知道，那个丢三落四的你，并不比今天的你差。她不是一个「还没长大的妈妈」。她就是你，一个也可以不那么细心的人。

◆

下一次，再有人笑着说「还是妈妈细心」，你可以笑，也可以不笑。

你不用跟他们解释。解释起来太长了，要从一个火车站说起，从一个社区医院说起，从一个旧笔记本说起。

你只要自己心里清楚：细心不是你欠这个家的。它是这个家在你身上，一天一天磨出来的。

磨出来的东西，是可以分一点给别人的。他也可以学。他以前学得会，现在也学得会。

只是他需要一个机会，在一个只有他在场的下午，手忙脚乱一次。

那个下午，你可以不去救场。

曾琳不是哪一个具体的人。她是许多个从「丢丢」变成「细心的妈妈」的女人，叠在一起的样子。

> **带走的话**
>
> **先有你在，后有「你细心」；练出来的东西，也可以有人陪你一起练。**

◆

15

第 15 章

婆婆的一句话，老师的一个电话

这一章的问题

「刚好是你」，是怎么被说成「就该是你」的?

◆ 她的故事

九月二号，下午两点四十，昆明的太阳正毒。

酒店大堂里冷气开得很足，罗霞站在前台后面，穿着藏青色的制服，胸口别着工牌。一个旅游团刚到，二十几个人拖着箱子挤在台前，导游举着一沓身份证，一张一张往她面前递。

她一边录入，一边对着电脑说：「三楼两间，五楼四间，早餐在二楼，六点半到九点半。」

口袋里的手机震了。

她没理。录完一个，又震了。

她侧过身，借着柜台挡着，看了一眼屏幕。一个没存过的号码，归属地昆明。

「小段，你帮我顶一下。」

她走到前台后面那扇小门里，接起来。

「喂，是范小龙妈妈吗？我是二年级三班的班主任，我姓鲁。」

「鲁老师您好。」

「是这样，今天第一天开学，小龙的暑假作业没带全，数学那本落家里了。还有，班里要建家长群，要填一张学生信息表，今天放学会发下去，您记得明天填好让孩子带回来。」

「好的好的，麻烦您了。」

「还有，小龙中午吃饭有点挑，青菜都拨到一边了。您在家多说说。」

「好，我晚上跟他说。」

挂了电话，她站在那扇小门后面，看着墙上贴的排班表。她的名字后面，这一周排得满满的：四个「中」，两个「早」，一个「休」。

门外，小段在喊：「霞姐，有个客人问能不能提前入住。」

她把手机塞回口袋，推门出去，脸上已经是笑着的了。

◆

那天晚上十点，她到家。

范勇是开公交的，跑的是一条从北市区到滇池边的线，今天是早班，下午四点就到家了。他接了小龙，在楼下吃了碗米线，回来让孩子洗了澡。

罗霞推开门，客厅的灯开着，范勇窝在沙发上看球。小龙已经睡了。婆婆在自己屋里，门缝里透出电视的光。

她换了鞋，先去翻小龙的书包。

那张学生信息表果然在里面，夹在语文书里，对折了两次。

她坐在餐桌边，打开台灯，把表铺平。

学生姓名，出生日期，家庭住址。下面一栏，「家长信息」。

第一行，印好了的：「母亲姓名_____　工作单位_____　联系电话_____」。

第二行：「父亲姓名_____　工作单位_____　联系电话_____」。

再往下，是「紧急联系人」，后面括号里有一行小字：「（请填写最方便联系的家长）」。

最底下，「家长签字」，后面跟着一个括号：「（妈妈）」。

她看着那个括号，看了一会儿。

她拿起笔，一格一格填。母亲那一栏，她写上自己的名字，写「某某酒店前台」，写自己的手机号。父亲那一栏，她写上范勇，写「公交公司」，写他的手机号。

到了「紧急联系人」，她的笔停了一下。

最方便联系的家长。

范勇开车的时候，手机是不能接的。他们公司有规定，司机驾驶中接打电话，一次扣钱，两次停班。这一点她知道，老师大概也会知道。

可是她呢？她站在前台，一天也接不了几个私人电话。客人在面前，经理在身后，监控在头顶。

她想了想，还是写上了自己的号码。

最后，她在「家长签字（妈妈）」那里，签了自己的名字。

客厅里，球赛进了一个球，范勇「哎」了一声，拍了一下大腿。

◆

那张表，让她想起七年前的一件事。

小龙是七月底出生的。也是这么热的天，昆明难得那么闷。婆婆从曲靖乡下坐了三个小时的班车赶来，进门第一件事，是把卧室的窗户全关上，窗帘也拉上。

「月子里不能见风。」

那一个月，罗霞的头发没洗过一次，身上捂出了一片一片的痱子。孩子夜里哭，婆婆睡在客厅的折叠床上，听见了会过来敲门，问一声：「是不是饿了？」然后又回去躺下。

范勇那时候请了几天假，后来就回去上班了。他说司机缺人，排班排不开。

有一天半夜，小龙吐奶，吐了罗霞一身。她抱着孩子，一手扯纸巾，一手按着孩子的背，急得叫了一声：「范勇！」

范勇睡在另一间屋里。婆婆让他去的，说他白天要开车，得睡好，不然出事。

先过来的是婆婆。

婆婆把孩子接过去，拍了几下，孩子打了个嗝，不吐了。婆婆把孩子交回到罗霞手上，看着她一身的奶渍，说：

「女人带孩子，天经地义的事。叫他做什么，他一个男人，懂什么。」

罗霞没有说话。

婆婆又说：「我生范勇那年，他爸在矿上，一个月回来一次。我一个人带着他，还要下地。也就那么过来了。」

婆婆说完，回客厅了。折叠床「吱呀」响了一声。

罗霞抱着孩子坐在床沿上，奶腥味一阵一阵往上冒。她看着那扇关着的、隔着范勇的门，看了好久。

后来，她就再也没有半夜叫过他。

◆

九月十七号，星期四。

上午十点二十，罗霞正在给一对退房的老夫妻打印账单。手机又震了。是鲁老师。

她心里一紧。她跟客人说了声「稍等」，侧过身接起来。

「小龙妈妈，您别着急啊。小龙课间跑的时候摔了一下，下巴磕破了，校医看过了，问题不大，就是可能要去医院缝两针。您看，您能过来一趟吗？」

「能，能。我马上来。」

她挂了电话，看了一眼大堂。今天是周四，上午退房的多。小段排的是下午的班，还没来，前台就她和一个刚来两个月的实习生。

她去后面找值班经理。经理姓普，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听完了，叹口气：「那你去吧。实习生一个人顶不住，我先下来站着。」

「谢谢普经理。」

「去吧去吧。」普经理已经在系制服扣子了，「孩子的事，耽误不得。」

她一边往外走，一边给范勇打电话。

不通。

她知道不会通。这个钟点，他正在路上，车上可能坐满了人。

她给范勇发了一条微信：「小龙摔了，下巴破了，老师说要缝针，我去学校。」

她在酒店门口打了一辆车。车开过盘龙江的时候，她的手机响了。是范勇，从终点站打来的。

「怎么回事？严不严重？」

「老师说问题不大。」

「那就好，那就好。」他在那头喘着气，像是一路跑到调度室的，「老师怎么不打给我？」

罗霞看着窗外，江面上空荡荡的，红嘴鸥还没来，要等到天冷了才来。

「打给你，你接得了吗？」

范勇那头没声了。过了一会儿，他说：「也是。」

又过了一会儿，他说：「那你辛苦一下。我这边还有四趟，跑完我直接去医院。」

◆

缝了三针。

小龙在处置室里哭得很凶，罗霞一只手按着他的两只手，一只手摸着他的头。医生缝完了，贴上纱布，交代了几句什么时候来拆线。

从医院出来，已经快一点了。罗霞带着小龙在路边吃了一碗饵丝。小龙下巴贴着纱布，张不开嘴，一根一根往嘴里塞，吃得很慢。

她手机上有三条消息。

一条是普经理：「下午能回来吗？两点有个会议团。」

一条是鲁老师：「小龙妈妈，孩子怎么样了？下午还来上课吗？另外，学校这周要做开学安全教育，需要家长在手机上看一个视频，答几道题，截图发到群里，今天截止。纸质回执放学发，上面要再填一次紧急联系人，明天带回来。」

一条是一个购物软件的推送：「开学季，妈妈的必备清单，点击查看。」

她先回了鲁老师，又回了普经理，然后点开那个家长群。群里四十多个人，她往上翻了翻，几乎全是女人的头像。有人在问校服什么时候发，有人在发「收到」，一排一排的「收到」，后面跟着孩子的名字：「张某某妈妈，收到」「李某某妈妈，收到」。

只有两个是「爸爸」。

她在饵丝馆的塑料凳子上，点开那个安全教育视频，看了十二分钟，答了五道题，截了图，发进群里。

「范小龙妈妈，已完成。」

小龙抬头看她：「妈妈，你在干嘛？」

「给你写作业。」

小龙笑了，下巴一扯，疼得「嘶」了一声。

◆

两点差五分，她把小龙送回了教室，自己赶回酒店。

会议团到得比预计早，大堂里坐满了戴胸牌的人。她换上制服，站回前台，把一摞房卡按房号排好。

大堂一角挂着一台大电视，平时放酒店的宣传片，中间插播几条广告。罗霞抬头的时候，正放着一条洗衣液的。一个年轻的妈妈，穿着白毛衣，在阳光很好的阳台上，把一件沾了泥巴的小校服泡进盆里，搓两下，干干净净。旁边一个小男孩抱住她的腿，画面上出来一行字：妈妈的爱，洁净如新。

下一条是奶粉。也是一个妈妈，半夜起来冲奶，灯光很暖。

再下一条是一款手机，广告里是一个男人，穿着西装，在高铁上开视频会议。

小段凑过来，小声说：「霞姐，孩子没事吧？」

「缝了三针。」

「哎哟。」小段皱了皱眉，「那怎么不让姐夫去？」

「他开公交，跑着呢。」

「那也可以让他请个假嘛。」小段二十三岁，还没结婚，说话直，「我们这儿请一次假，扣半天工资，还要被普经理念叨。他们公司就不能请？」

罗霞想了想。她还真没想过。

不是不能请。是这七年，每一次，第一个电话都打到了她这里。等范勇知道的时候，她已经在路上了。

「来不及想。」她说，「电话一响，人就已经走出去了。」

小段「哦」了一声，好像懂了，又好像没懂。她低头去整理登记本，过了一会儿，又抬起头：

「那我以后结婚了，学校的表我就填我老公。」

罗霞笑了：「你先找到再说。」

一个戴胸牌的客人走过来，问会议室在几楼。她转过身去，说：「三楼，出电梯右手边。」

◆

那天夜里，范勇九点多才到家。他跑完车赶到医院，扑了个空，罗霞一点不到就带孩子走了。

他走到小龙床边，蹲下来，看了很久。孩子睡着了，下巴上一块白纱布，在小夜灯底下特别显眼。

婆婆在厨房煮了一碗鸡蛋甜酒，端出来给罗霞：「今天累着了。」

罗霞接过来，说：「谢谢妈。」

婆婆在她旁边坐下，看着小龙那屋的门，叹口气：「当妈的，就是这样，一辈子操不完的心。」

罗霞低头喝甜酒。甜酒有点酸了，是放了好几天的那一罐。

范勇从小龙屋里出来，在餐桌边坐下，拿起桌上那张学生信息表的复印件。那是她留底的一份。

他看了一会儿，用手指点着最底下那一栏：「这个签字，还写了个『妈妈』？」

「嗯。」

「学校印的？」

「嗯。」

他把那张纸放下，没再说话。

罗霞把碗放进水池，拧开水龙头冲了一下。她想起七年前那个半夜，想起那扇关着的门，想起婆婆说的「叫他做什么」。

她关了水，擦干手，回到餐桌边。

小龙的书包还敞着口，搁在椅子上。她从里面抽出那张安全教育回执，是放学时发的，还没填。她把它铺在那张留底的复印件旁边，拿起笔。

学生姓名，班级，她写了。

到了「紧急联系人」那一格，她没有停。她写下「范勇」，又写下他的手机号，十一个数字，一个一个写得很清楚。写完，她把笔帽盖上，把回执推到桌子中间。

范勇看着那张纸，又抬头看她。

婆婆本来要回屋了，走到自己房门口，停住，也看着她。

没有人说话。

小龙屋里的小夜灯从门缝里透出一道光，落在地板上。罗霞把回执对折，塞回小龙书包的前袋里，拉上拉链。

◆ 说破那件事

你也许跟罗霞一样，听过很多这样的话。

婆婆说：「女人带孩子，天经地义。」

老师的电话，第一个打给你。

学校发的表，签字那一栏，后面印着「妈妈」。

家长群里，一排一排的「某某妈妈，收到」。

手机上的推送：「开学季，妈妈的必备清单」。

每一句，单拿出来，都不算什么。婆婆是好心，老师是负责，学校是按老格式印的，广告就是广告。你要是为了这些去生气，别人会觉得你小题大做。你自己也会觉得。

可是你把它们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一件事：它们说的，是同一句话。

◆

这句话是：这件事，就该是你。

你听仔细，不是「刚好是你」。是「就该是你」。

这两句话，差了好多。

「刚好是你」，意思是：那天你在场，你离得近，你接电话方便，所以这一次是你。下一次，可以不是。

「就该是你」，意思是：不管那天谁在场，谁方便，这件事都是你的。你做了，理所当然；你没做，是你的失职。

在一个家里，事情一开始，常常都是「刚好」。刚好他只有几天假，刚好你在休产假，刚好你夜里离孩子近，刚好他开车接不了电话。

可是「刚好」一次两次，十次二十次，就会有人站出来，帮你把这件事说定。婆婆在月子里说定一回，学校的表格印定一回，广告和家长群又各自替你确认一回。

他们彼此不认识，也没有商量过。可是他们一起，把一件「刚好是你」的事，说成了一件「就该是你」的事。

再举一个家常的例子。

你楼下有一家早点铺，老板娘每天五点起来和面。头几年是因为老板腰不好，弯不下去，她就先顶上了。后来老板腰好了，面还是她和。来吃早点的街坊说：「还是老板娘的面揉得筋道。」老板也说：「这活儿她比我手熟。」再后来，连老板自己的妈来铺子里帮忙，都会说一句：「和面是女人家的活儿，男人手重。」

一开始是「刚好他腰不好」。到最后，成了「这本来就是女人的活儿」。中间没有人做过决定，只是说的人多了。

◆

来看看，对面的每一个人，是怎么想的。

先说婆婆。

婆婆那句话，不是冲着罗霞来的。她是在说她自己的一辈子。她一个人带大了范勇，丈夫在矿上，一个月回来一次。没有人帮她，也没有人问过她累不累。她能熬过来，靠的就是一个念头：这是天经地义的，所有女人都是这样。

这个念头，帮她撑过了很多个夜晚。

所以当她看见儿媳妇半夜叫丈夫，她心里的第一反应是：叫他做什么？我当年也没叫过谁。她护着儿子，是怕儿子开车出事。她把孩子接过去拍嗝，是真的在帮忙。

她没有恶意。她只是把自己吃过的苦，当成了这世上本来的样子。

再说老师。

鲁老师带一个班，四十几个孩子，四十几对父母。开学第一个月，她每天要打很多电话。她有经验：打给妈妈，接得快，说得清，事情办得了。打给爸爸，常常没人接，接了也说「你问他妈」。

她不是看不起爸爸。她是太忙了，她要找一个最快能把事办成的人。

你看，这跟家里是一样的。谁接得快，电话就打给谁。电话打给谁，谁就更知道孩子的事。谁更知道孩子的事，下次电话还打给谁。

再说那张表。

那张表，大概十几年都没改过了。印表的人，也许是一个男老师，也许是一个女老师，也许根本没多想，照着去年的格式改了个年份就印了。那个括号里的「妈妈」，不是谁特意加上去的。它就在那里，一年一年地被印出来，一年一年地被几百个妈妈签上名字。

没有人觉得它有什么问题。因为签字的，确实都是妈妈。

还有那些广告。拍广告的人要卖洗衣液，卖奶粉，他们要找的是最常买这些东西的人。他们看过数据，知道站在超市货架前拿起洗衣液的，多半是妈妈。所以镜头就对着妈妈。他们也没想过要教谁做什么，只是想把东西卖出去。可是一条广告一天放几十遍，你在大堂里抬头看一眼，在手机上刷一下，看到的都是同一个妈妈在搓同一件小校服。

最后说范勇。

他不是不想管。孩子缝针那天，他从终点站一路跑到调度室打电话，跑完四趟车又直奔医院。他心里是急的。

可是在他那边，事情是这样的：电话从来没有先打到他这里。等他知道，事情已经有人在办了。他一次一次晚到，一次一次扑空，慢慢就觉得，自己去了也是多余的，不如安心把车开好。

他问「老师怎么不打给我」，不是推卸，是真的不明白。他没看过那张表，没进过那个家长群，不知道「紧急联系人」那一栏，七年来一直写的是谁。

外面的话一句一句落在你身上，也一句一句绕开了他。你被推到前面，他被让到了后面。两个人都没选过。

◆

所以你看，这里面没有坏人。

婆婆没错，她是从苦日子里熬出来的。老师没错，她要把四十几个孩子的事办好。印表的人也没错，他只是照着老样子。

可是正因为没有坏人，你才更难开口。

你要是跟婆婆说「为什么就该是我」，她会觉得你不孝顺，不懂事。你要是跟老师说「请先打给他爸」，你会觉得自己给人家添麻烦。你要是盯着那张表上的「妈妈」不放，连你自己都会觉得：不就一个括号吗，至于吗？

每一件事，都小到不值得说。

可是就是这一件一件小到不值得说的事，从家里到学校，从学校到手机，从手机又回到家里，每天绕着你转一圈。转着转着，你自己也信了。

你会在表上自动写上自己的号码。你会在电话响起来之前，就已经准备好请假。你会在婆婆说「当妈的就是这样」的时候，低头喝那碗甜酒，什么也不说。

这不是你软弱。是这句话，说的人太多了。多到它听上去，已经不像是一个人的看法，而像是天气，像是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来。

可它不是天气。它是一句一句，被人说出来的。

被说出来的东西，也可以换一种说法。

◆ 你可以试试

下一次，学校再发表格让你填，你试一件小事：

把孩子爸爸的电话，写在第一个。

如果表上有「紧急联系人」，写他。如果有「第一联系人」，写他。如果签字栏后面印着「妈妈」，你可以让他签，或者你签，旁边再加一句「父亲联系电话：某某某」。

就这么一件事。不用跟谁解释，不用吵，也不用开家庭会议。

◆

你可能会遇到这样几种情况。

一是他不愿意。他会说：「我上班接不了电话。」「我不知道孩子的事，老师问我我答不上来。」

这些话，大多是真的。你可以这样回他：「接不了没关系，你看到了回过去就行。答不上来也没关系，你说『我问一下她妈妈，再回您』。」

让他先接起来。接起来，就是一个开始。他第一次答不上来，第二次就会去问，第三次，他就知道了。

二是老师还是打给你。

这也很正常。老师手机里存的，可能还是你的号码，她习惯了。你可以不用急着纠正。如果电话打到你这里，你可以接，也可以在合适的时候，客客气气地跟老师说一句：「鲁老师，孩子爸爸这学期时间多一点，有事您也可以先找他。」

说一次就够了。说完，事情不一定马上变，但老师那边，会多一个选择。

你也可以把家长群里的事分一点出去。把孩子爸爸也拉进群，跟他说：「群里要交的、要填的，你也看着点，看到了你回一句。」他头几回可能会漏，会忘了回「收到」，会把要交的钱晚交一天。老师可能会私下再问你一句。你可以照实说：「这件事他在管，我提醒他一下。」然后真的只是提醒，不替他回。

三是婆婆有意见。

她也许会说：「孩子的事，你当妈的不管，让他管？」

你不用跟她辩。你可以笑一笑，说：「他也是孩子的爸爸，让他也知道知道。」老人家说几句，就过去了。她要的，常常不是赢你，只是说出她的那一辈子。

要是她还不放心，你也可以换个说法，从她心疼的地方说起：「妈，我上班站一天，电话真接不了。他跑完一趟车有空看手机，让他先知道，也是怕耽误孩子。」她最怕的是孩子出事没人管。你这么一说，她多半就不拦了。

◆

如果这一次的表已经填了，那就等下一次。学期中、换学期、报兴趣班、办医保、疫苗本、小区物业的登记表，往后还会有很多张表。

总有一张，你可以先写他的名字。

如果你想来想去，觉得在你家，这件事真的不行，他真的接不了，或者现在不是时候，那也没关系。

那你至少可以在心里，把那个括号里的「妈妈」，轻轻划掉一次。

你知道它是印上去的。不是你生下来就带着的。

◆ 写给你

你手机里，有几个家长群?

一个班级群，一个兴趣班群，也许还有一个小区的妈妈群，一个学校的年级群。每个群里，你的名字都是「某某妈妈」。

你有多久没有在一个群里，用你自己的名字了?

我不是要你退群。那些群里有很多有用的消息，有很多和你一样每天回「收到」的女人。她们是你的同伴，有时候比谁都懂你。

孩子在学校发烧、你一时赶不过去的时候，是群里一个没见过面的妈妈私信你，说她正好在校门口，可以先陪孩子在门卫室等你。作业本落在教室的时候，是群里另一个妈妈拍了题目发给你。你们没见过几面，可你们在同一个钟点醒着，回着同样的消息。

我只是想跟你说说，那些「某某妈妈」，是怎么一个一个，替你把名字换掉的。

◆

是从月子里的一句话开始的。

那句话也许不是你婆婆说的，也许是你自己的妈妈，也许是哪个亲戚，也许是你在医院走廊上听见的。「女人带孩子，天经地义。」说这句话的人，大多是好心，有的还是心疼你。

然后是孩子上幼儿园，第一张表，你写了自己的电话。然后是第一个老师打来的电话，打给了你。然后是第一个家长群，你被拉进去，照着群公告，把群名片改成了「某某妈妈」。

一路下来，没有一个人问过你：要不要是你？

每一步，都只是顺手。顺手到你自己也觉得，本来就是这样。

◆

可是你还记得吗？

在这一切之前，你是一个有名字的人。你在单位里有工号，在朋友那里有外号，在你自己的妈妈那里，是她的小名叫了几十年的那个孩子。

你现在也还是。

单位的同事叫你「某姐」也好，老同学叫你的外号也好，菜市场的阿姨叫你「姑娘」也好。这些叫法里，都有一个你自己。下一次有人这样叫你，你可以在心里应一声，不是替谁应，是替你自己。

你不只是「某某妈妈」。你是一个做了妈妈的人。你爱孩子，愿意为他接电话、请假、签字、看视频答题。这些都是你愿意的。

可是愿意，和「就该是你」，不是一回事。

愿意，是你自己心里的事，你可以多做，也可以哪天累了，少做一点。「就该是你」，是别人替你定下来的，你做了不算什么，你少做一次，就有人来问你为什么。

◆

所以下一次，再有一张表摆在你面前，你可以停一秒钟。

就一秒钟。

想一想，这一格，一定得是你吗？

如果是，你就写。如果不一定，你可以把笔递给他。

那一秒钟，就是你把名字，从那个括号里拿回来一点点的时候。

罗霞在昆明，也在你家楼下，也在每一个把「某某妈妈，收到」打了上百遍的女人身上。她是许多人合起来的一个。

> 带 走 的 话
>
> **不是你一个人认了命，是家里、学校、广告，一起替你认了。**

◆



第　四　辑

两头都在等我

辑　序

这本账最先在哪里裂开？在那些不能等的时刻：四点半放学，六点下班；两边的妈；有了老二以后的日子。这一辑也写两个不一样的人：一个说自己不累的妈妈，一个也累的爸爸。

读这一辑，带着一个问题：我最难的那一刻，是不是正好是可以开口的地方？

16

第 16 章

四点半放学，六点下班

这一章的问题

为什么最撑不住的那一刻，偏偏是接孩子的那一分钟？

◆ 她的故事

周四下午四点三十八分，梁丹的手机在桌上震了起来。

她正在打印会议材料。打印机吐到第七页，卡纸了，红灯一闪一闪。她一手去拉那张纸，一手接电话。

「浩浩妈妈吗？我是托管班的宁老师。」对面的声音很急，「浩浩没在队伍里。我们在校门口点了两遍名，就差他一个。」

那张纸被她拉断了，一半在手里，一半还卡在机器里。

她站在打印机旁边，听见自己的声音说：「您别急，我问问班主任。」其实急的是她。她一边说，一边已经往走廊上走，工牌的绳子缠在了手腕上。

班主任没接电话。她在家长群里翻，一年级三班的群，四百多条未读。她往上划，找不到任何跟放学有关的通知。

她拨钟毅。响了很久，他接了，背景里有人在说话，像是在开会。

「浩浩找不到了，托管说没接到。」

「啊？」他压低了声音，「我在甲方这边，过不去。你先问问老师，是不是留下来值日了。」

「我在问。」

「那你问到了跟我说一声。」

电话挂了。走廊尽头的窗户外面，陆家嘴的楼一栋挨着一栋，玻璃上全是太阳。她看了一眼手机：四点四十六。五点钟有个会，德国那边的周会，她是这个项目中方的对接人。

四点五十三，班主任回了微信：「浩浩今天值日，刚扫完地，我把他送到托管那边了，不好意思没提前说。」后面跟了一个双手合十的表情。

宁老师也发来一张照片：浩浩坐在托管班的小桌子前，书包还背在身上，正在拆一根棒棒糖。

她靠在走廊的墙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然后给钟毅发了一句：「找到了，值日。」

他回了一个「好」。

她回到工位，把卡住的那半张纸从打印机里抠出来，重新打。五点零九分，她抱着一叠还热乎乎的材料推开会议室的门。屏幕上，德国那边的四个人已经在了，一个人在喝咖啡。

裴总坐在长桌那头，抬眼看了她一下，又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表。

他什么都没说。

「不好意思，」她坐下，「家里有点事。」

「没事，我们刚开始。」

◆

第二个周四，她早早做了准备。

托管班六点半关门。从公司到浩浩的托管班，地铁加步行，要五十分钟，路上不能有一点耽搁。周会五点开始，一般开到六点半，有时候开到七点。

她算过很多遍。她最晚五点三十五必须走。

开会前她先跟裴总说了：「裴总，我五点半得先走，我的部分能不能放在最前面？」

「行。」裴总点了点头，「你先讲。」

她讲完了，五点二十八。她看着屏幕那头的德国同事，他们还在讨论交货期的事，那件事跟她的部分连着，后面可能还要问她。

五点三十五，她站起来，把电脑合上，弯着腰从会议室后面绕出去。她听见德国那边有人问了一句什么，裴总用英文说：「她有事先走了，这个我们会后跟她确认。」

她在电梯里戴上耳机，把会议的语音接进来。二号线人很多，她站在门边，一只手抓着扶杆，另一只手捂着耳机。进了隧道，信号断了。出了隧道，接上了，正好听见有人说「那就这么定了」。

定了什么，她没听见。

六点二十七，她跑到托管班门口。门是半开的，屋里只剩浩浩一个孩子。他坐在靠墙的小椅子上，书包已经背好了，两只脚在椅子底下晃。宁老师在拖地，拖把拖到他脚边，绕了过去。

「妈妈你又是最后一个。」浩浩说。

不是埋怨，就是说一件事。

「对不起，妈妈坐地铁来的。」

「宁老师说她七点要去接她女儿。」

宁老师直起腰，笑了笑：「没事没事，我女儿那边有她奶奶。」

梁丹说了好几声谢谢。出门的时候，她看见门上贴着一张新打印的纸：「请家长务必于六点半前接走孩子，超时请提前告知。」字是加粗的。

她拉着浩浩在路口的便利店买了一个肉松面包。浩浩一边走一边吃，面包屑掉在他校服的领子上。她给他掸了掸，掸不干净，就算了。

◆

到家是七点差五分。她把浩浩的校服塞进洗衣机，从冰箱里拿出中午剩的一碗米饭，打了两个鸡蛋，炒了一盘蛋炒饭。

浩浩吃饭的时候，她在餐桌另一头打开了电脑。小施已经把会议纪要发出来了，抄送了七八个人。发送时间是六点零二分，那时候她在十号线上，手机只剩一格信号。

她从头往下看。第四条写着：「交货期延后两周，中方供应商重排计划，负责人：梁丹，周一前反馈。」

她往回翻聊天记录，找不到谁跟她确认过这一条。「会后跟她确认」，这句话她在电梯里听见了，后来就没有了下文。大概在大家看来，纪要发到她邮箱里，就算确认过了。

她给供应商那边的老戚发微信，问周一前能不能出一版新排期。老戚回得很快：「梁经理，下午开会的时候怎么没提？我们这边下班前刚把排产单发下去。」

她打了一句「下午我先走了」，又删了，改成「我也是刚看到，麻烦您明天早上再看一下」。

浩浩把盘子推过来：「妈妈，我还要。」

她合上电脑，去锅里给他刮了半碗。锅底有一层焦的，她自己吃了。

◆

那天晚上，钟毅八点二十到家。

他进门的时候，梁丹正在给浩浩检查拼音本。浩浩把「b」和「d」又写反了，她用铅笔圈出来，浩浩用橡皮擦，擦破了一个小洞。

钟毅换了鞋，凑过来看了一眼：「哟，写这么多了。」

浩浩去洗澡以后，她跟他说了周四的事。说得很平。周会五点开始，托管六点半关门，她得五点半走，已经两周了。

钟毅站在冰箱前喝水，听完想了想。

「要不你跟领导说一下，周会能不能调个时间？」

「对面是德国，有时差。我们这边下午五点，他们那边才上午。调不了。」

「那，找个阿姨？下午接一下，送回家，看一个钟头。」

「找过了。小区群里问了，下午就要一个半钟头的，没人愿意来。」

「那……」他把水杯放下，「我这边你也知道，院里六点前走不了，我们领导自己都八点走。你们外企不是讲弹性吗？你们那个政策上写着的。」

政策上是写着的。员工手册第十几页，「弹性工作安排」。她入职的时候看过。

「写着是写着。」她说。

他拍了拍她的胳膊：「碗你别管了，我来洗。」

他真去洗了。水龙头开得很大，他把锅碗一摞一摞地泡在水池里，说泡一会儿好洗。泡完了，他坐到沙发上回邮件，一直回到十一点。碗在水池里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她起来，水面上浮着一层油。

那摞碗，她没动。她出门的时候，它们还在那里。

碗可以等。

◆

周六上午，浩浩在客厅里搭积木，她坐在餐桌边，开着电脑做了一张表。

表的左边是一周七天，右边是每天下午四点半到六点半。她把能想到的人都写上去：她自己，钟毅，她妈，钟毅他妈，托管班，小区里那个说过「有事可以找我」的邻居。

她妈在南通，爸爸去年做了个手术，走路要人扶，她妈走不开。钟毅他妈在老家带小叔子的孩子，那个孩子比浩浩还小一岁。

她给她妈打了个视频。她妈在厨房里，锅里炖着什么，热气把镜头糊了一层。

「要不我过去住两个月？」她妈说，「你爸那边，我让你舅妈过来看看。」

「不用不用，」她说，「爸那边离不开人。我就是问问。」

「那你跟钟毅商量商量呀。」

「商量了。」

她妈在那头停了一下，拿锅铲搅了搅锅：「男人嘛，单位里走不开，也正常。你们外企总归好一点。」

又是这句。她笑了笑，说没事，挂了。

她又在班级家长群里翻了翻，想找一个住得近、也送托管的家长。她找到了一个，叫闵悦，是班上一个女孩的妈妈，住隔壁小区。她加了微信，打了很长一段话，删了，又打了一段短的：「您好，我是浩浩妈妈，想问问您周四下午方便的话，能不能帮忙顺路接一下？我可以别的天帮您接。」

闵悦过了一个多钟头才回：「哎呀，我也是天天卡着点跑，我们公司六点下班，我每天六点二十到，比你还紧张。」后面是一个哭笑的表情。「要不我们拉个群吧，班上好几个妈妈都是这样。」

当天晚上，那个群就拉起来了，叫「三班晚接互助」。进来了九个人。

她数了一下，九个，全是妈妈。

群里第一条消息，是一个妈妈发的：「姐妹们，原来不是我一个人。」

那天晚上，群里一直响到十一点。有人说自己周二能多带一个，有人问托管班能不能晚到七点关门，有人发了一张截图，是她家先生的回复：「你们妈妈们商量好就行。」发截图的那个妈妈没配字，过了一会儿，又把它撤回了。

◆

第三个周四的早上，六点五十，闹钟还没响，她先醒了。

她躺在床上，在手机里把下午的事过了一遍：五点周会，五点二十八讲完，五点三十五走，二号线，十号线，出站往左，过两个红绿灯，六点二十五到。中间哪一段晚了三分钟，就到不了。

她顺手又定了一个闹钟：下午五点三十分。备注栏里只打了一个字：「走」。

她起来煮鸡蛋，热牛奶，把浩浩的水杯灌满。浩浩坐在餐桌边，眼睛还没完全睁开，一口一口地咬吐司边。

钟毅从卫生间出来，一边系衬衫扣子一边说：「今天周四吧？」

「嗯。」

「下午还是你接？」

「嗯。」

他点点头，拿起一个鸡蛋在桌角磕了一下：「辛苦了啊。我这周项目要交，下周应该能松一点。」

他说的是真话。下周可能真的会松一点。可她知道，下周四托管班还是六点半关门，德国那边还是下午五点开会。他的「松一点」，落不到周四下午五点半那一格里。

她没说什么，把剥好的鸡蛋放进浩浩的碗里。

浩浩把蛋黄挑出来，推到碗边上：「妈妈，我不吃黄。」

「吃一半。」

他皱着眉头咬了一小口，剩下的又推回去了。

七点二十，她把小黄帽戴在浩浩头上，帽檐往下拉了拉，又把托管班的接送卡塞进他书包侧袋，牵着他下楼。

◆

那天上午，裴总把她叫进了小会议室。

他泡了两杯茶，一杯推给她。他说话一向很客气，这次也是。

「小梁，最近周四是不是有点困难？」

「还好，我能安排。」

「我理解，孩子刚上小学，最难的就是这一年。」他说，「我家老大上小学那年，我太太都辞职了。」

她没接话。

「我是这么想的，」裴总把茶杯转了半圈，「德国那边的周会，要不先让小施顶一下。你还是负责整个项目，就是周会这一块，他年轻，晚上没事，让他多跑跑。你也轻松点。」

小施是去年进来的，二十七岁，没结婚。他做事挺认真，她带过他半年。

「我可以的。」她说。

「我知道你可以。」裴总笑了一下，「就是先这么试试，你也别有压力。」

他的眼神很温和，一点也不凶。可是她认得这种眼神。三年前，组里的一个女同事休完产假回来，裴总也是用这种眼神看她的。后来那个女同事做了半年的「支持岗」，再后来辞职了。

她从小会议室出来，回到工位上，看见日历上周四下午五点那一格，标题还是「德方周会（梁丹主持）」。

那天下午五点，她坐在工位上，没有进会议室。她听见会议室里传来小施的声音，英文说得有点磕巴，但是很响亮。

五点半，手机上的闹钟响了。她把它按掉，准时走了。这一次，她没有弯着腰。

六点二十，她到了托管班。浩浩不是最后一个，屋里还有两个孩子。浩浩看见她，从小椅子上跳下来，很惊喜的样子：「妈妈你今天好早！」

她蹲下来给他拉书包的拉链。拉链卡住了，她拉了两下才拉上。

回家的路上，浩浩牵着她的手，一蹦一蹦地走。过马路的时候，他仰起头问：

「妈妈，下个礼拜四你也这么早吗？」

红灯还剩十几秒。她看着对面亮着的那个红色小人，没有回答，只是把他的手攥紧了一点。

◆ 说破那件事

你家里有很多事，是可以等的。

碗可以泡一夜。衣服可以堆到周末再洗。孩子的指甲可以明天剪，冰箱里的剩菜可以后天清。地脏了，可以先不拖。

这些事，你做了，没人看见；你没做，它们就安安静静地在那里等着，等到你有空，等到你熬一个晚上，把它们一件一件消掉。

正因为它们能等，所以它们藏得住。

你多熬一个钟头，它们就不见了。没有人知道是谁消掉的，也没有人知道消掉它们花了你多少个晚上。这本账就是这样一天一天藏下去的：靠你的夜里，靠你的周末，靠你少睡的那一点觉。

◆

可是四点半放学，等不了。

孩子站在校门口，门卫在催，托管班的老师在点名。它就在那一分钟，不会往后挪。

五点钟的会，也等不了。德国那边的人已经坐好了，咖啡已经倒上了，领导已经在看表了。它也在那一分钟，不会往后挪。

两头都在同一分钟等你的时候，你没有夜里可以借了。你不能先去接孩子，再熬一个晚上把会补回来。会已经开完了，事已经定了，定了什么你在地铁隧道里没听见。

这个时候，账第一次藏不住了。

总得有一头落空。要么是你在会议室里迟到、早退，要么是孩子成了托管班最后一个。不管落在哪一头，大家都看得见。

而且，被看见的那个人，是你。

◆

你想想那三个周四。

没有人问过钟毅：「你周四下午怎么办？」

裴总不会问他，他不是裴总的下属。钟毅的领导也不会问他，因为在他的单位里，没有人知道他有个儿子周四要接。他说「院里六点前走不了」，这句话是真的，可它之所以能这么真，是因为从来没有人要求它变成假的。

而你的「周四下午怎么办」，人人都知道。裴总知道，小施知道，宁老师也知道。托管班门上还贴着一张加粗的纸。

同一个孩子，同一个四点半。在一个人那里，它是一个谁都看得见的难处；在另一个人那里，它根本不存在。

这不是因为钟毅不管孩子。是因为这件事，从浩浩上学的第一天起，就被默认放在了你这一头。默认的东西没有被说过，所以在他那一头，它从来没有出现过。

◆

对面的人是怎么想的，你也可以替他们想一想。

裴总不是坏人。他真心觉得，让小施顶周会，是在照顾你。他自己的孩子上小学那年，是他太太辞了职。在他见过的世界里，事情就是这么解决的：妈妈那边让一步，别的地方补上。他想的是「你也轻松点」，这句话里没有一点恶意。

可是你也看得出来，他的好意只有一个方向。他只想到了怎么让你少做一点，没想到这件事还可以有别的人来分。在他的眼里，这道题只有一个人要解，就是你。

钟毅也不是坏人。他那句「你们外企不是讲弹性吗」，说的是实话。你的单位确实比他的单位松一点。

可是你仔细想想这句话的意思：谁的工作更能弯，事情就落到谁身上。你的单位有弹性，于是这份弹性就成了家里的弹性；他的单位没有弹性，于是他就不用弯。

一个人越是能挤出时间，越会被挤。

◆

不只是放学这一件。

你可能也有过这样的上午。十点钟，你正在给客户讲方案，投影刚打开，手机在包里震。你不敢接，它就一直震。等你讲完，有三个未接来电，都是学校的。孩子发烧了，三十八度五，要家长一个钟头内来接。

学校为什么打给你？因为你的电话填在第一个。为什么填在第一个？因为开学那天是你去报的名。为什么是你去报的名？已经没人记得了。

那个上午，客户等不了，孩子也等不了。你只能选一个。不管选哪个，你都要回头对另一边说「对不起」。

还有你那个「三班晚接互助」群。九个人，全是妈妈。不是爸爸们不爱孩子，是这件事在每一家都是同一个样子：谁先接下来了，谁就一直接着。到最后，连互相帮忙，都只在妈妈们中间帮。

妈妈们互相托着，托住了很多孩子。可是那份紧，并没有少，只是从一个妈妈的手上，挪到了另一个妈妈的手上。

◆

还有那摞碗。

他说「碗你别管了」，他是真想帮你。可他挑的，正好是那件可以等的事。碗可以泡一夜，他泡了一夜。四点半等不了，他够不着。

很多时候，男人主动接过去的，恰恰是能等的那一些：周末拖个地，晚上洗个碗，节假日带孩子去趟公园。这些事值得谢，他做了，你也谢过他。

只是能等的事分出去了，等不了的事还在你这里。最难的那一分钟，还是只有你一个人站在那里。

◆

所以，下一次你又在四点多接到托管老师的电话，又在会议室门口看到领导看表的那一眼，你可以换一种想法。

那不是你没安排好，也不是你能力不够。

是那本平时藏在夜里的账，在这一分钟里，终于露了出来。你最撑不住的那一刻，是这本账终于撑不住了。

它露出来的地方，就是它最薄的地方。

◆ 你可以试试

今天，或者这周哪一天，找一张纸。

不用多大，便签纸、超市小票的背面都可以。写下你这一周里最难的那一个时刻。

要写得很具体：星期几，几点几分，哪两头在同时等你。

比如：

- 周四下午五点半。会还没开完，托管六点半关门。
- 周一早上七点四十。孩子要到校，我八点要打卡。
- 每个月最后一个周五。月底结账，幼儿园也在那天开家长会。

就写一个。写最难的那一个。

写完了，你看着它，会发现它和你平时心里那团说不清的累不太一样。那团累很大，很乱，说不出口。可是这一行字很小，很清楚，有钟点，有地点。

这就是你可以第一个说出口的地方。

◆

怎么说呢?

不要从「你从来不管」开始。那句话太大了，他一听就要辩，你也会越说越委屈。

就从这一行字开始。把纸放在他面前，或者发一条微信：「周四下午五点半到六点半，这一个钟头，除了我，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你问的不是他爱不爱这个家，不是他做得够不够。你只是问这一个钟头。

他可能会说：「我真的走不开。」

那你可以接着问：「一个月四个周四，能不能有一个是你？」或者：「那我们一起想想，还有谁能去？」一起想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办法是可以试的：托

管班能不能多交一点钱晚半个钟头，同班有没有家长可以轮流接，老人能不能每周来一天。

你也可以拿这张纸去找另一个人：你的领导。

不用诉苦，也不用保证「我一定不影响工作」。你只说那一行：「每周四五点半我必须走，这一个钟头我们能不能换个做法？比如我提前把材料发出去，会后第二天早上我来对一遍结论。」

你是在跟他商量一个钟头怎么安排，不是在求他原谅你。这两种说法，听的人感觉是不一样的。他可能答应，也可能像裴总那样，好心地把你换下来。如果是后一种，你可以说：「我想继续做，我们先试一个月。」说一次就够了，不必争到底。

办法未必找得到。可是一起想过之后，这个钟头就不再是你一个人的事了。它变成了一道两个人都在看的题。

他也可能会不高兴，觉得你在挑他的错。

那就停下来，今天不说了。把那张纸收好，过两天再拿出来。纸上那一行字不会变，周四也每周都会来。你不用急着在一次里说完。

◆

如果你连写都不想写，那也没关系。

你只要在下一次周四五点半，站起来往外走的时候，在心里认出它来：就是这一分钟。

认出它，就够了。剩下的，等你有力气了再说。

◆ 写给你

五点三十分。

我猜你的手机里，也有一个这样的闹钟。不是早上叫你起床的那种，是下午提醒你该走了的那种。它一响，你就开始收拾桌面，把电脑合上，在别人还在讲话的时候，弯着腰往门口走。

我想跟你说说那几步路。

从会议桌到门口，大概只有七八步。可我知道，那七八步你走得比一整天都累。你感觉背后有眼睛，你不敢回头，你怕看见有人在看表，也怕看见有人假装没在看。

你走出门，电梯门一关，你才敢喘口气。然后你在地铁里一手抓着扶杆，一手捂着耳机，想把落下的那半场会听回来。

你不是在偷懒。你是在两件同样要紧的事中间，把自己掰成了两半用。

◆

有人会跟你说，孩子小，熬几年就好了。

这话也许是真的。孩子会长大，会自己放学回家，会有一天不再需要你在六点半前赶到托管班门口。

可是我不想让你只是「熬」。

因为熬过去的这几年，不会被记在任何地方。你在会议室里错过的那些「那就这么定了」，你被换下来的那场周会，你在领导眼里慢慢变成的「她最近不太方便」，这些都是真的，都会留下来。而它们背后的原因，那个四点半，没有人记得。

◆

有一件事，我想让你知道。

那张门上加粗的「请务必于六点半前接走孩子」，那个领导看表的眼神，那个孩子问你「下个礼拜四你也这么早吗」，它们没有一个是在说你不好。

它们是在告诉你，这个地方，太紧了。

一个人的时间，是装不下两头同时到期的事的。这本来就是装不下的。你装不下，不是你的错。

你装了这么久，已经很不容易了。

◆

下一个周四还会来。

你可能还是一个人去接。可能还是在五点半站起来。可能还是会在地铁隧道里断了信号。

那也没关系。

只是在你走出会议室的那七八步里，你可以把背挺直一点。你不是逃出去的。你是去接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本来就不该只等你一个人。

故事里的梁丹，是许多在两头之间奔跑的母亲凑成的。你也许不在上海，也许不坐二号线，可那一分钟，你一定认得。

> **带走的话**
>
> **洗碗可以等，接孩子不能等；两头同时到点，这本账才藏不住。**

◆

17

第 17 章

两边的妈

这一章的问题

娘家的帮忙要千恩万谢，婆家的帮忙是理所当然，夹在中间的人怎么办？

◆ 她的故事

星期三早上七点零五分，杜娟听见楼道里有塑料袋窸窸窣窣的声音。

她还没来得及去开门，门铃就响了。她妈站在门口，左手一个蛇皮袋，右手一兜子菜，额头上有一层细汗。

「坐的头班公交，」她妈说，「怕赶不上你上班。」

蛇皮袋里是二十几个土鸡蛋，用稻草一个一个隔着。还有一把红菜薹，根上带着泥；一小罐剁辣椒，罐口用保鲜膜扎了三层。

杜娟接过来，连声说：「妈，你怎么又带这么多，我这里都有。」

「超市的鸡蛋哪有这个香。」她妈换了拖鞋，直接往小房间走，「妞妞醒了没？」

妞妞还没醒。三岁的孩子，睡着的时候两只手举过头顶，像投降。她妈在床边站了一会儿，没叫她，转身进了厨房，把杜娟昨晚泡在水池里的奶瓶洗了。

杜娟换好衣服出来，她妈已经在灶上熬了一锅白粥，切了一碟萝卜干。

「妈，你歇会儿，坐了一个多钟头车。」

「不累。你快吃，吃了去上班。」

她站在门口穿鞋，又回头说了一句：「妈，真是辛苦你了。」

她妈摆摆手：「讲什么辛苦，自己家里的事。」

出了门，她在电梯里给她妈发了一个红包。两百块，备注是「买菜」。她妈没收。过了一会儿，回了一条语音，杜娟没点开也知道是什么，大概是「你留着给妞妞买东西」。

她把那个红包又发了一遍。到了学校财务室，她又看了一眼，还是没收。第二天早上，两个红包都过了时间，钱自己退回到她的零钱里。

◆

她妈在这里住了十二天。

那十二天里，杜娟每天下班回来，屋里都是干净的。地拖过了，妞妞的小衣服晾在阳台上，按颜色挂成一排。饭桌上有一个炒菜一个汤，汤上面浮着几粒葱花。

她每天都说谢谢。早上出门说一次，晚上进门说一次，吃饭的时候夹一块肉给她妈，又说一次。

邹平也说。他回来得晚，进门就说：「妈，辛苦了，您早点休息。」她妈说：「你们年轻人上班才辛苦。」

第八天夜里，妞妞发烧了。

不算很高，三十八度一。妞妞哼哼唧唧地哭，不肯睡。杜娟抱着她在小房间里转圈，转到十二点多，胳膊酸得抬不起来。

门轻轻开了，她妈披着外套进来。

「我来，你明天要上班。」

她妈把妞妞接过去，竖着抱，让孩子的下巴搁在自己肩膀上。她坐到床沿上，空出一只手，用大拇指的指肚，从妞妞的眉心往额头上捋，一下，又一下，慢得像在数数。杜娟小时候发烧，她妈也是这么捋的。她早忘了，这时候一看，又全想起来了，连那只手上的老茧硌在额头上的感觉都想起来了。

妞妞慢慢不哭了。

「你去睡。」她妈说。

杜娟回到大房间，邹平睡得正沉，手机屏幕朝下扣在枕头边上。她躺下来，隔壁没有一点声音。她知道那只手还在捋，捋了很久，捋到她睡着了，大概还在捋。

第二天早上，她妈眼睛底下是青的，还是照样起来熬了粥。

邹平吃早饭的时候听说了，赶紧说：「妈，昨晚辛苦您了，您今天白天补个觉。」

「没事没事。」

杜娟坐在旁边，听着这句「辛苦您了」，心里又是暖，又是一种说不清的重。她想，她妈熬的这一夜，是替谁熬的？是替她熬的。那这一夜，就又记在了她欠她妈的那本账上。

她出门前，在她妈的床头放了一盒眼贴。她妈后来一直没舍得拆。

◆

第十二天是周日，她妈要回去了。乡下的橘子要摘，她爸一个人忙不过来。

杜娟去银行取了一千块钱，叠好了塞进她妈的外衣口袋。她妈掏出来，塞回她手里。两个人在门口推了三四个来回，最后她趁她妈弯腰换鞋，把钱塞进了那个空蛇皮袋的夹层里。

「到家打个电话。」

「晓得。」

她妈拎着蛇皮袋下楼了。杜娟站在阳台上，看着她妈的背影一直走到小区门口的公交站。她妈在站牌下面站着，回头往楼上看了一眼，好像在找是哪一扇窗户。

杜娟举起手挥了挥，不知道她妈看没看见。

晚上，她妈打来电话：「你又把钱塞到袋子里了，你这个妹子。」

「你就拿着。」

「下次不许了啊。」

杜娟挂了电话，坐在沙发上，心里还是觉得欠着。十二天，一千块，几百句谢谢，她还是觉得欠着她妈。

◆

第二个月，换婆婆来。

婆婆住城东，坐公交二十分钟。她来的那天是个星期三，邹平开车去接的。车停在楼下，婆婆先不下车，叫邹平把后备厢的东西拎上去：一袋米，一桶油，一大块腊肉。

婆婆进门，先去看妞妞。妞妞正在搭积木，婆婆蹲下来抱她，叫她「奶奶的心肝」。

杜娟在厨房里切菜，探出头来说：「妈，来了。」

「嗯。」婆婆抱着妞妞，「这孩子又瘦了，是不是没好好吃饭。」

杜娟没接这句话，转回去接着切菜。案板上的土豆丝切到后半截，一根比一根粗，她也没再管。

晚饭的时候，邹平给他妈盛了一碗汤，说：「妈，你多住几天，娟子她们学校月底忙，要做账。」

婆婆说：「我不来谁来。我自己的孙女。」

这句话说得很自然，邹平也听得很自然。他点了点头，低头吃饭了。

那天晚上，杜娟在卫生间里给妞妞洗澡，邹平靠在门框上，跟她说话。

「我妈来了你就轻松了。」

「嗯。」

「你明天早上不用起那么早了。」

「嗯。」她把妞妞从盆里抱出来，用浴巾裹住，「你跟你妈说谢谢了没？」

邹平愣了一下：「说什么谢谢？那是我妈。」

他说得一点也不心虚。他是真觉得，跟自己妈说谢谢，是一件很见外的事。

杜娟想了想，没说话。她想起她妈来的那十二天，邹平每天进门都说「妈，辛苦了」。她那时候还觉得他懂事。

她给妞妞擦头发，妞妞在浴巾里扭来扭去，喊「痒」。

◆

婆婆住了三个礼拜。

婆婆也做饭，做得很多，一顿四个菜，每样都多放一勺油。妞妞喜欢吃婆婆做的红烧肉，一顿能吃三块，杜娟拦着不让多吃，婆婆说：「孩子长身体，让她吃。」

婆婆也拖地，拖完了在客厅里说一句：「这地多久没拖了，拖把一拖都是黑的。」

婆婆也帮着晾衣服，晾的时候，把杜娟的衬衫翻过来看了看领口：「这个要用手搓，机器洗不干净。」

杜娟听着，都没吭声。婆婆说的也是对的。领口确实没洗干净，地确实好几天没拖了。

她也说谢谢。每天说，比对她妈说得还多一点。她说「妈，辛苦了」，婆婆说「嗯」；她说「妈，您歇着，碗我来洗」，婆婆说「你洗不干净，我来」。

第二个周末，邹平的姐姐邹红带着儿子来吃饭。

一屋子人，客厅里挤得满满的。两个孩子在地垫上抢一辆遥控车，妞妞抢不过表哥，坐在地上哇哇哭。杜娟去抱她，婆婆先一步把她抱起来了，一边拍一边说：「不哭不哭，奶奶给你买个更大的。」

邹红坐在沙发上剥橘子，橘子皮一圈一圈地放在茶几上。

「妈，你这把年纪了，还天天带孩子，腰受得了吗？」

「受得了，又不是带你们那时候，一个人带三个。」

「那也是累。」邹红把剥好的橘子递给她妈，转过头来，笑着对杜娟说，「娟子，妈这一个月可是辛苦了，你多体谅一点啊。」

杜娟正在厨房门口端菜，说：「是，妈辛苦了。」

「你们学校会计，月底就那么忙？」

「月底要结账，有时候加班。」

「那也是没办法。」邹红点点头，「我们那时候哪有人帮，都是自己扛的。」

说完，她又拿起一个橘子剥。

饭桌上，邹红又说起她自己家的事。她儿子上小学，她婆婆身体不好，不能帮，她一个人接送了三年。说的时候，她看了一眼自己的丈夫，她丈夫在低头扒饭。

「所以说啊，」她总结似的说，「有老人帮，是福气。」

大家都点头。邹平也点头。他给他妈夹了一块鱼，说：「妈，多吃点。」

那块鱼是杜娟下午一点一点挑过刺的。

晚上收拾完，邹平在阳台上抽烟，杜娟在厨房擦灶台。抹布擦过去，灶台上一层油亮亮的光。

她想，邹红那句「你多体谅一点」，是对谁说的。妈来是帮谁的。为什么是她要体谅，不是邹平要体谅。

她想不出答案，就把抹布洗了，搭在水龙头上。

◆

婆婆来的第三个礼拜，有一天中午，杜娟在财务室吃盒饭，她妈打来了视频。

她妈在橘子园里，戴着草帽，身后的橘子树一棵挨一棵，枝条压得很低。

「你婆婆还在？」

「在，下礼拜回去。」

「那你好好待她。」她妈把草帽往上推了推，「早上让她多睡会儿，晚饭你回来做一顿，莫什么都让她弄。人家来帮你，你要晓得。」

「我晓得。」

「莫让人家讲我们家姑娘不懂事。」

杜娟拿筷子拨着盒饭里的青椒，说好。

她妈又问妞妞吃得好不好，问邹平是不是还那么晚回来。问完了，说要去帮她爸抬筐，挂了。

杜娟看着黑下去的屏幕，想起她妈来的那十二天。那时候婆婆也打过一次电话，问的是：「妞妞乖不乖？」问完就挂了。她想了一圈，想不起有谁跟邹平说过一句，要好好待丈母娘。

盒饭凉了，青椒上的油凝成了白的一层。她把盖子盖上，拿去扔了。

◆

婆婆回去那天，杜娟也包了一个红包，一千块，用的是学校发的那种红信封。她双手递过去，说：「妈，这段时间辛苦了，您买点东西。」

婆婆接了，看了一眼，放进包里：「行，我给妞妞存着。」

收得很痛快。

邹平开车送他妈回去，回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一袋婆婆塞给他的橘子。他把橘子放在桌上，说：「我妈说你那个红包包多了，不用这么客气。」

「应该的。」杜娟说。

这三个字说出口，她自己愣了一下。

◆

十二月，婆婆打电话来，说小姑子的二胎要生了，她得去长沙伺候月子，年前都来不了。

邹平挂了电话，转过来跟杜娟说：「我妈说她去不了了。」

「那月底的账怎么办？我每天要加班到八点。」

「我早点回来？」他想了想，「我们科室年底也忙，我尽量。」

「你妈不能来，我妈那边橘子刚摘完，我问问她能不能来。」

「哎，别老麻烦你妈。」邹平说，「上次她来那十几天，你又是塞钱又是愧疚的。你就辛苦一点，熬过这个月就好了。」

他说这话是真心替她想的。他记得她那时候有多过意不去。

那天晚上，家族群里，婆婆发了一条语音，是对着全家说的：「娟子这个月辛苦点啊，妞妞就交给你了，我在长沙走不开。」

小姑子发了一个抱拳的表情。邹平的姐姐发了一句：「娟子能干，没问题的。」

杜娟看着那三条消息，打了「好的」两个字，又删掉，打了「没事，妈您照顾好妹妹」，发了出去。

然后她打开日历，把十二月二十号到三十一号这十二天，一格一格地看过去。每一格下面都写着「结账」两个字，是她上个月就标好的。

她拿起手机，翻到她妈的微信。上一条消息还是她妈发来的语音，四十几秒。她点开听了：「娟子，橘子都摘了，今年收成好，过两天让你爸给你寄一箱。」

她把手机屏幕按灭，又按亮，又按灭。

最后，她打了一行字：「妈，十二月二十号以后，你有空吗？」

光标在那一行字后面一闪一闪，她没有按发送。

◆ 说破那件事

两边的妈来帮忙，做的事差不多。

都是早上起来熬粥，白天带孩子，晚上把碗洗了，把地拖了。累也差不多累。你妈坐了一个多钟头的车，你婆婆住得近，二十分钟就到，可是一天下来，腰都是一样地酸。

可是这两份帮忙，在家里被记在了不一样的地方。

◆

你妈来，是你欠她的。

你千恩万谢，塞钱，觉得过意不去。你会想：她那么大年纪了，家里还有一摊子事，跑这么远来伺候我。你一边感激，一边愧疚，好像她每多待一天，你就多欠她一天。

你丈夫也谢她。他谢得很自然，因为在他看来，丈母娘来帮忙，是人情，是给面子，是「人家来帮我们」。

你婆婆来，是她应该的。

不是你这么想，是你丈夫这么想。她是他妈，带的是她孙女。他不谢她，因为谢了，就好像这件事不是他家的事了。婆婆自己也这么想：「我不来谁来，我自己的孙女。」

你还是谢，每天谢。可是你的谢，是儿媳妇的谢。它不太像感激，更像是一种礼数，一种「不能让人说我不懂事」。婆婆收你的红包收得痛快，嫌你领口没洗干净也说得痛快，因为在她眼里，她是来替儿子家补一个缺口的。

缺口是谁的？是你的。

◆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奇怪的事。

你妈来，你欠你妈。

你婆婆来，你也欠，欠的是一份「你没做到，所以她来了」。

你婆婆不来，大家说：「那娟子就辛苦一点。」

三种情况，账最后都落在你身上。

两个老人，各有一本账。你妈那本，写着「我在帮女儿」；你婆婆那本，写着「我在帮儿子」。两本账都不难算，都是清清楚楚的。可是这两本账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个被帮的「缺口」，那个本来就该有人顶上的位置，写的都是你的名字。

所以不管谁来、谁不来，最后找不平的，总是你。

你给你妈塞钱，是在找平；你给你婆婆包红包，也是在找平；你一个人熬过十二月，还是在找平。你丈夫站在中间，他什么都不用找。他妈来是他妈应该的，你妈来是你妈的情分，没人来，是你辛苦点。

◆

再说说你身边的例子。

你同事说，她家是婆婆一直带孩子，带了四年。她每个月给婆婆一笔钱，过年给婆婆买衣服，婆婆生日给婆婆订饭店。她丈夫什么也不用做，因为他觉得，钱是两个人的，她给，就等于他给了。

另一个朋友说，她妈来带了一年孩子。她爸一个人在老家，生了病，她妈赶回去了。后来她爸说了一句：「你妈去给你带孩子，家里都不管了。」她听了这句，觉得欠了她爸妈一辈子。

可是同样的一年里，她丈夫从来没觉得欠了谁。

还有邹红那一句：「娟子，你多体谅一点。」

你想想这句话。婆婆来带孙女，累了，要人体谅。体谅的人，是你。为什么不是邹平？那是他的亲妈，带的是他的亲生女儿。

因为在大家心里，婆婆来，是来帮你干你的活。她累，是替你累的。所以要体谅的，是那个「本来该干这份活」的人。

邹红自己也是这么熬过来的。她一个人接送三年，她丈夫在饭桌上低头扒饭。她说「有老人帮，是福气」，这是她从自己的苦里得出来的话，一点也不假。可是她没发现，她用来劝你的那套话，就是当年让她一个人扛了三年的那套话。

说这套话的人，自己也是被这套话压过的人。

不是这些男人心肠硬。是在他们那里，孩子是「我们家」的孩子，而「我们家」的事，是由两个女人在两头补的：一个是他妈，一个是他老婆。至于丈母娘，那是外人来帮忙，人情记在老婆的账上。

◆

那你丈夫是怎么想的呢？

邹平说「那是我妈，说什么谢谢」，他说的是一种很深的亲。在他长大的家里，跟自己妈客气，是生分。他从小到大，他妈给他做了几万顿饭，他也没说过几次谢谢。他不是不懂得感激，是他觉得，那份感激早就在血里了，不用说出来。

他说「别老麻烦你妈」，也是真的心疼你。他看见过你那十二天里的愧疚，他不想你再欠一次。

可是他没想到的是：「你就辛苦一点」这句话，跟「麻烦你妈」是一样的。都是你在欠。只是一个欠你妈，一个欠你自己。

他也没想到的是，在这整件事里，有一个人一直没被谁欠，也一直不用欠谁。那个人，就是他自己。

◆

你婆婆是怎么想的？

她带过孩子，她也是当过儿媳妇的人。她当年也许是自己一个人熬过来的，也许她的婆婆也是这样一边帮忙一边挑领口。她说「我不来谁来」，是骄傲，也是辛苦。她嫌地没拖干净，是因为在她那一代人的账上，地拖不干净，就是儿媳妇不行。

她不是来为难你的。她只是把自己当年那本账，原样带了过来。

你妈呢？你妈不收你的红包，是因为在她心里，帮女儿是理所当然的，收了钱，反倒像是外人了。她拿最早的那班公交来，也是怕赶不上你上班。她没想过这件事里有没有女婿的份。她只想着，女儿累，她就来。

◆

两边的妈都是好人。

两边的妈也都是当年那本账上走过来的人。

所以，你夹在中间那份说不出的难，不是你不会做人，也不是哪个老人不好。是两本账在你这里交了汇，而那个交汇点上，只有你一个人站着。

◆ 你可以试试

找一个周末的晚上，孩子睡了以后，跟他一起坐下来。

不用郑重其事，不用叫「开个会」。就坐在沙发上，你可以说：「我们来想一想，这一年，两边老人都帮了我们什么。」

然后一件一件地说。

你先说你妈的：她来住了十二天；她每次都带鸡蛋和菜；妞妞发烧那次，是她半夜帮着哄的。

再请他说他妈的：她来住了三个礼拜；她每个月都送米送油；你月底加班走不开的那几天，是她来接的孩子。

两边都说完，你会发现，其实两个老人都帮了不少。

然后，最重要的一步来了：两个人一起，给两边的妈都谢一次。

不是你去谢你妈，他去谢他妈。是他也给你妈打个电话，你也给他妈打个电话。或者更好：他给他自己的妈，认认真真说一次「妈，谢谢你」。

◆

他可能会觉得别扭。

「谢我妈？那多见外。」

那你可以跟他说：「不是见外。你妈帮的是我们两个人，不是只帮我一个人。你谢她，她就知道，这份忙你也领了。」

你也可以说得更轻一点：「你就当是替我说的，我说她不爱听。」

他可能还是不肯。那也没关系，下一次再说。或者你先做你的那一半：给你妈打电话的时候，跟她说一句「邹平说谢谢您」，哪怕他是在旁边点了一下头。

他也可能换一个说法：「你妈那是自愿的，又没人逼她。」

这话不假。你妈确实是自愿的，你婆婆也是。可你可以接着问他一句：「那我妈自愿来，是帮谁？」

如果他说「帮你」，你不用跟他争。你只要轻轻说：「妞妞也是你的。」说完就去做别的事，倒杯水，收个衣服。这句话不用他马上接，让它在屋里待一会儿就行。

还有一种情况：说到婆婆不来的那个月，你心里会冒出火来，想说「你妈一不来，就全是我的了」。这句话是真的，可是一说出口，他就会去护他妈，话就说岔了。你可以换成：「下次两边都来不了的时候，我们先一起排一排，哪几天你早回，哪几天我早回。」把火换成一张日程，他接得住。

这件事的意思，不在于那一声谢谢有多重。它在于让两本账都被同一双眼睛看一遍。

你妈的忙，不再只是你一个人欠的；他妈的忙，也不再是只为你补缺口的。两个老人帮的，是你们俩。

◆

如果说着说着，你们开始比谁家帮得多、谁家帮得少，那就停下来。

这不是比赛。两边的妈帮了多少，都是心意，没法称斤两。你们只要一起说一遍，一起谢一次，就够了。

如果你们今天连坐下来说的力气都没有，那也算了。改天哪天他心情好，你在吃饭的时候顺口问一句：「上次你妈来，你谢她了吗？」

就一句。他答什么都行。

◆ 写给你

那个红信封，你还留着几个吧？

学校发的，抽屉里一沓，过年过节用。你给你妈的钱，从来不放红信封，因为她不会收，你只能偷偷塞进她的口袋，或者她的蛇皮袋夹层里。你给婆婆的钱，你一定会放进红信封，双手递过去，因为礼数要做足。

同样是一千块钱，一个是偷偷塞，一个是双手递。

你自己有没有发现，这两种递法，其实都很累？

◆

我想跟你说的是：你夹在两边的妈中间，那种怎么做都不对的感觉，不是你想多了。

你对你妈，做什么都觉得不够。她坐最早的公交来，她不收钱，她走的时候回头看楼上的窗户，你心里一直揪着。

你对婆婆，做什么都怕不够。她来的时候你谢，她走的时候你包红包，她挑你的领口你不吭声，她不来的时候你说「没事，妈您照顾好妹妹」。

两边都怕不够。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只有你在怕？

◆

不是因为你心思重。是因为这个家里，孩子的事落在你这一头；两个老人来帮的，都是你这一头的忙。所以两边的人情，都挂在了你身上。

而那个本来也该挂一半的人，站在旁边，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欠。

他不是故意的。他是真的不知道。

◆

所以，我想请你今晚，或者哪一天，跟他说一说两边的妈。

不是为了抱怨谁，也不是为了算清楚谁家出力多。是为了让他也站到你站的那个地方，看一眼。

看一眼你妈那袋用稻草隔开的鸡蛋，看一眼你婆婆送来的那袋米。看一眼它们是怎么一样一样地，都送到了你手上。

◆

你妈说，「讲什么辛苦，自己家里的事」。

你婆婆说，「我不来谁来」。

她们都把这件事当成了自己的事。我希望有一天，你丈夫也能说出一句一样的话。不是对着他妈说，也不是对着你妈说，而是对着这个家说。

在那之前，你不用急着把两边都找平。

你已经找了很久了。歇一歇，那几个红信封，先放在抽屉里。

故事里的杜娟，是许多夹在两位老人之间的女儿和儿媳。她们的妈不一样，红信封的颜色也不一样，可是心里那份不平，是同一种。

带走的话

两边的妈各有一本账，找不平的，不该总是你一个人。

18

第 18 章

有了老二以后

这一章的问题

有了老二，为什么老大身上的「应该」又原样复制了一份？

◆ 她的故事

月月出生的第十九天，下午三点，蒋萍抱着她坐在理发店的里间，听着外面的推子嗡嗡地响。

店不大，两张理发椅，一张洗头床。里间原来是放毛巾和染膏的，现在多了一张折叠床、一个婴儿摇篮，还有一台小电暖器，开着最小的一挡，红红的一条光。

外面给人剪头的是小甘，她带了三年的徒弟。今天来了个老顾客喻姨，非要等蒋萍出来给她烫，说小甘烫的卷「不服帖」。

「萍萍还在坐月子哩，」小甘说，「您下个月再来嘛。」

「她坐月子坐到店里来了？」喻姨的声音隔着帘子传进来，「这妹子，真是闲不住。」

蒋萍低头看月月。月月刚吃完奶，嘴角挂着一点白，眼睛半睁半闭。她用手指头把那点奶擦掉了。

她不是闲不住。是家里没人。

婆婆在老家带汪军他哥的两个孩子，说好了月子里来一个月，来了九天，老家那边大孙子摔断了胳膊，又回去了。走的时候拉着她的手说：「萍萍，你是带过一个的人，有经验，我放心。」

她妈在冷水江，腿脚不好，爬不了她家的六楼。

汪军在工地上开挖机，早上六点出门，晚上七八点回来，一身的泥。他请了几天假，假一完，就回工地了。

所以月子做到第十二天，她就抱着孩子下楼，来店里了。家里一个人待着，她心慌。店里至少有小甘，有人说话，有推子的声音。

◆

其实，月月出生前，他们是说过一次的。

那是九月，她怀孕八个月，肚子大得弯不下腰。一天晚上，店里打烊了，她坐在理发椅上，让汪军帮她把鞋换成拖鞋。脚肿得像馒头，鞋都快塞不进去了。

汪军蹲在地上，一边给她换鞋一边说：「等老二生了，星星就归我管。」

「你怎么管？你天天在工地。」

「早上我送他，晚上我回来检查作业。周末我带他出去玩，你在家带小的。」

他说得很认真，还掰着手指头算了算：工地上七点开工，送完星星去也来得及。

她当时心里一暖，笑着说：「说话算话啊。」

「算话。」

那天晚上，他们一起走回家，路过学校门口的文具店，汪军还给星星买了一个新的铅笔盒，说是「爸爸的上任礼物」。

月月是十月底出生的。汪军请的几天假里，确实每天早上送星星去上学。

第一天送完回来，他站在病房门口，手里还拎着星星没带走的水壶。

「星星他们班主任姓啥来着？门口那个老师问我是谁家家长，我说是汪星星他爸，她说那你在群里吗，我说不在。」

蒋萍靠在床上，刚喂完奶，衣服扣子还没扣好。「姓匡。」她把匡老师的电话念给他，又当场把他拉进了班级群。

汪军蹲在床边，用两个大拇指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备注。手机嗡嗡地震，群里一下跳出来几十条消息。他往上划了两下，把手机揣进了兜里：「这么多，我回头慢慢看。」

月月在小床里哼了一声。蒋萍伸手去拍她，顺手点开了自己手机上最新的那一条。

那个群，他后来也没再点开过。不是不想看，是每次一点开，几百条，不知道该从哪一条看起。

假一完，工地上赶工期，他早上六点就得出门，送不了了。

「这几天先你送，等工地不赶了我再接过来。」

她说好。

工地一直在赶。

那个铅笔盒，星星用得很仔细，到现在还是新的。

◆

四点五十，星星放学了。

他是自己走过来的。学校离店只隔一条街，过一个红绿灯，门口有个协管员。一年级的时候都是她去接，这学期，她让他自己走。

星星推开店门，门上挂的风铃叮叮当当地响。他背着蓝色的书包，校服外套的拉链拉到一半，脸蛋冻得红红的。

「妈妈！」

「小声点，妹妹在睡觉。」

星星吐了吐舌头，踮着脚走进里间，扒在摇篮边上看。看了一会儿，他说：

「她怎么老是睡觉？」

「小宝宝都这样。」

「我小时候也这样吗？」

「你小时候比她还能睡。」

其实她不太记得了。星星小时候的事，她记得的，是另外一些：他两个月的时候肠绞痛，每天傍晚哭三个钟头；他一岁的时候半夜摔下床，额头上鼓起一个包；他三岁的时候第一次在店里给顾客递梳子，顾客给了他一块钱。

那些年，她也是一个人带的。

「妈妈，我饿了。」

她把月月放进摇篮，从柜子里拿出一盒饼干，又想起来，饼干是给顾客等位时吃的，就换了一个面包。星星坐在里间的小板凳上，一边吃面包一边把语文书摊在腿上。

「今天作业多吗？」

「有个手工，要用纸盒子做一辆车。」

「什么时候交？」

「明天。」

她心里叹了口气。手工，又要找盒子，又要买胶水，又要她在旁边看着。

小甘在外面喊：「萍姐，喻姨说她就等你五分钟，你帮她看一眼卷子就行。」

她站起来，掀开帘子出去了。

◆

晚上七点四十，汪军回来了。

他在楼道里脱掉了工装外套，抖了抖，才进门。他知道她不喜欢他把泥带进屋。

「月月今天咋样？」

「挺好，吃了睡，睡了吃。」

他洗了手，走到小床边看了一会儿，用一根手指头碰了碰月月的手。月月的手一下就攥住了他的指头。

「嘿，劲还挺大。」他笑起来，眼角挤出好几道纹。

星星从房间里跑出来：「爸爸！我的手工！」

「什么手工？」

「要用盒子做一辆车，你帮我做挖机！」

汪军被他拉着进了房间。蒋萍在厨房里热饭，听见里面父子俩一会儿笑一会儿吵。星星说「挖机的铲子不是这样装的」，汪军说「我天天开，我还不知道？」

她站在灶边，锅里的剩菜咕嘟咕嘟地冒泡。她听着那两个声音，有一会儿，觉得日子也没那么难。

吃饭的时候，汪军说起他们工地上的老孔，老婆也刚生了二胎。

「老孔说，他老婆天天跟他吵，说一个人带不过来。」汪军扒了一口饭，「我跟他说，我老婆就没吵过，带两个都跟带一个一样。」

他说这话的时候，带着一点骄傲，好像是在夸她。

「哦。」她说。

「真的，」汪军说，「你看你，有经验，什么都不慌。月月哭两声你就知道是饿了还是尿了。我妈也说，生老二就是比生老大省心。」

他又夹了一筷子菜。

蒋萍低头喝汤。汤有点咸，她放盐的时候在想家里哪里还有空盒子，手一抖多放了一勺。

八点半，她在房间里给月月喂奶。门开了一条缝，星星的脑袋探进来，手里捏着一张数学小测，折成了四折。

「老师说要家长签字。」

「你先给爸爸签。」

「我给了。」星星说，「爸爸说你签，你晓得老师要签在哪里。」

客厅里电视开着，在放一场球赛，汪军靠在沙发上，跟着解说「哎」了一声。

她让星星把小测摊开，压在她膝盖上。月月含着奶，她不敢动，只能侧着身子，左手托着孩子，右手捏着笔。膝盖是软的，笔尖一下子戳破了纸，在九十二分的「2」上戳出一个小洞。

她在右下角签了名字，签得歪歪扭扭。

星星把小测折回去，看了看那个洞：「老师会不会说我？」

「不会。你就说妈妈在喂妹妹。」

星星点点头，拿着小测出去了。她听见他在客厅里说：「爸爸，妈妈签好了。」

汪军说：「好，放书包里。」

◆

夜里一点二十，月月醒了。

她抱起月月喂奶，靠在床头。房间里只开了一盏小台灯，用一件旧T恤罩着，光是昏黄的。

汪军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什么，又睡着了。他明天五点半要起，工地上要浇地基。

月月吃得很慢，吃一会儿，停一会儿，嘴巴松开又含上。蒋萍一手托着她，一手拿着手机，在班级群里翻。

群里有三十几条未读。她往上划：明天的手工要带一个干净的鞋盒；周五要交校服费；下周三开家长会，请爸爸或妈妈出席；星星的数学练习册第十四页没写完，老师单独@了她。

她点开练习册那张照片，星星的字歪歪扭扭的，最后两道题空着。

她想起来了，昨天下午店里一直有人，她没顾上检查。

她在备忘录里一条一条记下来，跟星星上一年级时一模一样的那种记法。鞋盒，校服费，家长会，练习册。记完了，她看着那几行字，忽然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七年前，她也是这样坐在床头，一手抱着星星，一手翻手机，记疫苗的日子，记奶粉的牌子，记哪天要去社区称体重。那时候她以为，等星星大一点就好了。

现在星星大了一点。可是星星的事一件也没少，只是换了个样子。而她怀里，又多了一个。

月月吃饱了，打了一个小小的嗝。

她把月月竖起来拍了拍，放进小床，盖好被子。然后她轻手轻脚地走到客厅，从星星的书包里把练习册掏出来，翻到第十四页。

最后两道题，是看图写算式。图上画着一棵树，树上有五只鸟，飞走了两只。

她拿起铅笔，在旁边用很淡的字写了一个「提示：飞走了，是加还是减？」，打算明天早上让星星自己改。

写完了，她坐在沙发上，看着那两只飞走的鸟，看了很久。

◆

月月满四十二天那天是个星期六，要去妇幼保健院做检查。

汪军难得休息，说开车送她们。星星没人看，也一起带上。

保健院的停车场排着长队。汪军把车停在路边，说：「你们先进去，我找到车位就来。」

她一手抱着月月，一手拎着装满尿不湿、奶瓶、保温杯的大包，星星攥着她的衣角，三个人挤进了二楼的走廊。走廊两边坐满了抱孩子的人，空气里一股奶味和消毒水味。

取号，量身长，称体重。月月一放到秤上就哭，四肢乱蹬。护士按住她，读了一个数，蒋萍一边哄，一边腾出一只手在手机上记。

「宝宝出生多少斤？」

「六斤二两。」

「母乳还是奶粉？」

「母乳，晚上加一顿奶粉。」

「大便一天几次？什么颜色？」

「三四次，黄的，有时候有点奶瓣。」

护士抬头看了她一眼，笑了：「二胎妈妈吧？问啥都知道，一看就是熟手。」

旁边一个抱着孩子的年轻爸爸，正在手忙脚乱地给他老婆打电话问孩子昨天拉了几次，听见这句，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

星星在走廊里待不住，跑来跑去，撞到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奶奶。她赶紧把他拉回来，按在椅子上：「坐好，不许跑。」星星扁着嘴，说：「我想去找爸爸。」

她给汪军打电话。

「车位找到了没？」

「找到了，在后面那条街。我在车里等你们吧，里面人多，我进去也帮不上啥。」

「星星要找你。」

「那你让他下来，我在门口接他。」

她牵着星星下楼，把他交给站在门口低头刷手机的汪军，又抱着月月上楼，接着排下一项。查髋关节的时候，月月哭得脸都紫了，她一个人按着孩子的腿，医生说「妈妈抱紧一点」。

出来的时候已经十一点半了。她抱着月月走到车边，汪军和星星坐在车里，一人一部手机，在看短视频。车里开着暖气，很暖和。

「完了？」汪军把手机一收，「顺利吧？」

「顺利。」

「我就说嘛，」他发动了车，「你去，我放心。」

她坐在后座，把月月的帽子往下拉了拉，没吭声。窗外一排梧桐树往后退，叶子都掉光了。

◆

第二天早上，汪军出门前，她叫住了他。

「下周三家长会，你去吧。」

汪军在门口穿鞋，愣了一下：「我？我哪请得了假。」

「下午四点，就一个钟头。」

「我去干嘛，我又不知道星星在学校的事。」

他说完，好像也觉得这话不太对，抬头看了她一眼。

她站在客厅里，手里还拿着星星的练习册，没说话。

◆ 说破那件事

生老二的时候，你一定听过很多遍这句话：「有经验了，好带。」

婆婆说，你妈说，邻居说，来店里剪头发的顾客也说。他们说的时候，都带着笑，是真心替你高兴。

这话也是对的。你确实有经验了。你知道孩子哭是饿了还是尿了，知道哪种奶嘴不胀气，知道哪件小衣服的扣子会硌着孩子。第一个孩子身上你慌过的事，第二个孩子身上你不慌了。

可是，「有经验」这三个字，还有另一层意思，说的人和听的人都没留意。

它的意思是：这个孩子，也归你。

◆

你想想第一个孩子是怎么到你手上的。

不是哪一天商量好的。是一天一天顺过来的。你休产假，你在家，你先学会了冲奶粉、换尿布、拍嗝。你先知道了他夜里几点醒，先认识了社区医院的护士。慢慢地，所有跟他有关的事，都走到了你这里。

那时候，「这次谁去」还问过几次。后来就不问了。

到第二个孩子出生的时候，连问都不用问了。因为你「有经验」。大家理所当然地觉得，既然你会，那就是你的。你会的越多，归你的就越多。

所以，第一个孩子身上所有的「应该」，在第二个孩子身上，原样复制了一份。

你没有多一个帮手。你多了一份同样的账。

◆

而且，账不是加了一倍那么简单。

你看蒋萍那张备忘录。鞋盒、校服费、家长会、练习册，这些是老大的；奶粉、疫苗、体重、湿疹膏，这些是老二的。两张单子，记在同一个人的同一部手机里。

星星的作业要有人看，月月的奶要有人喂，这两件事常常卡在同一个钟点上。傍晚五点，老大要吃东西、要写作业，老二要吃奶、要哄睡。夜里一点，老二醒了，你一边喂奶，一边才有空翻老大的家长群。

两个孩子的事，常常不是一件接一件，而是同时压过来。而这两份同时，都压在你一个人身上。

◆

那汪军是怎么想的？

他说「我老婆带两个跟带一个一样」，是在夸你。他是真觉得你厉害。在他看来，你不吵、不闹，什么都安排得妥妥的，这说明你应付得过来。

他看不见的是：你不吵，不是因为你应付得过来。是因为你早就不知道从哪里吵起了。第一个孩子的时候，那些「谁去」没有问出口；到了第二个孩子，更没有地方问了。

他说「我去干嘛，我又不知道星星在学校的事」，这句话也很真。他确实不知道。可是他为什么不知道？因为这些年来，星星的事，学校里的、医院里的，都是你在知道。你知道得越多，他就越不用知道；他越不知道，下一次就越不用他去。

这个圈，是从星星出生那年开始转的。月月出生，它只是转得更快了。

他心里没有一点要推给你的意思。他只是站在那个圈外面，看着你转，觉得你转得真好。

◆

你也可以想想别人家。

你店里有个老顾客，生老二的时候，她丈夫说：「老大我来管，你专心带小的。」从那以后，老大的家长会是爸爸去的，老大的作业是爸爸看的，老大夜里做噩梦，喊的也慢慢变成了「爸爸」。

她说，那几年其实也很累，可是那种累不一样。她累的时候，知道另一个人也在累。

还有一种人家，生老二的时候，爸爸也说过「老大我来管」。可是他只管了一个月。一个月后，他加班了，出差了，老大的事又一件一件回到了妈妈手上。没有人说过一句「你又不管了」，因为本来也没有人觉得那件事是他的。

同样是一个机会，有人接住了，有人滑过去了。

还有保健院走廊里的那一幕。

护士说「二胎妈妈，问啥都知道」，是在夸你。旁边那个年轻爸爸，给老婆打电话问孩子拉了几次，大家看着他，也只是笑一笑，觉得新手爸爸都是这样。

可是你想一想：你是第二次来，他也许是第一次来。可星星出生的那年，汪军是不是也该有他的「第一次」？那一次，他在哪里？

他大概也在停车场，在车里，在门口低头刷手机。他说「里面人多，我进去也帮不上啥」，这话没错。可他之所以帮不上，是因为七年前那一次，他也没进去。一次没进去，下一次就更不知道进去该干什么；不知道干什么，就更不进去。

于是到了今天，同一个走廊，一个人什么都知道，一个人在车里等。

这不是谁懒。是两个人七年前站的位置，一直没换过。

◆

还有一层，你可能没想过：老大自己，也在看。

星星看见妈妈抱着妹妹排队，爸爸在车里看手机。他看见妈妈给他检查作业，爸爸给他画挖机。他今年七岁，已经记得住了。

孩子不会问「这次谁去」。他们只会照着看见的样子，记住一个家是怎么过的。

所以老二出生的这一次重新排，不只是排给你们两个人的。也是排给老大看的。

◆

这就是这一章想说的：老二出生，其实是一次重新分配的机会。

家里多了一个人，事情一定要重新排一排。谁带小的，谁管大的，谁送谁接，谁夜里起。这个时候，所有人都知道「不重新排不行了」。这是这么多年来，「谁去」这个问题，最有可能重新被问出口的时候。

可是这个机会，常常被那一句「有经验了，好带」悄悄地关上了。

大家一笑，你也一笑。日子就照着老样子，又多复制了一份。

◆ 你可以试试

如果你的老二还没出生，或者刚刚出生不久，这件事你可以现在就做。

从老大身上，挑一件事，交给他。

要挑一件完整的、每天或每周都有的事。比如：

- 每天晚上检查老大的作业，在家长群里回老师的消息。
- 每周三晚上陪老大去上的那个兴趣班。
- 老大的家长会，从下学期起都是他去。

只挑一件。不要多。

交的时候，要说得清楚：「从今天起，星星的作业你来看，老师那边找你。」然后，你去跟老师说一声，把他的电话也留给老师，或者把他拉进那个家长群。

◆

最难的部分，不在交出去，在交出去以后。

他第一次看作业，可能会漏掉一道题，可能字写得乱他也不管，可能老师在群里@了他他三个钟头才看见。

这时候，你会忍不住。

你会想：算了，还是我来吧，我看一眼就好了。你会在他睡着以后，偷偷把练习册拿出来，把那道题补上。

请你忍一忍，别补。

漏了一道题，老师会说一句，孩子会被提醒一次，他也会被提醒一次。这一次的「错」，是这件事真正交到他手上的样子。他错过一次，下一次就会记得。你补了，这件事就又悄悄地回到了你这里，而且他永远不会知道。

如果老师来问你，你可以说：「这件事现在是他爸爸在管，您直接找他。」

就这一句，不用解释，不用道歉。

◆

他也可能会说：「你看得比我好，还是你来吧。」

你可以回他：「我现在要喂月月，管不过来。你看得不好不要紧，慢慢就好了。」

他接过去以后，也可能每件事都跑来问你：「这个要不要签？」「老师说的那张表在哪？」头一次，你告诉他在哪里找。第二次，你可以说：「你翻翻群里，或者直接去问老师。」他问得多，是因为刚开始；问着问着，他就知道该去哪里问了，那个地方不是你。

还有一个人，你也可以告诉：老大自己。

你可以找个晚上，跟老大说：「以后你的作业，爸爸来看；学校有什么事，你先跟爸爸说。」孩子往往比大人更当真。下一次他放学回来，拿着一张要签字的通知，会自己跑去找爸爸。孩子一找，这件事就在家里站住了。

如果老大还是习惯性地先喊「妈妈」，你不用推开他，只要笑着说一句：「这个去问爸爸。」一次两次，他就记住了。

他也可能做了两个礼拜，就累了，不想做了。那你们可以坐下来商量，换一件。但不是收回来。换一件，还是他的。

◆

如果你的老二已经好几岁了，那这个机会也没有全过去。孩子换学校、换班、上兴趣班，每一次「开始」，都是一次可以重新排一排的时候。

如果这些你现在都做不到，也不要紧。

你只要记住，下次再听见别人说「有经验了，好带」，你可以在心里轻轻接一句：经验是我的，孩子是我们俩的。

◆ 写给你

生老大那年用的那部手机，你还留着吗？

也许早就换了。可是那部手机里的备忘录，你也许还记得：疫苗、奶粉、体重、第一次发烧。那时候你一个人抱着孩子，一边喂奶，一边记，一边想，熬过这一年就好了。

后来，你真的熬过来了。

然后，你又在新手机的备忘录里，开了一张新的单子。

◆

我想跟你说的，不是「你太辛苦了」。我知道你听腻了这句话，也知道它改变不了什么。

我想跟你说的是：你那一身的经验，是你自己一夜一夜熬出来的。它是你的本事，不是你的义务。

会冲奶粉，不等于冲奶粉就该你一个人；知道孩子哭是饿了还是尿了，不等于每一次哭都该你一个人起身；能把老大的作业和老二的奶排在一起，不等于这两件事就要永远挤在你一个人的一天里。

你会，是因为你学过。你学会了，别人也可以学。

◆

老二出生的时候，屋子里多了一张小床，衣柜里多了一摞小衣服。家里的一切都在重新摆。

我很希望，在那张小床摆进来的同时，也有一件事，从你手上摆出去。

不是因为你做不好。是因为两个孩子的家，本来就需要两个人一起撑。

◆

如果这一次，你已经错过了，那也没关系。

孩子会一年一年长大，事情会一件一件换样子。每换一次，就又有一次机会，让那句「这次谁去」被重新问出来。

你不用一下子把什么都改过来。

今天，你只要在送老大出门的时候，看一眼他的书包，想一想：这里面，有没有哪一样，明天可以不用你来记。

有一样，就够了。

故事里的蒋萍，是许多带着两个孩子的母亲合在一起的。也许你家的老大是女儿，老二是儿子；也许你开的不是理发店，是一家小吃店、一个网店，或者什么店也没开。可那张一模一样的新单子，你大概认得。

带走的话

老二是一次重新分配的机会，别让它悄悄滑过去。

◆

19

第 19 章

不觉得累的妈妈

这一章的问题

说「我不累」的妈妈，是不是就没有这本账？

◆ 她的故事

叶子第一次注意到王秀兰，是搬进小区的第二个月。

小区在长沙河西，是个老小区，九十年代的楼，后来加装了电梯。叶子二十八岁，跟丈夫郭晨租了七楼一套两居室，图的是离郭晨单位近。

那天早上六点四十，叶子抱着米粒在楼下等电梯。米粒一岁半，前一晚闹到十二点，叶子眼睛是肿的，头发用一根皮筋随便扎着。

电梯门开了，里面站着一个女人，手里拎着两个保温袋，一个蓝的，一个粉的。她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毛衣，头发盘得整整齐齐，脸上一点倦色都没有。

「七楼新来的吧？」她笑着说，「我住十一楼，姓王。」

「王姐好。」

「这么小就醒了？」她伸手摸了摸米粒的脚丫，「哎哟，袜子都没穿，脚冰的。」

叶子低头一看，真没穿。她出门太急，忘了。

王秀兰把粉色保温袋往胳膊上一挂，从口袋里掏出一双叠好的小棉袜。「我女儿小时候的，一直揣着，给邻居家小孩应急用。你先穿上。」

叶子愣了一下，接过来。袜子是干净的，有一股晒过太阳的味道。

电梯到一楼，王秀兰快步走出去，往小区门口去了。叶子后来才知道，两个保温袋，一个是给读高二的女儿思思送的早饭，一个是给读初二的儿子小川的。两个孩子在两所学校，一个往东，一个往西。她每天早上骑电动车，先东后西，八点前回来。

◆

那以后，叶子常常碰见她。

下午三点，在菜市场。王秀兰蹲在鱼摊前，捏着一条鲫鱼的腮看颜色，跟老板说：「要活的，给我儿子炖汤，他下礼拜期中考。」

傍晚五点半，在楼下的快递柜。她一次抱走四个箱子，一个是女儿的练习册，一个是儿子的球鞋，一个是丈夫的护膝，还有一个是她自己订的一袋糯米，说是要包粽子。

晚上九点，在楼道。叶子下楼扔垃圾，看见她坐在十一楼楼梯口的台阶上，膝盖上摊着一本化学练习册，手机打着电筒，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王姐，这么晚了还看书？」

「思思明天要交错题本，她让我帮她把错的那几道抄一遍，她自己没时间。」王秀兰抬头笑，「我看不懂，照着描就行。」

「你不累啊？」

叶子是脱口而出的。问完她就后悔了，觉得不太礼貌。

王秀兰却一点也不在意。她把练习册合上，想了一下，很认真地说：

「不累。真的。我就喜欢自己带。」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是亮的。叶子听得出来，那不是客气话，也不是硬撑。

「我生思思那年，二十七岁，在商场卖化妆品。」王秀兰说，「后来她爸说，要不你回家带吧，我在外面跑，钱我来挣。我想了两个晚上，答应了。那是我自己想好了的。」

她停了一下。

「十七年，两个孩子，没上过一天托管班，没让老人带过一天。」她伸出两根手指，「我这辈子做成了两件事，一个是思思，一个是小川。」

叶子站在楼道里，手里还拎着垃圾袋，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

叶子回到七楼，丈夫郭晨在客厅打游戏，米粒在小床上睡着了，手里攥着那双棉袜不肯撒手。

叶子把垃圾袋放在门口，坐到沙发上，半天没动。

「怎么了？」郭晨按了暂停。

「十一楼的王姐，两个孩子，全是她一个人带的。她说不累。」

「那是人家能干。」郭晨说，「你看人家，多好。」

他说这话没有别的意思。叶子知道。他是真心觉得王姐好，就像夸一个跑马拉松的人体力好。

可叶子心里像被什么压了一下。

她想起自己今天一整天：早上忘了给米粒穿袜子，中午喂饭喂到一半自己趴桌上睡着了，下午给公司回消息回到一半米粒把手机扔进了水盆。晚上她冲郭晨发了一次火，为的是他把奶瓶放进了消毒柜却没按开关。

她累。她天天都累。

人家两个孩子都不累，她一个孩子就累成这样。

「是不是我哪里没弄对？」她问。

郭晨愣了一下，把手柄放下了。「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你不是。」

她起身去洗澡。热水冲下来，她站了很久。

◆

六月初，下了一场大雨。

叶子推着米粒从社区医院回来，在单元门口看见王秀兰坐在台阶上，一只脚的鞋脱了，脚踝肿得像个馒头。旁边放着一袋二十斤的大米，袋子角被雨水泡湿了。

「王姐！怎么了？」

「没事没事，」王秀兰摆手，「台阶滑，踩空了一下。」

叶子把米粒的推车停好，蹲下去看。脚踝已经青了一块。

「我扶你上去，米我等会儿来搬。」

「电梯今天检修。」王秀兰说，「十一楼。」

两个人对看了一眼，都笑了。

最后是叶子打电话叫郭晨下来。郭晨从推车里把米粒抱出来，搂在怀里，走在前头，一边走一边小声数台阶给她听。叶子扶着王秀兰，跟在后面，一层一层往上挪。那袋米和空推车先寄在一楼门卫那里，门卫大爷说放心，等会儿再来扛。

爬到七楼，王秀兰停下来喘气，扶着栏杆说：「小川六点放学，晚饭还没做。」

「今天叫外卖吧。」叶子说。

「他吃不惯外卖，一吃就拉肚子。」

到了十一楼，叶子第一次进她家。屋里收拾得一尘不染，鞋柜上的拖鞋按大小排着。冰箱门上贴着一张手写的单子，横格纸，蓝色圆珠笔：周一排骨，周二鲫鱼，周三牛肉，周四鸡，周五饺子。后面一栏写着每天的汤。最底下一行小字：思思周三晚自习，九点半接。

单子边上，压着一张两个孩子小时候的合影，一个扎羊角辫，一个光着头，咧着嘴笑。

王秀兰坐在沙发上，自己拿冰袋敷着脚，拿起手机给丈夫打视频。

响了很久，那边才接。背景很吵，像是在一个工地。

「怎么了？」

「脚崴了一下。」

「严不严重？去医院看了没？」丈夫声音大起来，「你歇着，别做饭了，让小川吃外卖。」

「他吃不惯。」

「吃一顿又不会怎样。」

「你不懂。」王秀兰说，「好了好了，你忙你的，我就跟你说一声。」

她挂了视频，把冰袋往脚上按了按，抬头冲叶子笑：「他就是这样，只会说吃外卖。」

叶子要帮她淘米，她不让。最后她单脚跳到厨房，扶着灶台，把排骨下了锅。

叶子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的背影。锅里的水开了，冒着白气。王秀兰一边撇浮沫，一边把火拧小了一点。

那个样子，一点也不像在受苦。

◆

国庆过后的一个周三，晚上九点二十，叶子去小区门口的便利店买尿不湿，又碰见了王秀兰。

她跨在电动车上，停在路灯底下，脚撑着地。车后座用松紧带绑着一个碎花小棉垫，车筐里放着一个保温杯，杯身上套着一只织的毛线套子。

「去接思思？」

「嗯，九点半下晚自习。」王秀兰拍了拍后座那个垫子，「她嫌后座冰屁股，我给她缝了一个。去年缝的，今年又加了一层棉。」

叶子笑了。

「杯子里是热豆浆，」王秀兰说，「她晚自习出来饿，路上喝两口，到家刚好不想吃东西，洗洗就睡了。」

她看了看叶子手里的尿不湿：「米粒睡了吧？她一睡你就睡，别抱着手机。」

「知道了，王姐。」

王秀兰拧了一下车把，电动车往前滑出去。叶子站在便利店门口，看着那盏小小的尾灯拐过路口，往学校那边去了。

那天晚上叶子到家，郭晨问她怎么去了这么久。她说碰见王姐了。她没说别的。她洗澡的时候，还在想那个碎花垫子，去年缝的，今年又加了一层棉。

◆

秋天的一个周六，叶子带米粒在小区花园晒太阳，王秀兰拎着一袋橘子过来，坐在她旁边的长椅上。

她剥了一个橘子，掰了一半给叶子，另一半掰成小瓣，一瓣一瓣去掉白丝，喂给米粒。

「思思下礼拜要住校了。」她说，「学校说期中考完，高三就封闭管理，一个月回来一次。」

「那你轻松了。」

「是轻松了。」王秀兰笑了一下，「昨天收拾她的房间，我把她从小到大的奖状都理出来，装了一个鞋盒。她说妈你留着干嘛，我说留着就留着。」

米粒伸手要橘子，王秀兰又剥了一瓣。

「小川也大了，现在不让我送了，说同学看见笑话他。他爸呢，还是一年到头在外面跑，过年回来。」她顿了顿，「我昨天晚上做了四个菜，做完才想起来，家里就我和小川两个人吃。」

她说得很平常，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叶子没接话。

过了一会儿，王秀兰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橘子皮渣。

「我下午要去社区，」她说，「楼栋长让我帮忙统计今年的电动车充电桩，说我对这栋楼最熟，谁家几口人、几辆车，我闭着眼都知道。」

她走了两步，又回头。

「你家米粒的预防针，下个月该打那一针了吧？到时候记得带本子。」

叶子点了点头。

她低头看手机。社区医院的提醒短信，确实是下个月。她自己都没记住。

◆

十二月，叶子去社区交米粒的医保材料，在办事大厅最里面那张桌子边，又看见了王秀兰。

她戴着一副老花镜，面前摊着一本厚厚的登记册，旁边一个保温杯，杯盖上搭着一块抹布。社区的小姑娘姓阮，扎着马尾，蹲在她旁边，指着册子问：「王姐，三栋二单元九楼那户，是租的还是自己住的？」

「租的。小两口，男的开货车，女的在医院做护工，上个月刚生了个女儿。」王秀兰头也不抬，「电动车一辆，绿色的，停在负一楼东边。」

阮姑娘一边记一边笑：「王姐，您真是我们这片的活地图。没有您，这表我们得跑半个月。」

王秀兰摘下老花镜，用衣角擦了擦，脸上是那种掩不住的高兴。

「我在这住了十几年了，」她说，「谁家孩子哪年上的小学，我都知道。」

叶子在门口站着，没过去打招呼。

她看着王秀兰又戴上眼镜，翻到下一页，用一根手指顺着表格往下点。那根手指很稳，一行一行，一户一户。

这时候王秀兰的手机响了一下。她拿起来看，是小川发来的：「妈，晚上我不回来吃，同学过生日。」

她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回了一个字：「好。」

然后她把手机扣在桌上，拧开保温杯喝了一口水，继续往下点。

叶子交完材料出来，天已经黑了。路过小区门口的水果摊，她停下来，买了一袋橘子。

回到家，她把橘子放在桌上，挑了最大的一个，剥开，掰了一半，递给正在洗碗的郭晨。

◆ 说破那件事

你身边可能也有一个王秀兰。

她不一定住你楼上。也许是你的嫂子，也许是孩子同学的妈妈，也许是你自己的妈妈。她带孩子好像不费力气，做饭、辅导、接送、记事情，样样都利索。你问她累不累，她说不累。

她说的是真的。

这一点，请你先信她。

有的妈妈，是真的喜欢。喜欢孩子扑过来的那一下，喜欢灶台上咕嘟咕嘟的汤，喜欢把一家人的日子打理得一样不乱。她不是在演，也不是在忍。那份喜欢，和你今天累得直不起腰一样真。

还有的妈妈，不觉得累，是因为她在别处有自己的分量。王秀兰是这栋楼里最熟门熟路的人，楼栋长有事找她，邻居家孩子缺双袜子找她。她在这个家里、在这栋楼里，是一个被需要、被认得的人。那份分量托着她，她就不觉得空。

这两种都值得尊重。

你回想一下社区里那张桌子。王秀兰戴着老花镜，一户一户地点，阮姑娘说「没有您，这表我们得跑半个月」。那一刻她的高兴，和她给孩子炖汤时的高兴，不太一样。炖汤是应该的，没有人会为一锅汤说「没有您不行」。登记册是另一回事，那是有人专门来找她、专门谢她的。

一个人身上，只要有一个地方是被算进去的，别的地方的不算，好像就没那么硌了。

◆

可是，这一章不是要你学她，也不是要你可怜她。

这一章想说的是另一件事：「累不累」和「这本账记得对不对」，其实是两回事。

你想想王秀兰那句话：「那是我自己想好了的。」

这句话很要紧。十七年前，她丈夫问过一句「要不你回家带吧」，她想了两个晚上，答应了。在她家，「谁来带孩子」这件事，是被问过、被商量过、被她自己点过头的。

所以她带得心甘情愿，因为那是她挑的。

你家呢？

可能也有过一次商量。可能一次也没有。可能你还没想明白，日子就已经顺着走下去了。

一件事被问过、你自己答应过，和一件事谁也没问、它自己落到你头上，做起来手上的活儿一样多，心里的分量完全不一样。

王秀兰不累，有一部分是她喜欢，有一部分是她选过。你累，不一定是你不会当妈，也可能是你从来没被问过。

◆

还有一件事，你可能没有留意。

王秀兰的不累，会被别人拿去用。

郭晨说「你看人家，多好」，他没有恶意。他就是看见了，夸一句。可这一句落在叶子耳朵里，就成了一把尺子。

尺子的那一头是王秀兰，这一头是她。人家两个孩子不累，你一个孩子累成这样，那问题出在哪？

出在你。

这把尺子，婆婆会用，「我那时候三个孩子都是自己带的」；亲戚会用，「你看你表嫂，一个人带俩，还上班」；有时候，你自己也会用。夜里一个人躺着，把别的妈妈的样子拿出来，一样一样跟自己比。

可这把尺子量错了东西。

它量的是「谁更能扛」，没量「这件事当初是怎么落到谁身上的」。它把一个人的喜欢，变成了所有人的标准。

王秀兰喜欢，那是她的。她的喜欢，不该变成你的「应该」。

◆

说尺子的人，又是怎么想的呢？

郭晨说「你看人家」，他心里大概是这么转的：带孩子原来可以不那么苦，有人做到了，那说明这件事没那么难，你也能行。他是想给叶子打气。

婆婆说「我那时候三个都是自己带的」，她心里大概是：我熬过来了，你也熬得过来，别怕。那是她那一代人安慰人的方法。

他们都不坏。他们只是看见了一个不累的妈妈，就以为不累是带孩子本来的样子。

可是他们没看见王秀兰那张贴在冰箱上的菜单，没看见她单脚跳进厨房，也没听见十七年前那两个晚上她是怎么想的。他们看见的只是一个结果：她说不累。

◆

喜欢，还有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地方。

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候：有一次你随口说了一句「我挺喜欢做饭的」，从那以后，家里的饭就都是你做了。哪天你不想做，有人会很奇怪：「你不是喜欢做饭吗？」

一句喜欢，被记成了一张一直有效的条子。

可是喜欢不是条子。你喜欢做饭，是喜欢你想做的那一天的那一顿，不是喜欢以后每一顿都是你的。

王秀兰喜欢给小川炖汤。脚崴了那天，她还是单脚跳进了厨房。那是她自己愿意的，旁人不好替她说不。可如果哪一天她不愿意了，那张冰箱上的菜单，也不该还在替她说「愿意」。

◆

那王秀兰自己呢？

这一章不替她下结论。她过得踏实，就是踏实。她说不累，就是不累。

只是有一个地方，可以替她留一扇门。

十七年前那两个晚上，是她想好了的。那时候思思还在吃奶，小川还没影子。后来孩子大了，一个住校，一个不让送了；她丈夫一年到头还在外面跑；她做完四个菜，才想起家里只有两个人吃。日子换了好几回样子，那一回商量，后来没再有过第二回。

不是谁不让问。是她过得好好的，她丈夫觉得用不着问，她自己也觉得用不着说。

将来哪一天，她要是想换个过法，比如去社区找份半天的事，比如周三晚上不想再等到九点半，她可以说。那不是推翻她的十七年。当年点过的头是真的，再点一次，或者换一个头点，也是真的。

◆

所以你看，一个不觉得累的妈妈，和一个累得半夜坐在床边发呆的妈妈，并不是一个好、一个差。

她们都在同一本账里。

一个的喜欢，常被拿来证明「本来就该这样」；一个的累，常被拿来证明「是你不够会」。

这两样都不对。

喜欢是真的，累也是真的。它们都不该被拿来当证据。

◆ 你可以试试

找一个安静的时候，想一想你每天带孩子做的那些事。

挑出一件你真心喜欢的。

不是「应该做」的，是你做的时候心里会软一下的那件。比如给孩子洗完澡，用大毛巾把她裹成一个卷；比如晚上讲故事，她听到一半睡着了，你还小声把最后一页念完；比如周末早上给全家煎鸡蛋，你喜欢油在锅里滋滋响的声音。

就挑一件。

叶子挑的是给米粒剪指甲。

这件事说来奇怪。别的事她都嫌烦，唯独剪指甲，她喜欢。米粒睡着以后，她开一盏台灯，把那只小手托在掌心里，一个一个剪，剪完用指腹摸一遍，摸到不扎手为止。屋里只有指甲刀轻轻的咔嗒声。那几分钟，她觉得自己是一个妈妈，而不是一个被追着跑的人。

她以前从没把这件事单拎出来想过。它混在一大堆活儿里，跟洗奶瓶、拖地、倒垃圾排在一起，都叫「带孩子」。

单拎出来以后，她才知道，原来这一大堆里，有一件是她自己的。

然后下一次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可以在心里说一句，也可以说出声来：「这件我喜欢，我来。」

这句话不是说给谁听的，是说给你自己的。它的意思是：这件事，是我挑的。

叶子第一次说出声，是一个周日的晚上。郭晨看见她拿着指甲刀，顺口说：「我来吧，你歇着。」她说：「这件我喜欢，我来。」

郭晨愣了一下，从手机上抬起头：「你喜欢这个？我还以为你什么都烦。」

过了一会儿，他又问：「那你不喜欢的是哪几件？」

叶子一下子答不上来。不喜欢的太多了，挤在一起，她不知道该先说哪一件。

你要是也碰上这一问，不用一口气全倒出来。只说一件就行，挑一件最小的，比如「洗奶瓶」。说完这一件，今天就到这里。剩下的，他问了一次，就还会有下一次。

◆

你可能会发现，挑一件喜欢的，比想象中难。

很多事做久了，你已经分不清是喜欢还是习惯，是喜欢还是怕别人做不好。没关系。分不清的先放着，只挑你最有把握的那一件。

你也可能会发现，有的事你曾经很喜欢，现在不喜欢了。比如以前喜欢做饭，现在一进厨房就烦。这也没关系。喜欢会变，你没有欠谁一份永远的喜欢。

如果你身边有一个王秀兰那样的人，你也可以找个闲聊的时候，问她一句：「王姐，你当年怎么决定回家带孩子的？」

不是去比，也不是去挑她的刺。只是听听她的故事。你会发现，每个不觉得累的妈妈背后，都有一段你不知道的来路。那段来路是她的，不是你的。

◆

如果你说了「这件我喜欢，我来」，家里有人顺口接一句「那以后这件都归你」，你也不用跟他争。你可以笑着回一句：「今天归我。明天再说。」

喜欢是按天算的。这句话你说给自己听，也可以说给他听。

◆

还有一件小事：下次有人拿别的妈妈跟你比，「你看人家」，你不用急着辩解，也不用急着认错。

你可以在心里慢慢说一句：她是她，我是我。

说完就够了。

◆

如果今天一件喜欢的都挑不出来，那也不奇怪。

你可能太累了，累到什么都只剩下「得做」。

那就先不挑。等哪天你缓过来一点，那件让你心里软一下的事，自己会冒出来的。

◆ 写给你

那双小棉袜，叶子后来一直没还。

米粒穿了一个冬天，袜底磨得起了球。叶子洗好叠起来，放在抽屉里，想着哪天楼下新搬来的人家有小孩，她也揣一双在口袋里。

我讲这个，是想说：一个妈妈和另一个妈妈之间，原本可以是这样的。递一双袜子，掰半个橘子，提醒一句预防针。

不是比赛。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被摆在了比赛的位置上。

你可能被拿去跟别人比过。也可能，你在心里拿自己跟别人比过很多次。那个人好像什么都做得好，从来不喊累，孩子也争气。你看着她，就觉得自己哪里都不够。

我想跟你说，她不累，不说明你累是错的。

你累，有你的来路。也许是没有人问过你一句「要不要」；也许是你家里能搭把手的人刚好不在；也许是你本来就不是那种喜欢围着灶台转的人，你喜欢的东西在别处，可现在都被放下了。

这些都不丢人。

我也知道，你有时候会羡慕她。羡慕她那么笃定，羡慕她说「我这辈子做成了两件事」时眼睛里的亮光。

你可以羡慕。羡慕不是认输。

你只是在她身上看见了一样东西：一个人做的事，是她自己挑的，她就站得稳。你羡慕的，也许不是她做了多少，而是她心里那一句「这是我想好了的」。

那一句，你也可以有。不一定是同一件事，不一定是同样的路。可能是你决定周末带孩子去爬山，可能是你决定晚上十点以后不再看工作群，可能是你决定这件事你来、那件事他来。

只要是你想过、你点过头的，它就会轻一点。

◆

我也想替王秀兰那样的妈妈说一句话。

如果你就是那个不觉得累的妈妈，你喜欢自己带，你为两个孩子骄傲，那请你一直骄傲下去。那是你挑的路，你走得很好。

只是有一天，如果你想歇一歇，想说一句「今天我不想做饭」，请不要觉得这句话对不起你过去的十几年。

当年点过的头，可以重新点一次，也可以不点。

一个人可以既喜欢，又累。可以既骄傲，又想有人问她一句：「这次我去吧？」

◆

不管你是哪一种妈妈，都不用为自己的样子道歉。

累的，不用道歉。

不累的，也不用道歉。

你只需要知道，你做的这些事，有你喜欢的，也有你没得选的。喜欢的那些，好好留着。没得选的那些，你可以慢慢地，一件一件地，把它们重新拿出来问一问。

不急。

下次在电梯里碰见一个抱着孩子、头发乱糟糟的年轻妈妈，你也许会想起这一章。

你不用跟她说什么大道理。

摸摸孩子的脚丫，看看她穿没穿袜子，就够了。

故事里的王秀兰和叶子，都是许多母亲合在一起的样子。你可能是其中一个，也可能两个都是。

> 带走的话
>
> **不累的人没有错，累的人也没有错。**

◆

20

第 20 章

他也累：写给父亲

这一章的问题

这本账，是不是只对付女人？

◆ 他的故事

下午四点二十，高建华把桌上的保温杯拧紧，塞进公文包侧袋。

合肥的老城区，梧桐树多。高建华的办公室在三楼，窗户正对着一条梧桐路。顺着这条路走八百米，就是嘉嘉的小学。他每天走这条路，走了三年，知道哪一棵树底下的地砖是松的，下雨天一踩就溅一裤腿泥水。

「高工，又去接儿子啊？」对面工位的小钱抬头。

「嗯，四点四十放学。」

「你真是模范爸爸。」小钱笑，「我家那个，一年都没去接过一次。」

高建华也笑了一下，没说话，拎包出了门。

他是单位里出了名的「准点走」。科长一开始有点意见，后来也习惯了，有急事都在四点前找他。三楼的人都知道，四点二十以后找老高，电话打过去，他人已经在校门口了。

这事是怎么定下来的，他自己也说不太清。

三年前嘉嘉上一年级，陆敏刚升了区域经理，一个月要出差两三趟，有时候一走就是一个礼拜。那年九月开学第一天，两个人一起送的孩子。回来路上陆敏说：「你单位近，下午接要不你先顶着？等我这阵子忙完。」

他说：「行。」

那以后，陆敏一直没有忙完。

他也一直顶着。

◆

四点四十，校门口已经挤满了人。

大多是老人，也有一些妈妈，戴着帽子，举着手机。爸爸不多，三年来他认得的也就那么几个。一个是开出租的，车就停在路边，打着双闪；一个是做装修的，裤腿上总有白灰。他们见了面点点头，不太说话。

嘉嘉班上的家长群里，有三十七个人。他看过一遍，除了他，只有两个是爸爸。

放学铃响了，孩子们排着队出来。嘉嘉背着蓝色书包，在队伍中间，看见他，眼睛亮了一下，又马上装作没看见，跟旁边的同学说话。

九岁了，开始要面子了。

高建华在路边站着等。旁边一个奶奶拉着孙女，看了他一眼，跟另一个奶奶小声说：「这家的妈妈从来不来的。」

「爸爸来也挺好的。」

「好是好，男的哪会带孩子。上回我看他孩子穿着秋衣就出来了，外套都没穿。」

高建华听见了。他想起来是哪一回。那天降温，他早上看了天气预报，在书包里塞了外套。是嘉嘉自己嫌热，下课脱了。

他没解释。

嘉嘉走过来，把书包往他手里一塞。「爸，我想吃手抓饼。」

「回家吃饭，不吃手抓饼。」

「就一根。」

校门口斜对面有个推车摊，摊主是个戴袖套的大姐。他买了一个手抓饼，加个蛋，五块钱。嘉嘉边走边啃，甜面酱滴在校服前襟上。他想，晚上又得用洗洁精搓一下那块酱渍，不然洗衣机洗不掉。

◆

晚上七点，饭桌上。

一碟西红柿炒蛋，一碟青菜，一碗紫菜汤。都是他下班后用四十分钟做的。嘉嘉用筷子挑开西红柿，只吃鸡蛋。

「把青菜吃了。」

「不好吃。」

「你妈不在家，你就挑食。」

嘉嘉嘟着嘴扒了两口青菜。

七点四十，开始写作业。数学一张卷子，语文抄写，英语听读打卡。英语老师要求每天在小程序上传朗读录音，家长签字确认。他把手机支在桌上，嘉嘉对着念。念到第三遍，嘉嘉的「three」还是念成「sree」，他忍着没出声。

八点半，陆敏打来视频。她在一个酒店房间，背后是窗帘，头发湿着，刚洗完澡。

「嘉嘉，今天乖不乖？」

「乖。」嘉嘉凑到镜头前，「妈，我今天考了九十六。」

「真棒！」陆敏笑起来，「哪道错了？」

「应用题，单位没写。」

「下次注意啊。爸爸给你检查作业了没有？」

「检查了。」

陆敏把脸转向高建华：「辛苦你了啊，老公。等我回来给你做好吃的。」

「没事。」他说，「你那边几号回？」

「下周三吧，可能还要往后拖两天，客户那边有点麻烦。」

「行。」

挂了视频，嘉嘉说：「爸，我想妈妈了。」

「周三就回来了。」

「她上次也说周三。」

高建华没接话，把那张卷子拿过来，在家长签字那一栏写上自己的名字。字写得有点歪。

◆

周四下午三点，科里开一个推进会。

议题是年底的设备检修计划，要排到下个月。会开到三点五十，还没讲到他负责的那一块。他看了一眼手机，又看了一眼科长。

四点十分，轮到他汇报。他讲得很快，PPT一页一页往后翻，三页并成了一页说。

四点二十五，科长说：「建华，第四个点你再展开说说，人员怎么调？」

他咽了一下口水。

「科长，我……能不能会后我单独跟您汇报？孩子四点四十放学。」

会议室安静了两秒。

副科长笑着打了个圆场：「老高家里情况特殊，爱人常出差，大家理解一下。」

科长摆摆手：「去吧去吧。」

他拎着包出了会议室。走廊上，他听见里面有人说了一句什么，然后几个人笑了。他听不清是什么，也许跟他没关系。

那天晚上他在网上查了半个小时课后托管班。最近的一家在三站路外面，一个月一千八，接到七点。他把链接发给陆敏。

陆敏过了一个小时才回：「刚开完会。托管班孩子能适应吗？要不再坚持一下？我年底就不用跑这么多了。」

他打了一行字：「我也不是坚持不下去。」

删了。

又打：「今天开会被科长点了。」

又删了。

最后发了一个字：「好。」

◆

周五晚上，他妈从安庆打来电话。

他正蹲在卫生间里，拿洗洁精搓嘉嘉校服前襟上又滴的一块甜面酱。手机夹在肩膀和耳朵中间，水龙头开着。

「陆敏又不在家？」

「出差。」

「这个月第几回了？」他妈叹了口气，「你一个大男人，天天接送，饭也是你做？」

「嗯，我做。」

「做的什么？」

「西红柿炒蛋，青菜。」

「就这些？孩子长身体呢。」他妈停了停，「要不我过去住一阵？你爸饿不着，他自己会下面条。」

「不用，妈。忙得过来。」

「我是说，她当妈的，也该多顾顾家。你跟她说说。」

高建华把那块布搓了又搓，酱渍淡了，还剩一圈黄边。

「她工作忙。」他说，「我这边近，我接正好。」

「你就护着她。」

「不是护着。」他把校服拧干，「本来就是我近。」

挂了电话，他把校服挂在阳台上，那圈黄边在灯底下还看得见。他想，要是刚才说一句「是有点累」，他妈第二天就会坐车过来，陆敏回来，家里就多了一层话。

他没说。他把阳台的灯关了。

◆

周六，嘉嘉的同学过生日，在一家儿童乐园。

高建华领着嘉嘉去，进门才发现，来的家长全是妈妈。她们坐在乐园边上的一排小沙发上，聊着补习班、疫苗、哪家医院的儿科好挂号。他端着一杯柠檬水，坐到最边上。

有个妈妈主动跟他搭话：「您是嘉嘉爸爸吧？我常在校门口看见您。」

「嗯。」

「孩子妈妈呢？」

「出差了。」

「哎呀，那您一个人带，真是太不容易了。」她转头跟旁边的人说，「看看，这才叫当爸爸的。」

旁边几个妈妈都看过来，点头，笑。有一个说：「我老公要有他一半就好了。」

高建华有点不知道把手放在哪里。他把柠檬水放下，又拿起来。

过了一会儿，她们又聊回了补习班。有人问「你们家报的哪个奥数班」，有人说「下周家长会你们去不去」。他听着，插不上话。不是他不知道，是他不知道该怎么插进去。家长会他去了三年，奥数班是他报的名、他交的钱。可这些话题好像有一道看不见的边，他坐在边外面。

回家的路上，嘉嘉在后座睡着了。

高建华把车停在小区楼下，没熄火，也没下车。车里很安静，只有空调出风口嗡嗡的声音。

他打开手机，翻到通讯录里一个名字：老沈。大学室友，在南京，也有一个儿子。

他打了几个字：「最近怎么样？」

想了想，删了，又打：「你接孩子吗？」

又删了。

最后他什么也没发，把手机扣在副驾驶座上，在车里坐了十几分钟。后视镜里，嘉嘉的头歪在安全带上，嘴角有一点口水。

他熄了火，下车，拉开后门，把儿子抱了出来。九岁的孩子，已经很沉了。

◆

陆敏是下周五晚上回来的，比说好的晚了两天。

十点多，门锁响。她拖着行李箱进门，鞋都没换，先去嘉嘉房间看了一眼。孩子已经睡了，被子蹬到了脚底下。她轻轻拉上来，掖好。

出来的时候，她眼圈有点红。

「瘦了。」她说，「下巴都尖了。」

「长个子了。」高建华说，「裤子短了一截，上礼拜我买了两条新的。」

「买的什么码？」

「一百四十五。他现在穿一百四的勒腰。」

陆敏愣了一下。她记得嘉嘉还穿一百三十五。

她回到门口换鞋，一抬头，看见鞋柜上方钉了一块软木板，是她走之前没有的。上面用图钉按着一张纸，是学校发的本学期课程表，空白处用铅笔密密麻麻

写着字：周二带跳绳，周四美术课带水彩笔，周五英语听写，单词在书第三十二页。最底下一行：十一月十八号，秋游，交八十元，带午饭。

字是高建华的，她认得，左撇子写的，往右上斜。

她站在鞋柜前看了很久。

「秋游那天我在家吗？」她问。

「你说那周去成都。」

「哦。」她脚上还是一只拖鞋、一只高跟鞋。她把那张纸往下按了按，按平了一个卷起来的角。「午饭你准备什么？」

「他要吃寿司，我打算前一天晚上去超市买。」

「超市的不新鲜。」陆敏说，「我早上起来给他做吧，要是我那天还没走的话。」

「你那天早上七点，合肥南站的高铁。」

陆敏没说话了。她弯下腰去换另一只鞋，鞋扣解了半天没解开。

那天夜里，两个人躺在床上，谁也没睡着。

陆敏先开的口：「我是不是一个不太好的妈妈？」

高建华转过身。黑暗里，他看不清她的脸。

「你怎么这么想。」

「我连他穿多大的裤子都不知道了。」她说，「我们公司有个同事，她老公也是带孩子的，她说她有一次去开家长会，老师都不认识她，问她是谁家的阿姨。我当时还笑。」

高建华想说「没有，你挺好的」。

可是他想起会议室里那几秒，想起车里那十几分钟，想起微信里打了又删的那两行字。那些话他一直没说，不是因为不想说，是因为他觉得，一说出来，就成了在怪她。

他现在也不想怪她。

他伸手过去，摸到了她的手。

「明天我跟你说说，」他说，「嘉嘉班上那些事。从头说。」

◆ 说破那件事

这一章，换一个人来讲。

前面十九章，讲的都是妈妈。这一章讲的是一个爸爸。

你可能会想：一个男人接了三年孩子，就要单独写一章？妈妈们接了十几年，谁专门写过？

这个疑问，很对。

可是请你先别急着翻过去。因为高建华身上，有一样东西，能帮你看清这本账。

◆

你看他这三年是怎么过来的。

没有人跟他商量过「以后下午都你接」。陆敏说的是「你先顶着，等我这阵子忙完」。他说「行」。然后那一阵子，变成了三年。

为什么是他？

不是因为他是男人，也不是因为他天生会带孩子。是因为他的单位离学校八百米。他最近。

谁离得最近，谁走过去最快，事情就落到谁头上。

一开始是「先顶着」。后来是「反正你近」。再后来，连这句话都不用说了。四点二十，他自己就拧上保温杯。三楼的人都知道，老高这时候在校门口。

这跟前面那些妈妈的故事，是一模一样的一条路。

只是这一回，走在这条路上的，是一个男人。

◆

所以这一章想说的第一件事是：这本账，不是专门对付女人的。

谁最近、谁最快、谁知道得最多，谁就会被顺进去。

在大多数家里，那个人刚好是妈妈。因为孩子一生下来，最近的是她；夜里最先醒的是她；最先知道孩子几号鞋、哪天交班费的，也是她。一件一件顺下来，就顺成了「妈妈的事」。

可如果换一个家，换一个位置，被顺进去的，也可能是爸爸，可能是外婆，可能是一个刚好住得近的姑姑。

你想想你认识的人家里，是不是有这样的例子。

兄妹三个，老父亲住院了。哥哥在外地，弟弟工作忙，只有妹妹住在医院附近。头一回是她去送饭，因为她近。第二回还是她，因为她知道医生交代了什么。到了第三回，哥哥在家族群里说：「医院那边你最熟，你多费心。」从此，老父亲每次复查、每次拿药，都是她。她是女儿，可让她进去的，不是「女儿就该」，是那八百米、那一次先到。

再比如单位里，谁第一次帮领导订了会议室，以后会议室就归谁订。谁第一次记住了全科室的生日，以后买蛋糕就是谁的事。这跟男女没关系，跟谁先在、谁先记得有关系。

这不是在替谁开脱。恰恰相反。

正因为账不认男女，只认谁近、谁快、谁记得，它才能被改。如果「孩子的事是妈妈的事」真的是天生的，那就没什么好说了。可它不是。它是一天一天顺出来的。顺出来的东西，就能换一条路顺。

◆

第二件事，是高建华的累。

他也被夸过。「模范爸爸」，「这才叫当爸爸的」。这跟很多妈妈不一样，前面讲过，这里不多说。

这一章想看的是另一面：夸归夸，他累了，照样没处说。

你看会议室里那一幕。副科长说「老高家里情况特殊，爱人常出差，大家理解一下」。科长说「去吧去吧」。都是好意。可这两句话合起来，意思是：你这是特殊情况，大家体谅你。

体谅，不是承认。

被体谅的人，要先赔个小心，才能走。所以他四点二十走人，要说「能不能会后单独汇报」，要说「孩子四点四十放学」，像是在请假。可他每天都这个点走，已经走了三年。

被体谅的人，也不好喊累。他要是哪天在科里说一句「接孩子真累」，人家多半会好心回一句：「那让孩子妈少出点差嘛。」这句话一出来，他就成了在告陆敏的状。他不想。所以干脆不说。

在别人眼里，他一直是在替谁顶着。顶着的人，做得再多，也是临时的。校门口的奶奶看见孩子没穿外套，说的是「男的哪会带孩子」，好像他还在试用期。

一个妈妈接了三年孩子，没人觉得她特殊。一个爸爸接了三年孩子，人人都觉得他特殊。他从来没被当成那个「该接孩子的人」，可接孩子的，又一直是他。

这就是他的累：活儿是他的，名分不是。

◆

第三件事，是他不知道怎么说。

他在微信里打了两行字，都删了，最后只回了一个「好」。他想问大学室友「你接孩子吗」，也删了。

为什么？

一个原因是，他不觉得自己有资格喊累。他心里大概是这么想的：妈妈们都这么过来的，我一个大男人，接个孩子还要叫苦？说出去丢人。

另一个原因是，他没有可以说的人。

妈妈们累了，至少还有一个圈子。校门口、家长群、儿童乐园那排小沙发，她们可以互相说一句「我家那个也这样」。他坐在沙发最边上，那个圈子有一道边，他在边外面。他的男同事、男同学，没有几个接过孩子。他说了，人家也接不住。

于是他就什么也不说。在车里坐十几分钟，然后下车，把孩子抱上楼。

你看，这个画面，你是不是很熟悉？

◆

那陆敏呢？她是不是不管家？

不是。

她每天晚上打视频，记得问孩子哪道题错了，记得说「辛苦你了」。她拼命工作，也是为了这个家。她说「我年底就不用跑这么多了」，她是真心这么想的。

她心里大概是这样转的：建华单位近，他接比我接方便；他说「行」，那就是可以；他没喊累，那就是还好。

她没有恶意。她只是在用很多丈夫用过的那种方式，看着另一半。

这一章想让你看见的，就是这个：坐在「远处」的那个人，不管是男是女，都容易这么想。坐在「近处」的那个人，不管是男是女，都容易这么累。

账不认人。它只认位置。

◆

还有一个地方，值得多看一眼。

陆敏回来那天夜里，问了一句：「我是不是一个不太好的妈妈？」

你看，坐在远处的人，也不轻松。

她不知道孩子穿多大的裤子了。她看见鞋柜上那张写满铅笔字的课程表，才知道她不在的这些日子，家里发生了多少事。她想给孩子做秋游的午饭，一算日子，那天早上七点她已经在高铁上了。

她难受，不是因为她做错了什么。是因为这本账在她身上，也记了一笔：妈妈不在，就是妈妈欠着。

同样是常年出差，一个爸爸很少被人问「你是不是不太好的爸爸」。换成一个妈妈，她自己就会先问。

所以这本账，对近处的那个人不公平，对远处的那个人，也不一定公平。它让近处的人累了说不出口，让远处的人还没开口先觉得亏欠。

两个人都在里面，谁也没占到便宜。

高建华最后说的那句「明天我跟你说说，从头说」，不是在诉苦，也不是在交班。他是想把鞋柜上那张纸，变成两个人都看得懂的东西。

这一步，比谁多接几次孩子，都要紧。

◆ 你可以试试

这一章的试试，有一点特别。

把这一章，给你的丈夫读。

不是整本书，就这一章。

◆

为什么是这一章?

因为前面那些章，讲的都是妈妈。他读了，可能会觉得：这是在说我不好。他会防着，会想辩解，会说「我也做了很多啊」。

这一章不一样。这一章的主人公，是一个跟他一样的男人。他读到高建华在会议室里说「孩子四点四十放学」，读到他在车里坐了十几分钟，他不会觉得是在被指责。

他会觉得，这个人，好像就是我。

或者，这个人，好像就是她。

◆

怎么开口呢?

不用郑重其事。不用说「我们需要谈谈」。那样他会紧张。

你可以挑一个平常的晚上，孩子睡了，他在刷手机。你把书翻到这一页，放在他旁边，说一句：

「这章写的是一个爸爸，我觉得挺像你的。你看看。」

或者：「这章写的是一个爸爸，你看了跟我说说，是不是真这样。」

然后你就去忙别的。洗个澡，晾个衣服。别坐在旁边盯着他看。

◆

他可能会读完。也可能读两页就放下了。

如果他读完了，他可能会说：「这有什么，不就是接孩子吗。」你不用跟他争。他嘴上这么说，心里不一定这么想。

他也可能会说：「你是不是觉得我做得不够？」你可以说：「不是，我是觉得，咱俩在同一本账上，我想让你也看看。」

他还可能会沉默一会儿，然后问你一句：「那你呢？你累不累？」

如果他问了这一句，那这一章就没白读。

◆

如果你家刚好反过来，接孩子、记事情的是他，出差的是你，那就更好。你自己读一遍，然后今天晚上，问他一句：「你最近，累不累？」

◆

如果他不肯读，或者你觉得现在不是时候，那就先不给。

把这一页折个角，放在那里。哪天他自己翻到了，也行。哪天你觉得可以了，再给他，也行。

不着急。

◆ 写给他

你好。

这一章是写给你的。我知道，你可能是被她递过来，才翻到这一页的。

先谢谢你愿意读。

◆

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爸爸。

也许你像高建华，下午四点二十拧上保温杯，八百米走了三年。你累了，但没人知道，你也不知道怎么说。

也许你不是。你单位远，你出差多，你夜里睡得沉，孩子哭了你真的没听见。家里的事，一件一件，都在她那里。你不是不想管，你是不知道从哪里插手。每次你插手，她都说「我来吧」，你就退回去了。

两种爸爸，我都想跟你说几句话。

◆

如果你是高建华那样的爸爸：

你的累，是真的。

你不用因为自己是个男人，就觉得没资格喊累。你也不用因为妈妈们做得更多，就觉得自己这点不算什么。累不分男女，也不分多少。

你被夸「模范爸爸」的时候，心里那一下别扭，是对的。那句夸奖里有一句没说出来的话：这本来不是你的事。可你知道，这就是你的事。嘉嘉是你的孩子。你接他，不是帮忙，不是特殊情况，是你本来就在这个家里。

所以下一次，你可以不用为四点二十走人道歉。你可以平平常常地说一句：「我去接孩子。」

就像说「我去吃饭」一样平常。

◆

如果你是另一种爸爸：

请你想一想高建华坐在会议室里的那几秒钟。想一想他在车里，给老同学打了两行字，又一个字一个字删掉。想一想他被校门口的奶奶说「男的哪会带孩子」，明明是孩子自己脱了外套，他也没解释。

那几秒钟，你家里那个人，可能每天都在过。

她没跟你说，不是因为不累。是因为她跟高建华一样，不知道怎么说。

你也不用觉得自己是坏人。你不是。这本账，谁也没看见，你也没看见。你坐在远处，从远处看，她说「我来吧」，就像是她喜欢、她愿意、她做得比你好。

可那只是因为她离得近。

◆

两种爸爸，我最后都想说同一句话：

你不是她的帮手。你们是同一本账上的两个人。

帮手的意思是，这件事是她的，你搭一把。帮完了，你可以走，她要谢你。

同一本账上的两个人，意思是，这件事本来就有你一份。做了，不用谁谢谁。没做，也不能说「那是她的事」。

这两种站法，做的事可能一样多，心里的分量完全不一样。

◆

今天晚上，你读完这一页，不用急着做什么。

你不用马上去洗碗，也不用马上写一张分工表。那些，后面的章节会说到，它们不一定有用。

你只要做一件很小的事。

明天，或者下一次，家里有一件事要有人去，孩子要打针，要开家长会，要去接，你先开口问一句：

「这次谁去？」

不是「要不要我去」，也不是「我去吧」。是「这次谁去」。

这句话，是给你们两个人一起回答的。

故事里的高建华，是许多父亲合在一起的样子。如果你在他身上看见了自己，或者看见了她，那都不是巧合。

> **带走的话**
>
> **谁最近、谁最快、谁知道得最多，谁就会被顺进去；你们是同一本账上的两个人。**

◆



第　五　辑

一句话的改变

辑　序

吵过、谢过、列过表，为什么都没有用？这一辑讲一件很小的事：提前说一句「这次我去不了」，然后不补位。也讲说过了头怎么办，最后，写给女儿。

读这一辑，带着一个问题：我能不能不吵，也不忍，先说一句话？

21

第 21 章

吵过、谢过、列过表，为什么都没用

这一章的问题

吵过、谢过、列过表，为什么日子还是回到了原样？

◆ 她的故事

那一架，是为了一个空鸡蛋盒吵起来的。

三月的一个星期四，夜里十一点。方颖加完班回家，在玄关换鞋，看见欢欢的书包敞着口放在鞋柜上。书包里塞着一张皱巴巴的通知，是幼儿园大班发的：明天手工课，每人带一个空鸡蛋盒、两个卫生纸芯。

通知是下午放学时老师塞进书包的。石峻接的孩子。

她打开冰箱。鸡蛋还剩四个，装在原来的盒子里。她把鸡蛋一个一个拿出来，放进碗里，把盒子擦干净。卫生纸芯只找到一个，另一个，她去卫生间把还剩小半卷的那卷纸拆了，一圈一圈绕到手上，绕得手腕发酸。

石峻听见动静，从卧室出来，问她在干什么。

她说：「通知你看见没有？」

「什么通知？」

「书包里的。」

「我没翻她书包啊。」他说得很自然，「你要我翻，你跟我说一声嘛。」

她手上还缠着那团卫生纸。她听见自己的声音一下子高了：「我要跟你说什么？我要跟你说多少？这个家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长了眼睛？」

欢欢在房间里翻了个身。两个人都停住了。

石峻压低声音，也有点急：「我又不是不做。你哪次叫我，我没去？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那天夜里，他们背对着背躺着。窗外在下小雨，空调外机上滴答滴答响。方颖一直睁着眼，听那个声音。

◆

星期天下午，他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是石峻提的。他早上起来先去买了生煎，回来摆在桌上，说：「老婆，我想了一下，我们是不是缺一个规矩。把家里的事列出来，一人一半，写清楚，以后就不用吵了。」

她看着他。他是认真的。他在工业园区做设备工程师，什么事都喜欢画成表。

两点钟，欢欢午睡醒了，三个人坐在餐桌边。石峻从抽屉里找出一张A4纸，又借了欢欢的尺子，用铅笔打了格子，再用黑色水笔描一遍。左边一列写事情，右边两列，一列写「爸爸」，一列写「妈妈」。

他一边写一边念：买菜、做饭、洗碗、倒垃圾、拖地、洗衣服、晾衣服、送欢欢、接欢欢、周末带出去玩、交水电燃气费。

写到「接欢欢」，他停下来想了想，说：「周二周四我接，我那两天不开晨会，下午好走。」

洗碗归他，倒垃圾归他，拖地归他，周末带出去玩归他。做饭归她，洗衣服归她，送孩子归她。买菜两个人轮。

方颖坐在旁边看。她觉得这张表很好。真的很好。上面的每一件事，都是她天天在做的事。现在它们有一半，写上了另一个人的名字。

欢欢要了一支红色水彩笔，在「爸爸」那一列每一格后面画了一颗星星，画得歪歪扭扭，有一颗画出了格子。

石峻用两块冰箱贴把表贴在冰箱门上。冰箱贴是去年国庆去周庄买的，一块是小船，一块是双桥。他退后一步看了看，说：「行了。以后你有什么，就看表。」

那天晚饭后，他真的去洗碗了。

方颖坐在沙发上。她不知道该干什么。手上空着，她拿起手机，又放下；拿起一个靠垫，抱了一会儿，又放下。厨房里水哗哗地响，碗碰着碗。她听了一会儿，起身去把欢欢明天要穿的袜子找出来，叠好，放在小椅子上。

◆

头一个月，表是管用的。

碗每天都是石峻洗的。洗得不算干净，锅底有时候还挂着一点油，可他洗了。垃圾每天他下楼带走。周二周四，他四点半准时出现在幼儿园门口，在家长群里发一张欢欢背着书包往外走的照片。

他还开始说谢谢。

她给他熨了一件第二天要见客户的衬衫，他说：「谢谢老婆。」她提醒他下个月要给盐城的婆婆过生日，他说：「哎呀，还好你记着，谢谢谢谢。」有一天

晚上，欢欢发低烧，她抱着孩子在客厅里走，他也起来了，站在旁边，过了一会儿说：「你真厉害，我都不知道体温计在哪。」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是真心的。她听得出来。

律所里，她跟同事小潘说起这件事。小潘也有个四岁的儿子。小潘说：「你们家那位可以啊，我们家那个，列了表，第二个星期就找不着了。」

方颖笑了一下，说：「他做事是这样，写下来的就会做。」

她说这话的时候，心里是有一点骄傲的。

可是那个月，幼儿园群里的消息，还是她在看。

每天晚上九点多，群里会冒出来一条：明天穿园服；明天带一张全家福，要七寸的；本周五春游，自备水和小零食，零食不要带果冻；请家长在小程序里填一下过敏情况。

石峻也在群里。可他把群设成了免打扰。他说：「一天几百条，谁看得过来。你看就行了，有要紧的你跟我说。」

于是，要紧的，她都说了。不要紧的，她自己做了。

全家福是她在手机相册里翻了二十分钟挑出来的，第二天中午在律所楼下的打印店印的，七寸，两块钱。春游的小零食是她下班后去超市买的，站在货架前一包一包看配料。过敏情况是她填的，她还特意打电话问了一下婆婆，欢欢一岁多那次起疹子，到底是吃了什么。

欢欢的一颗大牙有个小黑点，是她发现的。她在刷牙的时候看见，第二天在网上约了儿童口腔医院，号排得满，排到了两个多月以后，六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

换季了，欢欢去年的春装短了一截。是她发现的，她一件一件拿出来比，把短的叠好，装进一个袋子，准备送给楼下一个小一点的孩子。

四月有一个星期二，是石峻接的。

那天下午五点多，方颖还在律所里核一份会议的签到名单，手机响了。是幼儿园的班主任雷老师，发来一条语音。

她把手机贴在耳朵上听。雷老师说，欢欢今天午睡尿了一下床，园里给换了备用的裤子，可备用的那条也穿上了，柜子里空了，明天麻烦再带两条来。还有，最近天热，孩子午睡老出汗，枕巾也带一条换洗的吧。

后面跟着一句：「刚才跟欢欢爸爸说了，他说跟您说一声比较好。」

她回了一个「好的，谢谢雷老师」。

晚上到家，石峻在厨房洗碗。她问他：「雷老师跟你说裤子的事了？」

「说了说了。」他回过头，手上还是泡沫，「我想着这些东西放在哪我也不知道，就让她直接跟你讲，免得我传错。」

他说得很诚恳。他是真的怕传错。

她去欢欢房间，拉开衣柜最下面那层抽屉，挑了两条小一点的棉裤，又从阳台上收了一条枕巾，叠好，装进一个塑料袋，用记号笔在袋子上写了「欢欢　备用」，放进书包。又在手机上设了个提醒：下周五，看看园里柜子还剩几条。

表上那一格写的是「接欢欢，爸爸」。他接了。接的时候冒出来的那件事，绕了一个弯，还是回到了她的手机上。

这些事，都不在表上。

◆

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表上写着：周末带出去玩，爸爸。

石峻前一天晚上就说好了，带欢欢去金鸡湖边的公园，看人放风筝，中午在外面吃，下午回来。他说：「你在家睡个懒觉，好好歇一天。」

那天夜里十点，方颖给欢欢收拾了一个双肩包。

水杯灌满温水。一包湿巾，一包纸巾。防晒霜，挤了一小管出来装进分装瓶。一顶遮阳帽。一件薄外套，湖边风大。一套换洗的衣服和一条小内裤，欢欢玩疯了有时候来不及上厕所。两个小面包，一袋溶豆。一张创可贴，塞在包的侧兜里。

她拉上拉链，把包放在门口鞋柜上，又打开，把那件外套换了一件更薄的。天气预报说明天二十六度。

第二天早上八点半，父女俩出门了。门一关，屋里静下来。

她没睡懒觉。

她把欢欢衣柜里的冬衣收起来，一件一件装进压缩袋，用吸尘器抽掉空气。把夏天的短袖拿出来，洗了，晾上。下楼去菜场买了一条鲈鱼、一把苋菜。回来把窗帘拆下来扔进洗衣机，梅雨天一来就没法洗了。

十点四十，石峻打来电话：「湿巾放哪个兜了？她吃溶豆糊了一手。」

「大兜里，靠后背那一层。」

「哦哦，找到了找到了。」

下午三点，他们回来了。欢欢晒红了脸，一进门就扑过来说爸爸给她买了一个老鹰风筝，飞得比别人的都高。石峻把包往鞋柜上一放，倒在沙发上，长出一口气：「带孩子是真累啊。今天你在家歇得怎么样？」

方颖正蹲在阳台上，往晾衣杆上挂刚洗好的窗帘。窗帘吸了水，很沉，她踮着脚挂了两次才挂上。

「挺好的。」她说。

他晚上在家族群里发了一串照片，风筝，湖，欢欢举着一根棉花糖。婆婆在下面回了一个大拇指。

那个双肩包，第二天她拿去洗了。侧兜里那张创可贴没用上，她又把它放回了药箱。

◆

六月，苏州进了梅雨天。

衣服晾在阳台上三天不干，摸上去总是潮的。冰箱门上那张表，四个角卷起来了，有一个角从冰箱贴下面滑了出来，耷拉着。欢欢画的红星星，被水汽洇开了，一颗一颗变成了淡红色的小团。

周四下午三点，石峻发来一条微信：「今天有个客户来，晚上要吃饭，你接一下欢欢吧，我请你吃饭。」后面跟着一个抱拳的表情。

她回：「好。」

她跟律所的主任说了一声，四点提前走了。

这不是第一次了。五月有两次，六月这是第二次。每一次都有理由，每一个理由都是真的。他没有偷懒。他请她吃饭，也是真的会请。

碗他还在洗。垃圾他还在倒。表上写着他名字的那些格子，他大多都做了。

可方颖又开始累了。

那种累，跟开会以前一模一样。她说不清是哪里累。她试着数，数来数去，表上她那一半，她做的也不比以前多。

有一天晚上，为了欢欢的牙医，他们又差一点吵起来。

牙医约在六月中旬那个星期六，上午十点。她周五晚上提了一句，石峻说：「明天？明天我约了同事去打球啊，你早不说。」

她说：「两个多月以前就约好了。」

「那你两个多月以前跟我说了吗？」

她张了张嘴。她没说。她以为她说了。也可能她只是在心里说了很多遍。

石峻叹了口气，把手机放下：「行，我推掉。可是老婆，你能不能有事早点讲？表上我都做了，你还要我怎么样？」

她没有接话。

他说的是对的。表上的，他都做了。

◆

那天夜里十二点，她起来喝水。

厨房里没开灯。冰箱门一开，里面的光照出来，照在她的脚背上。冰箱里有一盒杨梅，是下午楼下水果店买的，紫红色的，泡过盐水，放在保鲜盒里。

她没拿杨梅。她把冰箱门关上，站在那张表前面。

借着窗外的路灯，她从上往下，一行一行地看。买菜。做饭。洗碗。倒垃圾。拖地。洗衣服。晾衣服。送欢欢。接欢欢。周末带出去玩。交水电燃气费。

十一件。

她又在心里从头数了一遍。

鸡蛋盒不在上面。全家福不在上面。春游的零食不在，过敏的那张表不在。牙齿上那个小黑点不在。短了一截的春装不在。婆婆的生日不在。体温计放在哪儿，也不在。

她站了很久。脚底下的瓷砖有点凉。

卧室的门开了一道缝。欢欢光着脚走出来，揉着眼睛：「妈妈，我要喝水。」

「好。」

欢欢靠在她腿上，仰着头看她：「妈妈，你在看什么？」

「在找一件事。」

「找到了吗？」

方颖伸手，把那个耷拉下来的角按回冰箱贴下面。然后她打开冰箱，拿出欢欢的小水杯。

◆ 说破那件事

你可能也开过这样的会。

不一定是正式的会。可能是哪一次吵完架，两个人都冷静下来以后，坐在床边说：「那以后这样，你管什么，我管什么。」可能是你在手机上下了一个记家务的小程序，两个人打卡，攒积分。也可能，就是一张贴在冰箱上的纸。

头几个星期，它都管用。

然后，慢慢地，日子就回去了。

你会以为是他没坚持。或者以为是你自己太挑剔，人家都做了，你还不满意。

其实都不是。

◆

你仔细看一看那张表上写的是什么。

洗碗，倒垃圾，拖地，接孩子。每一件都是一个动作，有开头，有结尾，有个大概的钟点。到点了，去做，做完了，打个勾。

这些事能写上表，是因为它们早就被看见了。它们有名字，一说出来大家都知道是什么。

可是你每天做的，还有另一种事。

它们不是动作，是「发现」。发现孩子的牙上有个黑点，发现群里有一条通知，明天要带鸡蛋盒。

还有一些是「记得」：婆婆的生日，上次起疹子是吃了什么，两个多月以前约了牙医。

再有一些是「提前」：全家福早一天印好，春游的零食早想好不能带果冻。

这种事，你没法写成一行。你总不能在表上写：「留意孩子身上所有的变化」，然后在后面写一个名字。就算你写了，也没法打勾。它没有做完的那一天。

所以，当你们坐下来列表的时候，这些事一件都没上去。不是谁故意漏掉的。是它们本来就没有名字。

表上分的，是已经被看见的那一半。没被看见的那一半，原样留在了你这边。

就拿方颖家那个星期六来说。表上写的是「周末带出去玩，爸爸」，这一格，石峻做得满满当当。

可是那一天，其实是两件事。一件是带着孩子在湖边跑一天，这件是他的。另一件是前一天晚上那个双肩包：想到湖边风大要带外套，想到二十六度要换薄的，想到她可能来不及上厕所，想到侧兜里塞一张创可贴。这件是她的。

表上只有第一件。第二件没有名字，所以它不在表上；它不在表上，所以那一天在全家的记忆里，叫「爸爸带了一天孩子」。

他说「带孩子是真累啊」，一点也没说错。他只是不知道，他背出门的那个包，是另一个人已经替他想过一遍的一天。

◆

还有一层，你可能也碰到过：那张表，是谁写的？

在方颖家，是石峻写的。他拿着笔，一样一样往下念。他念出来的，是他脑子里的「家务」。他脑子里有洗碗，有拖地，有接送，因为这些事他做过，见过，或者被说过。

他脑子里没有鸡蛋盒，因为他从来没在晚上九点看过那个群。

你看，就算是一个真心想分一半的人，他也只能分他看得见的那些。他不是不肯把剩下的写上去。他是不知道那里还有剩下的。

而你坐在旁边，看着他一行一行地写，也没有喊停。因为那些事你也叫不出名字来。你只觉得这张表挺好，好像少了点什么，又说不上来少了什么。

◆

再想想那一架。

方颖吵起来，是为了一个鸡蛋盒。可她心里压着的，哪里是一个鸡蛋盒。

你们家吵架，多半也是这样。吵的是碗没洗，是袜子扔在沙发上，是垃圾又忘了倒。吵的都是这些有名字的小事。

因为只有有名字的事，才吵得起来。你拿着一只没洗的碗，可以说：「你看。」可是你没法拿着「我这三年记住的所有事」，放在他面前说：「你看。」

于是你吵了半天，吵赢了，他认了错，第二天碗洗了。

碗是洗了。别的，一件没动。

你们吵的，和你们累的，从来不是同一件事。

◆

再说谢谢。

石峻的谢谢，是真心的。他看见她熨了衬衫，就谢衬衫；看见她记得生日，就谢生日。

可是你注意到没有，他谢的，都是他看见了的。

他没看见的，他没法谢。他不知道过敏的表是谁填的，不知道全家福是谁挑的。就算他知道了，谢了，那也是谢「这一次」。

一声谢谢，是说：这件事，我知道是你做的。

它没有说：下一次，我来。

所以谢完了，下一次的鸡蛋盒，还是在你的书包里。他越谢得真心，你越说不出口：人家都谢你了，你还要什么呢？

◆

那你说，对面那个人怎么想？

他大概真的有点冤。

他是认了错的，是愿意改的，表是他提的，格子是他画的。上面写了他名字的事，他大多做到了。在他看来，这个家已经比以前公平多了。

所以当你又累了，又不高兴了，他是真的不明白。他会说「表上我都做了」，会说「你有事早点讲」。他不是在推。在他眼里，家里的事就是表上那些事。表上没有的，他不知道还有。

他说「你早点讲」，也是一句真心话。可这句话里藏着一件他没看见的事：「讲」，本身也是活儿。什么时候讲，讲哪一件，要讲到多细，讲完了他忘了要不要再提醒，全是你的。

你讲了，事情还是你的，只是多了一个帮你跑腿的人。

你不讲，事情也还是你的，再加上一句「你怎么不早说」。

◆

方颖的同事小潘后来也说过一件事。

她家用的是一个打卡的小程序，做一件家务记一分，月底谁分少谁请吃饭。她丈夫那个月攒了一百多分，她只有六十多分。

她丈夫很得意，截了图发给她。

小潘说，那天她盯着那个截图看了很久。小程序里没有「半夜给孩子掖被子」这一项，也没有「想起来明天要交餐费」这一项。她那个月做的最多的，正好是没有分的那些事。

她没说什么，请他吃了一顿饭。

◆

所以，不是你们不够努力。吵，你们吵过。谢，他也谢过。表，你们也列过。

这三样都是好东西。它们管住了一部分事。

只是它们管的，都是已经上了账的事。那些从来就算在你头上、谁也没问过的事，它们一件也够不着。

◆ 你可以试试

今天晚上，等孩子睡了，走到冰箱前面。

如果你们家贴过一张分工表，就看那张表。如果没贴过，拿一张纸，花五分钟，把你们俩要是坐下来列表，会写上去的那些事写下来。洗碗、做饭、接送，就写那些最先想到的。

然后，在旁边另起一列。

这一列，写那些从来没有出现在表上的事。

刚开始你可能想不起来。因为它们太顺手了。你可以顺着这几个字去找：

- 「发现……」：发现鞋小了，发现牙上有个点，发现孩子这两天不爱说话。
- 「记得……」：记得疫苗的日子，记得哪个老人哪天生日，记得孩子对什么过敏。
- 「提前……」：提前把明天要交的东西放进书包，提前两个月约好牙医。
- 「只有我在群里看见的」：通知，表格，要带的东西。

写不全没关系。写五件也行，写两件也行。

写完以后，你会看见两列字。一列有名字，有人管。一列没名字，也有人管，那个人是你。

◆

看完了，不用做什么。

不用把第二列拿去给他看，也不用今晚就加进表里。你现在加进去，它们多半也会像那张表一样，慢慢卷起角来。因为「发现」和「记得」，不是写一个名字就能交出去的。

这一章只想请你做一件事：知道你们吵了三个月、谢了三个月，没有碰到的是哪一块。

知道了这一块在哪，下一步才有地方下手。

◆

你可能会遇到一种情况：写着写着，你心里一下子冒出火来。原来这么多，原来他一件都不知道。

那就先停下。去喝口水，去阳台上站一会儿。

这张纸不是用来定罪的。他不知道，大多是因为他从来没被叫到过那个位置上。这不全是他的错，也不全是你的错。

也可能，你写的时候被他看见了。他凑过来问：「你写什么呢？」

你可以照实说：「我在想，咱们那张表上少了些什么。」

他要是接着问，你就挑一件最小的念给他听，比如「幼儿园群里的通知是我在看」。只念一件，不用念完。他要是愣一下，说「这也算？」，你也不用急着说服他。你可以说：「我也是刚想到它也算。」

这一次，说到这里就够了。

还有一种情况：你写不出来。站在冰箱前面，脑子是空的，只想去睡觉。

那就去睡。

这件事明天、下周、哪一天想起来了再做，都一样。那一列字一直在那里，它不会因为你今天没写，就少了一件。

◆ 写给你

冰箱门上的那两块冰箱贴，你还记得是在哪儿买的吗？

我猜你记得。那是你们一起出去玩的那一次。那时候孩子还小，或者还没有孩子。你们在一个小摊前面挑了很久，他说这个好看，你说那个好看，最后买了两块。

后来，那两块冰箱贴底下压过很多东西。超市的小票，水电费单子，幼儿园的通知，也许还有一张分工表。

我想跟你说说那张表。

如果你们家也列过，后来它卷了角、褪了色、被一张新的通知盖住了，我想请你别怪那张表，也别怪那个画格子的人，更别怪你自己。

那天你们坐在桌边，一个画格子，一个在旁边看，孩子在旁边画星星。那是一个好下午。他是真的想让你轻松一点，你也是真的觉得，这一次也许就好了。

那份心是真的。

只是那张纸太小了。它装得下洗碗，装得下倒垃圾，装不下你脑子里那一整片，你每天睁开眼就开始转、一直转到睡着的那一片。

所以三个月以后，你又累了，不是因为你贪心，也不是因为他没做到。是你一直在扛的那些事，从来没上过那张纸。

你可能还会因为这个，有点不好意思开口。人家都列表了，都洗碗了，都谢谢你了，你还要怎样？

我想说，你不用要怎样。你只是终于看清了：表上的那一半已经分出去了，表外的那一半，还一直在你手里。

看清这一点，不丢人，也不算翻旧账。

你也不用今天就想好怎么办。今天，你只要在睡觉之前，站在冰箱前面，把那张纸卷起来的角按一按。那是你们一起想办法的证据，它值得被好好贴着。

至于表外的那一半，我们下一章再说。下一章，有一位妈妈，试着说了一句很短的话。

那句话不是吵架，也不是道谢，更不是一张新的表。

它只有一句。

故事里的方颖，不是哪一个人。她是许多个站在冰箱前面、对着一张表发过呆的妈妈。

> 带走的话
>
> **表上管的是进了账的事；「应该的」，从来没上过表。**

◆

22

第 22 章

「下周二我接不了」

> **这一章的问题**
>
> 不吵架，也不求人，一句话能改变什么？

◆ 她的故事

邮件是星期三上午十点四十到的。

谭莉在会计事务所做了十一年，带一个四个人的小组。邮件是晏总发的：下周二下午三点，去两江新区那家做汽配的客户开年审沟通会，对方财务总监、老板都在，预计开到五点半。抄送一栏，第一个就是她的名字。

她盯着「下周二」三个字看了一会儿。

天天上三年级。周二下午四点十分放学，没有托管。从小学到家，要过一条坡道、一个红绿灯，走十五分钟。这三年，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十分站在校门口的，基本都是她。

她没有回邮件。她先做了一件她做了很多次的事：在脑子里排。

可以跟晏总说，她四点要先走，让小冉替她讲后半段。小冉去年才进所，讲得下来，就是客户那个老板不太好说话。

可以问楼下的岑嬢嬢。岑嬢嬢的孙女跟天天一个学校，低一个年级，也是四点十分放。上学期有一回，岑嬢嬢帮她接过一次，第二天她提了一箱橙子上门。

还可以问一下班主任，能不能让天天在教室里多写半个钟头作业，她五点四十赶过去。

每一条路，她都知道怎么走。每一条路，她都走过。

她把手机拿起来，点开岑嬢嬢的微信。打了一行字：「岑嬢嬢，下周二下午您方便帮我把天天带回来吗……」

她没有点发送。

她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办公室的打印机在她背后咔嗒咔嗒地吐纸。她一个字一个字删掉了。

◆

那天晚上吃的是酸菜鱼。

熊斌下班早，是他做的。他在一家物流公司做调度，晚上一般六点半到家，周三不加班。鱼片是在楼下菜市场现片的，酸菜是他妈从綦江带来的，一坛子放在阳台上，一开盖，整个厨房都是那股酸香。

天天吃得满头汗，挑鱼片，不吃豆芽。

谭莉吃了几口，筷子在碗边上搁了一下。

她想过很多种开头。

「老公，我跟你商量个事。」

不对。一商量，就是她的事，请他帮忙。

「下周二你能不能去接一下天天？」

也不对。他要是说「我那天怕是走不开」，她马上就会接一句「那我再想想办法」。她太知道自己了。

她还想过，干脆不说，到时候再说。可是到了周二中午再说，那就是喊救命了。喊救命，他一定会去；去了，就是救她一回。

她把那口鱼咽下去，说：

「下周二下午，我要去客户那边开会，三点到五点半。天天我接不了。」

说完，她低头喝了一口汤。汤有点烫，她烫了一下舌头，没出声。

熊斌正在给天天挑刺。他手停了一下。

「哦。」他说。

过了两秒，他又说：「那……咋个办呢？」

就是这一句。

她听见自己心里那个声音已经冒到嗓子眼了：「要不我问问岑孃孃。」七个字，早就排好了队，就等着往外走。

她用舌头抵着刚才烫到的地方。有一点疼。

「你看一下你那天能不能走。」她说。

熊斌看了她一眼。那一眼里没有不高兴，是有一点意外。好像一个人走路，走惯了的台阶，忽然少了一级。

「我看看。」他说。

然后他把挑好刺的鱼片放进天天碗里。天天说：「我不要那块，那块有皮。」

那天晚上，谁也没有再提周二。

◆

接下来的三天，家里很安静。

不是吵架的那种安静。饭照吃，碗照洗，熊斌周四晚上还陪天天下了两盘跳棋。只是周二那件事，好像被放到了一个两个人都看得见、谁也不去碰的地方。

谭莉一直在等他再问一句。

他没问。

周四中午，她在所里吃盒饭，又把岑嬢嬢的微信点开了。那行字已经删掉了，对话框是空的，最后一条还是上学期的：「莉莉，橙子好甜，莫客气哈。」她看了一会儿，退了出来。

周四下午，班主任在家长群里发了一条：本周五下午第三节课后，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留校参加合唱排练，到五点结束。谭莉的手指一下子就点进了那个群，想私信问班主任，下周二有没有类似的安排。

她打了「祁老师您好」五个字，停住了。

她把手机反扣在桌子上。旁边工位的小冉问她：「谭姐，你咋了？脸色不好。」

「没事。」她说，「中午那个盒饭有点咸。」

周五晚上，她去阳台收衣服。熊斌在客厅，手机外放着短视频，一个人在讲怎么钓鲫鱼。她抱着一摞衣服进来，看见他在笑，心里突然有点堵。

他是不是忘了？

他要是忘了，到周二下午四点十分，天天一个人站在校门口怎么办？

她把衣服放在沙发上，开始叠。叠天天的校服裤子的时候，她发现左边膝盖那里磨薄了，快透光了。她想，周末得去买一条新的。

她又想，不行，周一晚上，她要是还没听到他说什么，她就去问岑嬢嬢。这是底线。孩子不能站在门口。

她在心里给自己定了这个时间：周一晚上九点。

周六一整天，熊斌带天天去游泳，回来睡午觉，晚上一家人去吃了火锅。他一个字也没提。谭莉在火锅店里涮毛肚，七上八下，涮老了两片。

周日下午，她在洗衣机前面分拣衣服。熊斌走过来，靠在门框上。

「天天几点放学？」

她手里正拿着一只袜子。她把袜子扔进洗衣机，说：「四点十分。班主任姓祁，会把孩子送到门口。」

「好。」他说，「那天我两点多跟我们主任说一声，三点半走。」

他转身回客厅了。

谭莉站在洗衣机前，半天没动。洗衣机里那只袜子，是天天的，袜底黑了一块。她把它捡出来，打上肥皂，在水龙头底下搓。

她心里有一大串话，一下子全涌上来了。

他们班是从南门出来的，坡底下那个门，不是大马路边上的东门。四点十分是放学，可是他们班常常拖堂，有时候四点二十才出来，别急着走。南门对面有个卖烤肠的，天天每次都要，别给他买，他晚上就不吃饭了。天天的跳绳是蓝把手的，他老是忘在教室里，出门的时候问一句。周二下午他们有体育课，裤子可能是湿的。作业要在那个软件上拍照打卡，八点之前。祁老师说话快，说什么你就应着，回来告诉我。

她把这些话，一条一条打进了手机备忘录。

打完了，满满一屏。

她看着那一屏字。手指停在「分享」那个按钮上面。

她把屏幕按灭了。

◆

周一，一切照常。

周一晚上九点，她没有去找岑孃孃。

周二早上，熊斌出门比平时早了十分钟。他在玄关换鞋，说：「下午我去了哈。」

「好。」

就一个字。她送天天上学的时候，在校门口站了一会儿。天天往里走，书包一颠一颠的。她想喊住他，说「下午是爸爸来接你」，又想，昨天晚上熊斌已经跟他说过了。她听见的。

她转身去坐轻轨。

下午两点五十，她和晏总、小冉到了客户那里。会议室在三楼，落地窗外面是一大片厂房的蓝色屋顶。客户的财务总监姓牟，五十多岁，很客气，给每人倒了一杯沱茶。

三点，开会。

她把手机调成静音，屏幕朝下，放在笔记本旁边。

三点五十，她讲到存货盘点那一块，讲得很顺。牟总监一边听一边点头。

四点过一刻，桌面轻轻震了一下。

她的手在笔上停了半秒。她没有去翻手机。她接着讲，讲完了那一页，换小冉讲应收账款。

她的眼睛落在笔记本上。笔记本上什么也没有写，只有她无意识画的一排小方块。

四点四十，中途休息。客户的人出去抽烟。她走到走廊尽头，把手机翻过来。

一个未接来电，四点二十二分，祁老师。

一条微信，四点三十一分，熊斌：「接到了。」

下面跟着一张照片，有点糊。天天站在一棵黄葛树底下，背着书包，手里拿着一根烤肠，咬了一半。

她看着那根烤肠，站在走廊里，忽然想笑。

她给祁老师回了一个电话。祁老师说：「哦，天天妈妈，没得事了。刚才天天爸爸在东门等，我们班是从南门出，孩子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我就打你电话问一下。后来他爸爸找过来了，接走了。」

「不好意思，祁老师。」

「没得事没得事。就是你看下嘛，我这边家长联系表上，填的是你的电话，他爸爸的号码我没得。」

「好，我晚上发给您。」

挂了电话，她在走廊里又站了一会儿。窗外有一辆叉车，正把一托盘的纸箱往车上运。

她想给熊斌发一句「是南门，坡底下那个」。

人已经接到了，这句话用不上了。她把手机扣回去，回会议室了。

◆

晚上七点四十，她到家。

一开门，一股花椒和猪油的味道。桌上摆着两个打包盒，是楼下那家小面，一碗豌杂，一碗牛肉，吃了大半。天天在客厅地板上搭积木，熊斌在旁边看手机。

「妈妈！」天天跳起来，「今天爸爸来接我的！」

「嗯。」

「我们班同学都在看他，他站在那个卖烤肠的旁边，好高。」

熊斌抬起头：「你吃了没？锅里还给你留了一碗，坨了，我给你重新煮一下。」

「我在路上吃了个包子。」

她换了鞋，去洗手。洗手间的地上，扔着天天的体育课裤子，膝盖那里湿了一片，沾着塑胶跑道的红色颗粒。

她回到客厅。

「作业打卡了没？」

熊斌愣了一下：「啥子打卡？」

天天在旁边说：「哎呀，我忘了！」

已经七点五十了。她看了一眼时间，手先动了。她去拿天天的书包，拉开拉链。

拉到一半，她停住了。

她把书包递给熊斌。

「在那个软件上，」她说，「语文作业拍一张，数学拍一张。软件你手机上没有，先用我的。」

熊斌接过书包，又接过她的手机。他翻了一会儿，翻出两本作业本，对着台灯拍。拍了三次，第一次糊了，第二次有反光。天天趴在他胳膊上指挥：「爸爸，往这边一点点，往这边！」

七点五十八分，提交成功。

熊斌把手机还给她，长出了一口气。他靠在沙发上，说：「今天还整得有点惊险。学校两个门，我在东门站了十分钟，都没看到他们班出来。还好那个老师打了电话。」

他顿了一下，又说：「她打的是你的电话吧？」

「嗯。」

「你在开会。」

「嗯。」

他没再说话。

谭莉看着他。她心里有一句话差一点就说出来了：怪我，我应该提前跟你讲清楚。

那句话已经到了嘴边。她把它咽了回去，换了一句：

「下回你就晓得了。」

熊斌看了她一眼，点点头：「嗯，下回晓得了。」

◆

夜里十点半，天天睡了。

谭莉在卫生间搓那条体育课裤子。红色的塑胶颗粒嵌在布纹里，要用刷子刷。她刷着刷着，想起来，天天那根蓝把手的跳绳，没有拿回来。

她刚才翻书包的时候就发现了。跳绳不在书包侧兜里，大概又挂在教室后墙的挂钩上。

明天早上，她送天天的时候，可以顺便去教室拿。

她把裤子拧干，挂在阳台上。回卧室的时候，熊斌已经躺下了，在看手机。

她走过他那一边，看见他屏幕上开着的是闹钟设置。

今天下午那一个还在列表里：三点二十，备注原来是「接天天」。他正在改。后面添了两个字，用拼音打的，没来得及改成汉字：

「接天天nanmen」。

那是他在东门站了十分钟以后，才知道的两个字。改完，他没有删那个闹钟，只是把开关拨灭了。

她没出声，绕过床尾，到自己那边躺下了。

过了一会儿，熊斌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说：「祁老师的微信，你推给我一下嘛。」

◆ 说破那件事

那一句话，只有十几个字。

「下周二下午我要开会，天天我接不了。」

可是谭莉为了这十几个字，删掉了一条给岑嬢嬢的微信，停下了一条只打了五个字的私信，咽回去了一句「要不我问问」，又咽回去了一句「怪我」。

这一章想说的，就是这十几个字为什么这么难，又为什么有用。

◆

你先想一想，平常这种事，在你家是怎么过去的。

周二要开会。你会先排。找同事顶一下，找邻居帮一把，求老师留一会儿，或者干脆自己请半天假。你排好了，事情就过去了。

全家都不知道周二差一点出了事。

这样过去的一天，算谁的？

还是算你的。

你找邻居，是你在找。你提了一箱橙子去谢人家，是你在谢。周二四点十分那一格，你人虽然不在，可「谁去」这个问题，是你一个人答完的。答完了，它照样记在你头上，连同那一箱橙子。

这就是补位。

补位最厉害的地方是，它把那个问题收回去了。本来周二下午空了一块，那一块空出来，是第一次可以问一问「谁去」的时候。你一补，那块空就没了，那个问题也就没被问出来过。

◆

你再想想，为什么不能当天说。

当天中午打电话：「老公，我走不开，你快去接一下。」他多半会去。他去了，你还会特别感激他。

可是这一回，是他在救你。

救急，是帮忙。帮忙是一次一次的，帮完了，事情还回到原来那个人身上。下一次，你还得再求一次。你求的次数多了，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提前几天说，就不一样了。

提前说，不是喊救命，是交代一个事实：那天我不在。这件事那天没有人。离那天还有好几天，时间够，不急，谁都来得及想办法。

想办法的人，第一次不是你。

◆

你可能会担心：我这么一说，是不是在甩给他？是不是在考他？

不是。

谭莉没有说「你去」。她只说了「我接不了」。这里面差得很远。「你去」是一个安排，安排就会有人不服；「我接不了」只是把她那一头拿走了，剩下的，需要两个人当中的另一个人来回答。

她甚至没有说「你能不能帮我」。因为一说帮，事情还是她的，只是请他跑一趟。

它也不是吵架。那句话里没有一个字在怪他，没有翻旧账，没有「这三年都是我」。熊斌听完，没有什么可以辩的，因为谁也没有说他不好。

她说的，是一句很平常的话。就像她说「下周二要下雨」一样。只不过说完以后，屋里多了一个问题：那天，谁去？

这个问题，在她家，已经三年没人问过了。

◆

那三天，熊斌在想什么？

我们不知道。可以猜一猜。

他大概有点意外。一个走惯了的台阶少了一级，人会愣一下。

他可能有点不舒服。不是因为要去接孩子，接孩子他不怕。是因为他忽然发现，他不知道该从哪儿问起。是哪个门？几点？要带什么？这些问题，一问出口，就好像在承认：孩子上了三年学，他连门在哪儿都不清楚。

一个大人，要问出这样的问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他也可能真的在看自己的安排。物流公司调度，下午三点到五点正是忙的时候，他要跟主任说，要找人替他盯一会儿。这些他没跟她说，因为他觉得那是他自己的事，办好了再说。

那三天的安静，你会觉得是在等他。其实，可能也是他在找路。

你要是在那三天里补了位，他就不用找了。他会松一口气，也会很快忘掉这件事。下一次，他还是不知道门在哪儿。

◆

最后说那一个南门，和那一通电话。

熊斌去了东门，天天在南门站了一会儿。老师打电话，打给的是谭莉。

你看，这件事其实暴露了很多。老师的表上，只有妈妈的电话。爸爸不知道学校有两个门。作业打卡的软件，爸爸手机上没有。

这些都不是那一个下午出的错。它们一直都在那儿，只是从来没有人碰到过。因为每一次，都有一个知道南门的人，站在南门。

所以那个下午办得有点磕磕绊绊，不是坏事。磕绊的地方，正好是这个家第一次碰到的地方。

他碰到了，才会说「祁老师的微信，你推给我一下」。

这比任何一句「谢谢」，都更像是一件事真的分出去了一点。

◆ 你可以试试

选一件事，提前说你去不了，然后别补位。

听起来简单。做起来，每一步都有坎。下面一步一步说。

先说选哪件事。选一件这样的事：有固定的时间，有固定的地点，到了时间必须有人去，而且对面那个人身体上做得到。

接放学，送兴趣班，去开一次家长会，带孩子去理一次发，都合适。

不要选孩子半夜发烧这种事。那种时候，谁都没有心思想「谁去」，你也不该拿孩子的身体去试。也不要选一件就算没人去、也不会怎么样的事。那样他不去也没关系，那个问题就不会真的被问出来。

最好选一件，你真的去不了的事。就像谭莉，她是真的要开会。这样你说出来的，就是一个事实，不是一个试探。

再说提前多久。三到七天就好。

太早了，他会忘，你也会忍不住一遍一遍提醒。太晚了，就成了救急。提前几天，刚好够他去安排，也刚好够你熬住。

说的时候，一句话，三样东西：哪天，为什么，我去不了。

「下周二下午我要去客户那边开会，三点到五点半，天天我接不了。」

说到这里就停。

不要加「你能不能」，不要加「要不我想想办法」，也不要加「你看你能不能帮我一下」。也不用加任何埋怨，比如「这三年都是我」。那一句话本身就够了。

找一个平平常常的时候说。吃饭的时候，收拾碗的时候。不要在吵完架以后说，也不要在他刚进门、鞋还没换的时候说。

说完，他十有八九会问一句：「那怎么办？」

这一句最难接。因为你脑子里已经有三个办法排着队了。

你可以回：「你看一下你那天能不能走。」

或者：「你想想看。」

如果他问具体的事，比如几点、哪个门、老师叫什么，你就照实答。他问一件，你答一件。他问的，你答清楚；他没问的，先放着。

只有一种情况例外：跟孩子安全有关、他不知道就会出事的事，比如孩子对什么过敏，过马路的地方要牵着。这种事，你一定要说。说一遍就够了。

接下来那几天，你一定会忍不住想补位。也许是第二天，也许是第三天晚上。你会打开某个邻居的微信，或者给老师打一行字。

这时候，可以试试这几个办法：

- 把你想说的话，全部写进手机备忘录里，写满一屏也没关系。写完，不发。
- 给自己定一个最后的时间，比如「到前一天晚上九点，他要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再问一句」。到那个时间之前，什么也不做。
- 找一个朋友说说你有多难受。只是说说，不是去找她帮忙接孩子。

到了你定的那个时间，如果他真的一点动静都没有，你可以问一句：「周二那天，你安排好了吗？」只问这一句，不出主意。

到了那天，他也可能会办砸。他可能会去错门，会迟到十分钟，会忘了作业打卡，会给孩子买一根你从来不让买的烤肠，会把跳绳落在学校。

只要孩子是安全的，这些都不要紧。

回来以后，不要复盘，不要说「我就说吧」。也不要反过来道歉，说「怪我没跟你讲清楚」。这两句话，一句把他推开，一句把事情又拿回你手里。

你可以说：「下回你就知道了。」

然后让那件没做完的事，留在他那里。作业没打卡，把书包递给他；跳绳落在学校，让他明天去问。

◆

做不到也没关系。

也许你说了那句话，第二天就后悔了，自己去找了邻居。也许他说「那天我真的走不开」，最后还是你请了假。

那也不算白说。

至少那一次，「谁去」这个问题，是在你们家的饭桌上，被大声问出来过的。他知道了，那一天，本来是要有人回答的。

下一次，你再选一件更小的事。

◆ 写给你

说出那句话之前，你会有一段很长的吸气。

我不知道你是在饭桌上，在厨房里，还是在送孩子上学的路上。我只知道，那口气吸得比平常长，长到你自己都听得见。

你在那口气里，把所有别的办法都过了一遍。邻居，同事，老师，请假。你知道每一条路怎么走，你走过很多次，从来没有走丢过。

现在你要做的，是不走。

我知道这有多难。比起找人、请假、自己咬牙赶过去，什么都不做，要难得多。你这些年，最拿手的就是「想办法」。现在，有人问你「那怎么办」，你要忍着不答。

你会觉得自己有点狠心。好像把一个孩子放在了门口，看谁去接。

可是你没有。你提前了好几天。你给了一个大人足够的时间。你只是没有替他把路铺好。

那三天，你会觉得特别长。你会一遍一遍地看手机，会在心里给他判分：他是不是忘了，他是不是不在乎。你会把想说的话写满一屏，又一个字一个字地按灭。

那都是正常的。这么多年，你的手一直比你的话快。手停下来，人就会慌。

等到那一天下午，你也许坐在一个会议室里，手机扣在桌上，震了一下。你不翻。你接着讲你的那一页。

那一刻，你会想起很多年前，你还没有孩子的时候，也是这样坐在会议室里，脑子里只有眼前这一件事。

那种感觉，可能有点陌生。

然后，你会收到一条消息。可能是「接到了」，可能是一张糊掉的照片，也可能是老师的一个未接来电。不管是哪一个，孩子都被接走了。只是接走他的，不是你。

你也许会有一点失落。好像有一件东西，被别人拿走了。

那件东西，不会被拿走。孩子还是会扑过来叫「妈妈」，还是会在睡前跟你说学校里的事。拿走的，只是四点十分站在南门的那一个位置。那个位置，本来就不该只刻着你一个人的名字。

如果他那天办得磕磕绊绊，你别急着收回来。磕绊是他第一次碰到这个家的边边角角。他碰到了，才会去问门在哪儿，老师是谁，软件叫什么。

如果你说了，最后还是你去了，也别觉得自己失败。你已经让一个三年没被问过的问题，在你家响了一次。

响过一次的问题，就没那么容易再被忘掉了。

你不用一下子把什么都交出去。今天，就一个下午。下回，再说下回的。

故事里的谭莉，是许多母亲合在一起的样子。她们都在某一顿晚饭上，烫了一下舌头，然后说出了那句话。

> 带 走 的 话
>
> **提前说一句「这次我去不了」，然后，别补位。**

◆

23

第 23 章

别把家过成法庭

这一章的问题

学会了说出来，家里为什么反而冷了？

◆ 她的故事

星期六早上八点，熊斌在厨房煮小面。

锅里的水开了，他往碗底挖了一勺油辣子，又挖了半勺花椒面。谭莉坐在餐桌边，手机横在面前。她听见碗放到桌上的声音，抬头说了一句「谢谢」，低头在手机上打了一行字：

「周六早饭，熊斌。」

发送。

那是一个微信群，只有他们两个人。群名是她起的，叫「天天后勤」。

建群是半年前的事。那时候她第一次提前说「下周二我接不了」，然后没有补位，那个周二，是熊斌去接的天天。从那以后，她发现原来话是可以说出口的。说了，天也没塌。她怕自己忘，怕日子又顺回去，就建了这个群，每做一件事，记一笔。

一开始只记接送。

后来，家长会、打疫苗、给老师回消息、交班费，都进了群。再后来，买菜、倒垃圾、谁洗的碗、谁晾的衣服，也一条一条往上添。

她在会计事务所上班，一天到晚对账。账要平，要有凭证，要说得清每一笔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她在群里也是这么记的。

熊斌端着自己那碗面坐下来，看了一眼她的手机，没说话。他吸了一口面，辣得吸了一下气。

「这周接送，我三次，你两次。」谭莉说，「下周你多一次，就平了。」

「好。」

「周四你接，周五也你接。」

「周五我们部门有个聚餐。」

「那你换到周三。」

「周三……行，周三。」

天天穿着睡衣从房间出来，头发翘着一撮。他爬上椅子，把脸凑到面碗上闻了闻：「我要不辣的。」

熊斌站起来又去煮了一碗。谭莉低头，在群里又打了一行：「周六早饭，天天那碗另煮，熊斌。」

◆

星期三晚上九点，天天的手抄报还没做。

老师在班级群里发的通知，主题是「保护长江」，三年级每人一张，要用A3的纸，周四交。通知是周一发的。谭莉周一看见了，周二看见了，周三下班在轻轨上又看见了一次。

她进门的时候，熊斌在沙发上刷手机，天天在地上拼积木。

「手抄报做了没有？」

父子俩一起抬头，一起摇头。

谭莉把包放下，鞋还没换，先站在门口说话：「这个通知周一就发了。」

「我没看班级群。」熊斌说，「群里一天几百条。」

「那是我一个人的群吗？」

熊斌放下手机，去书房找A3的纸。找了一圈，没有。他说：「楼下超市应该有，我去买。」

他下楼了。十分钟后回来，手里拿着一叠A3纸，还有一盒十二色的马克笔，另外一只手拎着一袋鸡蛋。

「顺便买了鸡蛋，家里没了。」

谭莉在群里打字。

「周三晚，买A3纸、马克笔，熊斌。」

她手指停了一下，又打：「鸡蛋，顺路，不单算。」

熊斌的手机震了一下。他低头看，看了好几秒。

「买个鸡蛋也要写？」

「我没算啊，我写的是不单算。」

「你写了，就是算了。」

谭莉没接这句话。她把纸铺到茶几上，用铅笔给天天打格子。天天要画一条大鱼，说是长江里的江豚。熊斌蹲在旁边，在手机上搜江豚长什么样子。

搜到了，他把手机举给天天看：「你看，它是笑着的。」

天天说：「它好像在笑。」

画到十点半，大鱼画好了，字还没写。谭莉对天天说：「你去洗澡，剩下的字我来写。」

熊斌去刷牙。她听见卫生间的门半开着，牙刷在杯子里磕了两下。然后他在里面说话，声音不大，隔着水声。

「上周我修马桶，你记了没有？」

谭莉手里的笔停住了。

「你修马桶，是周几？」

「周日。下午。弄了一个多钟头，手都泡白了。」

她把群往上翻。翻过了一长串「接」「送」「洗碗」「交班费」，没有马桶。

「没记。」

「那这个算不算？」

他从卫生间探出头来。嘴边还有一点牙膏沫。他的语气不像吵架，像真的在问。

谭莉说：「算。我补上。」

她补了一行。

那天晚上，熊斌睡着以后，她把手抄报上最后两行字写完。字是用天天的口气写的：「江豚很少了，我们要保护它。」她写完数了数，一共十一个字。她在心里想，这十一个字，算不算我写的。

想完，她自己也愣了一下。

◆

又过了些日子，群里的东西越来越多。

谭莉不再是一个人记了。熊斌也开始记。他记得不如她细，可是每一条都记。

「周二，接天天，熊斌。下雨，打车，二十三块。」

「周五，给天天剪指甲，熊斌。」

「周日，带天天去南滨路骑车，三个小时，熊斌。」

有一次，谭莉回了一句：「骑车是玩，不算带娃吧。」

熊斌回：「那你陪他看动画片，算不算？」

她看着这行字，半天没回。

她心里知道他说得对。可是她也知道，她不是故意的。她只是怕。半年前那个周二以前，家里所有的事都是她的，没有一件被看见过。现在好不容易看见了，她怕一松手，它们又悄悄溜回去，溜回那个谁也不问的地方。

所以她要记。每一件都要记。

有一个星期，她胃不舒服，中午只吃得下半碗饭。她没跟谁说，只是周三晚上没怎么动筷子。

周四她加班，九点多到家。电饭锅亮着保温的灯，里面是一锅小米粥，熬得很稠，上面结了一层米油。灶台上还摆着一小碟榨菜，切成了细丝。

她站在灶台边，盛了一碗，一勺一勺吃。粥是温的，不烫嘴，刚好。

吃到一半，她掏出手机，想跟熊斌说一句「粥很好」。点开那个群，最下面一条是熊斌八点发的：

「周四晚，熬小米粥（谭莉胃不好），熊斌。」

她拿着勺子，看着那一行字。括号是他特意打的，中文的括号。

碗里的粥还剩一半。她把它吃完了，碗洗了，扣在碗架上。那句「粥很好」，她没有打出来。

她给自己算过一笔：半年来，熊斌的条目从一周两三条，涨到了一周十几条。她的条目也没少。两个人加起来，一周四五十条。

每天晚上睡觉前，两个人各自躺在床上，各自看手机。

屏幕的光照在两张脸上。

◆

五月底，天天半夜咳醒了一次。

一点四十，谭莉听见隔壁房间里一声咳，接着又是两声，闷闷的，像是被被子捂着。她睁开眼，没动。

她脑子里先冒出来的不是「他是不是烧了」，是另一句话：上一次夜里起来，是谁？

她在黑暗里想。上上周天天做噩梦，是她起的。上周三他踢了被子，是熊斌起的，第二天早上熊斌还在群里记了一条。那这一次，该轮到谁？

隔壁又咳了一声。

她侧过头。熊斌背对着她，呼吸很匀，好像没醒，又好像醒了。她等了一会儿，等他翻身，等他说一句「我去」。

他没动。

她心里有一个很小的声音说：你看，他就是在等你。

又有一个声音说：你不也在等他吗？

第三声咳传过来的时候，她掀开被子下了床。光着脚走到隔壁，摸了摸天天的额头。不烫，有点汗。她给他倒了半杯温水，扶着他喝了两口，又把被角掖好。天天迷迷糊糊地说了一句「妈妈」，就又睡过去了。

她站在床边，听着孩子的呼吸慢慢变长。

回到大床上，她拿起手机。屏幕一亮，刺得她眯了一下眼。她打开那个群，打了一行字：「夜一点四十，天天咳，起来喂水，谭莉。」

打完，她没有马上发。她想到刚才自己在床上躺着、算着的那一两分钟。那一两分钟里，孩子在咳，她在算。

她还是按了发送。

第二天早上，熊斌在刷牙的时候看见了这一条。他走出来问：「夜里天天咳了？我怎么没听见。」

「你睡得沉。」

「下次你推我一下。」

谭莉在给天天装书包，往侧兜里塞水杯。她「嗯」了一声。她没有说，夜里她其实想过推他，可是手伸到一半，想的是「凭什么要我推」，就缩回来了。

◆

周四中午，谭莉在事务所的茶水间热饭。

同组的程悦端着一盒酸辣粉进来，排在她后面等微波炉。程悦比她小几岁，孩子刚上幼儿园。

「莉姐，你上次说的那个群，我也建了。」程悦说，「我家那个，现在每天接孩子之前都问我一句，今天谁去。」

「挺好的。」

「好是好。」程悦把酸辣粉的盖子揭开一半，「就是有一次我看见他在群里记了一条，『倒垃圾，两袋』。我当时就笑了，两袋，还要写两袋。」

微波炉「叮」了一声。谭莉把饭盒拿出来，烫手，她赶紧把手缩回来，捏了捏耳垂。

「那你笑什么？」

「我也说不上来。」程悦把自己的粉放进去，按了两分钟，「就觉得，以前他一袋都不倒。现在倒两袋，还要我看见。」

谭莉端着饭盒回到工位。电脑屏幕上开着一张客户的往来明细表，几百行，每一行都对得上。她看了一会儿那张表，又拿出手机，翻到自己家那个群。

上一条是熊斌昨晚发的：「周三，接天天，顺便买了他要的橡皮，熊斌。」

橡皮那两个字，她看了很久。那块橡皮，是天天早上出门换鞋时随口说的一句，她自己转身就忘了。他记住了，买了，然后记了下来。

◆

那个星期天傍晚，下了一场雨，天一下子凉快了。

谭莉在厨房切土豆丝，熊斌在阳台收衣服。衣服是下午晾的，雨来得急，有两件已经打湿了。

「衣服是谁晾的？」熊斌在阳台上问。

「我。」

「下雨了也没收。」

「我在切菜。你在客厅，你没看见下雨？」

「我在给天天讲题。」

「讲题那是半个钟头以前的事。」

熊斌抱着一堆半湿的衣服走进来，往沙发上一放：「行，算我的。那湿的这两件，是谁的？」

「什么叫谁的？」

「晾是你晾的，没收是你没收，我收回来了。这两件湿了，记在谁头上？」

谭莉放下刀，转过身。她想说一句「你这是什么意思」，话到嘴边，还没出口，客厅里有人先说话了。

「你们为什么老在算？」

是天天。他坐在地垫上，手里还捏着一块积木，蓝色的，两个凸点那种。他没有哭，也没有喊，就是很平常地问了一句，像问「今天晚上吃什么」一样。

谭莉和熊斌都没出声。

天天又说：「昨天也在算，前天也在算。」

他低头把那块蓝色的积木按到一架飞机的翅膀上，按了两下没按进去，又拔下来。

「我今天收了碗。」他说，「那我也要记吗？」

厨房的抽油烟机还开着，呼呼地响。锅里的油已经热了，冒出一点点烟。谭莉回身把火关了。

那天晚上，吃完饭，熊斌带天天去洗澡。谭莉一个人坐在餐桌边，打开那个群，往上翻。

她翻了很久。马桶、江豚、那袋顺路的鸡蛋，还有几百个「接」「送」，一屏一屏滑过去。一直翻到最上面。

最上面那一条，是半年前她发的。那个周二晚上，她刷完体育课裤子，建了这个群，打的第一行字是：

「周二，接天天，熊斌。南门。」

下面是熊斌回的一句：「下回晓得了。」

那时候，群里就这两行。

卫生间里传来天天的笑声，还有熊斌的声音：「闭眼睛，闭眼睛，泡泡进眼睛了。」

谭莉在输入框里打了一行字。「周日晚，洗澡，熊斌。」

她看着这行字，没有按发送。

她一个字一个字地删掉了。然后把手机扣在桌上，起身去捡地垫上那块蓝色的积木。

◆ 说破那件事

你学会说「这次我去不了」，是很不容易的事。

那句话是你第一次把一件没人问过的事，放到桌面上，让它需要一个回答。那是对的。那一步，你一点都没走错。

可是走着走着，有的人会走到另一头去。

你不只说那一件，你开始什么都说。说完了还要记，记完了还要对。买菜、洗碗都要写上一笔，连他顺路带回来的一袋鸡蛋，你也要在心里过一下：这个算不算？

这一章想说的，就是这另一头。

◆

先说一说，你为什么会走到那里去。

不是因为你小气。是因为你怕。

那么多年，你做的事一件都没被看见。好不容易，有一件被看见了，有一件他接过去了。你就像一个丢过很多次钱的人，终于存下了一点，恨不得每天去银行看一次余额。

你心里想的是：我一松手，它就又回去了。

这个怕是有道理的。很多家里，确实是这样。妈妈说了一次，爸爸接了一次，过两个月，事情又悄悄回到了妈妈手上，谁也没察觉。

所以你记。每一件都记，一件也不敢漏。

可是你想过没有，你记下来的那些事里，有很多，本来就不会溜走。

◆

我们分两种事来看。

第一种事，是那些「没人问，就会落到某一个人头上」的事。比如接孩子、孩子生病请假、开家长会、给老师回电话。这些事不能等，到了点，总得有人去。从前它们之所以都成了你的，是因为从来没人问过「这次谁去」。

这种事，要说。要提前说，要说清楚。它们需要一个回答。

第二种事，是另一回事。他下班顺路带回一袋鸡蛋；你多煮了一碗汤给他留着；他看你累了，把天天带出去骑车；你给他买了一双袜子，因为看见他那双破了。

这些事，从来没有人「该」做。它们不是被顺进谁手里的，是谁愿意给就给的。

第一种事，你不说，它就成了你的。第二种事，你一记，它就不是心意了，成了一张收据。

一袋鸡蛋，本来是他心里想着家里。被写进群里，哪怕后面跟着「不单算」，他也会觉得，自己这点心意被拿去称了。

◆

再想一想坐在你对面的那个人。

半年前，他第一次去接孩子。他心里也有一点不自在，也有一点新鲜。后来他接得多了，开始知道几点放学、在哪个门口等、天天出来要先喝水。他是真的在变。

可是他变着变着，发现自己从一个「没被提醒的人」，变成了一个「天天被审的人」。

他做什么都有人看着，做了一百件，记一百件，错一件，也记一件。他开始觉得，这个家像一个他每天要去报到、要去对账的地方。

他会怎么做?

有的男人会退回去，心想「反正怎么做都不对」，干脆少做。

也有的男人，像熊斌那样，开始自己也记。你记你的，他记他的。修马桶、打车钱、陪孩子骑车三个小时，他一样一样都写上。他不是要跟你较劲，他只是想：既然都要算，那我做的，也要算。

到了这一步，两个人都在记，账倒是越来越清楚，人却越来越远了。

◆

记账还有一个代价，很少有人说：它会慢慢改掉你看事情的第一眼。

从前，孩子夜里咳一声，你的第一个念头是「他怎么了」。记了半年账以后，有一天你会发现，第一个念头变成了「这次该谁」。

孩子还在咳，你却躺着，在心里翻那本账。

这不是你变狠了。是你太想把那件事算对了，算到连孩子的咳嗽声都要先过一遍秤。

可是那一两分钟，孩子是不在账里的。他只是咳了。

夜里孩子咳嗽、发烧、做噩梦，这些事确实是要问「这次谁去」的。可这个问，最好是白天问。白天两个人清醒的时候说好：「这周夜里你先起，下周我先起。」或者「夜里谁先听见谁先去，第二天早上另一个人让他多睡半个钟头。」

白天问好了，夜里就不用算了。听见了，就起来。

问，是为了以后不用算。不是为了在每一个当下都算一遍。

◆

你也许认得这样一对夫妻，什么都一人一半。孩子过生日，蛋糕是一人转一半的钱订的。蜡烛点上，孩子闭眼许愿，两个大人在旁边各举一部手机拍。照片上，两个大人一左一右站着，中间空出一截。谁也不欠谁，谁也没往中间挪一步。

公平是一件好东西。可是一个家，光有公平是撑不起来的。它还要有一点不算的地方，一点「我多给你一点也不要紧」的地方。

那一点地方，恰恰是你当初最想要的。你想要的，从来不是一张算得清清楚楚的表。你想要的是，那些你一个人扛了很多年的事，有人看见，有人问，有人接过去一些。然后，你们还能像从前一样，在饭桌上说说笑笑。

◆

还有一双眼睛，你可能忘了。

孩子在看。

他不懂什么叫账。他只知道，爸爸妈妈说话，越来越像在吵一件说不清的事。谁晾的衣服，谁收的衣服，湿了算谁的。他坐在旁边拼他的玩具，一句一句都听进去了。

然后有一天，他会问：「你们为什么老在算？」

他还会问：「我收了碗，我也要记吗？」

他问出这句话，不是因为他懂了什么大道理，是因为他学会了。他学会的是：在这个家里，做一件事，就要有人记下来，就要有人还。

你当初开口，是想让他长大以后，不会把所有的事都默默顺给一个人。可你也不想让他长大以后，觉得家里每一碗饭都要记一笔。

◆

所以，说出来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让那些本来没人问的事，重新被问一句「这次谁去」。是为了让该有回答的地方，有一个回答。

不是为了把家里的每一件事，都判清楚谁欠谁。

一个家，如果每件事都要判，那这个家就只剩下两种人：一个是告状的，一个是被告的。可是你们本来不是这样的两个人。你们是一起过日子的两个人。

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可以帮你分清楚。

遇到一件事，你问自己：这件事，如果没人提，会不会悄悄变成某一个人的？

会，那就说出来，让它被问一次。

不会，那就放过它。它不是账，它是你们两个人之间，本来就有的那一点好。

◆ 你可以试试

找一个不着急的晚上。孩子睡了，你们俩都不太累。

拿两张纸，一人一张。各自写下三件事：在这个家里，永远不用算的事。

不用商量，各写各的。写完了再交换着看。

你可能会写：他给我留的那碗汤；周末一起去江边散步；孩子睡着以后，我们俩一起坐在沙发上看一集电视。

他可能会写：你帮我挑衬衫；我下班顺路带点吃的回来；我们俩谁先回家，谁先把灯打开。

◆

写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几种情况。

第一种，他笑着说「那都不用算啊」，一件也不写。你不用跟他争。你可以说：「那你挑三件最不用算的。」他挑出来的那三件，往往就是他心里最看重的。

第二种，他写的某一件，在你看来是要说的。比如他写「接孩子不用算」。你可以平平地告诉他：「这件我们还是每次问一下谁去，但不用记谁多谁少。」问，和记，是两件事。要问的事不一定要记。

第三种，你写着写着，发现自己一件都写不出来。脑子里冒出来的每一件，都像在问「这个算不算」。

那也没关系。那说明你这半年真的很怕。你可以先写一件，就写一件最小的。比如：「他给我倒的那杯水。」

◆

写完了，不用贴在墙上，不用拍照发群里。你们各自收好，或者放在一个抽屉里。

如果你们家也有一个专门记事的群，或者一本小本子，你可以试一试，把那里面属于「不用算」的那几样，从此不再记了。要问的事，照样问。心意，就留给心意。

他也许会问：「那以前记的，还算不算？」

你可以说：「以前的就让它在那儿吧，不翻了。」那些记录不是罪证，是你们这半年一起走过来的脚印。留着，不用再拿出来对。

你也许会担心：不记了，那些事会不会又溜回我一个人身上？

会有这个可能。所以你可以给自己留一个口子：每个月月底，花十分钟想一想，这个月有没有哪件要问的事，又悄悄没人问了。有，就把那一件拿出来，再问一次「这次谁去」。没有，就什么都不用做。

一个月十分钟，比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对账，要轻得多。

◆

如果你们现在还在吵，坐不到一起写纸条，那就先不写。

你一个人，在心里想一件就好：他做过的哪一件事，你从来没想过要记下来，只是心里暖了一下。

想到了，就够了。今天不用跟任何人说。

◆ 写给你

也许你手机里也有那样一个群，或者抽屉里有那样一本记事的小本子。

我不劝你把它扔掉。它是你一个字一个字攒出来的。最前面那一条，是你第一次把一件事放到桌面上的样子。那时候你的手大概有点凉，打完那几个字，又看了很久才按下去。

那一下，是你自己给自己开的门。

后来你记了那么多，我也懂。一个人在没有灯的屋子里待久了，好不容易看见一点亮，就想把每一盏灯都打开，每一盏都看着，生怕它们又一盏一盏灭掉。

那不是你计较。那是你被忘记得太久了。

可是我想跟你说，有些亮，不用你守着。

他顺路带回来的那袋鸡蛋，你不去记，它也不会消失。你给他留的那碗汤，他喝下去的时候，心里是知道的。孩子在浴缸里笑，你在外面听着，那一刻，不属于谁欠谁。

你当初开口，不是为了跟他算清楚。你是想让那些从来没人问过的事，有人问一句。你是想在这个家里，有你的位置。

现在，你已经有位置了。

接孩子的事，有人问了。家长会，有人接了。那些需要回答的地方，已经开始有回答了。剩下的，你可以慢慢放一点下来。

放下来，不是认输，也不是倒回去。是你知道了哪些事要说，哪些事可以不说。知道了这个，你就不再是一个整天对账的人。你还是你，一个会累、会笑、会在厨房里切土豆丝的人。

孩子问「你们为什么老在算」的时候，你心里一定咯噔了一下。

那也不是坏事。孩子替你看见了一件你自己没看见的事。

下次他再看你们，希望他看见的是：爸爸妈妈有时候会问一句「这次谁去」，问完了，有人去；剩下的时候，他们就是一起吃饭、一起收衣服，衣服湿了，就一起拧一拧，挂回去。

故事里的谭莉，是很多母亲走过的那一段路。她学会了开口，又学会了什么时候可以不开口。

> **带走的话**
>
> **说出来是为了公平，不是为了把家过成清算所；有些事，永远不用算。**

◆

24

第 24 章

写给女儿

> **这一章的问题**
>
> 女儿是从哪里学会「妈妈都是这样的」？

◆ 她的故事

星期六早上，宁波下着小雨。

夏琴在厨房里煎年糕。锅里的油嗞嗞响，年糕片的边缘慢慢鼓起来，变成金黄色。她用筷子一片一片翻过去，翻到第六片的时候，听见客厅里有人在说话。

是小禾。

小禾七岁，上一年级。她蹲在沙发前面的地垫上，面前摆着一个布娃娃。娃娃叫阿圆，是外婆去年从舟山带来的，头发是黄毛线缝的，一只眼睛的扣子掉了，后来夏琴用一颗黑纽扣补上，两只眼睛不一样大。

小禾把阿圆放在一个鞋盒里。鞋盒里垫了一块洗脸毛巾，当作床。

「阿圆，你发烧了。」小禾说，「妈妈给你量体温。」

她从自己的文具盒里拿出一支铅笔，塞到阿圆胳膊底下，夹住。然后她看着墙上的钟，嘴里数：「一、二、三……」数到十就不数了，把铅笔拿出来，眯着眼睛看了看。

「三十九度。」她说，「很高。妈妈今天晚上不睡觉了。」

夏琴手里的筷子停了一下。

小禾又从玩具厨房里拿出一个塑料小碗，一把塑料勺子，一勺一勺往阿圆嘴边送，送之前还先吹一吹：「张嘴，啊——乖，药不苦的。」

喂完了，她把阿圆竖着抱起来，下巴搁在娃娃的黄毛线头发上，一下一下拍它的背。嘴里嗯嗯地哼着，没有词，就是一个调子。

贺明从卧室出来，头发乱着，手里拿着手机。他看见女儿抱着娃娃在走，笑了一下：「哟，小禾当妈妈了。」

「嘘——」小禾把手指竖在嘴边，「阿圆生病了，刚睡着。」

贺明压低声音，故意逗她：「那阿圆的爸爸呢？」

小禾想了想：「爸爸在上班。」

「周六也上班啊？」

「嗯。」小禾很认真地点头，「爸爸要上班的。妈妈都是这样的，宝宝生病，妈妈不睡觉。」

贺明哈哈笑了，揉了揉她的头发，去卫生间洗漱了。

夏琴把最后一片年糕翻过来。油溅了一点到她手背上，她甩了甩手，没出声。

锅里的年糕有一片煎焦了，边上黑了一圈。她把那一片夹到自己碗里。

◆

星期一下午，夏琴在社区走访。

她是社区工作者，管着三个小区、一千多户。这一周的活儿是给辖区里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上门登记。她背着一个帆布包，包里有一沓表格，一支签字笔，一个血压计，一包纸巾。

三点钟，她敲开了四栋一楼俞阿婆的门。

俞阿婆八十三岁，老伴前年走了。家里收拾得很干净，茶几上铺着钩针织的白桌布，桌布上压着一块玻璃。玻璃底下夹着好几张照片。

夏琴坐下来，一边量血压，一边问话。

「阿婆，平时谁来看你？」

「女儿。」俞阿婆说，「女儿礼拜三来，礼拜六也来。烧好菜带过来，放冰箱，我热热就能吃。」

「儿子呢？」

「儿子忙。」俞阿婆笑眯眯的，「儿子在上海，过年回来。他每个月打钱的。」

夏琴在表格上「主要照护人」那一栏写下了女儿的名字。

量完血压，俞阿婆非要给她剥一个橘子。她一边剥一边说：「我女儿从小就懂事。她七八岁就会给她弟弟洗袜子了。我那时候在纺织厂三班倒，回来她饭都烧好了。」

「那您儿子呢？」

「儿子小，男孩子嘛，不会这些。」

橘子剥好了，俞阿婆分了一半给夏琴。夏琴接过来，吃了一瓣，很酸。

她低头看茶几玻璃底下的照片。其中一张是黑白的，一个扎两根辫子的小姑娘站在一口井边上，手里提着一只铁桶，比她半个身子还大。小姑娘的脚边，蹲着一个更小的男孩，在玩泥巴。

「这是你女儿？」

「是她。那时候她八岁。」

夏琴看着那只铁桶，看了好一会儿。

◆

那天下午四点十分，她刚从俞阿婆家出来，手机就响了。

是小禾的班主任，姓柴。

「小禾妈妈，你好。是这样的，小禾今天体育课摔了一下，膝盖破了点皮，校医已经处理过了，没什么大事。就是跟您说一声。」

「好的好的，谢谢柴老师。」

「还有，明天的美术课要带一件旧衣服当罩衣，群里发了，您看一下。」

「好，我看看。」

挂了电话，她站在四栋楼下的一棵桂花树下面。桂花刚谢，树底下的地上还铺着一层黄黄的碎末。

她想起开学那天填的那张表。家长信息那一栏，第一个格子印着「母亲」，第二个格子印着「父亲」。她填了自己的手机号，又填了贺明的。

她拿出手机，翻了翻通话记录。从开学到现在，柴老师给她打过七次电话。给贺明打过几次，她不知道。她猜是零。

她给贺明发了一条微信：「小禾体育课摔了，膝盖破了点皮，没事。明天要带旧衣服当罩衣。」

贺明过了二十分钟回：「好的。哪件旧衣服？」

她站在桂花树底下，打了一行字：「你那件灰色的T恤，领口松了的那件。」

又删掉，改成：「你去她衣柜最下面一层找，找一件你觉得合适的。」

发出去了。

第二天早上七点，夏琴在卫生间给小禾扎辫子，听见贺明在小禾房间里拉抽屉。拉开，关上，又拉开一个。

过了一会儿，他拎着一件衣服出来。不是小禾的，是他自己以前打球穿的一件红球衣，背后印着一个大大的「9」。

「她的衣服都太新了，弄脏了可惜。」他说，「这件我反正不穿了。」

小禾套上去，球衣一直盖到膝盖底下。贺明蹲下来，把两只袖子一圈一圈往上卷，卷了四道，才露出她的手。

「像不像裙子？」小禾转了一圈。

「像。」贺明说，「画画的时候别往嘴里擦就行。」

夏琴站在卫生间门口，手里还捏着一根皮筋。她本来想说，衣柜最下面一层有一件小禾穿小了的旧卫衣，正合适。

她把皮筋套在自己手腕上，没说。

傍晚小禾放学回来，球衣塞在书包里，前襟上一大片蓝颜料，还有一个黄色的手印。贺明拎起来看了看，笑了，自己拿去卫生间，接了一盆水泡上了。

◆

晚上吃完饭，楼上的冬冬来找小禾玩。

冬冬也是一年级，男孩，比小禾矮半个头。两个人在小禾的房间里玩过家家。夏琴在外面收碗，听见里面的动静。

「我当妈妈，你当爸爸。」小禾说。

「好。」

「爸爸你去上班。」

「好。」冬冬背上小禾的书包，走到房间门口，又走回来，「我下班了。」

「爸爸你坐着，饭马上好。」小禾在玩具灶台上「炒菜」，嘴里发出嗞嗞的声音。然后她把一个塑料盘子端过去，「吃饭了。」

冬冬坐在小凳子上，假装吃饭，吃得很香。

「阿圆又发烧了！」小禾忽然喊，跑过去抱起娃娃，「爸爸你吃你的，我来。」

冬冬就坐着继续吃。吃完了，他问：「那我干什么？」

小禾想了一下：「你看电视。」

冬冬就去趴在床上，假装看电视。

夏琴站在房间门外面，手里还拿着一块抹布。抹布是湿的，往下滴水，滴在她的拖鞋上。

她想起自己小时候。也是七八岁，在舟山外婆家，跟表哥玩过家家。她当妈妈，表哥当爸爸。表哥出去「打鱼」，她在家「烧饭」「带小孩」。那时候她觉得，这就是过家家，过家家就是这么玩的。

没有人教过她。她妈妈从来没跟她说过「你长大了要这样」。她妈妈只是每天早上四点多起来，生煤炉，烧泡饭，给她爸爸装好饭盒；晚上等她爸爸的船回来，再热一遍饭菜。她妈妈什么都没说，她就全学会了。

她现在明白了。小禾也没被谁教过。

她只是每天在看。

◆

星期三晚上，一家三口去天一广场附近的商场买鞋。

小禾的运动鞋前面磨破了一个小洞，大脚趾快要顶出来了。夏琴上个月就看见了，一直没空。

店员是个年轻姑娘，蹲下来问：「小朋友穿几码？」

贺明看了夏琴一眼。

夏琴说：「三十一。她脚背高，可能要三十二。」

店员拿来两双。小禾坐在矮凳上，伸着脚。夏琴蹲下去，按了按鞋头，又捏了捏后跟，让小禾站起来走两步。

贺明站在旁边，手里拎着小禾的旧鞋和她的小书包。

「她脚长这么快？」他说，「过年那会儿不是才二十九吗？」

「过年那会儿是三十。」

「哦。」

店员在旁边笑：「小朋友妈妈记得真清楚。我们这儿来买鞋，十个爸爸有九个说不上来几码。」

贺明也笑了：「那肯定，我哪记得这个。」

他说得很自然，一点也不尴尬。店员也笑，小禾也跟着笑。夏琴蹲在地上，把鞋带系了一个蝴蝶结，也笑了一下。

小禾穿着新鞋在店里跑了一圈，跑回来扑到夏琴怀里：「妈妈什么都记得！」

结完账出来，贺明把新鞋盒子夹在胳膊底下。走到电梯口，他忽然问：「她现在穿三十二了？」

「嗯。」

他掏出手机，在备忘录里打了几个字。夏琴瞄了一眼，屏幕上是：「小禾32」。

他打完，把手机揣回兜里，什么也没说，按了电梯。

回家的车上，小禾在后座睡着了，新鞋盒子抱在怀里。雨刮器一下一下地刮。

夏琴看着前面的车灯，说：「这几天她膝盖疼，夜里可能会叫。这一周，夜里你先起。」

贺明握着方向盘：「我？我睡得死。」

「我推你。」

「行。」他想了想，「那东西在哪，你先跟我说一下。」

她说了体温计在哪个抽屉，温水壶在哪，小禾怕黑要开走廊那盏小灯。创可贴放在哪，她忘了说。

◆

那天夜里十一点多，小禾在房间里喊了一声：「妈妈——」

夏琴已经躺下了。她听见了，身体先动了一下，脚已经伸到床沿边上。

她又把脚缩了回来。

她想起车上说好的话，推了推旁边的贺明：「你去。」

贺明「嗯？」了一声，睁开眼：「怎么了？」

「小禾叫人。你去看看。」

贺明坐起来，摸着黑去找拖鞋，找了半天没找到，光着脚过去了。

夏琴躺在床上，听着隔壁的声音。她听见贺明小声问：「怎么了宝贝？」

小禾带着哭腔：「我要妈妈。」

「妈妈睡了。爸爸在。怎么了？」

「膝盖疼。」

「哦，膝盖疼啊。爸爸看看。」

过了一会儿，她听见抽屉被拉开的声音。是小禾床头柜的抽屉。然后是贺明在嘟囔：「创可贴在哪儿……」

夏琴差一点就要喊出声：在客厅电视柜下面那个铁皮饼干盒里。

她咬住了嘴唇，没喊。

她听见贺明走出来，在客厅里翻了一阵，打开了一个又一个抽屉。最后，她听见铁皮盒子「咔」的一声被打开了。

他找到了。

隔壁又传来贺明的声音：「贴好了。还疼不疼？」

「还有一点。」

「那爸爸给你吹吹。呼——好了没有？」

小禾没回答。过了一会儿，小禾说：「爸爸，你也会起来啊？」

贺明笑了一下：「爸爸当然会起来。」

「阿圆的爸爸不会。」

「那下次让阿圆的爸爸也起来。」

又过了一会儿，隔壁没声音了。贺明回到大床上，躺下，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创可贴放那么远。」他说。

「嗯。」夏琴说。

她在黑暗里睁着眼睛。过了很久，她伸出手，在他的胳膊上轻轻拍了两下。

◆

星期六早上，又下雨了。

夏琴从卧室出来的时候，小禾已经蹲在地垫上了。阿圆躺在鞋盒里，头上盖着一张叠成小方块的餐巾纸，当作退烧的毛巾。

小禾从客厅另一头拖来一个毛绒熊。熊是贺明出差时在机场买的，很大，比阿圆大两倍。

「熊爸爸。」小禾说，「你起来。阿圆发烧了，今天你看着她。」

她把毛绒熊推到鞋盒边上，让它坐好，又把那支铅笔塞到熊的爪子里。

「我去上班了。」她对着熊和阿圆说，背上书包，走到门口，打开门，又关上门。

然后她走回来，蹲下，看着熊。

看了一会儿，她把熊的爪子挪了挪，让那支铅笔正好对着阿圆的胳膊。

◆ 说破那件事

你可能也见过这样的场景。

女儿给娃娃喂饭，给娃娃量体温，抱着娃娃在屋里走，嘴里说：「妈妈都是这样的。」

你听着，心里先是一暖。她多像你啊。那个小小的、认真的样子，那个把勺子吹一吹再送过去的动作，全是从你身上学来的。

然后，你可能会有一点说不出来的什么。

因为你还听见了另一半：「爸爸在上班。」

◆

这本书前面一直在讲，那本账是怎么在你身上一点一点记成的。

这一章想说的是，这本账不只是记在你身上。它还会被抄一份，传下去。

传给谁？传给每天看着你的那双眼睛。

◆

孩子是怎么学会一件事的？

不是靠你说。你从来没跟女儿说过「你长大了，宝宝生病你要一个人不睡觉」。你也不会这么说。如果有人这么跟她说，你还会生气。

她是靠看。

她看见夜里她一喊，过来的是你。她看见老师的电话打到你手机上。她看见早上给她扎辫子、找袜子、往书包里塞水杯的，是你。她看见爸爸也很爱她，会陪她玩，会把她举高高，会给她买大大的毛绒熊。可是她生病、她摔跤、她害怕的时候，出现的是你。

她不知道这里面有一本账。她以为这就是「妈妈」两个字的意思。

所以她给娃娃量体温的时候，会很自然地说：「爸爸在上班。」那不是她不爱爸爸。在她的小世界里，这就是家本来的样子。

◆

再想一想夏琴小时候。

她妈妈每天四点多起来生炉子，从来没跟她说过一句「女人就该这样」。可是她跟表哥过家家，表哥去打鱼，她在家烧饭。那时候没有人觉得哪里不对。

还有俞阿婆的女儿。八岁提着比自己还大的铁桶，弟弟在旁边玩泥巴。阿婆说起来，是骄傲的：「我女儿从小懂事。」

阿婆说的是真心话。她的女儿确实懂事。可是你也听出来了：同一个家里，一个孩子从小就「懂事」，另一个孩子从小就「还小」。这两句话，一句给了女儿，一句给了儿子。

那一代人是这么过来的。她们不是坏人。她们那时候也没得选。

可是到了你这里，你有一点点可以选了。

◆

你可能会担心：我这样想，是不是说女儿学我是错的？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不是。

女儿学你会照顾人，这是好东西。会喂饭，会哄睡，会注意到谁不舒服，这些本事是真的。她长大以后，用得上。

不对的地方只有一个：她学会了照顾，也一起学会了「这事只能是我的」。

照顾，是一种本事。「只能是我」，是一本账。

你想留给她的是前一样，不是后一样。

◆

这两样东西，常常是一起被夸进去的。

鞋店里，店员说「妈妈记得真清楚」，女儿扑过来说「妈妈什么都记得」。那一刻，你是被夸了的，心里也是甜的。

可女儿在那一刻也学到了一件事：记得鞋码，是妈妈的事。爸爸记不得，大家都笑，笑得很轻松，好像爸爸本来就不用记。

逢年过节，家里的长辈也会说：「这孩子真懂事，帮着端菜、摆碗筷，跟她妈妈一个样。」同一张桌上，表弟坐着吃，大家说：「男孩子，还小，玩去吧。」

没有人想委屈谁。长辈夸女孩懂事，是真心喜欢她；让男孩去玩，也是疼他。

可一顿饭吃下来，两个孩子各自带走了一句话。一个带走的是「我懂事，所以我来」，一个带走的是「我还小，所以不用」。这两句话，会跟着他们很多年。

你不用去跟长辈辩。你只要知道，夸女儿懂事的时候，可以再加一句：「下回让表弟也端一盘。」

◆

那，坐在你身边的那个男人，他怎么想？

贺明听见女儿说「爸爸在上班」，他笑了，觉得可爱。他不会往心里去。在他看来，女儿喜欢黏妈妈，那是很自然的事，「女孩子嘛，就是跟妈妈亲」。

他说的也不全错。很多孩子小时候就是更黏妈妈。

可是孩子为什么黏妈妈？有时候是小孩子一阵一阵的脾气，更多的时候是因为，每一次她需要人，来的都是妈妈。来的次数多了，她就只会喊妈妈了。

你让他夜里起来一次，他会觉得笨手笨脚，创可贴都找不到。女儿会说「我要妈妈」。这时候他很容易退回去，心想「还是你去吧，她只要你」。

他不是推脱。他是真的觉得，自己去了也没用。

可是女儿那句「爸爸，你也会起来啊？」，就是在他去了以后才说出来的。如果他不去，她永远不会知道，原来爸爸也会起来。

◆

还有儿子。

这一章写的是女儿，可如果你家是男孩，这本账也一样在传。

冬冬长大以后，有一天也会听见自己的孩子夜里喊一声。到那时候，他是翻个身还是坐起来，很大一部分，看的是今天他在家里看见了什么。

所以这一章说的，是每一个在你家里长大的孩子。

◆ 你可以试试

这一周，让孩子看见三件事。

不是让孩子听你说，是让她亲眼看见：

- 夜里她喊人的时候，有一次，过来的是爸爸。
- 有一次买鞋，是爸爸记得她穿几码。
- 有一次老师的电话，是爸爸接的，爸爸回的。

三件都做到最好。做到一件，也很好。

◆

怎么开始？

起夜那一件，最好白天就跟他说好。不要等到半夜孩子哭了，你再推他，那时候两个人都迷糊，很容易变成「算了还是我去吧」。白天你可以跟他说：「这周你先当一回夜里起来的那个。东西在哪我先告诉你。」

然后带他去看一遍：创可贴在哪个盒子里，温水壶在哪，孩子夜里怕黑要开哪盏灯。

鞋码那一件，你可以下次给孩子买鞋的时候，不报尺码，只说：「你看看她现在穿多大。」让他去量，去试。他量错了也没关系，大半码，穿两天就知道了。

老师电话那一件，有一个很小的办法。下一次老师打到你手机上，事情不急的话，你听完可以说：「好的，我让她爸爸给您回过去。」然后把老师说的话原样转给他，让他去回。回电话的时候，你不在旁边提词。他回得磕磕巴巴也不要紧，老师听过一次他的声音，下回就知道这个家里还有一个人可以找。

◆

做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几件事。

孩子可能会哭着说「我要妈妈」。这很正常。你在隔壁听着，会很难受，很想过去。如果孩子只是闹，不是真的出了什么事，你可以忍一忍，让他们俩自己待一会儿。第一次总是最难的。

他可能会做得很慢，会到处翻东西，会问你「那个放哪儿了」。你可以告诉他放在哪儿，但别起身替他拿。

家里的老人可能会说一句：「孩子要妈妈，你还让他去。」你可以笑一笑，说：「让她也跟爸爸熟一熟。」不用跟老人争。

◆

还有一件小事，你可以留意一下。

孩子过家家的时候，如果她又说「爸爸在上班」，你不用纠正她，也不用跟她讲道理。你可以只问一句：「那阿圆生病了，爸爸知道吗？」

她怎么回答都行。你只是在她的小世界里，轻轻放一个问号进去。

◆

如果这一周家里太忙，他出差，你加班，三件都做不了，那就先一件也不做。

你可以只做一件更小的事：下次孩子问「爸爸呢」，你告诉她，爸爸在做什么，爸爸今天为这个家做了什么。

让她知道，爸爸也在这本账里。这就已经是开头了。

◆ 写给女儿

小禾：

你的阿圆，现在还睡在那个鞋盒里。毛巾是我的洗脸毛巾，你说要给它当被子，我就没拿回来。那支铅笔还在熊爸爸的爪子里夹着，你说那是体温计。

我想跟你说一件事。现在说你听不懂，等你长大了，翻到这一页，你也许就懂了。

那天早上你给阿圆喂药，说「妈妈都是这样的，宝宝生病，妈妈不睡觉」。我在厨房里听见了。那天的年糕，我煎焦了一片。

不是因为你说错了。你说得没错。妈妈确实是这样的。你生病的晚上，我确实睡不着。

可是我睡不着，是我自己放心不下你。这跟「妈妈都是这样的」，不是一回事。

◆

你长大以后，也许也会有一个家，也许也会有一个孩子。也许没有。不管有没有，你都会遇到很多需要人照顾的时候。朋友病了，老人老了，同事遇到难处了。

你会照顾人。你从小就会。你给阿圆吹勺子的样子，跟我一模一样。这是你的好，你要留着。

可是我也想让你知道：你可以爱，可以照顾，但不必一声不响地顺着走。

你可以在一件事要来之前，先问一句：「这次谁去？」

问这一句，不是你不够好，也不是你不够爱。是你知道，一个家里，不应该只有一个人在半夜醒着。

◆

妈妈小时候，没有人跟我说过这句话。

你的外婆，每天早上四点多就起来生炉子。她从来没喊过累，也从来没问过谁「这次谁去」。我那时候以为，妈妈就是那样的人，天生就不会累。

后来我自己当了妈妈，才知道，她是会累的。她只是没有地方说。

我不想你以后也没有地方说。

◆

那天夜里你喊人，我让爸爸去了。你问他：「爸爸，你也会起来啊？」

我在隔壁听见了。

我想，你会记住这一晚的。也许记不住具体的事，但你会记住，原来夜里喊一声，也可以是爸爸过来。

后来你让熊爸爸看着阿圆，自己背着书包去「上班」。我看了你很久，没有说话。

你不知道，那天早上，你做了一件妈妈到四十多岁才学会的事。

◆

以后，你会遇到很多人跟你说「女孩子要懂事」「女孩子细心」「这事你来吧，你比他会」。

他们大多不是坏人。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是真心的，甚至是在夸你。

你可以笑一笑，谢谢他们。然后，你可以想一想：这件事，是我愿意做的，还是只是因为我先在、先醒、先记得？

如果是你愿意的，就去做，做得高高兴兴的。

如果只是因为你先在，那你可以停一下，问一句。

◆

这封信，不只写给你。

也写给所有正在给娃娃喂饭的小女孩，和那些已经长大了、自己也当了妈妈的女儿。

你们可以爱，可以照顾，可以在半夜里醒过来。

只是醒过来以后，你们也可以开口，问一句。

妈妈

故事里的夏琴和小禾，是很多对母女合在一起的样子。那只鞋盒，或许你家里也有一个。

> 带走的话
>
> **你可以爱，可以照顾，但不必一声不响地顺着走。**

◆

结语

下一次出门之前

又是秋天。

长沙这一年热得久，到了十月底，晚上才有点凉意。李静把阳台上晒的被子收进来，拍了拍，有一股太阳的味道。

乐乐四岁了，上了幼儿园中班。个子蹿了一截，去年的秋裤穿上，露出一截脚脖子。他现在会自己穿鞋，只是总把左右穿反，穿反了也不肯换，说「这样跑得快」。

陈伟还是那个陈伟。早上六点半的闹钟，七点十分出门。周末喜欢窝在沙发上看球，看到要紧的地方会一拍大腿，把乐乐吓一跳。

婆婆搬去了小区另一头，跟他们隔两栋楼。说是年纪大了，楼上楼下爬着累，换了个一楼的房子。其实李静知道，婆婆是想让小两口自在一点。她每周来三天，带一袋自己包的饺子，有时候是韭菜鸡蛋馅的，有时候是白菜猪肉。

日子就这么过着。

这一年里，家里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没有吵过特别凶的架，也没有谁坐下来，认认真真地开一次家庭会议。

只是有一些很小的东西，变了。

◆

晚上九点四十，乐乐睡下了。

李静在客厅叠衣服，陈伟在洗澡。她听见儿童房里有一声咳嗽。

一声，很轻。

她手里的衣服停了一下。

她听着。过了一会儿，又是一声。然后是乐乐翻身的声音，小床的栏杆被踢了一下，咚。

她放下衣服，走过去。推开门，开了床头那盏小台灯。乐乐的脸红扑扑的，头发贴在额头上。她伸手一摸。

热。

体温计还在电视柜第二个抽屉。她拿出来，夹好，坐在床边等。

浴室的水声停了。陈伟擦着头发出来，看见儿童房的灯亮着，走过来，站在门口。

「怎么了？」

「好像有点烧。」

他走进来，弯下腰，用手背碰了碰乐乐的脸。「是有点烫。」

五分钟到了。李静抽出体温计，对着台灯看。38.4。

两个人都没说话。

陈伟去客厅拿了手机，打开备忘录。这是今年春天开始的事。

那次乐乐半夜发烧，李静去外地参加一个培训，三天。第一天夜里十一点多，陈伟给她发微信，是一张照片：药箱打开着，几个盒子摊在床上，配了三个字：「哪一个？」她在宾馆里，对着照片认了半天，一个一个圈出来，又打了一大段字。第二天早上，他又发来一张照片，是体温计，问那根线到底在哪，他转来转去看不见。

她回来以后，没跟他吵。只是有一天晚上，她把家里常备的东西放在哪、上次医生怎么交代的、哪家医院夜里有儿科，一条一条打成字，发给了他。

他把那条消息收进了备忘录，起了个标题：「乐乐生病」。后来又自己往里加过几条。比如「乐乐吃药要兑一点温水，不然吐」，比如「体温计夹满五分钟，对着灯慢慢转，才看得见那根线」。

他现在就看着那条备忘录，在最底下打了一行：「九点五十，三十八度四。」

「你记这个干嘛？」李静问。

「上回医生问几点开始烧的，我答不上来。」

陈伟去厨房倒了半杯温水，又拿了一条毛巾，打湿，拧干。他回来的时候，乐乐已经醒了，迷迷糊糊地喊：「妈妈，我渴。」

李静扶他起来，陈伟把杯子递过去。乐乐咕咚咕咚喝了几口，又躺下了。

陈伟把湿毛巾叠成一条，放在儿子额头上。毛巾有点大，盖住了半只眼睛，乐乐嘟囔了一声，伸手把它往上推了推。

◆

十点二十。

两个人坐在客厅沙发上，儿童房的门留了一条缝。

李静拿出手机看日历。明天上午九点，她们部门要跟审计的人对账，是下半年最要紧的一次，主任三天前就打了招呼，说谁都不许请假。

陈伟也在看手机。他明天下午两点，要去河西见一个客户，是他跟了两个月的单子。

她看了他一眼。他也看了她一眼。

如果是一年前，这时候不会有人开口。

她会在心里排好：明早几点给婆婆打电话，婆婆几点能到，要交代哪几件事；上午的会她先撑着去，中午溜回来看一眼；下午……下午再说。然后她会一个人在手机上把这些打成字，第二天早上念给婆婆听。

陈伟会去睡觉。他会觉得，反正她都安排好了。

可是这一次，在她开始排之前，陈伟先开了口。

「明天，」他说，「这次谁去？」

李静愣了一下。

不是因为他问得多好。他问得很平常，像在问明天早饭吃什么。

是因为她发现，自己心里早就排好的那一套，在这句话面前，突然停住了。

她想了想，说：「我上午走不开。对账那个会，主任说了谁都不能请。」

「那我上午在家。」陈伟说，「下午我两点要去河西。」

「妈明天能来吗？」

「我问问。」

他当着她的面，给婆婆打了个电话。十点半，婆婆还没睡，在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大。

「妈，乐乐有点发烧，明天下午你能过来吗？……对，三十八度多，不高……不用不用，今晚不用来……我上午在家，你一点前到就行……好，好，药我知道在哪。」

他挂了电话。

「妈说一点前到。她还说，让你别担心，她明天给乐乐熬点白粥。」

李静点了点头。

「那上午，」她说，「要是烧得厉害，你带他去医院。」

「去哪家？」

「备忘录里有，第三条。上午人多，你早点去。医保卡在我包里，我等下拿出来给你。」

「好。」

陈伟又打开备忘录，把「医保卡」三个字加了进去。

◆

那天夜里，两个人谁也没睡踏实。

十二点多，李静起来看了一次。量了体温，38.6，给乐乐吃了药。

两点多，她又醒了。翻身的时候，发现旁边是空的。

她坐起来，听见儿童房里有很轻的说话声。

她走到门口，从门缝里看进去。陈伟坐在小床边那把矮凳上，膝盖顶着床栏，手里拿着体温计，借着台灯的光看。乐乐醒着，眼睛半睁着，小声说：「爸爸，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什么了？」

「梦见一只大狗。」

「大狗咬你了吗？」

「没有。它跟我玩。」

「那挺好的。」

陈伟把体温计放回桌上，替儿子把被子掖了掖。「接着睡吧，睡着了接着跟大狗玩。」

李静站在门口，没进去。

她站了一小会儿，转身回到大床上，躺下。被窝还是热的。

她闭上眼睛，听见儿童房里，陈伟在轻轻地哼着什么。调子不太准，像是乐乐幼儿园里教的那首儿歌，前两句对，后面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她没有笑出声。

◆

第二天早上，李静七点半出门。

她换好鞋，站在门口回头。陈伟在厨房煮鸡蛋，乐乐坐在餐桌前，额头上贴着一张退热贴，正在用勺子敲碗。

「烧退了点，三十七度八。」陈伟说，「我等下再看。」

「嗯。有事打我电话。」

「你开会呢。」

「开会也打。」

她把门带上，下了楼。

那天上午，她的手机响了一次。是陈伟发来的一条微信：「去医院了，医生看了说不要紧，开了点药。现在回家了，他吵着要看动画片。」

后面跟着一张照片：乐乐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左右脚的鞋又穿反了。

她看了一眼，把手机扣在桌上，继续对账。

下午一点，婆婆到了。陈伟出门前给她发了一条：「妈来了，我走了。」

晚上六点半，李静下班回家。婆婆在厨房，锅里的白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乐乐已经不烧了，在客厅地垫上搭积木，见她进门，举起手里的一块红色积木，喊：「妈妈，我搭了一个医院！」

陈伟七点多回来，进门第一句话是：「今天退了吧？」

「退了。」

「那就好。」

他换了鞋，走过来，看了一眼乐乐的医院，说：「门太小了，救护车开不进去。」

乐乐想了想，把门拆了，重新搭了一个大的。

◆

这就是那一天。

没有人在饭桌上说「谢谢你昨晚起来」，也没有人说「我们以后都这样分工吧」。婆婆在厨房里叨叨了一句「小孩子发烧，一年总要几回」，然后去盛粥。

日子还是原来的日子。

下个月乐乐可能还会发烧。下一次，可能还是李静先醒。陈伟还是会在要紧的时候忘了医保卡放在哪，备忘录里那几条，他也不是每次都想得起来看。婆婆还是会说「我带过的孩子比你们多」。李静还是会在某个晚上，叠着衣服，突然觉得很累。

一年时间，改不了一个家的全部。

可是有一件事不一样了。

那天晚上，十点二十，在她开始一个人排明天之前，有人问了一句：「这次谁去？」

◆

◆ 最后的话

这本书，就写到这里了。

谢谢你读到最后一页。我知道，你可能是断断续续读完的。有时候一个晚上读两章，有时候一个月都没翻开。中间可能还被孩子拿去，在某一页上画了一只歪歪扭扭的小鸡。

这都没关系。

我们一起翻了很多页。从夜里两点那一声咳嗽开始，一直翻到这里。

翻到最后，我想跟你说的，其实只有一句话。

下一次出门之前，先问一句：「这次谁去？」

◆

我知道，这句话很小。

它不能让你明天就不累。它不会让他马上变成另一个人。它也解决不了婆婆的那句话、老师那个只打给你的电话、单位里那个看你的眼神。

可是它能做到一件事。

它能让一件「本来就该你」的事，重新变回一件「需要有人决定」的事。

你回想一下，这本书里那么多妈妈，她们累，不全是因为事情多。是因为那些事情，从来没有被问过一句。没有人问，就没有人答。没有人答，事情就顺着离得最近、醒得最快、记得最多的那个人，一件一件，落到了她身上。然后大家回过头来说：她天生就会。

「这次谁去」，就是把那个被省掉的问句，重新放回桌上。

它不是吵架，也不用去证明谁做得多、谁做得少。

它只是在说：这一次，我们俩一起看一看。

问这一句，不是为了算账。是不让一个人，在没有人问的夜里，一声不响地被顺进明天。

◆

这句话谁来问，都行。

可以是你问，也可以是他问。可以在孩子发烧的夜里问，也可以在一个很平常的早上问：「今天下午家长会，这次谁去？」

答案也不一定是他。

可能是你，因为你那天正好有空。也可以你们俩一起去。或者打电话给老人，请她帮一下，然后记得跟她说一声谢谢。答案也可能还是你，什么都没变。

那也没关系。

问过了，再落到你身上，就不一样了。那是你们商量过的，是你点过头的。你做了，它就算数。

◆

我也想跟你说，别把这句话问成一种负担。

不是每件事都要问。家里有那么多事，你倒一杯水，给孩子擦一下鼻涕，顺手把他的袜子扔进洗衣机，这些不用问，也不该问。一个家要是每件事都要先商量，那就太累了，也太冷了。

要问的，是那些不能等的事。孩子病了谁请假，家长会谁去，下午四点半谁接。是那些两头同时在等的事。是那些你一个人扛着、扛到快撑不住的事。

就问那几件。

◆

最后，我还想跟你说一句。

你不用等到准备好了再问。

你不用先把这本书读懂、把道理想明白，再把要说的话在心里排练十遍。那样的话，你可能永远都开不了口。

你只要在下一次，孩子又咳了一声，或者手机日历上跳出一个提醒，或者老师在群里发了一条通知，在你习惯性地站起来、开始一个人排明天之前，停一下。

就停一下。

然后，看着他，问一句。

如果这一次你还是没问出口，也没关系。还会有下一次。

日子很长。这本账，是一天一天顺出来的，也可以一天一天，换一条路走。

今晚，你先歇一歇。

这本书里所有的人，都是许多母亲和父亲合在一起的样子。最后一个，是你。

◆

附录

附录一

两周小本子

这本书里，好几章的「你可以试试」都是一件很小的事。如果你想把它们串起来，看一看自己家这本账到底长什么样，可以试试这个小本子。

它不是考卷，也不是证据。它只是让你在两周里，每天停下来半分钟，看一眼今天的一件事。

怎么用

准备一个小本子，或者就用手机备忘录。每天晚上睡前，挑一件今天和孩子、和家里有关的事，记一行。

挑哪一件都行。可以是接送、做饭、看病、开家长会这种大事，也可以是记得给孩子剪指甲、发现牙膏快用完了、回了老师一句「收到」这种小事。挑那件你今天印象最深的就好。

每一行，记六样东西：

日期	今天的一件事	谁做的	有没有人问过「这次谁去」	有没有人说谢谢	我当时的感觉
10月8日	孩子咳嗽，半夜起来喂水	我	没有	没有	困，有点烦
10月9日	外婆下午来接孩子	外婆	我提前问的	我谢了外婆	松了口气
10月10日	老师打电话说要交照片	我	没有，电话直接打给我	没有	习惯了
10月11日	周末带孩子去打疫苗	他	他自己说他去	我说了谢谢	有点高兴，又有点不放心

上面几行，只是写给你看个样子。你自己的那一页，一格一格往下填就行。

几点小提醒：

「谁做的」，照实写。是你就写你，是他就写他，是老人就写老人，两个人一起做的就写「一起」。

「有没有人问过『这次谁去』」，指的是事情开始之前，有没有人开口商量过。如果是你自己默默就去了，写「没有」。如果是你开口问的，写「我问的」。如果是他主动说的，写「他说的」。

「有没有人说谢谢」，谁谢谁都算。你谢了他，他谢了你，你谢了老人，都写上。

「我当时的感觉」，写两三个字就够。累、烦、心慌、无所谓、高兴、委屈，都可以。不用写得好看，也不用想很久。想不起来，就写「没感觉」。没感觉，也是一种感觉。

有一天忘了记，也没关系。第二天想起来就补一行，补不上就空着。空着的那一行，也是一天。

记的时候，你可能会犹豫：这件事算不算「一件事」？比如顺手把孩子的水杯洗了，比如在群里回了一句「收到」。算。越是顺手的事，越值得记一行，因为它们最容易被你自己忘掉。

你也可能记着记着，心里有点堵。看见一列一列的「我」和「没有」，会觉得委屈。如果是这样，就停两天，不用硬撑。这个小本子是让你看清楚，不是让你更难受。

两周以后怎么翻看

两周以后，找一个你不太累的晚上，把这十几行从头到尾看一遍。

先不用想什么道理，就看看这几样：

第一，「谁做的」那一列，写「我」的有几行？

第二，「有没有人问过」那一列，写「没有」的有几行？这几行里，又有几行，「谁做的」写的是你？

第三，「有没有人说谢谢」那一列，有「谢谢」的那几行，做事的是谁？

第四，「我当时的感觉」那一列，写「累」「烦」「委屈」的那几天，是什么事？是可以等一等的事，比如洗碗、晾衣服？还是等不了的事，比如接孩子、孩子生病、老师打电话？

你可能会发现一些你早就隐约知道、但从来没看清楚过的东西。比如，没人问过「谁去」的事，大多落在你身上。比如，被说谢谢的，常常是外婆、是他，很少是你。比如，你最累的那几天，往往是两件事撞在一起、哪一件都不能等的那几天。

你也可能什么都没发现。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家还挺好的，事情分得也算均匀。那也很好。这个小本子不是要证明你家出了问题，它只是让你看一眼。

看完以后

看完了，你可以把它收起来，只自己知道。

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挑一个两个人心情都还不错的时候，拿给孩子爸爸看。不要整本甩给他，也不要一条一条念给他听。你可以只挑其中一行，跟他说：「你看，这件事，我们俩好像从来没商量过。下次要不要先问一句？」

只挑一行。一行就够了。

如果你不想给任何人看，那就不给。这本子是你的，它记下的这两周，也是你的。

附录二

给研究者的说明

本附录面向希望了解本书理论来源的研究者与专业读者。正文为面向母亲读者的通俗写作，刻意回避了学术术语；本附录则简要交代本书所依据的母本论文《无人安排的照料：母亲劳动如何被预记为本分》的核心命题、判定方法、可证伪条件与后续研究设计，并说明其与既有文献的分界。以下所述均为母本论文的理论主张与研究设想，尚待系统的经验检验。

一、核心命题

命题一：本分不产生债权，失误产生债务。母本论文将家庭照料中被默认归属于母亲、且未经明确分配即已由其承担的那部分劳动称为「本分」。其关键特征在于记账上的不对称：本分范围内的劳动，完成时不在家庭成员的互惠记账中形成任何可主张的债权（即不构成「你欠我一次」）；而一旦出现疏漏，则立即形成可被追究、可被长期记忆的债务。正文以「做了不算，错了算」表述这一不对称。

命题二：三条生成路径。本分并非由某一次明示的分工决定形成，而是在无人安排的情形下，沿以下三条路径逐步「顺」给某一位家庭成员：（1）身体在场，即在照料需求出现时谁在现场；（2）响应速度，即谁对信号反应最快；（3）信息获取，即谁掌握与照料相关的信息最多。三者相互强化：在场者更早响应，更早响应者积累更多信息，信息优势又进一步提高下次被期待在场与响应的概率。正文分别以「谁先在」「谁先醒」「谁记得」表述。

命题三：倒签。当某项照料经由上述路径稳定归属于母亲之后，家庭成员及外部环境倾向于将这一归属追溯性地解释为母亲的天性、性格或能力（如「天生会带孩子」「更细心」）。母本论文借用票据上的「倒签」一语，指这种把事后

形成的归属改写为事前既定属性的过程。倒签的后果是使归属脱离其生成史，从而难以被重新协商。本书第14章即围绕这一命题展开。

命题四：不可错峰任务先裂。照料任务可按其时间弹性区分为可错峰任务（洗碗、晾晒、整理等可延后完成者）与不可错峰任务（接送、患病照护、学校临时通知、请假等必须在特定时刻由特定的人完成者）。母本论文主张，本分结构所掩盖的分配不公，在可错峰任务上可以被个人的时间调度长期消化；而当两项不可错峰任务在同一时刻到期（例如放学时间与工作会议重叠）时，个人调度失效，原本不可见的归属首次显露为冲突。故本分结构最先裂开之处，是不可错峰任务的同刻到期。

命题五：报到期。在干预层面，母本论文提出「报到期」作为最小单位的行动：照料者提前、明确地声明自己在某一具体时点无法承担某项不可错峰任务，并且不自行安排替代方案（即「不补位」）。其作用不在于争辩或求助，而在于使一项此前从未被提问的任务，第一次需要有人回答「由谁来做」。

二、判定方法

（一）分配句与偿还句的拆分。既有研究常将「是否被感谢」作为照料是否被承认的指标。母本论文主张将两个变量拆开处理：其一为「有无分配句」，即在任务发生之前，是否出现过「这次谁去」一类的显性分配话语；其二为「有无偿还句」，即在任务完成之后，是否出现过感谢、补偿或互惠承诺等话语。本分的识别标准是：无分配句；而偿还句的有无，并不改变该任务的归属。这一拆分使研究者可以区分「被感谢但仍属本分」与「未被感谢但经过分配」两种在既有框架中容易混同的情形。

（二）本分覆盖率。在一个家庭的照料任务清单中，计算无分配句的任务数占全部任务数的比例，称为本分覆盖率；并可进一步分别计算可错峰与不可错峰任务的覆盖率，以及各家庭成员名下的覆盖率。附录一所列「两周小本子」即为该方法面向普通读者的简化记录工具，其中「有没有人问过『这次谁去』」一列对应分配句，「有没有人说谢谢」一列对应偿还句。

（三）三把锁。母本论文以「三把锁」指认使本分得以维持、且难以通过日常协商解除的三种机制：第一，问句省略之锁，即「谁去」的问题不再被提出，归属因而无从被重新讨论；第二，倒签之锁，即归属被解释为天性，协商被视为违背本性；第三，感激之锁，即感谢话语确认了劳动的存在，却同时确认了劳动的既有归属，使照料者难以在被感谢之后再主张调整。研究者可据此检验具体家庭中何者为主要的锁定机制。需要指出，三把锁是分析上的区分，在具体家庭中往往同时出现、相互加固，经验研究中宜分别编码而非择一归类。

三、本分 × 可见性四格

母本论文将「是否属于本分」与「是否被看见」视为两个独立维度，交叉得出四种情形：

1. 本分且可见：劳动被公开称赞，但称赞本身将其确认为应尽之责，如被公开赞誉为「伟大的母亲」。可见性在此不产生债权，反而加重不可抱怨的约束。
2. 本分且不可见：劳动既未被分配，也未被注意，如夜间照护、记忆与规划类劳动。这是照料劳动中最为常见、也最难被测量的部分。
3. 非本分且可见：经过分配或被视为「额外」的劳动，如父亲偶尔承担的接送、祖辈的帮忙，往往获得显著的称赞与记忆。
4. 非本分且不可见：经过分配但未被注意的劳动。母本论文预期此格在经验资料中占比较低，可作为检验框架稳健性的对照格；该预期本身亦有待检验。

这一划分意在说明：增加照料劳动的可见性，本身并不足以改变其记账方式；被看见与被记账是两回事。

四、证伪条件

母本论文明确提出以下三条条件，若经验研究证实其中任一条，则相应命题应被修正或放弃：

1. 若发现相较于照料需求出现初期的身体在场、响应速度与信息获取，婚前的性别观念与分工意向对后来的照料归属具有更强、且独立的预测力，则「三条生成路径」命题不成立或须降级为次要解释。
2. 若发现夫妻冲突在任务类型上随机分布，或主要集中于可错峰任务（如洗碗、晾晒），而非不可错峰任务（如接送、患病照护、请假），则「不可错峰任务先裂」命题不成立。
3. 若发现仅增加感谢、称赞等偿还性话语，而任务的实际归属保持不变，照料者的主观疲惫与不公平感即显著下降，则「感激不能改变归属」的判断须被修正，本书关于感谢之局限的论述亦随之失效。

五、后续研究设计

设计一：任务日志研究。招募有学龄前或小学阶段子女的双职工家庭，由夫妻双方各自独立填写为期两周的照料任务日志，逐项记录任务内容、执行者、事前有无分配句、事后有无偿还句及主观感受。据此计算本分覆盖率，并比较夫妻双方记录之间的差异，以检验本分任务是否在非承担方的记录中系统性缺失。

设计二：同刻到期的冲突事件研究。以夫妻冲突事件为分析单位，采用事件回溯访谈或日记法收集冲突发生的情境，按可错峰与不可错峰两类任务编码，检验冲突是否集中于不可错峰任务的同刻到期时点，从而直接回应第二条证伪条件。

设计三：报到期干预研究。设计小规模的家庭干预：请照料者在若干周内，就若干项不可错峰任务提前声明无法承担并不补位；比较干预前后该任务的分配句出现频率、任务归属的变化以及双方的主观感受，同时追踪可能出现的副作用，例如家庭关系的过度清算化。本书第23章所讨论的「别把家过成法庭」，即对应这一副作用的观察。

六、正文表述与理论概念的对照

为便于研究者在正文中定位相应论点，现将正文的通俗表述与母本论文的概念对照如下。

正文表述	母本论文概念	主要章节
应该的	本分	全书
做了不算，错了算	本分不产生债权，失误产生债务	第二辑
没人说过该你，事情就成了你的	无人安排的照料	第三辑
谁先在、谁先醒、谁记得	三条生成路径	第11至13章；信息获取另见第2章
「这次谁去」后来没人问了	分配问句的省略	第13章
后来大家都说，你天生就会	倒签为天性	第14、15章
他说了谢谢，可下周的事，还是你的	感激不能付息	第8、9章
被夸「伟大」，也是一句「你不能喊累」	本分且可见	第10章
两头都在同一分钟等你	不可错峰任务的同刻到期	第16章；另见后记
「这次我去不了」，然后不补位	报到期	第22章
别把家过成法庭	过度记账的反噬	第23章
谁最近、谁最快、谁知道得最多，谁就会被顺进去	本分位不专属女性	第20章

需要说明两点。其一，正文第15章所描写的家庭外部话语（长辈的训诫、学校表格的默认格式、教师的联络习惯、商业广告的称呼），在母本论文中被视为倒签得以稳固的外部条件：它们并不直接分配任务，而是将家庭内部经由三条路径形成的归属，追认为普遍的、理所当然的性别安排。其二，第20章以父亲为主人公，意在说明本分位的生成机制在逻辑上与性别无涉；在经验上它高度集中于母亲，正是本书试图解释的现象，而非理论的预设。

七、与既有文献的关系

本书讨论的问题与家庭劳动分工、性别与时间使用、母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大量研究相关（参见Coltrane 2000；Sayer 2005；England 2010；Thurer 1994）。在性别如何在日常互动中被持续「做出来」这一点上，本书受益于互动论取向的研究（West & Zimmerman 1987；Ridgeway 2011）；在记忆、规划与预判类劳动的识别上，与关于家务劳动认知维度的研究相呼应（Daminger 2019）。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与Hochschild关于「感激经济」论述（Hochschild & Machung 1989）之间的分界。该论述强调，夫妻之间对彼此付出的感激存在落差，一方的劳动未能得到对方所期待的感激，由此产生怨怼。本书的判断与此不同：问题并不在于感激的缺位。在本书所描述的许多情形中，感谢是在场的，甚至是真诚而频繁的；然而照料者的劳动依然「不算数」。原因在于，这些劳动在发生之前即已被预先归入本分，其可能形成的债权在劳动发生前已被注销。感谢所确认的，正是这一既有归属。因此，单纯补足感激，并不能改变以后由谁来做。

上述文献的具体出处与观点，作者在定稿前将逐条核对原文；以下书目信息亦标注为待核。

参考文献

Coltrane, S. (2000). Research on household labor: Modeling and measuring the social embeddedness of routine family work.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待核〕

Daminger, A. (2019). The cognitive dimension of household labo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待核〕

England, P. (2010). The gender revolution: Uneven and stalled. Gender & Society.〔待核〕

Hochschild, A. R., & Machung, A. (1989). The second shift: Working parent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 Viking.〔待核〕

Ridgeway, C. L. (2011). Framed by gender: How gender inequality persists in the modern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待核〕

Sayer, L. C. (2005). Gender, time and inequality: Trends in women's and men's paid work, unpaid work and free time. Social Forces.〔待核〕

Thurer, S. L. (1994). The myths of motherhood: How culture reinvents the good mother. Houghton Mifflin.〔待核〕

West, C., & Zimmerman, D. H. (1987). Doing gender. Gender & Society.〔待核〕

后记

这本书是怎么想出来的

这本书不是从一个故事开始的，是从一篇论文开始的。

论文的题目很长，读起来也很硬，叫《无人安排的照料：母亲劳动如何被预记为本分》。它写给做研究的人看，里面有很多你在这本书里没见过的词。我把那些词一个一个拿掉，换成家里的话，再把它想说的事，放进李静、许慧、韩雪这些人的日子里。所以你读到的每一章，底下都压着那篇论文的一个判断。

那篇论文想回答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为什么一个妈妈做了那么多，却总觉得什么都没做；而她一旦出一次错，全家都记得？

它给出的答案，就是这本书反复在说的那一句：做了不算，错了算。

不是因为哪个丈夫不讲理，也不是因为哪个婆婆偏心。是因为那些事，在她伸手去做之前，就已经被记成了「应该的」。应该的事，做了，账上不添一笔；没做好，账上就是一个窟窿。

把一篇论文改成一本给妈妈读的书，最难的不是把词换掉，是把它的口气换掉。

论文的口气，是站在外面往里看。它说「这种劳动」「这一类家庭」，它要把很多家放在一起，找出一个共同的样子。可一个妈妈翻开书，她不想被放在「一类」里。她想看见的是一个具体的晚上，一个具体的抽屉，一句具体的「那就好」。

所以我定了一个办法：论文里的每一个判断，都要先找到一个家里的时刻，能把它装下。装不下的判断，就先不写。装得下的，就让它藏在故事底下，只在「说破那件事」那一节，用家常话露一个头。

论文还说了另一件事，这件事让我觉得这本书值得写出来：这本账不是铁板一块。它有地方会先裂开。

◆

我想用一个夜晚，把这本书背后的想法讲一讲。

这一段会讲得稍微抽象一点。如果你只想读故事，可以跳过去，不影响什么。

就是第1章里那样的一个夜晚。孩子半夜发烧，咳了一声，妈妈醒了，爸爸翻了个身。

你看这个夜晚，好像什么都没发生。没有人吵架，没有人分工，没有人说「你去」。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一件事已经定了：孩子生病，是妈妈的事。

这件事是怎么定下来的?

这本书背后，有一套专门看一件事是怎么一天一天「发生」出来的看法，叫SDE发生学。它把一件事的来路分成三层：先有一张缠在一起的网，再有一次一次的小差别，最后显露出一个大家都当真的样子。这三层，各对着一个英文字母，E、D、S。下面一层一层说。

第一层，是家里那张缠在一起的网。

孩子的身体，挨着谁睡；夜里谁的耳朵离小床近；体温计放在哪个抽屉，谁知道；明天早上谁要开会，谁可以晚一点到；婆婆住得远不远，能不能来；幼儿

园几点开门，生病了能不能去。这些东西，一样一样，都缠在一起。它们不是谁安排的，是日子过着过着，自己缠起来的。

这张网，就是SDE里的E（特征纠缠）。名字听起来很玄，其实就是「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连着，动一样，别的都跟着动」。

第二层，是一次又一次没有问出口的「谁去」。

那天夜里，本来可以有一句话：「你去还是我去？」可是没有。妈妈先醒了一步，她已经下床了，这句话就没了用处。

第二次发烧，也没有人问。第三次，更不会有人问了。第一次不问，是因为她快；第二次不问，是因为上次是她；第三次不问，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是她。

每一次没问，都和上一次有一点点不同：上一次还差一点就问了，这一次连想都没想。这些一次比一次少的「差一点」，排成一串，就是SDE里的D（差异序列）。说白了，就是一件事每天被重复一遍，每一遍都比上一遍更像「本来如此」。

第三层，是最后显露出来的那个样子：「应该的」。

到了某一天，你回头去看，会发现家里已经有了一条谁都没写下来、谁都在遵守的规矩。孩子病了找妈妈，老师的电话打给妈妈，鞋码妈妈记得，作业妈妈签字。大家都说，她天生就细心，天生就会带。

这个显露出来的样子，就是SDE里的S（显露）。它看上去像一块石头，一直在那里，好像生来就是这样。

所以把这三层连起来，就是一句话：在家里那张缠在一起的网里，经过一次又一次没问出口的「谁去」，「应该的」就显露出来了。

◆

发烧的夜晚只是一个例子。换成接孩子，也是一样的三层。

许慧的女儿上幼儿园那两年，接孩子的那张网是这样缠的：幼儿园五点放学；她在药房，班可以换；丈夫在单位，走不开；她妈妈还没退休。网里每一根线都不是谁故意拉的，可它们合在一起，就把五点钟校门口那个位置，留给了她。

第一天，也许两个人还说过一句「我能换班，我去吧」。第二个月，已经不用说了。有一回下大雨，她骑车赶到幼儿园，头发全湿了，门口只剩女儿一个人。回到家，丈夫在客厅看手机，听见门响，抬头问了一句「今天怎么这么晚」。那句「谁去」，就是在这两年里一点一点没掉的。

等外婆退休接过去，大家开始说「谢谢妈」。到这时候，那个样子才露了出来：外婆接，是帮忙；妈妈接，是应该。没有人这样说过，可每个人都这样记着。

再换成家长群。

一个班几十个家长，群主是老师。最开始，群里爸爸妈妈都有。老师发通知，谁先回「收到」，谁就会被记住。妈妈手机看得勤一些，回得快一些，老师下一次有事，就先@她。被@了几次，她就更常盯着群。盯得越常，回得越快，老师就越找她。

过了一个学期，你去看那个群：爸爸们都还在，头像都亮着，可说话的、交钱的、报名的、接龙的，几乎全是妈妈。老师打电话，也直接打给妈妈。没有一个人规定过这件事，学校也没发过文件。可它就成了。

再过一阵，连妈妈自己都会说：「群里的事，还是我来吧，他看不懂。」

你看，三个例子，是同一个样子。一张缠在一起的网，一串一次比一次少的「谁去」，最后长出一个人人都当真的「应该的」。

◆

还有一个地方，我想多说一句，就是「天生」这两个字。

到了最后那一层，大家会回过头来说：她天生就会，她天生细心，孩子天生跟妈妈亲。

这话听上去像是在讲来由，好像先有了天生，才有了后来她做的这些。可你要是把日子一天一天倒回去看，次序其实是反的。是她先在那里，先醒了，先记住了，做了几百遍，然后大家才说她「天生」。

第14章里曾琳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个。她以前是真的丢三落四。大学宿舍里，室友给她起了个外号，叫「丢丢」；饭卡、雨伞、借来的笔记，她都丢过。后来进了出版社，校稿的毛病是被侯老师一个字一个字骂出来的，可一离开办公桌，她还是那个出门要回去三次的人：回去拿钥匙，回去关燃气，回去拿手机。是有了孩子以后，一年一年，她才成了亲戚嘴里那个「细心的妈妈」。丈夫记得她从前丢三落四，也看见她现在什么都记得，中间那几年是怎么过来的，他不在场。

「天生」这两个字，是事情发生以后，才补签到前面去的。它一签上去，前面那几百遍，就都变得好像不用做也会了。

我觉得，把这个次序摆正，对一个妈妈很重要。它不会让你少做一件事。可它会让你知道，你那份「会」，是一遍一遍练出来的，是算数的。

◆

这个想法里，我觉得最要紧的，是最后那一点：「应该的」看上去是一块石头，其实不是。

它是每天都在重新发生一次的。

今天晚上孩子再咳一声，那张网还在，妈妈的耳朵还是离小床近，体温计还在那个抽屉里。如果今晚她又先醒了，又没有人问，那「应该的」就又发生了一次，又牢靠了一点。

可是反过来说，既然它是每天发生的，它就也可以换一条路发生。

今晚如果有人问了一句「这次谁去」，那条一次比一次少的「差一点」，就断了一下。哪怕最后还是她去，这一次也和以前不一样了：这一次，是有人问过的。

换一条路，不一定要很大的事。还拿那个家长群说。有一天老师发了通知，妈妈看见了，没有先回「收到」。过了一个钟头，爸爸回了。第二天要交的钱，也是他转的。下一次老师有事，也许@的就是两个人。网还是那张网，只是有一根线，换了一个走法。

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没有教你吵架，也没有教你列分工表。第21章里方颖的故事你读过，那张贴在冰箱上的表，三个月以后还在，日子却回去了。因为表上写的，都是已经被看见的事；那些「应该的」，从来没上过表。

这本书最后想给你的，只是一句很小的话：提前说一声「这次我去不了」，然后不要自己去补。

这句话不是在跟谁算账。它只是让一件从来没被问过的事，第一次需要有人回答「谁去」。那张网里，就多了一个以前没有的结。

◆

论文还说，这本账最先裂开的地方，不在洗碗、晾衣服这种事情上。

洗碗可以明天洗，衣服可以晚上晾。这些事可以等，所以再累，也藏得住。它最先裂开的地方，是那种不能等的事：四点半放学，六点下班；孩子烧到三十九度，明天上午有一个躲不开的会；老人病了，孩子也病了，都是今天。

两头在同一分钟等你的时候，你没法用「我晚一点做」把它圆过去。这时候你最撑不住，而你最撑不住的那一刻，其实也是这本账终于撑不住了。

还是拿那个发烧的夜晚来说。下面是一个假设，不是第1章里发生的事。第1章里那天早上，婆婆坐八点那趟车赶过来带孩子，妈妈撑着去开了十点的会，那一分钟就这样被圆过去了。

如果孩子烧退了，第二天是周末，那一夜再累，也就过去了。白天补一觉，谁也不会知道。账还是那本账，可它没露出来。

可是假如第二天上午十点，她有一个必须到的会；假如婆婆那天来不了，幼儿园不收发烧的孩子，丈夫也是九点要到岗。早上七点，三个人站在客厅里，孩子在沙发上裹着毯子。

这时候，「谁去」这句话，就自己回来了。不是谁想起来要问，是那一分钟逼着它回来。以前它可以被省掉，是因为她总有办法把事情挪一挪；现在挪不动了，空位就摆在那里，要有人回答。

那一刻往往很难看。有人着急，有人嗓门大了，有人摔了一下杯子。可是你仔细看，吵的不是这一次谁去，是这几年来，这句话为什么一直没人问。

所以如果你在那样的时刻崩溃过，在车里哭过，在单位的厕所里蹲过，那不是你不行。那是一本记错了的账，在那一分钟露了底。

我写第四辑的时候，心里想的就是这些时刻。

◆

我还得诚实地说一说：这本书可能在哪里错了。

一本书说了这么多「是这样的」，如果不说它在什么情况下不是这样，那它就和那些「当妈就是这样」的话没有分别了。

我想到了三种情况。如果你在自己家里，或者在你认识的很多家里，看见了这三种情况，那这本书就说错了。

第一种：如果大家发现，比起谁先在场，婚前怎么想更能决定谁带孩子。

这本书说的是，谁先在场、谁先醒、谁记得，事情就顺给了谁。如果实际上，那些婚前就说好「我们俩一起带」的夫妻，不管后来谁在家、谁先醒，孩子的事都分得很匀；而那些婚前没想过的，才一路顺给了妈妈——那就是说，真正起作用的是两个人早先的想法，不是这张网。那这本书就把重点放错了地方。

第二种：如果吵架总是随机落在洗碗、晾衣这些可以等的事上，而不是接送、生病、请假这些不能等的事上。

这本书说，账最先在不能等的地方裂开。如果事实上，家里的矛盾和那一分钟的两头等待没什么关系，哪件事都一样会吵，那「最先裂开的地方」这个说法，就站不住了。

第三种：如果光是多说几句谢谢、谁做事不变，妈妈就明显不累了。

这本书在第8章说过，谢谢只是确认你在做，改不了下周的事还是你的；第9章又从另一面看了一次：同一件事，谁做，记法不一样。如果事实上，一个家里丈夫每天真心说几句谢谢，事情一件没挪，妈妈却真的觉得轻松多了，心里那块硌也没了——那这本书就是把谢谢看得太轻了。

如果是这样，那就好了。那说明事情比我想的简单，一个妈妈可以少受很多罪。

◆

还有一件事，是写的时候我一直担心的。

一个人一旦看见了这本账，很容易走到另一头去：什么都要算，什么都要说，今天谁洗碗、明天谁拖地、上周谁接了几次，全都摆到桌面上来。第23章里谭莉走过这段路，后来她儿子问了一句：「你们为什么老在算？」

我不想让这本书变成一本记账的书。

把那句「这次谁去」重新问出来，是为了让该被问的事被问到，不是为了让家里每一件事都过一遍秤。有些事，永远不用算。你半夜给孩子掖被角，他在你生病的时候给你倒一杯热水，这些就让它们在那张网里缠着，挺好的。

账要摊开，是因为它记错了。不是因为一个家，本来就该是一本账。

◆

最后说一说这本书里的人。

李静、周敏、许慧、韩雪、谭莉，还有其他人，她们都不是某一个真实的人。她们是许多母亲合在一起的样子。她们的城市、工作、孩子的年纪，都是为了让故事站得住才定下来的。

她们的故事里，没有坏人。这是我动笔之前就定好的规矩。丈夫、婆婆、外婆、老师、同事，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道理。因为这本账，本来就不是哪一个人记的。你要是把它怪到某一个人头上，就看不见它了。

第20章写了一个爸爸，高建华。他单位离学校近，妻子常出差，他接了三年孩子，也累，也说不出口。我把这一章放进来，是因为论文里有一个判断很要紧：这本账不是专门对着女人的。谁最近、谁最快、谁知道得最多，谁就会被顺进去。只是在大多数家里，那个人恰好是妈妈。

这本书是写给妈妈的。可如果有一位爸爸读到这里，我也想跟他说一句：你不是她的帮手。你们是同一本账上的两个人。

◆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记着一个画面：一个妈妈晚上十点，孩子终于睡了，她靠在床头，拿起这本书，翻开一页。

她很累。她不需要被教育，也不需要被鼓励。她需要的，也许只是有人把她心里那块说不出来的硌，用她自己的话说出来。

如果这本书做到了一点点，那就够了。

如果没做到，也没关系。你把它放下，去睡觉。

明天，那张网还在。可明天的事，还没有发生。

夜里两点，孩子咳了一声。

你起身了。

没有人问过，

也没有人说过该你。

你做的那么多，
没有一件算数；
忘了一次，全家都记得。
不是你不够好，也不是他不够爱你，
是一本谁也没看见的账。

二十四个母亲的故事，
陪你把这本账一页一页翻开：
它是怎么一天一天顺成了你的，
它最先在哪里裂开。

不必吵，也不必忍。
下一次出门之前，先问一句——

这次谁去？　　——本书

德麦国际出版社 ·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德麦国际专著第 419 号
定价：US$20.00

ISBN 979-8-90690-987-9
9 798906 909879